

全
传

清 郭小亭 著

济
公

(三)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济公全传

(三)

(清) 郭小亭 著

目 录

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	598
第一百二十二回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	603
第一百二十三回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	608
第一百二十四回	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救表兄梦中见县主·····	613
第一百二十五回	奉堂谕捉拿段山峰 邀朋友定计庆丰楼·····	618
第一百二十六回	余得水逞口失钱财 济长老戏耍掌刀人·····	623
第一百二十七回	施妙法游戏助义士 谈心事冷语惊贼人·····	628
第一百二十八回	众官人奋勇捉贼 李文龙无故中计·····	633
第一百二十九回	见字柬立志休妻 济禅师善救烈妇·····	638
第一百三十回	知县公堂问口供 济公巧断垂金扇·····	643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吐实情马氏拉卞虎 定妙计佛法捉贼人·····	648
第一百三十二回	送圣僧捉妖白水湖 假济公投刺绍兴府·····	653
第一百三十三回	真假僧会面马神庙 邀道友携宝报前仇·····	658
第一百三十四回	白水湖丢失烈火剑 密松林初试迷路旗·····	663
第一百三十五回	济公请雷诛妖怪 飞龙诚心拜圣僧·····	668
第一百三十六回	知府衙悟禅施妙法 曹娥江雷陈赶贼船·····	673
第一百三十七回	小江口主仆遇故旧 恶奴才勾贼害主人·····	678
第一百三十八回	救众人悟禅烧贼寇 二义士误入八卦山·····	683
第一百三十九回	八卦山雷陈逢妖道 三清观张董设奸谋·····	688
第一百四十回	张士芳奸心诌八字 董太清妖术摄魂瓶·····	693
第一百四十一回	众家人忠心护主 孙道全奉命救人·····	698
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妖道贪财施邪术 两豪杰设计盗魂瓶·····	703
第一百四十三回	雷鸣智杀张太素 悟禅气吹董太清·····	708

- 第一百四十四回 老仙翁一怒捉悟禅 二义士夜探天台山…………… 713
- 第一百四十五回 永宁村法救王安士 韩家院捉拿章香娘…………… 718
- 第一百四十六回 孙道全捉妖遇害 济禅师拉船报恩…………… 723
- 第一百四十七回 济公施法治妖妇 罗汉回家探姻亲…………… 728
- 第一百四十八回 探娘舅济公归故里 点奇梦圣僧度善人…………… 733
- 第一百四十九回 妖妇现形唤醒文美 真人赠药救好修缘…………… 738
- 第一百五十回 买毒药暗害表弟 点恶梦难度迷人…………… 743
- 第一百五十一回 到地府见罪人恶心不改…………… 748
遇妖怪起淫心丧命倾生
- 第一百五十二回 修缘公子朝宝悦 知觉罗汉会昆仑…………… 753
- 第一百五十三回 玉面狐上清宫访道 济禅师天台山会仙…………… 758
- 第一百五十四回 老仙翁斗法济公 请葫芦惊走妖狐…………… 763
- 第一百五十五回 送书信良言劝娘舅 回灵隐广亮请圣僧…………… 768
- 第一百五十六回 验桥口捉拿贼和尚 见县主重修万缘桥…………… 773
- 第一百五十七回 施佛法善度王太和 因家贫经营离故土…………… 778
- 第一百五十八回 李涵龄神相度群迷 王太和财色不迷性…………… 783
-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得金宝福随相转 访娘亲跋涉天涯…………… 788
- 第一百六十回 梁兴郎千金看隐诗 济禅师佛法指孝子…………… 793
- 第一百六十一回 逛西湖恶霸遇妖精 看偈语私访白鱼寺…………… 798
- 第一百六十二回 孙道全掠走妖和尚 周得山穷困被人欺…………… 803
- 第一百六十三回 廖廷贵倚势欺人 陈声远助拳惹气…………… 808
- 第一百六十四回 为朋友怒找麻面虎 邀师傅大闹万珍楼…………… 813
- 第一百六十五回 孙泰来忍气邀知己 猛英雄错打法元僧…………… 818
- 第一百六十六回 愣牛盖穷途卖艺 病符神无故被摔…………… 823
- 第一百六十七回 铁天王感义找牛盖 黑面熊含冤见刑廷…………… 828
- 第一百六十八回 见美人恶人定奸计 陆炳文献媚害良民…………… 833
- 第一百六十九回 王胜仙见色起淫心 陆虞侯嘱盗施奸计…………… 838

- 第一百七十回 中奸计误入合欢楼 闻凶信寻师灵隐寺…………… 843
- 第一百七十一回 遇故友巧得真消息 见义弟述说被害事…………… 848
- 第一百七十二回 合欢楼姐弟同受困 凤山街师徒定奇谋…………… 853
- 第一百七十三回 改形象暗救贞节妇 施佛法火烧合欢楼…………… 858
- 第一百七十四回 见刑廷法术惊奸党 请济公神方买良药…………… 863
- 第一百七十五回 秉良心公堂释好汉 访故友夫妻得团圆…………… 868
- 第一百七十六回 陆刑廷下令捉强盗 美髯公闻信挡官兵…………… 873
- 第一百七十七回 佛法点化救英雄 途中逃难逢山寇…………… 878
- 第一百七十八回 翠云峰英雄落草 陆刑廷献媚欺人…………… 883
- 第一百七十九回 梅成玉急中见表兄 点白犬耍笑惊奸党…………… 888
- 第一百八十回 娶美人白狗闹洞房 丢官职狭路逢山寇…………… 893

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

话说史丹正哭之际，从里面出来一个老头，姓雷名玉，乃是钱塘县八班的总头，今天也来送礼。一见史不得直哭，雷头知道这个史不得，素常净指着插圈告状，讹人吃饭，赶紧把史不得叫到屋中。雷头说：“史爷别哭了，死的是你什么人？”史不得说：“死的是我舅舅，雷头你不用管，我得给我舅舅报仇。”雷头说：“史爷你不用着急，凡事皆是该因。这铺子掌柜的也并没打他，他自己大概必是病虚了的人，一口气闭了。怎样叫掌柜的给他买一口好棺材，给你弄个三百两二百两的，你逢年按节，给你舅舅上上坟，烧点纸钱，也就得了。”焉想到史不得这小子，更是打官司的油子。他一想：“我当时先别答应，要一答应，把姚荒山一成殓，一埋葬，不给我银子，我也没法子，我也不能再告他，连我私和人命，我也担不了。莫如我咬定牙关，跟他打官事，过一堂下来，他给我银子到手，我再顺他的供。那时钱也到了手，我还算好朋友。”想罢说：“雷头，你管不了。勿论多少钱，我也不能卖我舅舅的尸骨，我非得叫他给我舅舅抵偿不可！”雷头什么劝也不行。

焉想到这时节，外面来了一个老道，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老道只因被和尚把他卖切糕丸的钱，都给搬运尽了，老道要找和尚。来到这里一看，大众正在谈论，掌柜的一个嘴巴，会把人打死。孙道全听明白，说：“掌柜的是哪位？”李兴说：“是我。做

什么？”老道说：“我能够叫这死尸活了，站起来走在别处再死，省得你打官司。你管我一顿饭，我就能给你办这件事。”李兴一听，说：“好，道爷，你真能叫死尸站起来，挪开，慢说一顿饭，我还要重谢呢。”老道说：“是罢。”立刻拉出宝剑，口中念念有词，立刻把魂拘来滴溜溜直转，老道眼瞧刚要入窍，滴溜又跑了。老道一想怪呀，莫非有毛女，或四眼人给冲了？要不然不能呀。老道又念咒，又把魂拘来，眼瞧刚要入窍，滴溜又跑了。如是者三次，老道可就留了神了。老道回头一看，见身后面有一个穷和尚，用法术给破了。老道一瞧，正是济颠。老道照和尚脸上啐，啐了一口。和尚说：“好的。你可啐了我。”说着话，和尚一仰身躺下，蹬蹬腿，咧咧嘴，呕的一声死了。大众一乱说：“了不得，老道又啐死一个人了。”本地面官人过来，抖铁链就把老道锁上。老道直念：“无量佛。无量佛。怪哉怪哉。”官人说：“嚷怪哉也不行，你跟着打官司去罢。”拉着老道就走。

这个时节，姚荒山的死尸会活动了。大众说：“先死的这个要活！”史不得在里面听见，大吃一惊，心说：“姚荒山本不是我舅舅，他要一活，他一说我不是他外甥，我准得捱打嘴的。”同雷头紧急跑到死尸跟前来。雷头一瞧说：“史不得，你快叫你舅舅。腿活动了。”史不得心说：“你可别活，你要一活，不但我生不了财，这顿打还不得轻了。”史不得过去照定姚荒山的心口，用力按了一把。雷头一瞧说：“史不得，你这是怎么了！他刚要还醒过来，你过去给他心口一把。他要死了，可是你谋害的。你快把他扶起来！”史不得无奈，把姚荒山扶起来，口中叫舅舅，叫了几声，姚荒山答应出来，说：“好东西，你是我外甥，你坏舅舅的事。前者我讹当铺，你也去搅我，这你又来了。”大众一听

姚荒山说话，嗓音变了，像穷和尚的声音。这时雷头说：“史不得，你们到处讹人，你还不把你舅舅背了走！不背走，把他锁起来！”史不得心说：“亏得荒山没说他不是我舅舅，这还算好。”无奈把姚荒山背起来，雷头叫两个官人跟着他，看他背哪去，叫他非得背往他家去才没事。史不得背着走，他本来没家，他媳妇在河沿开娼窑，他背着姚荒山，来到他媳妇院中，就往屋里走，他媳妇说：“屋里有客，哪里背来的死尸！”史不得说：“别嚷，别嚷。不是外人，是舅舅。”说着话来到屋中，把姚荒山往炕上一放。史不得再叫舅舅，叫之不应，唤之不语，又死了。他媳妇一瞧说：“好忘八，你真气死我！一天给你五百钱吃着，你背着死尸来搅我。我告你去。”史不得赶紧把隔壁狗阴阳二大爷请来，史不得说：“二大爷，你救我罢，你给出个主意罢。”这位阴阳一瞧说：“怎么回事？”史不得就把讹人之故一说。狗阴阳说：“你这孩子尽讹人，说你不听，这个你得买棺材，穿孝办事，就说是你舅舅罢。要不然，这人命官司你打不了。”史不得说：“我买棺材哪有钱？”狗阴阳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你媳妇卖了就够了。”史不得无法，把媳妇卖了葬埋假舅舅，这也是报应循环，这话不表。

且说双义楼史不得把姚荒山背走之后，大众说：“李掌柜运气好，不该遭事。这个和尚真怪，怎么老道一啐会死了？”那个说：“我瞧瞧啐了哪里？”这人过来一瞧和尚，和尚龇牙冲他一乐。这人吓得一哆嗦说：“吓死我了！”旁边就有人说：“怎么了？”这人说：“和尚跟我一乐。”大众说：“你别瞎说。和尚死了，还能乐？”这人说：“是真的。”正说着话，和尚一翻身站起来就跑。官人正锁着老道上衙门去，和尚赶到说：“众位别锁老道了，我和

尚没死。”官人一瞧说：“既然和尚活了，立刻给老道撤去铁链。”老道一瞧说：“好和尚，我山人焉能跟你善罢干休！”和尚说：“你因为什么要跟我和尚为敌作对？”黄面真人说：“我因为我师弟褚道缘被你给气病了，我要替他报仇。”和尚说：“褚道缘他是自找，我和尚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无故帮着两个不认识的贼人要逞能，跟我和尚作对，我和尚焉能容他。大概你也不知道我和尚的来历，我和尚叫你瞧瞧。”用手一摸天灵盖，现出佛光灵光金光。老道吓的跪倒磕头说：“原来是得道的圣僧，弟子愚昧无知，求圣僧格外慈悲。弟子要认你老人家为师。”和尚说：“你要认我为师，你知道规矩，我要喝酒吃肉，你得给买去。”老道说：“那行。”和尚说：“既如是，跟我走。”一同来到山门。

门头僧一看，这个老道找了他好几天，也不知怎么又跟他好了。和尚说：“孙道全你见见，这是你师叔。”孙道全立刻给门头僧行礼，叫师叔。济公说：“师弟你答应。”门头僧一答应。济公说：“你们每人给一吊钱见面礼罢。”门头僧说：“没钱。”和尚说：“没钱混充大辈，徒弟跟我进庙罢。”刚一进庙，遇见监寺的广亮。和尚说：“徒弟你见见，这是你师大爷。”广亮说：“我可没钱，你趁早别叫。”和尚带领老道，来到大殿。鸣钟击鼓，把庙中众僧聚齐，和尚说：“众位师兄师弟，我可收了徒弟，起名叫悟真。”众僧说：“大喜。”和尚说：“你们大众不送礼吗？”众人说：“你办善会，我们就送礼。”和尚说：“徒儿我教你，你要没钱，在庙里，谁屋里没有人，有东西就拿，就是你师叔师大爷瞧见，也有我不好意思的。众位，我是这么教训徒弟不是？”大众说：“好。”心里说：“他一个人偷就足够了，这又带一个贼来。”和尚话完了，叫徒弟打酒买肉去。

老道要自己尽心，好跟师傅学法术。头一天先打里头脱，当趁褂子，打酒买肉。第二天当趁袍。花完了，又当道袍顶趁褂末。末了，把趁褂也当了。老道光着膀子，和尚说：“没钱你去罢，我收徒弟都得有钱，不要你了。”老道说：“我不走，我等着呢。”和尚说：“你等什么？”老道说：“等西北风下来冻死。”和尚说：“我教你念咒，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你跪着学。”老道说：“这会念的。”当时老道跪下，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刚念完，由地下飞起一块小砖头，打在老道脑袋上。老道说：“师傅，这是怎么了？”和尚说：“这是咒催的。我教给你，你瞧见砖堆就磕头，你说，砖头在上，老道有礼。我不念咒，你也别起。”老道说：“我那不成了疯子。我不练了。”和尚说：“你要打算发财，你瞧由庙外进来的人，大喊一声，那就是你的落儿来了。”老道就在那大雄宝殿里往外瞧。工夫不大，果然就听外面大喊一声，进来两个人。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

话说孙道全正在大殿往外看，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都是家人的打扮，头上青扎巾，身穿青铜髻，口中喊嚷：“济公长老在哪里？”和尚由里面出来说：“哪位？”这两个人一见，连忙赶过来行礼。说：“圣僧，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和尚说：“二位贵姓呀？”这两个人说：“圣僧，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我家员外在太平街住家，姓周名景，字望廉，人称周半城，你老人家不是在我们那里扛韦驮，捉过妖怪么？我二人叫周福、周禄。”和尚说：“这就是了。你二人来此找我和尚有什么事情？”周福说：“我家员外有一个朋友，姓胡叫胡秀章。他是绍兴府白水湖的人。在京都赁我们员外的房子，开绸缎店，把买卖作赔了，要关门。我们员外跟他相好，借给他三千两银子，叫他从新另找伙友。这二年又把买卖作好了，把先前赔的银子都找回来，反个赚了钱。现在胡秀章来了家信：他们住的白水湖地面闹妖精，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一个童女。胡秀章家里有孩子被妖精吃了，今天来找我们员外，提说要回家，托我们员外照应绸缎店，急得直哭。我们员外想起你老人家，知圣僧的道深佛法无边，叫我们请你老人家到我们员外家去，要求圣僧大发慈悲，到白水湖去降妖捉怪，普救众生。”和尚一听说：“降妖捉怪，倒可以行得来，就是我不能去。”周福、周禄说：“圣僧为何不能去？”和尚说：“我现在收了一个徒弟，太淘气。我要一出去，他不是撕窗户，就往人家身上

抹香灰，再不然，就在人家锅里去撒尿。”周福说：“这个徒弟多大年岁？”和尚说：“九岁。”周福说：“本来太小，在哪里？我瞧瞧。”和尚说：“在大雄宝殿里哪。”周福、周禄二人来到大殿一瞧，有一个老道光着背，三绺胡子漆黑。周福说：“道爷，你是济公徒弟么？”老道说：“不错。”问：“你几岁？”老道说：“我五十九岁。你们二位不必听我师傅的话，他老人家净说瞎话，我也不撕窗户，不撒尿，叫我师傅去罢。”周福二人出来说：“师傅你老人家尽说谎话，快走罢。”和尚说：“不行，我不放心。你们叫我徒弟跟我去，我才去呢。”周福说：“恐怕道爷不肯去。”和尚说：“他不去，你们两个人跟着他走。”周福点头答应。两位管家进了大殿，说：“道爷一同走罢。”老道说：“我光着背，我可不去。”周福二人就拉。和尚一指，口念：“唵，敕令赫。”老道身不由己，周福、周禄拉着出了庙门。和尚后头跟着往前走。街市上的人瞧着都新稀，两个人拉着一个老道，赤着背，后面跟着一个穷和尚。

周福、周禄拉着老道，一直来到太平街周宅，到了书房，周员外正同胡秀章在书房等候。一见周福、周禄拉进一个老道来，赤着背，周员外就问：“周福，这是谁？”周福说：“这是济公的长老的徒弟。”正说着话，济公进来。周员外连忙举手抱拳说：“圣僧久违。”和尚说：“彼此彼此。”周半城叫过胡秀章来说：“我给你引见引见，这就是济公活佛。这是我的至友胡秀章。”和尚瞧了一瞧，见这位胡秀章，是文生打扮，穿蓝翠褂，三十已外的年岁，倒是儒儒雅雅。胡秀章过来给和尚行礼，说：“久仰圣僧大名，今幸得会，真乃三生有幸。我听我周大哥说，你老人家佛法无边。现在白水湖闹妖精，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一个童

女。我原本家眷在白水湖住，家中有一儿一女，现在家中来信，叫我急速回去。求圣僧大发慈悲，到绍兴去一趟，降妖捉怪，给百姓除害。”和尚说：“降妖捉怪倒可以行。但我和尚要去，一则没有盘费，二来我这个徒弟太淘气，我留下他甚不放心。”胡秀章说：“圣僧只管放心，盘费我有。令徒叫他可以跟了去。”和尚说：“那行了。悟真跟我走。”老道说：“我跟了去倒行。我光着膀子，可不能去。”胡秀章说：“那倒是小事。我赶紧派人给你买衣裳去。”老道说：“倒不用买，我有衣裳都当在钱塘关，给我师傅打酒喝了，拿钱赎来就得了。”胡秀章说：“你有当票？”老道把当票拿出来。老道说：“员外再破费一百钱，我有一个蝇刷在钱塘关纸铺押着，拿一百钱就取来了。”周员外立刻派家丁去赎当，少时连衣服蝇刷一并拿来。老道打扮好了，仍然又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是衣，马是鞍，这话不错。和尚说：“咱们上白水湖去。可得走小月屯，我还有个约会，有我徒弟请我捉妖，然后再上白水湖。”胡秀章说：“就是罢。”和尚立刻带领孙道全，同胡秀章三个人告辞，周员外送外面作别。

和尚带领两个人，顺大路望前行走，这天来到小月屯马静门首。和尚一叫门，里面马静正同雷鸣、陈亮谈话，提说济公随后就到。正说着听外面打门，马静出来开门。一看是济公，马静赶紧行礼，说：“师傅可来了！现在焦亮、何清这二十多天，昏迷不醒，茶水未进，如同死人一般，就是胸前有点热，你老人家快救命罢。”和尚说：“有话里头去说。”大众一同来到里面。和尚说：“雷鸣、陈亮过来见见，这是我收的徒弟叫悟真，你们给师兄行礼。”又给胡秀章都引见了。和尚说：“马静，闹什么妖精？”马静说：“可了不得了！请你老人家去的时节，小月屯死了有六

七个人。现在一天死一个，由西头，一家捱一家，死了有二十多个人了。昨天西隔壁张家死了人，今天就该我这个门里了。天天初鼓以后，由西来一阵风，这宗东西有一丈高，是白的，也瞧不出有什么来。此怪一来就嚷：噤噤噤噤。冲谁门口一笑，必定死人。”和尚说：“原来如是，不要紧。今天我和尚倒要瞧瞧这个噤噤噤噤是怎么样！”马静说：“师傅，慈悲慈悲，先把焦亮、何清救活了。”和尚说：“容易。”一伸手掏出两块药来，给马静拿阴阳水化开，把他两个人的牙关撬开灌下去。少时，就听焦亮、何清两个人肚腹咕噜噜一响，心里一明白，翻身爬起来，复旧如初，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样。马静说：“二位贤弟被妖精喷了，躺在地下，人事不知，二十余日。今天多亏济公活佛前来，给你二人仙丹妙药吃了才好。你二人还不知给圣僧磕头。”焦亮、何清这才明白，赶紧给济公行礼，说：“我二人前者得罪圣僧，圣僧并不记恨，反来救我二人。活命之恩，我二人实深感激，给你老人家磕头。”和尚说：“不用磕头，起来罢，这乃小事。”这两个人站起来。和尚说：“别的都不要紧，喝酒倒是大事。天也不早了，该喝酒了。有什么事吃饱了再办。”马静立刻答应。赶紧抹擦桌案，把酒菜摆上。和尚坐上座，大众两旁陪着。

和尚又吃又喝，直吃到初更以后，就听由正西风响。马静说：“师傅，妖精来了！”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外面这阵风刮得毛骨悚然，就听喊嚷，“噤噤噤噤。”和尚这才站起身来，往外够奔，一溜歪斜，脚步踉跄。和尚说：“我倒要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说着话，够奔门首。刚一出大门。只见由正西来了一股白气，身高有一丈，直奔马静门首而来。今天和尚要不来，就该当马静这个门口死人了。凡事也是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和尚一看说：

“好东西，你敢兴妖作怪！”和尚把僧帽拿下来，照这宗东西一砍，竟把这宗东西捺在地下。和尚说：“拿住了。”马静、焦亮、何清，连孙道全大众都出来观看。不知拿住是什么妖精，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

话说众人出来一看，这宗东西，其形像人，一概尽是人骨头，大约有一百八十块凑成，左手拿着勾魂取命牌，右手拿着人的窟窿骨。书中交代：这宗东西，名叫百骨人魔，原本是有一个妖道炼成的，能使他招魂。凡事无根不生。皆因慈云观有一个老道，叫赤发灵官邵华风，他要拘五百阴魂，练一座阴魂阵。他打发五个老道出来，招五百魂。这五个老道，一个叫前殿真人长乐天，一个叫后殿真李乐山，还有左殿真人郑华川，右殿真人李华山，还有一个七星道人刘元素。每人出来招一百阴魂。刘元素就在这小月屯正西，有一座三皇庙，他占了这座庙，在乱葬岗子，找到了一百块死人骨头，练在一处，用符咒一催，把这百骨人魔练成了。每天初鼓以后，老道在庙中院内，设摆香案，预备一个葫芦，给百骨人魔一面招魂取命牌，叫他出来，到小月屯招一个魂回去。老道把魂拘来，收在葫芦之内。打算是一百天，就把魂招够了，小月屯就得死一百个人。没想到今天被济公把魔拿住。和尚随后就够奔三皇庙，打算要捉拿老道。焉想到老道真有点能为，今天正在院中做法，见灯光一绿，就知有人破了他的法术。又见正东上金光缭绕，瑞气千条，老道揣起葫芦，架趁脚风竟自逃回慈云观去了。从此跟济颠和尚已结了仇。和尚来到三皇庙，老道早已逃走。和尚这才复返回到小月屯，叫马静等把这个百骨人魔架火烧了。和尚说：“这又得了，从此小月屯安然无事。”马静谢

过济公，次日和尚告辞。雷鸣、陈亮说：“师傅，你老人家到白水湖去捉妖，我二人随后找师傅去。”和尚说：“去罢。”当时带领孙道全、胡秀章告辞。出了小月屯，顺大路往前够奔。

道路上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这天走到萧山县地面。正往前走，见大道旁边树林子，有两个人，在那里歇息。一位是文生公子打扮，头带翠蓝色文生巾，双飘秀带，身穿翠蓝色文生氅，腰系丝绦，白绫高腰袜子，厚底竹履鞋，三十来往的年岁，白脸膛，俊品人物。跟着一个老者，是家人的打扮，青截帽，青铜氅，有五十多岁，花白胡须。和尚一看，不是外人，立刻叫孙道全、胡秀章头前走，先往白水湖约会，不见不散。孙道全说：“师傅上哪儿去？”和尚说：“我办点事，随后就到。”这两个人头前走了。和尚梯他梯他，来到树林，冲这位文生公子，打了一个问讯，道：“施主请了。”

书中交代：这位文生公子不是别人，乃是罗汉爷的亲表兄，奉父命寻找表弟李修缘。此人姓王名全，乃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是济公的娘舅王安士之子。原本济公自年幼的时节，父亲就给把亲事定下了，定的是刘家庄刘百万的女儿刘素素。这位姑娘自落胎，就是胎里素，一点荤东西都不吃。自济公离家之后，偏巧姑娘父母双亡，就剩下姑娘孤身一人，跟着舅舅董员外家住着。董员外的女儿，又是王安士的儿妇，乃是亲上做亲。姑娘刘素素也长大了，董员外催王安士找他外甥李修缘，找回来好把姑娘婚嫁。王安士也不知外甥李修缘是上哪儿去了。人嘴两张皮，就有说李修缘自己走的，就有说是王安士把外甥逼走了的。王安士这天把自己孩儿叫过来，叫王全同家人李福，出去找你表弟李修缘，多带黄金，少带白银，暗藏珠宝，一天找着，一天回来，

两天找着，两天回来，一年找着，一年回来，十年找着，十年回来，找不着不许回来，王员外所为，省得人家说把外甥逼走了。王全谨遵父命，带着老管家李福，出离了家乡，往各处寻找。所过州府县城，必要贴告白，雇人打听访问着。有说李修缘出了家了，也不知道实在下落。

今天王全同李福走在这萧山县地面，也觉得累了。王全说：“哎呀老管家，你我主仆这一出来，在外面披星戴月，找不着我表弟。我与你何时才能回去？我也实在累了。”李福说：“公子爷不必着急，凡事必有定数。你我歇息歇息再走。”说着话来到大柳林子，就地而坐。李福把褥套放在地下，两个人正在歇息，和尚来到近前说：“施主请了。贵姓呀？”王全说：“我姓王。”和尚可认识他表兄王全，王全可不认识表弟了。不但王全不敢认，连老管家李福，初时把罗汉爷抱大的，他原本是济公当初的老仆，他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济公当初在家的时节，白面书生的模样，是文生公子的打扮。现在到外面风吹雨打，一脸的油泥，短头发有二寸多长，又是出家人，把本来面目全遮盖住了，故此王全李福都不认识。和尚又问：“施主贵处？”和尚是明知故问。王全说：“我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和尚说：“我也是台州府天台县人，咱们还是乡亲。施主有钱施舍，给我和尚几个钱喝壶酒。”王全一想，一个出家人，这又何妨？伸手抓了两把钱，递给和尚。和尚把钱接过来，道：“施主给两把钱与我，我倒难为了。喝酒使不了，吃一顿饭又不够，施主要给，给我一顿饭钱。”王全说：“就是罢。”又给和尚掏了两把钱。和尚接过钱来说：“施主给这钱，倒叫我为难。”王全说：“怎么给你钱倒叫你为了难？”和尚说：“不是别

的，喝酒吃饭使不了，赎件衣裳又不够。施主行好行到了底，再给我点钱，我凑着弄一件衣裳。”王全一想：“一两吊钱不算什么，只当施舍在庙里头。”当时又给和尚掏出两大把钱，给了和尚。和尚说：“施主给我这些钱，更叫我为难了。吃饭赎衣裳倒够了，回家盘费又没有。”王全尚未回答，家人李福大不愿意，说：“和尚你别不知自爱，给你钱倒叫你为难了，你还有够没有？你真是瞧见好说话的人了。”和尚微然一笑说：“我和尚不要白钱，我和尚专会相面，我送你一相。我看施主印堂发暗，此地不可久待。听我和尚良言相劝，赶紧起身，这叫趋吉避凶之法。听与不听，任凭施主，我和尚要走了。”说完了话，和尚梯他梯他脚步踉跄，一溜歪斜，竟自去了。

和尚走后，老管家李福就说：“你老人家不用信服，这个大道边，什么事都有：你说是念书的，他就跟你讲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说是练武的，他就能讲弓刀石马步箭；你说是山南的，他也说是山南的，你说是海北的，他就是海北，反正他说是乡亲，无非是诓钱套事。公子爷你老人家没出过外，外头什么事，都许遇见。”王全说：“他一个出家人，给他一两吊钱，不算什么。你我不拘干什么，省点就有了。”主仆二人，说了半天话，李福觉得肚腹疼，说：“公子爷，你老人家看着东西，我要走动走动。”王全说：“你去罢。”李福一瞧，南边有一片苇子，他就进了苇塘去出恭。王全等了半天，见李福出完了恭，由苇塘出来，拿着一个蓝包袱。王全说：“哪里的包裹？”李福说：“公子爷你看，我方才出恭捡来。”王全说：“你趁早照旧给人家搁回。要是有钱人，本人丢的，丢得起，尚不要紧；要是替人办事，或者是还人家的，咱们拿了走，人家就有性命之忧。”李福说：“我

打开瞧瞧是什么，再搁回去。”说着话，把包袱打开一看，原来是血淋淋一个少妇的人头。李福大吃一惊，王全说：“你快送回去！”

这句话尚未说完，由正北来了十几位公差，一瞧说：“这可活该。你们杀了人，还在这里看人头呢，找没找着碰上了。”赶过来哗啦一抖铁链，就把王全、李福锁上。李福说：“这人头是我捡的。”官人说：“那可不行。到衙门去说罢。”当时拉着王全、李福，够奔萧山县。不知二人被屈含冤，这场官司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救表兄梦中见县主

话说李福捡了一个妇人的人头，正被官人看见，将王全、李福锁上。书中交代，原本萧山县出了一件无头案。西门外梁官屯，有一个卖肉的名叫刘喜，家中夫妇两口度日，刘喜在东关乡卖肉。这天七月十五，天有日色西斜。刘喜到东关村去要账，走在萧山县衙门门口，碰见衙门的官人刘三。这个人最爱玩笑，外号叫笑话刘三。刘三就问刘喜上哪去。刘喜说：“我上东关外乡村要账去。”刘三说：“天不早了，你今天还回来的么？”刘喜说：“我就住在东关外乡村之中，明天回来。”刘三是爱说玩话：“刘喜，你今天不回来，我晚上到你家里，跟你媳妇睡去。”刘喜说：“你敢去，我媳妇把你骂出来。”刘三说：“她敢骂我，我把她宰了。”说完了话，刘喜就走了。次日刘喜一回家，他妻子被人杀了，人头踪迹不见。刘喜到萧山县一喊冤，就把刘三告下来，说刘三因奸不允，把他妻子杀了。老爷是清官，姓张名甲三，是两榜出身。立刻一升堂，把刘三带上来。一问刘喜，刘喜就把昨天刘三所说的话一回，“今天我妻子果被他杀了。”老爷一问：“刘三，为什么杀刘喜之妻？”刘三吓了一跳，就回禀老爷：“昨天我是跟刘喜说玩笑，他妻子被谁所杀，下役实不知道。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看守差事，一夜并没出衙门。”老爷不信，一问众官人，大家递保状，保刘三实系一夜没出去。老爷这才派两个班头王雄、李豹，给三天限，出去拿凶手，拿着有重赏，拿不着重责不

贷。

王雄、李豹领谕，带领手下伙计出来办案。三天踪影皆无，限满一见老爷，老爷把官人每人打了四十板，又给三天限。又过了三天，没拿着，老爷又打，一连打了三回。今天是十二天，要拿不着又得捱打。王雄、李豹带领众伙计出门，刚走到大柳林，见李福正打开包裹看，众官人一瞧是少妇的人头，鲜血淋漓。大众说：“这可活该，今天不能捱打了。”过来就把王全、李福锁上，一直够奔衙门。来到班房，王雄进去一回老爷，立刻升堂，把王全、李福带上去。老爷一看，就知道其中有缘故。做官的人，讲究聆音察理，鉴貌辨色。看王全是懦弱书生，李福是个老人家，老爷就问：“下面两个人姓什么？”王全说：“老父台在上，生员王全有礼。”李福说：“大老爷在上，小人李福磕头。”老爷问道：“王全，你是哪里人氏？”王全说：“生员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奉父命带着家人李福，出来寻找我表弟。”老爷说：“王全你既是天台县人，为何来到我这地面，在梁官屯杀死卖肉刘喜之妻？”王全说：“回老父台，生员并未杀人，一概不知。”老爷说：“你没杀人，怎么人头在你手里？”王全说：“实是我这家人李福，在苇塘里出恭捡的，求老爷台格外施恩。”老爷把惊堂木一拍，说：“满嘴胡说！大概抄手问事，万不肯应。来，看夹棍伺候。”老爷这也是一半威吓，手下官人答应，刚要取夹棍，忽然大堂面前一阵旋风，刮得对面不见人。这阵风过去，老爷看公案桌上有一张字，上写的是：

堂神显圣法无边，你幸今朝遇巧缘。二人并非真凶犯，速拿凶手把案完。

老爷一看，“呵”了一声，半晌无语，这才吩咐把王全、李

福带下去，看押起来，不准难为了他二人，该吃给吃，该喝给他们喝。手下官人答应，老爷立刻退了堂，来到书房，手下人预备晚饭。老爷吃完了晚饭，书房喝茶，坐在灯下，心中辗转这案。见王全是一个念书的人，李福是个诚实的样子，断不能做这样恶事，忽然大堂起一阵怪风，也不知那里来的字柬。越想越怪，自己踌躇着，不觉两手伏几而卧。刚一闭眼，见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短头发有二寸余长，一脸油泥，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穿两只草鞋。老爷问道：“什么人？”和尚说：“我。”老爷说：“你是谁？”和尚说：

我本灵隐醉济颠，因为白水过萧山。老爷要断无头案，须谢贫僧酒一坛。

老爷一听，说：“酒倒有，你可知道凶手是谁？”和尚拨头就走，老爷说：“回来。”和尚并不回头。老爷一急，又嚷：“回来。”睡梦之际，嚷出口来，正赶上两个家人张福、张禄在旁边站着伺候，见老爷睡着了，张福低声跟张禄说：“昨天我跟他们掷骰子，输了好几吊，老爷睡了，哥哥你在这里伺候，我再去跟他们耍耍。”张禄说：“你快去快来。”张福点头，刚要往外走，老爷做梦说：“回来。”老爷说的是叫和尚回来，张禄吓着了，只当是他要掷骰子去被老爷听见了，叫他回来呢，说：“小人没走。”老爷醒了，梦中的事记得清清楚楚，立刻吩咐张禄把笔砚拿来。张禄答应，拿过纸笔墨砚。老爷就把梦中和尚说的这四句话写出来。老爷拿着瞧这四句，心中纳闷，瞧来瞧去，往桌上一靠，又睡着了。只见和尚由外面梯他梯他又来了。老爷就问：“和尚，方才你说的话我不明白。我且问你，你可知道杀人的凶手是谁？你告诉我，我必谢你一坛酒。”和尚说：“老爷要问，我是西湖灵隐寺

济颠。因到白水，路过萧山。王全、李福，不白之冤。杀人凶手，现在西关，与原告同类，非同等闲。追究刘喜，此案可完。”和尚说完了话，回头说走。老爷说：“你说的我还不明白，你回来。”和尚又走了。老爷一惊醒了，当时拿笔把这十三句话又写出来。老爷听外面天交二鼓，自己一想：“这梦实实怪得很。”未免一阵发愣。坐够多时，不知不觉又把眼睛闭上了。渺渺茫茫，迷迷离离，刚才一沉，瞧见那穷和尚又来了。老爷一看，问：“和尚，到底杀凶手是谁？你要说明白。”和尚微然一笑，说：“老爷当真要问凶手？是绒绦两截，大石难携。未雨先行，持刀见血。”和尚说完了话，竟自去了。老爷一睁二目，原来还是一梦。只听外面天交三鼓，知县又把这四句话写出来。知县张甲三，本是两榜出身，满腹经论，怀揣锦绣，一想这四句话是偈语。绒绦两截必是断，大石难携即是山，未雨先行，风乃雨之头定是风，持刀见血乃是杀，凑成四字，即“断山风杀”。知县一想：“必是音同字不同，凶手必是段山峰。”自己思索了半天，已然夜深人静，这才安歇睡觉。

次日早晨起来，净面吃茶，立刻传壮皂快三班升堂。老爷向众人问道：“本地人可有叫段山峰的？你等谁知道？”旁边过来一位书办先生说：“回禀老爷，本县有一个宰猪的屠户，叫段山峰。”知县一听，“立刻派王雄、李豹给我急拘锁拿段山峰。”王雄、李豹一听，吓得颜色更变，立刻给老爷磕头说：“回禀老爷恩典，段山峰下役实在拿不了。”老爷说：“怎么？”王雄、李豹说：“回老爷，段山峰有断凳截石之能，大块石头一掌能击石如粉，勿论什么结实板凳，坐着一使劲，板凳就两截。段山峰能为出众，本领高强，下役实在拿不了，求老爷恩典。”知县一听，气往上冲，一

拍惊堂木说：“做官者究情问理，办案者设法拿贼，我派你们办，就得给我办。”王雄、李豹还只是磕头，再一看，老爷退了堂，转过屏风，往后宅去了。王雄、李豹这才来到班房，王雄说：“这怎么好？慢说你我两人，就是二十人也拿不了段山峰。”李豹忽想起一个人来，要捉拿段山峰，不费吹灰之力。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奉堂谕捉拿段山峰 邀朋友定计庆丰楼

话说知县派王雄、李豹捉拿段山峰，王雄、李豹知道段山峰能为武艺出众，不但拿不了，还恐怕有性命之忧。李豹说：“我不是段山峰的对手，王头你也如是，自有人是段山峰的对手。”王雄说：“谁呀？”李豹说：“你忘了？当年不是单鞭赛尉迟刘文通，在艺场中卖弄，赢过段山峰一掌？咱们跟刘大哥知己相交，何不找他，叫他帮着？大概不致推辞。”王雄说：“有理。”二人赶紧够奔后街。

往东一拐，路北的门楼，就是刘文通的住家。二人上前一叫门，刘文通刚起来，漱过口，出来开门。一看是王雄、李豹，刘文通说：“二位贤弟打哪来？”王雄说：“由衙门来。”刘文通指手往里让，来到厅房落座。王雄说：“兄长没出去走镖？”刘文通说：“刚从外面回来不多日子，二位贤弟因何这样闲在？”王雄说：“我们哥俩来找你来了。只因梁关屯卖肉的刘喜之妻被杀，老爷派我们捉拿段山峰，我二人实拿不了，求兄长助一臂之力，捉拿段山峰。”刘文通一听，说：“段山峰能为武艺超群，我也是拿不了。”王雄说：“兄长不必推辞，当年兄长在卖艺场中，赢过段山峰一掌。除非兄长，萧山县没有是段山峰的对手。”刘文通说：“二位贤弟休要提起当年那一掌，提起那件事来，我更觉心中难过。当年是西门外来了一个卖艺的，我看那卖艺人并非久惯做江湖买卖的，倒是受过名人的指教，大概是被穷所挤。我想下去帮

个场，多给他凑些钱，没想到段山峰也下来了，跟我比试。我二人一揸拳，我就知道段山峰的能力比我强，我想要一输给他，我这镖行饭就不用吃了。我就说：‘姓段的朋友，我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指着保镖吃饭。’我把话递过去。段山峰倒是个朋友，一点就透，他故意让了我一掌，他说：“不枉你叫单鞭赛尉迟。”他走了，我自己明知他是让着我。我次日去找他，给他赔不是。我二人倒交了朋友，常来常往。他跟我也是朋友，你两个人也跟我也是朋友。要是别人拿段山峰，我知道得给他送信才对，这是你俩人要拿他，我也不能给他送信，我也不能帮你们拿他。”王雄、李豹再三说，刘文通也不答应。

王雄、李豹实在没了法，两个人到里面去见刘文通的母亲。二人见老太太一行礼，老太太就问：“你们两个人这般早从哪来？”王雄说：“伯母有所不知，现在衙门里出了逆案。”老太太说：“什么逆案？”王雄说：“段山峰能为出众，我二人拿不了。”老太太说：“莫非萧山县就没有比段山峰能为大的么？你二人不会请人帮着拿吗？”王雄说：“别人不行，就是我大哥可以拿能。”老太太说：“你没跟你大哥提么？”王雄说：“提了。我大哥他说跟段山峰相好，他不肯帮我们拿。”老太太说：“你把你大哥给我叫来。”王雄立刻到外面，把刘文通叫进来。刘文通说：“娘亲呼唤孩儿，有何吩咐？”老太太说：“你两个兄弟来找你帮着拿段山峰，你为何不管？”刘文通说：“娘亲有所不知，我跟段山峰也是朋友相交，且他能为出众，孩儿也恐其被他所算。倘若孩儿受了伤，我又无三兄四弟，谁人服侍老娘？”老太太说：“你这话不对，你就不应当跟匪类人来往，本地面既有这样匪恶之徒，你就应该早把他除了。老身我派你帮着去拿段山峰，你去不去？”刘文通

本是个孝子，说：“娘亲既吩咐叫孩儿去，孩儿焉敢违背。”老太太说：“既然如此，你跟王雄、李豹三个人商量着办去罢。”三个人这才来到外面，刘文通说：“二位贤弟要怎么去拿？假使拿不了，一则打草惊蛇，二来你我还得受他的伤。”王雄说：“依兄长怎么办？”刘文通说：“要依我，你两个人回衙门见大老爷，请老爷给调城守营二百官兵，本衙门一百快手，你二人先给庆丰楼酒馆送信，叫掌柜的明天楼上别卖座，我把段山峰诓在酒楼上喝酒，把他灌醉了，你们叫这三百人在庆丰楼四面埋伏，听我击杯为号，大家再动手拿他。我不摔酒杯，你等作事，可别莽撞，要一个拿不着跑了，再想拿可就费了事，可千万叫官兵要严密，莫说出办谁来。”王雄说：“就是罢。”

二人告辞，回到衙门，一见老爷，老爷说：“你二人把段山峰拿来了？”王雄说：“没有。有求老爷给城守营一个信，调城守营二百官兵，并传本衙门一百快手，别提办谁，明天在庆丰楼四面埋伏。下役还请了一个朋友是保镖的，帮着捉拿段山峰。”老爷一听，说：“这一个段山峰怎么这么费事？”王雄说：“实在段山峰本领高强，若非定计，恐拿不了。”老爷说：“是罢。”王雄、李豹才一同来到庆丰楼，一见掌柜的。王雄说：“掌柜的，你这铺子一天卖多少钱？”掌柜的说：“卖一百多吊钱。”王雄说：“明天你们楼上面别卖座，一天该赚多少钱，我们照数给。明天借你们楼上办案，同单鞭赛尉迟来的人，那可就是差事。你可嘱咐你们众伙友，千万别走漏消息，要漏风声，这案情重大，你可得跟着打官司。”掌柜的说：“二位头目，只管放心，没人走漏消息。”王雄、李豹都安置妥了，这才来到刘文通家，告诉刘文通都照办妥。刘文通说：“你二人回去罢。”次日早晨，刘文通起来，换上

衣服，暗带单鞭，由家中出来，一直够奔西关。刚来到段山峰肉铺门口，一瞧围着好些人，有一个穷和尚在那里打架。

书中交代，这个穷和尚非是别人，正是济公和尚。他在大柳林见众官人把王全、李福拿走了，和尚也进了南门。刚一进城，只见路东里一座绒线铺子，掌柜的姓余名叫余得水，在铺子门口，有一个人腿上长着人面疮，正在那里借着太阳亮疮。和尚一看，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原本这个长疮之人，姓李叫李三德，乃是跑堂的手艺人，极其和蔼。家中有父母，有妻有子，就指着他一个人靠着手艺度日。只因南门外有一座段家茶楼带卖酒饭，买卖做亏空了，段掌柜的要收市关门，就有人说：“你们关门？你把李三德找来，叫他给你跑堂。那个人和气能事，人缘也厚，就许他买卖做好了。”掌柜的果然把李三德找来，酒饭座越来越多，都冲着李三德和气，爱招顾，二年多的景况，买卖反倒赚了钱。掌柜的自然另眼看待李三德，年节多给李三德馈送，时常也垫补他，三德家里也够过日子的。偏巧李三德长了人面疮口，自己又不敢歇工，家中指他一人吃饭。掌柜的见他一瘸一瘸，实支持不了。这天掌柜的就说：“李三德你歇工罢。”李三德一听，大吃一惊，说：“掌柜的，你要辞我，我倒愿意歇工，无奈我家中四五口人，要吃闲不起。”掌柜的说：“我倒不是辞你，我看你实在挣扎不住。我这买卖是你给我做好了，你只管歇工养病，我照旧按月给你工钱。我这里有四十吊钱，给你养疾，只要有人给你包治，花几十吊钱我给。”李三德一想，掌柜的既是体恤，这才回家养病。病越来越重，没钱叫孩子到铺子取去。日子长了，内中伙友就有人说闲话，说：“咱们起早睡晚，也挣一分工钱，人家家里吃太平宴。”孩子回来一传舌，李三德一气，架着拐子到铺

子去。一见众人，李三德说：“素常我没得罪众位，现在我得这宗冤孽病，掌柜的体恤我，怎么我孩子来取钱，众位说起闲话来？”大众说：“没人说闲话，你别听孩子传言，你回去养病罢。”众人劝着，李三德往回走，走在绒线铺门首。绒线铺掌柜的余得水素常认识，就说：“李老三，你还没好么？”李三德说：“别提了，我这病难好，这叫阴疮。我也不知做了什么损德的事。我一死，我家里全得现眼。”余得水说：“你找人治治，没钱花几吊我给，只要能治得好。”他准知道不容易治，他要说这样便宜的话。焉想到济公活佛赶到，罗汉爷施佛法，要搭救李三德，戏耍余得水。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余得水逞口失钱财 济长老戏耍掌刀人

话说余得水正说便宜话，和尚赶到说：“朋友，你这腿怎么了呢？”李三德说：“人面疮。”和尚说：“你愿意好，不愿意好？”李三德说：“为什么不愿意好？”和尚说：“这怕好不了。”余得水说：“和尚你这不是废话？你要能给治好了，花三吊四吊药钱我给。”和尚说：“你准给吗？”余得水说：“只要治好了，我就给。”和尚说：“你也不用给三吊四吊，你给两吊钱，我就给他治好了。你可得拿一张纸，把你铺子的字号水印按上，你拿笔我开几样药，有的，你盖手印，到铺子取药去。”余得水一想。“这样的恶症，焉能说好就好。”立刻就拿了一张纸，打了水印，交给和尚。和尚要过笔来，写了半天，谁也没瞧见和尚写的什么。和尚写完了说：“我要给他治好了，你可给两吊钱。”余得水说：“我给。”和尚嚼了一块药，给李三德糊在疮口之上。当时就见烂肉脓血直往外流。流净了，和尚用手一摸疮口，和尚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好了罢。”立刻疮口平了，复旧如初。李三德站起来了，众瞧热闹人齐说道：“真是活神仙也，灵丹妙药。”和尚说：“余掌柜你给两吊钱罢。”余得水也愣了，他本是说便宜话，不打算真给钱，见和尚要钱，余得水说：“得了，大师傅你真跟我要钱？”和尚说：“你说便宜话，不给钱，那可不行。我这里有张字，有你的水印。”和尚拿出来一念，上面写的是：“长疮之人李三德，约我和尚来治腿，言明药价两吊钱，中保之人余得水。”

下面写着保人，盖有水印。和尚说：“你不给，咱们是打官司。”余得水无法，给了两吊钱。

李三德说：“大师傅，你老人家是我救命的恩人，救了我，就救了我一家了。你跟着到南门外段家酒饭铺去，我还要重谢你老人家。”和尚说：“好，我正要喝酒。”同李三德来到段家酒铺。李三德说：“掌柜的，你瞧我的疮好了。”掌柜的说：“怎样好的？”李三德说：“这位大师傅给我治好的。掌柜的，先给要酒要菜，大师傅吃多少钱都是我给。我先到家叫去，叫我父母瞧瞧好放心，可别叫大师傅走了。”众人说：“就是罢。”李三德回家去，和尚在这里喝着酒，出去出恭，到萧山县大堂，施展佛法，留的字柬，和尚复返回到酒铺，住在酒铺，晚上施展佛法，前去给知县惊梦。次日李三德不叫和尚走，又留和尚住了一天。第三天还不叫和尚走，吃饭也不叫和尚给钱。和尚早晨起来，把两吊钱给饭铺留下一吊五，和尚拿着五百钱往外就走。饭铺众伙友说：“大师傅别走，李三德留下话，不叫你走。”和尚说：“不走，我出恭就来。”

说着话，和尚出了酒铺，直奔西关。来到段山峰的肉铺，和尚进去说：“辛苦辛苦！”掌刀的一瞧，见和尚褴褛不堪，心说：“这和尚必是买十个钱的肉，挑肥拣瘦。”就说：“和尚买什么？”和尚说：“买五百钱的肉。”掌刀的说：“你要肥的要瘦的？”和尚说：“大掌柜的瞧着办罢，我又不常吃肉，什么好歹都行。”掌刀的一想，早晨起来头一号买卖，倒很痛快，未免多给点，这一刀有三斤四两，多给二两，和尚拿起来就走。刚出门走了五步，和尚返身又回来说：“掌柜的，你瞧这块肉净是筋跟骨头，我忘了，不常吃肉吃点肥的才好，你给换肥的罢，越肥越好。”掌刀的一听说：“你瞧，早问你，你可不说。”和尚说：“你给换换罢。”掌

刀的一想，“给换罢。”当时又给割了一块肥的，也够三斤四两。和尚拿出来，走了四步又回来了，和尚说：“掌柜的，你瞧这肉，一煮一锅油全化了，吃一口就得呕心。常言说：吃肉得润口肉。你给换瘦的罢。”掌刀的一听，这个气就大了，说：“你这是存心搅我们，大清早起的。”和尚说：“劳你驾给我换换罢。”这个无法，又把瘦的给拿了三斤一两，少给一两。和尚拿起来出门，迈了三步又回来了。和尚说：“掌刀的你瞧，这肉太瘦了，煮到锅里一点油都没有，吃着又腥又嵌牙，你给换五花三层肥中有瘦的。不然，我不要。”掌刀的这个气压了又压，忍了又忍，一想：“何必跟他拌嘴。”无奈又给换了五花三层的。和尚拿出门，走了一走又回来说：“拿刀的你瞧我，我忘了我们庙里是大常吃素的，没有做荤菜的家伙。我忘了，你给换熟肉菜罢。”掌刀的说：“你在存心搅我，不能给你换。”和尚说：“敢不换？”拿肉冲掌刀的脸上抛了去。掌刀一说：“好和尚，没招你，没惹你，你敢来找我？伙计们出来打他！”

一句话，由里面出来七个伙计，就奔和尚。和尚用手一指点，这七个眼一花，揪倒了掌刀的拳打脚踢。掌刀的直嚷：“是我。”众人说：“打的是你，你敢来搅我们。”掌刀的说：“我是王二。”众伙计一瞧，可不是把掌刀的王二打了吗？和尚在旁边乐呢。众人说：“怪呀，瞧着是和尚，怎么打错了？”大众说：“别叫和尚走了。”众人又一奔和尚。和尚用手一指，口中念：“唵，敕令赫！”这七个伙计，这个瞧那个有气，过去就打，那个说：“我早就要打你，不是一天了。”六个人揪上三对，剩下一个过来把掌刀的王二揪住打上了。众街坊邻户都不知因为什么，本铺子的伙计打起架来，和尚在旁边说：“咬他耳朵。”那个就真咬。和尚说：

“你拧他。”那个就拧。众人正过来劝，刘文通来了，说：“别打了，为什么？”和尚说：“对，别打了。”众人这才明白过来，这个说：“你为什么打我？”那个说：“你为什么打我？”一个个互相埋怨。刘文通说：“众位因为什么？”掌刀的就把和尚买肉之故一说，刘文通说：“众位瞧我了，他一个穷和尚，何必跟他一般见识。把五百钱给他，叫他去罢。”和尚说：“我要不冲着你，不能完。”刘文通说：“大师傅也瞧我罢。”和尚说：“冲你完了，回头咱们再见。”刘文通说：“哪个再见呀？”和尚说：“楼上见么。”刘文通暗想这和和尚怪呀。

见和尚已跑远了，刘文通一问：“你们掌柜的哪？”众人说：“还没起来。”正说着，段山峰由里面跑出来。原本是还没起来，就听说跟和尚打起来，段山峰赶紧起来，往外跑说：“别叫和尚走了。”刘文通一瞧，说：“大哥不必跟他一个出家人一般见识，叫他去罢。”段山峰一看是刘文通，赶紧说：“兄弟里面坐。”刘文通来到里面。段山峰说：“贤弟，今天为何来此甚早？”刘文通说：“兄长，小弟给兄长磕头来了。”段山峰说：“什么事？”刘文通说：“今天是我的贱造。”段山峰说：“原来是贤弟今天的千秋，我倒忘了呢。”刘文通说：“我今天特意来找兄长谈心，泄泄我这一肚子牢骚。我自生人以来，没有交着几个知己的朋友，都是泛常，惟有兄长你我知己。我常说：‘酒肉兄弟千个有，急难之时一个无’。除非你我弟兄可称知己。俗言说的不错，‘万两黄金容易得，一个知心也难求’。”段山峰说：“好，你我兄弟吃酒去，贤弟，你说咱们萧山县那个酒馆好？”刘文通本是精明人，不肯说出就上庆丰楼，怕段山峰起疑心，便说：“兄长，随便上哪去都好。”段山峰说：“庆丰楼是萧山县第一家大酒馆，好不好？”刘

文通说：“好。”心里正合心思。当时段山峰换好了衣裳，洗了脸，带上银两，同刘文通出来，这才够奔庆丰楼。不知单鞭赛尉迟如何设法捉拿段山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施妙法游戏助义士 谈心事冷语惊贼人

话说段山峰同刘文通由铺子出来，够奔庆丰楼。刚一进城，就见街市上三三两两的官兵，都带着军装械器，穿着号衣。官兵都认识段山峰、刘文通，众人就嚷：“刘爷、段爷二位上哪里？”段山峰说：“闲逛。众位有什么差事？”众官兵说：“我们奉上宪谕伺候，也不知什么事，听说办紧要的事，关乎密案。”众官兵也并不知道是拿段山峰。知县给城守营老爷文书，就提派二百官兵扎在庆丰楼左右，听王雄、李豹的招呼，故此大众官兵不知。刘文通心里明白，同着段山峰来到庆丰楼。上了楼，楼上一个座位没有。掌柜的告诉伙计不叫卖座，有衙门借楼办案，故此不敢设座。刘文通、段山峰落了座，伙计明白，当时擦抹桌案，先把干鲜果品、各样酒菜摆上。

二人刚要叫菜，就听楼梯一响，有人喊嚷：“我吃饭给钱，那个红了毛的不叫我上楼？”伙计一瞧，来了一个穷和尚。原本和尚由肉铺打完架走了，见刘文通同段山峰进了庆丰楼，和尚也跟了来。刚一进饭馆，伙计就说：“大师傅，楼上不卖座，有人包了。”和尚说：“我就吃顿饭，今天我得了点外财，也无非在楼下吃点。要不然，我也不敢进饭馆子。楼上都是阔大爷，明是一百六的菜，楼上要卖二百四，我和尚也吃不起。”伙计一想楼下不要紧，让和尚进去。跑堂的一转脸，和尚上了楼梯，说：“那个红了毛的不叫我上楼来？”到楼上找了一张桌坐下。楼上伙计一

努嘴，说：“大师傅。”和尚说：“干什么呀？”伙计当着刘文通、段山峰又不敢明说，掌柜叫的也怕段山峰瞧出来，赶紧叫伙计说：“大师傅要什么菜，给人家要。”伙计这才说：“大师傅要什么酒菜？”和尚说：“你们有什么酒？”伙计说：“有白干、陈绍、玫瑰露、五加皮、状元红、茵陈莲花、白荷叶青、人参露。”和尚说：“给我来两壶梅花鹿罢。”伙计说：“没有梅花鹿，是玫瑰露。”和尚说：“对了。你们有什么菜？”伙计说：“煎炒烹炸，烧烩白煮，应时小卖，午用果酌，上等高摆海味席都有。”和尚说：“就是肉拿刀一切，搁锅里一炒，就是那个。”伙计说：“炒肉片呀？”和尚说：“对。”伙计少时给要来。和尚一瞧，说：“不是这个，这么一切，还要那么一切。”伙计说：“那是炒肉丝，你将就吃点罢。”和尚说：“你这菜卖多少钱一个？”伙计说：“一百六。”和尚说：“给八十钱罢。”伙计说：“饭馆子哪有还价的？”和尚说：“你也将就点，你叫我吃东西将就点么。”刘文通那边一瞧，说：“把炒肉片给我们吃，伙计你再给大师傅要。”伙计把菜给刘文通端过来，又给和尚要了一个炒肉丝。和尚一瞧，说：“不是，那么一切，还得这么一切。”伙计说：“那是肉丁炒辣酱。”和尚说：“我不要这个。”伙计无法，又把肉丝卖给别人，又给和尚要了肉丁炒辣酱来。和尚一瞧，说：“你成心搅我，我不要这辣酱。”伙计说：“你到底要什么？”和尚说：“你没等我说完，把肉那么一切，这么一切，团成蛋。”伙计说：“那是丸子。你要炸丸子，是溜丸子、川丸子、四喜丸子、海参丸子、三鲜丸子？说明白了。”和尚说：“炸丸子卖多少钱？溜丸子卖多少钱？”伙计说：“炸丸子卖二百，溜丸子卖二百四。”和尚说：“怎么溜丸子比炸丸子多卖钱呢？”伙计说：“溜丸子多点卤汁。”和尚说：“你给我要一个

炸丸子，白要点卤行不行？”伙计说：“不行，你就要炸丸子罢。”

少时把丸子端来，和尚一瞧，说：“我要一个炸丸子，你怎么给我来十一个？”伙计说：“这就是一个菜，大师傅你再挑剔，我就要下工了。”和尚说：“我愿意要吃一个大的，捧着吃的香，这可以将就点罢。可有一节，我要喝醉了，我可就摔酒盅子。”这一句话把刘文通吓了一跳，心说：“我定的是击杯为号，如未把段山峰灌醉了，他要一摔，回头官人都上来，段山峰准拿不住。”就听那伙计说：“大师傅，别摔呀。”和尚说：“我一摔有不愿意的，请请我和尚，别惹着我，我就不摔。”伙计说：“没人惹你。”刘文通暗想：“这个和尚真怪。”立刻说：“大师傅，你别闹了，别叫伙计耽不是，回头吃多少钱我给。”段山峰说：“贤弟那有这么工夫理他。”刘文通说：“我看这个和尚太讨人嫌。”两个人说着话，越喝越高兴，杯杯净，盏盏干。段山峰老不醉，刘文通心里说：“每常段山峰没有这么大酒量，今天怎么老不醉，醉了拿他。”他听和尚那里自言自语说：“人要喝酒不醉，有主意，一提烦事，叫他心里一烦，准得醉。”刘文通一听：“对呀，这话一听有理。”这才说：“段大哥，兄弟我拿你当亲哥哥一般，我什么事没瞒过你，你就没拿我兄弟待承，有事就瞒着我，你这就不对。”段山峰说：“贤弟，此话差矣，哥哥我有什么瞒着你了？”刘文通说：“大哥做的事，打算我不知道？其实纸里包不住火。”段山峰说：“我做什么事了？”刘文通说：“就是梁官屯那件事。”段山峰一听这句话，立刻脸变红，酒往上一撞。

书中交代，梁官屯这案，本是他做的。段山峰他原籍是湖南衡州府人，当初是绿林中的江洋大盗，善会飞檐走壁之能。逃至在萧山县来，开了一爿肉铺子。自己手里也有钱，也没有家眷，

就是孤身一人，很务本分，并没人知道他是绿林出身。这天段山峰到西关乡去要账，走在梁官屯，见有一个妇人在门前买绒线。段山峰一看，这个妇人长得十分美貌，头上脚下无一不好。对门就是杂货烟铺，段山峰就来到烟铺里。掌柜的都认识，说：“段掌柜上哪去？”段山峰说：“我去要账来。我跟你们打听打听，这个买线的妇人是谁家的媳妇？”烟铺掌柜的说：“你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同行的卖肉刘喜的家里么。”段山峰一听一愣，说：“凭刘喜长得人不压众，貌不惊人，他会有这么好的媳妇？”烟铺说：“那可不是别的，人各有命定。”段山峰问明白，自己回铺子就问伙计：“刘喜买咱们的肉，欠咱们多少钱？”伙计说：“刘喜不欠钱，现钱取现货，也不赊给他。”段山峰说：“刘喜来取肉，别叫他走，我有话跟他说。”众伙计答应。

次日早晨刘喜来了，伙计一告诉段山峰，段山峰出来就问：“刘喜，你一天能卖多少钱？”刘喜说：“卖二十多斤肉。”段山峰说：“你家里几口人，够吃了么？”刘喜说：“家里人口倒不多，就是我们两口子，一天就卖这两吊多钱的本钱，我也不敢赊账。”段山峰说：“你要有货，一天能卖多少呢？”刘喜说：“有货呢，能卖五六十斤，那也就有了利了，我没有那些本钱。”段山峰说：“不要紧，我赊给你一千斤肉，你只管卖，到年节你再给我归账。我看你也很诚实，你瞧好不好？”刘喜说：“那更好。”段山峰是所为套着跟刘喜交朋友，焉想到刘喜是个老实人，也不往家里让。这天到了七月十五，段山峰就问：“刘喜，你外头撒的账怎么样了？”刘喜说：“我今天晚上上东乡里要账去，不能回来。”

段山峰听说刘喜不回来，他晚上带了钢刀，带着五十两银子，就到刘喜家走走。越门进去，见杨氏正在灯下做活，院中独

门独院，三间北房，门没关着。段山峰推门进去，杨氏就问：“谁？”段山峰说：“我姓段，名叫段山峰，久仰小娘子这一副芳容，今天我特意来求小娘子，赐片刻之欢。我这里有白银五十两，赠与小娘子，这是我一分薄意。”杨氏本是贤惠人，说：“呦，你休要满口胡说，这幸亏我丈夫不在家，你趁此快去，我绝口不提。如若不然，我要喊嚷，你可就没了命。”段山峰说：“你敢喊嚷，你来看。”用手一指刀，把杨氏吓的就嚷：“救人！”段山峰恐怕有街坊听见过来，街坊都认识，忙急拉刀，竟将妇人结果了性命，将人头包上，捺在间壁院里。院中有一位老头正出恭，见捺进包裹来，还说：“这可是财神爷给的。”叫老婆点灯，一看吓呆了，急忙包上，扔在大洼苇塘里，却撞会李福捡着。段山峰以为这件事没人知道，今天刘文通一提梁官屯这件事，段山峰吓的颜色改变。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八回 众官人奋勇捉贼 李文龙无故中计

话说刘文通一说梁官屯这件事，段山峰立刻酒往上一撞。自己一想：“这件事没人知道，听说刘喜把笑话刘三告下来，也没有把刘三怎么样办，我这事承认不得。”想罢说：“刘贤弟，我梁官屯做什么事？”刘文通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在梁官屯杀死刘喜之妻，你打算我不知道？”段山峰说：“你满嘴胡说，知道你便怎么样？”刘文通说：“现在有人要拿你，我给你送信，尽朋友之道。”段山峰说：“除非你勾人拿我。”和尚那边说：“对，要打起来。”和尚“叭嚓”把酒盅摔了，立时楼下王雄、李豹众官兵喊嚷：“拿！”王雄、李豹刚一上楼，和尚用定神法给定住。段山峰一瞧不好，一脚把桌子踢翻了，扳下桌腿照刘文通就打，刘文通用了大擎，拉出单鞭就交了手。伙计吓的一跑。忘了楼梯，滚下去了。和尚直嚷：“了不得了。”顶起八仙桌乱跑，段山峰拿桌腿一打刘文通，和尚顶着八仙桌一截，就打在八仙桌上，刘文通拿鞭打段山峰，和尚不管。段山峰一听四面声音，喊嚷：“拿段山峰，别叫他跑了！”段山峰一想：“三十六着，走为上策。”拧身由楼窗往外一蹿，刘文通不会飞檐走壁，说：“要跑了！”和尚说：“跑不了。”段山峰刚蹿下楼去，和尚也往下一蹿，正砸在段山峰身上，把段山峰砸倒，官兵围上就把段山峰锁上。和尚说：“你摔了我的腰，碰了我的腿。”说着话，和尚竟去了。段山峰心中暗恨和尚，要不是和尚就走脱了，这也无法。王雄、李豹也能

动了，同刘文通下了楼，带着段山峰够奔衙门。

来到萧山县，老爷立刻升堂，王雄、李豹一回话：“把段山峰拿到。”老爷问：“怎么拿的？”王雄也不隐瞒，回说如何请刘文通帮拿，如何遇有一个穷和尚帮着，照实说一回，老爷又问：“穷和尚怎么样？”王雄一说，老爷心中明白，立刻把段山峰带上来。老爷说：“段山峰，梁官屯刘喜之妻杨氏，你为什么杀的？”段山峰说：“小人不知道。”老爷勃然大怒，说：“大概抄手问事，万不肯应，看夹棍伺候！”立时把夹棍拿过来，三根棒为五刑之祖，往大堂一扔，段山峰一看，说：“老爷不必动刑，我招就是了。刘喜之妻，因奸不允，故被我杀的，求老爷恩典。”老爷点了点头，叫人先把段山峰钉镣入狱。又把刘文通叫上，看了一眼，吩咐李豹、王雄拿一百两银子，赏给刘文通。刘文通不要，王雄说：“兄长别不要，老爷赏的。”刘文通说：“这么办罢，给官兵众人分二十两银子，他们辛苦一趟，给衙门伙计大众分二十两，你们哥俩个每人分二十两，剩下二十两给段山峰狱里置托，别叫他受罪，尽其我交友之道。”王雄说：“就是罢。”正说着话，老爷传王雄、李豹二人上去。老爷说：“你二人赶紧把那帮忙的穷和尚给我找来，我赏你们每人十两银子，找不来我重责你二人每人四十大板。”王雄、李豹下来，一想：“哪找去？”赶紧派伙计出去找穷和尚。少时伙计给锁了三四个穷和尚来，都是化小缘的，也有拿着木鱼的，也有拿着鼓的。王雄一瞧说：“不对，都放了罢。”这才同李豹出来，两个人出来寻找和尚。

书中交代，和尚哪去了？原来和尚帮着拿了段山峰，正往前走，只见眼前一乘花轿抬着往西走。和尚一见，按灵光连击三掌，和尚口念“阿弥陀佛”。说：“这个事，我和尚焉有不管之理？”书

中节目，叫巧断垂金扇。和尚正走，见眼前有一位文生公子，怀抱着一个婴儿，看这位文生公子脸上带有忧愁之色，头上的文生巾烧下窟窿一个，绣带剩了半根，身上文生褙斜钉着补钉七条，看那个样子，步步必摇，似乎胸藏二酉，学富五车。书中交代，此人姓李名叫李文龙，原本是萧山县的神童，十四岁进的学，家中很是豪富，父母早丧，娶妻郑氏，也是宦门之女，也因父母双亡，舅母家给聘的，自幼在家中读过书，颇识文字，贤惠无比。自过门之事，李文龙只知道念书，不懂得营运，坐吃山空，家业萧条，一年不如一年，直过的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日无隔宿之粮，郑氏并无半点的埋怨。实在无法，李文龙出去卖字，多少进两个钱，夫妻买点米，日食稀粥，就黄蕪为食，苦难尽述。生了一个孩儿，今年三岁，方会叨叨学话，也不能吃饭。这天李文龙出去了半天，也没卖出一文钱来，家中米无一粒，柴无一束，等钱吃饭。李文龙一想：“大街上粮食店新开张，我可以送副对联，要两个钱可以充饥。”自己这才来到粮食店，李文龙说：“辛苦！掌柜的，今天新张之喜，我来送一副对联。”掌柜的赶紧说：“先生别写，给你一文钱带着喝茶罢。”李文龙说：“掌柜的，给我一文钱，我怎么拿？”掌柜的说：“先生你别看不起一文钱，卖一斤粮食也未必找出一文钱来。”李文龙听了，臊红了脸，钱也没要。回到家中，李文龙说：“今天没有钱，娘子，你可到隔壁王大娘家借二三百钱，你我好吃饭，明天我进了钱再还她。”郑氏娘子到隔壁说：“大娘，有钱暂借给我二三百文，今天你侄儿没赚钱来，等明天进了钱，再还你老人家。”王大娘一听，说：“孩子，你从没有跟我张过嘴，今天可巧家里一个钱主没有，回头等我儿要给我送钱来，我给你拿过去。”郑氏回来说：“官人，

王大娘没钱。”李文龙叹了一口气，说：“英雄志捧日，擎天难解饿。大将军手中枪翻江搅海，不能抵挡饥、寒、穷，人生在世上，皆害这三宗病，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

自己正叹息，忽听外面打门，李文龙出来一看，是个买卖人的打扮。这人说：“我是大街德茂绸缎店的，我们东家要给一个朋友写信，是做官人的书信，要有文理。我们铺子人都写不了，知道先生高才，特来请先生大笔一挥。大概我们东家必要送给先生三两二两笔资，不知道先生有工夫没有？”李文龙连连说：“有工夫，尊驾在此少候，我带上笔袋。”立刻来到里面说：“娘子你在家中等候，绸缎店找我写信，我去去就来，给了我笔资，你我再吃饭。”郑氏跟着关门。李文龙同这人来到德茂绸缎店，刚一进铺子，众人都嚷：“先生来了，请坐！我们东家人少时就来。”李文龙坐下，人家给倒过茶来，李文龙瞧瞧茶太浓，自己肚内无食，不敢喝，怕把虚火打下去，更饿得难受。等来等去，等到日色西斜，东家还没来，李文龙等的心中焦急，问人道：“怎么贵东家还不来？”众人说：“少时就来。”又等了半天，天黑了，铺子大家吃晚饭，让先生一同吃饭。李文龙说：“请罢。”眼看着人家吃上了。好容易等着东家来了，同着朋友，先应酬朋友，好容易朋友走了，东家出来，说：“枉先生驾。本要给人家写信，方才这位朋友给带了信来，可不写信了。给先生点个灯笼，请先生回去罢，改日再谢。”

李文龙饿了一天，信又不写，自己也不能讹住人家，无法，打着一个灯笼，垂头丧气回家来了。一叫门，郑氏一开门说：“官人回来了，我等你吃饭。”李文龙一愣，说：“方才米无半粒，那里来的饭？”郑氏说：“你走后，王大娘送给我三百钱来，我熬

了一锅粥。”文龙说：“好！好！好！”这才来到屋中吃饭。郑氏说：“官人去写信怎么样了？”李文龙说：“我的运气倒了家了，我等到掌灯，人家信不写了。”说着话，吃完了饭，自己到后院去出恭。刚蹲下，就听后门有人拍门说：“娘子，我来了。你不是说你丈夫给人家写信？我学生特意来探望娘子，快开门来！”李文龙一听这话，气得站起来就开门说：“好贼。”那人拨头就跑，一把没揪着。那人由袖口掉下一宗物体。李文龙捡到屋中一看，气得颜色更变。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见字柬立志休妻 济禅师善救烈妇

话说李文龙捡起这宗东西，拿到屋中一看，原来是一个手卷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对赤金耳坠，里面还有三张字柬。李文龙一看，头一张是七言绝句，上写：

难割难舍甚牵连，云雨归来梦里欢。学生至此无别事，特意前来送坠环。

李文龙一看，气得颜色更变。再一看第二张，也是七言绝句一首，上写：

学生前者约佳期，娘子恩情我尽知。回家焚香求月老，但长久做夫妻。

李文龙越看越有气，再一瞧第三张，是《西江月》，上写：

前赠镯串小扇，略表学生心田。寄与娘子要收严，莫与尊夫看见。预定佳期有日，后门暗画白圈。云雨归来会巫山，定做夫妻永远。

李文龙看罢，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自己一想：“好贱婢，做出这样事来！原来与人私通。”李文龙一想：“字柬上有前赠过镯串小扇，我何不找找这个东西！”本来屋中就是一个破箱子，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掩藏东西。李文龙过去就开箱子，郑氏说：“官人开箱子找什么？”李文龙说：“我找东西。”说着话，一翻箱子，果然箱子里有一只真赤金镯子，一把垂金小扇。李文龙把镯、扇拿来，往桌上一摔，问郑氏这东西哪里来的。郑

氏一瞧也愣了，说：“我不知道。”李文龙说：“好，我家里日无隔宿之粮，哪里来的这东西？你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会到箱子里去？好，好，好，我李氏门中，清净门户，书香门第，焉能要你这无廉无耻之辈跟我在一处！”

说着话由家中出来，一直来到西门。城门已关，门军一看，认得是李文龙，说：“李先生黑夜光景上哪去？我正要求先生给写两把扇子。”李文龙说：“写扇子倒容易，劳驾你把城门开，我出城找人去。”门军立刻开了城。李文龙来到二条胡同一叫门，原来郑氏娘家的舅舅马氏在这住家。当初郑氏出聘事，是舅母家出聘的，现在马氏也居了孀，跟前有一个孩子叫赖子。李文龙来此一叫门，赖子出来把门开开，一瞧说：“大姐夫来了。”李文龙气哼哼走到里面。马氏说：“大姑爷，这时候来此何干？”李文龙说：“我请你到我家去，有要紧的事。”马氏说：“不用说，你们夫妻又吵嘴了，依我说别吵闹，过这份苦日子，莫叫别人家笑话，说穷极了。”李文龙说：“不是，你到我家就知道了。”马氏无法，跟着来到李文龙家中，见郑氏正哭得死去活来。李文龙说：“趁此把你外甥女带了走，我这家中不要她。”马氏说：“为什么呀？辨两句嘴，也不要紧，何必这样大气呢。”李文龙说：“她不犯七出之条，我也不能休她。你来看这镯子，他与人私通来的，你趁此带了走。”马氏说：“甥女你到我家来住两天罢，等大姑爷把气消了，我再将你送回来。”马氏劝着，郑氏刚抱起孩子要走，李文龙一把把孩子夺过来，说：“郑氏你这一走，不定嫁与张、王、李、赵什么人，这孩子是我李文龙的，我留下。”郑氏见把孩子夺过去，心中好似箭刺刀割一般。李文龙直催着快走，马氏把郑氏带着走了。孩儿还吃着乳食，不禁哇哇直哭。

马氏把郑氏带到家中，次日郑氏娘子直哭，叫他舅母来劝解李文龙，本来郑氏实不知这东西是哪来的。马氏来到李文龙门前一叫门，李文龙没开门问：“谁？”马氏说：“大姑爷有气么？我来劝劝你。孩子也得吃乳，我还把姑娘送回来罢。”李文龙说：“你趁此快走，谁是你的大姑爷？哪个认得你？”马氏一听，说：“好李文龙，你真不知自爱，你自赌气，仿佛还求着你哩！”自己回家告诉郑氏说：“李文龙不开门，出口不逊，我不能再给他跪门去。姑娘你就在我这里住着罢，我这里做针指，有你一碗粥吃。你自己拿主意，我也不能管。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身。你不愿意跟我住着，任凭你自便。”郑氏一听，放声痛哭，又想思孩子，孩子也是想娘。李文龙见孩子要吃乳想娘，手里又无钱，听外面卖烧饼的来了，出去说：“卖烧饼的，我这孩子直哭，你赊给我一个烧饼，过天我再还你钱。”卖烧饼的叹了一口气，说：“先生有所不知，我没有本钱，赊不起。先生从没跟我张过口，也罢，我给一个孩子吃罢，给钱不给钱倒不要紧。”李文龙把烧饼嚼烂了喂孩子，那能焉行？一连三天，李文龙又气又惨，三天水米未进，孩子也饿坏了。

东壁厢有一家邻居姓王，也是夫妇两个人过日子，男人王瑞，在外保镖。今天王瑞回家来，问妻子陈氏，西隔壁李先生因为什么把媳妇休了。陈氏说：“你怎么知道？”王瑞说：“不但我知道，我还听说李先生的媳妇在她舅母家，已然说妥了人家，给做过兵部尚书卞大人的儿子卞虎卞员外续弦，今天晚上就要娶了。你过去问问李先生，倒是因为什么休的？”陈氏即来到李文龙门前一打门，李文龙开门一看，说：“嫂嫂来此何干？”陈氏说：“你大哥叫我过来打听打听，你为什么把弟妹休了。”李文龙叹了

一声，说：“一言难尽，她犯了七出之条。”陈氏一看孩子不成样子，陈氏说：“可了不得，这孩子要糟塌，我这里给你二百钱，你给孩子买点药吃罢，给他买糕干泡泡好，我给你看门，你买去罢。”李文龙无奈，抱孩子出来买糕。

刚一出门，济公来到近前，和尚说：“好孙女婿，你真胆子不小。你欺负我们娘家真没人，把我孙女无故给休了。什么叫七出之条？是亲眼见的么？我非得跟你打一场官司，你家里等我，我非得告你去。”李文龙一想，平空又惹出一个爷爷来，过门也没听见提过。看和尚疯颠颠，李文龙心中纳闷。和尚说：“好东西，我刚打外面游方回来，出了这个事。你瞧，我这重孙子也不成样了，我给你点药罢。”和尚给小孩嚼了一点药，搁在孩子嘴里。和尚说：“李文龙，你家里等着过堂罢。”说完了话，和尚就走。李文龙懵懂住了，也没问问和尚倒是怎么一段事。和尚往前走着，正碰着王雄、李豹两个人奉老爷谕出来找和尚。王雄、李豹一瞧见和尚，王雄、李豹一商量：“咱们过去要提说老爷叫他，和尚准不敢去，莫若咱们蒙他，把他锁上，到衙门再放他。”李豹说：“对。”王雄见和尚来到近前，“哗啦”一抖铁链，把和尚锁上。和尚说：“呦！为什么锁我？”王雄说：“好和尚，你惹的乱子多大？衙门说去罢。”拉着来到衙内。王、李不敢把和尚锁着见老爷。王雄说：“和尚你央求央求我们，把铁链给你撤了。”和尚说：“你敢撤？你们指官诈骗。老爷一无签，二无票，我和尚没做犯法事，怎敢锁我？你们央求我，我也不撤，见老爷去。”王雄一想：“这便怎处？”赶紧说：“圣僧，你老人家别和我们一般见识，我们错了。”和尚说：“便宜你们罢。”这才把铁锁撤了。王雄、李豹一回话，老爷正在大堂开放王全、李福。老爷说：

“你二人幸亏见本县，要不然，你两个人有冤难伸，趁此你二人回去，不准在外面游荡了。吩咐人把他二人的东西都给他。正说着话，王雄回禀将和尚带到，老爷吩咐有请。罗汉爷这一到大堂，刚巧断垂金扇，搭救义夫节妇。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回 知县公堂问口供 济公巧断垂金扇

话说老爷开放了王全、李福，听王雄一回禀，和尚来了，知县吩咐有请。和尚刚一上堂，老爷一看，跟梦中见的穷和尚一般无二，知县赶紧站起身来，抱拳拱手说：“圣僧可是灵隐济颠？”和尚说：“老爷忘了，咱们见过，就是王全、李福不白之冤么？”知县说：“是是。”赶紧吩咐人看座。和尚在旁边落座，知县说：“圣僧从哪里来？”和尚说：“我是上白水湖去捉妖，由此路过。”知县说：“原来如此。圣僧到白水湖去，绍兴府知府顾国章倒跟我相好，我二人虽是属员上司，倒是不分彼此。圣僧要去，我给知府写一封信。”和尚说：“好，请问你老爷一句话。”知县说：“圣僧有话请讲。”和尚说：“老爷在这地面，为官声名如何？”知县说：“本县自己也不知道，圣僧可有耳闻怎么样？”和尚说：“老爷声气可倒不错，倒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就有一件事，老爷不应当不办。”知县说：“什么事？望圣僧说明。”和尚说：“本县内有一位生员李文龙无故休妻，老爷就不应当不办。”知县张甲三一愣，说：“并没见有这案。”和尚说：“有。”老爷立刻传值帖二爷上堂，知县问：“可有人在你手里状告李文龙么？”值帖的说：“没有。”知县又叫官代书来问：“可有人在你手里写呈状，告李文龙么？”代书说：“没有。”老爷又传值日班问：“有人喊冤告李文龙么？”值日说：“并没有。”知县说：“圣僧可曾听见？这件事叫我难办了。吏不举，官不究，没人来告状，我怎么办呢？”和

尚说：“有人告他。”知县说：“谁告他？”和尚说：“我告李文龙。”知县说：“圣僧为何告他？”和尚说：“老爷把李文龙传来，他要不是无故休妻，老爷拿我和尚治罪。李文龙不是外人，跟我是亲戚。”知县说：“是是。”立刻派王雄、李豹去传李文龙。

且说李文龙回到家中，正自纳闷，那来的这么一个疯和尚爷爷呢？自己正在思想，听外面打门，李文龙出来一看，王雄、李豹说：“李先生，有人把你告下来了。”李文龙说：“谁把我告下来了？”王雄、李豹说：“是一个穷和尚。”李文龙一听，立刻到里面把镯子、小扇坠环、字柬一并带着，抱着孩子一同王雄、李豹来到衙门。李文龙一上堂，见穷和尚旁边跟知县平起平坐，心里说：“我这官司要输。”立刻口称：“老父台在上，生员李文龙有礼。”知县一看，说：“李文龙，你无故休妻，既是念书的人，知法犯法，该当何罪？”李文龙说：“回禀老父台，我休妻有因，何言无故？他犯了七出之条。”老爷说：“有何为凭据？”李文龙说：“回禀老爷，自那一日我出去给人家写信回来，在后院内出恭，听后门有人叫娘子开门，我开门一把没揪住，那人跑了，由袖口掉下手卷包，我捡起一看，是一对金坠环，情诗三首。我一找找金镯、小扇，因此我将妻子郑氏休回。老父台请看这东西、诗句。”立刻把坠镯、小扇、诗句呈上去。老爷一看，勃然大怒，说：“你这东西就该打，先给我打他二百戒尺。”李文龙说：“请示老父台明言，生员身犯何律，老父台要打我？”知县说：“打完了我再告诉你。”和尚说：“老爷瞧着我，饶恕他，暂让他二百戒尺，老爷告他。”知县说：“李文龙，素常你夫妻和美不和？”李文龙说：“和美。”老爷说：“素常你妻子贤惠不是？”李文龙说：“素常倒贤惠。”知县说：“却原来你妻子素常安分，夫妻和美，你

岂不知这件事有阴人陷害，捏造离间你夫妇么？凡事要三思。你妻子与人私通，可是亲眼得见么？”和尚说：“老爷派差人把郑氏、马氏并赖子一并传来。”老爷立刻叫王雄、李豹下去传人。

书中交代：郑氏自从那日跟他舅母回来，第二日求他舅母去给劝说，马氏到李文龙家去，李文龙不但不开门，把马氏辱骂回去。马氏到了家一说，郑氏哭得死去活来。马氏说：“我也不能再去了。”吃早饭后，就来了一个老太太，有六十多岁，到马氏屋中来一见郑氏，这老太太就问马氏：“这位姑娘是谁呀？”马氏说：“这是我外甥女，给的李文龙为妻。”这老太太说：“哟，这位姑娘头上脚下够多好，给的就是那穷酸李文龙么？是怪可惜的。”马氏说：“现在李文龙不要了，休回来了。”这老太太说：“那也好，早就该跟他散了，省得跟他受罪。这可逃出来了。我给你说个主罢，做过兵部尚书公子卞虎卞员外，新近失的家，要续弦，这一进门就当家，成箱子穿衣裳，论匣子带首饰，有多好。”郑氏一听说：“这位妈妈今年多大年纪？”这位太太说：“我六十八岁。”郑氏说：“好，再活六十八岁，一百三十六，你这大年岁说点德行话才是，不该拆散我夫妇，你快去罢。”这个老太太被郑氏抢白走了。

工夫不大，又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一见郑氏也提说不必跟李文龙受苦，你不必想不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给你提提卞虎员外好不好？进门就当家，一呼百诺，出门坐轿子，郑氏又给驳走了。一连来了四个，都是给卞虎提亲。郑氏也是聪明人，自己一想：“来了四个媒人，都给卞虎一个人提，要是提两家还可，都提一家，这其中定有缘故。”郑氏一想：“这必是卞虎使出人来离间我夫妇，我莫若应允他，跟他要五百银子给我丈夫

李文龙，叫他奋志读书，扶养孩儿。等过了门，我暗带钢刀一把，我话里引话，套出卞虎的真情，我用钢刀把卞虎扎死，我自己开一膛，方显我贞节之名，叫丈夫李文龙明明白白。”想罢，就跟这个媒婆说：“我愿意了，你可去罢。可有一节，我先要五百银子，没有银子我不上轿。可得把我丈夫李文龙找来，我得见一面，不依着我，还是不行。”媒婆一听，说：“那都好办，打发人把你丈夫李文龙找来你见见，你要银子也现成，只要你愿意，我去说去。”郑氏说：“就是罢。”媒婆去了。次日回来，就说：“停当了，今天晚上就娶，先有人送银子来，随后轿子就到。”

正说着话，外面打门，马氏叫赖子开门一看，乃是二位公差。马氏问：“找谁？”王雄、李豹说：“有人把你们告下来了。”马氏说：“谁告下我们来？”王雄说：“李文龙。”马氏说：“好呀！李文龙把媳妇休了，反倒把我们告下来。”王雄说：“老爷有谕，传郑氏、马氏、赖子去过堂。”马氏说：“哟，我们赖子一个傻孩子，招惹谁了！”王雄说：“老爷有分派。”马氏无法，找人看家，同着郑氏带着赖子一同来到公堂。王雄上去一回话，老爷吩咐：“先把郑氏带上来。”郑氏一上堂，李文龙的孩子已有三岁，一瞧见娘，“哇”的一声就哭了。老爷就说：“你是郑氏？”郑氏说：“小妇人伺候。”老爷一看郑氏，衣服平常，说：“你丈夫李文龙为什么休你？”郑氏说：“小妇人不知道。”老爷说：“你愿意跟李文龙不愿意呢？”郑氏说：“小妇人虽不敢说知书达礼，我也知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求老爷恩典，我愿意跟我丈夫。”老爷说：“你这两天在你舅母家里，你舅母说什么呢？”郑氏说：“我求我舅母去跟我丈夫说合，我舅母被我丈夫辱骂回来，我舅母也不管了。昨天一连来了四个媒人都给我提亲，都提卞虎卞员

外一家，小妇人可就生了疑心，这必是卞虎主使出来，离间我夫妇。”老爷说：“你应允了没有？”郑氏说：“我应允了。”老爷说：“你既愿意跟你前夫，怎么又应允呢？”郑氏说：“我打算跟他要五百银子，给我丈夫李文龙，使他用功读书，扶养我那孩子。我虽应允，等他把我娶过去，我暗带钢刀，话里引话，套出他的真情实话，我把他扎死，我一开膛，那时呈报当官，可洗出小妇人清白之名。”知县点点头，叫把郑氏带下去，带马氏上来。老爷一看马氏，三十多岁，也很美貌，透着风流。老爷问道：“马氏，你外甥女被休回去，你为何不给说合？”马氏说：“回禀老爷，小妇人到李文龙家去，李文龙不开门把我骂回去。我就跟我外甥女说，你愿意在我家住着，我做针指，有你两碗饭吃，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身，我也不能管。媒人给她说亲，是她自己答应的，小妇人也并没叫她另嫁。”知县一听这案没处找头绪，这才问：“圣僧，怎么办？”和尚说：“把马氏带到外面去，立刻把赖子带上来。”知县问道：“赖子你说实话，我给你换新衣裳，买肉吃。”赖子本是傻子，说：“不知道。”知县说：“你妈跟谁商量什么计害你姐姐？”赖子说：“不知道。”老爷又问：“你妈叫谁给你姐姐说亲？”赖子仍回不知道。问什么，他总回说不知道。知县为了难，又问和尚，和尚把王雄、李豹叫过来，附耳如此如此，王雄李豹点头答应。不知和尚有何等妙计，要审问真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吐真情马氏拉卞虎 定妙计佛法捉贼人

话说和尚在王雄、李豹耳边说了几句，王雄转身够奔外面。李豹拿了一方肉，在大堂用板子一打，仿佛似打人一般，众官人喊吓堂威，说：“打，打，打！”外面马氏就问：“打谁呢？”王雄说：“打你儿子赖子呢。”马氏一听，心痛的了不得。少时，和尚叫把赖子藏起来，把马氏带上来。马氏一瞧她儿子没有了，也不知搁在哪里，往大堂前一跪。老爷把惊堂木一拍，说：“马氏你好大胆量，你做出这样事来！方才赖子都招了，你所作的事还不实说么？”马氏刚才一愣，老爷说：“大概不用刑，你还不说，已然你儿子都说了，你还敢隐瞒？来人，给我掌嘴。”马氏一听，吓的颜色更变，说：“老爷不必动刑，既是赖子说了，我也说。”知县说：“你快实说，本县不打你。”马氏说：“回禀老爷，小妇人居孀守寡，只因没养廉，我跟卞虎住街坊，常给卞员外做活。卞员外常给我家里送钱，给我打首饰，做衣裳，来往频盈，跟小妇人通奸有染。那一天卞员外到我家去，提说在城里二条胡同，瞧见一个西头路北墙门出来一个妇人，二十多岁，生的标致可爱，出来倒脏水，他骑着马由那里瞧见，提说怎么长得美貌。我说：‘你别胡说，那是我外甥女。’他说叫我给接回来拉皮条。我说：‘不行，我外甥女是贞节烈妇。’后来他交给我一对金镯子，一套垂金扇，叫我给搁到我外甥女家去。他说若能够拆散他夫妇，许给我五十两银子。我把镯子留下一只。那一天我瞧我外甥女去，

他去外厢方便，我就把锄子、扇子放在箱子里，这是我办的。后来有什么事，我就不知道，那都是卞虎做的。那一天李文龙找我，就叫我把我外甥女带回来，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是以往从前真情实话。”老爷一听，吩咐王雄、李豹：“给我传卞虎。”和尚说：“老爷你传得了来么？”知县说：“怎么传不了来？”和尚说：“你想，卞虎乃是兵部尚书之子，家里手下人极多，又是深宅大院，官人一去，他一得着信，由后门就走了。”知县说：“依圣僧之见，该当如何呢？”和尚说：“我带领王雄、李豹、赖子去拿他，我自有道理。”知县说：“好，圣僧辛苦一回罢。”和尚这才带着王雄、李豹、赖子出了衙门。和尚说：“二位头儿跟赖子上他们家去等我。”王、李二人点头答应，同赖子到马氏家去。

和尚一直来到卞虎的门首，一瞧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和尚来到大门前说：“辛苦辛苦！”门上管家一看，说：“大师傅快去罢，我们员外大喜的日子，你赶什么来了？”和尚说：“我念喜歌来了。”管家说：“没有出家人念喜歌的，你快去罢。”和尚说：“咱们是乡亲，你叫我得几吊好不好？”管家一听和尚的口音，说：“大师傅你是台州府的么？”和尚说：“是呀！”管家说：“我念与你是乡亲，你念罢，念完了，我到账房给你要两吊。”和尚说：“劳你驾罢，我念：悬灯结彩满堂红，锦绣门挂锦绣灯。和尚至此无别事，特意前来念藏经。”管家说：“和尚你别念藏经呀，这要叫我们员外听见，立刻就把你送衙门。你念吉祥的。”和尚说：“悬灯结彩满门昌，千万别添女字旁。福神喜神全来到，阎王有信请新郎。”管家一听，说：“和尚你是找打，你念好的罢。”和尚说：“我不会了，你给我要钱去罢。”

管家说：“我念你跟我是乡亲，要不然，我真给你回禀员外。”

和尚说：“你给拿钱去罢，”管家到里面要了两吊钱拿出来，和尚扛着来到西城根二条胡同。到了马氏家中，王雄说：“圣僧，咱们怎么拿卞虎？”和尚说：“赖子。”赖子就答应，和尚说：“赖子你到卞员外那去，你就说：‘我娘说了，叫卞员外不必等晚上娶了，睡多了梦长，这就发轿去娶，带五百两银子。’你说：‘我娘说新人下轿，叫卞员外亲自递给新人一个苹果，为是平平安安的。’你别提打官司，照我这话说。”赖子说：“噯。”他本是痴子，立刻就到卞员外家去。刚来到卞虎门首，家人都认识，说：“赖子，你做什么来了？”赖子说：“我娘说了，叫卞员外不用等晚上娶，睡多了梦长，这就发轿娶罢。”家人说：“是。”带着赖子一见员外，卞虎说：“赖子，你怎么来了呢？”赖子说：“我娘说了，叫卞员外这就娶，带了银子，新人下轿，叫卞员外亲自递给新人一个苹果，平平安安的。”卞虎说：“是了，你回去罢。”赖子立刻回来。卞虎叫陪亲太太，立刻鼓乐喧天，坐着花轿来了。这里王雄、李豹就问：“和尚怎么办？轿子来了娶谁呀？”和尚说：“我上轿，你们两人扶轿杆，你两个人先要五百银子，每人带二百五。我和尚上轿，到那下轿拿他，要不然拿不了他。”正说着话，轿子到了。

和尚先把门关上，叫王雄、李豹说：“新人上轿，忌十二属相，不用陪亲太太，叫陪亲太太回去罢。”王雄、李豹隔着门一说，外面陪亲太太自己回去了。外头鼓手叫：“开门，别误了吉时。”和尚说：“吹个大开门。”外头就吹打。和尚说：“吹个小开门，吹个半开门。”外头说：“不会。”和尚说：“打个花得胜。”外头就打。和尚又说：“打个孙大圣。”外头鼓手说：“不会。”和尚说：“拿红包来。”外面隔门缝往里捺红包，包着钱。和尚说：

“捺一个一门五福，捺两个二字平安，捺三个三阳开泰。”和尚说：“还是撒满天星。”都说完了，和尚滋溜进了屋子。王雄一开门，花轿抬进来，有管家跟着，认识王雄、李豹。管家说：“二位头翁跟着帮忙么？”王雄说：“可不是，带了五百银子来没有？没带来可不上轿。”管家说：“带来了。”王雄说：“带来交给我们罢。”管家把银子交给二位班头。花轿堵着门口，和尚上了轿子，王雄、李豹扶着轿杆，吹吹打打，来到卞员外家。轿子搭到内宅落平，卞虎拿着一个苹果往轿子里一递，和尚接过来就吃，随把手揪住卞虎的手腕子。卞虎心里还说：“怎么美人手这样粗？必是洗衣裳洗的。”众多的姨奶奶、婆子、丫环都要瞧这个美人，必是天上少有，地下决无，急至一打轿帘，是一个穷和尚，大众哄堂而笑。和尚说：“好卞虎，你往哪走！”王雄过去一抖铁链，把卞虎锁上。众多家人要拦，被和尚用定身法定住、拉着卞虎来到公堂。

知县说：“下面是卞员外？”卞虎说：“老父台。”知县说：“卞虎。”卞虎说：“张甲三知县官。”知县说：“好恶霸！”卞虎说：“好赃官！”老爷勃然大怒说：“卞虎，你好大胆量，竟敢目无官长，咆哮公堂！你为何定诡计，图谋良家妇女，与马氏通奸？趁此实说。”卞虎说：“我不知道。”知县说：“大概抄手问事，万不肯应，拉下去给我重贵四十大板！”皂班立刻将卞虎按倒，打了四十大板，打的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老爷又问，卞虎本是公子哥出身，从来没受过这样苦，焉能支架得住？这才说：“老爷不必用刑，我实说。我原与马氏通奸，那一天我见了郑氏貌美，我一问马氏，方知道是她外甥女，他说是贞节之妇。我家有一个教读的先生，姓童双名介眉，他给我出的主意，叫我买一对镯子，一把小扇，先叫马氏给郑氏裁上赃。我家开着一座绸缎店，那天

故意说请李文龙写信，童先生给我做了两首诗，一首词，拿一对耳环。我派人给李文龙送去，故意叫李文龙知道，休他妻子，我可以托媒人说到我手，这都是童先生出的主意。”知县立刻叫书班写了口供，问：“卞虎认打认罚？”卞虎说：“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说？”知县说：“认打呢，我革去你的员外，照例重办，认罚呢，罚你五千银子。”卞虎情愿认罚。老爷把马氏叫上来，打了四十嘴巴，知县说：“我念你妇人无知，便宜你下去具结，从此安分。”又把李文龙叫上来，叫书班一念供，知县说：“李文龙你听见吧，你妻子本是贞节烈妇，无故被屈含冤。你趁此接回去，本县赏你五千银子，愤志读书，下去具结。”李文龙给知县磕头，千恩万谢，卞虎给银子，李文龙领下去，众人具结完案。知县这才说：“圣僧在我这里住几天罢。”和尚说：“还有那五百银子赏王雄、李豹二人，我明天就走，要上白水湖去捉妖。”知县摆酒款待和尚，天晚安歇。次日知县说：“我给绍兴府知府顾国章写一封信，派王雄、李豹送圣僧去好否？”和尚点头，知县立刻写信，派王雄、李豹二人拿了书信同和尚同去。这才站起身，要够奔白水湖，真假济颠捉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送圣僧捉妖白水湖 假济公投刺绍兴府

话说济公禅师由萧山县告辞，同王雄、李豹顺大路够奔白水湖。道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一日刚来到绍兴府东门，只见街市上男男女女，拥挤不动。王雄、李豹就打听过路人：“什么事情这样热闹？”有人说：“白水湖济公长老捉妖。”王雄说：“怎么我们还没来，就知道济公来捉妖呢？”就听大家纷纷议论，这个说：“我因为瞧捉妖，行人情都没去。”那个说：“我因为瞧捉妖，买卖都没做。”正说着，就听那边哄赶闲人，说：“大人来了，同着济公长老在白马王庙打公馆喝茶吃饭，少时就上台捉妖。”王雄一看，头里是鞭牌锁棍，旗锣伞扇，后面跟着两匹马，左边是一匹红马，右边是一匹白马。只见红马上骑着一个大和尚，看那样子，跳下马来，身高有一丈，大脑袋，膀阔三停，项短脖粗，赤红脸，穿着黄袍，脖子上挂着一百单八颗念珠，背后带着戒刀，白袜黄僧鞋，真像个罗汉样子。右边骑白马的，是知府顾国章，头戴展翅乌纱，身穿大红蟒袍，玉带官靴。旁边就有人说：“瞧这位济公长老，真是汉晋间罗汉样子。”那个就说：“这许不是颠济僧，济颠僧是颠僧，短头发有二寸多长，一脸泥，破僧衣缺袖短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拖着两只草鞋，褴褛不堪，酒醉疯颠，那才是济颠僧呢。”用手一指济公，那人说：“就跟这位大师父不差，往来比他还脏。”和尚说：“比我还脏，你认识济公么？”那人信口开河说：“我认识，我跟济颠有交情，去

年夏天我在临安盘桓了好几个月呢。”和尚说：“你去年夏天不是在扬州做买卖着，怎么你又上临安去？”那人一听一愣，说：“我在扬州做买卖，你怎么知道？”和尚说：“那是我知道。”这时王雄、李豹可就说：“圣僧，你看这里可有一个济颠，你要是真济颠，咱们再投信。你要是假济颠，可趁早别碰钉子。”和尚说：“我也不知道我是真的是假的，你们两个人瞧着办罢。”正说着话，马到了跟前，济公一声喊嚷：“好王八猴儿狗，待我来。”过去一把，竟把假济颠的马嚼环揪住。

书中交代，这个假济颠是怎么一段缘故呢？原本绍兴府知府顾国章到任不多的日子，东门外有一道河名叫没捞河，这道河又叫白了沟，说济公的全传上都叫白水湖，愚下做书的也不能独出己见，再为改正，也就是白水湖就是了。这个湖的水，忽然放香，沿湖一带的小孩子，走在那里，闻着湖水一香，就跳下去。后来众村庄摆设香案，冲着湖水一祭奠，只见由湖水里出来两股阴阳气，听得见说话，瞧不见人影，一天要吃一个童男，一个童女。要不给送，要把绍兴府一带地面的小孩全吃了，一个不留。六百多村庄一会议，谁家有孩子都写上名儿，团了纸团，搁在斗里，天天抓，抓出谁家的，把谁家的孩子送给妖精吃。大众一禀官，知府各处张贴告示，谁能给把妖精除了，谢白银一千两。

这天，忽然知府的衙门口一声“阿弥陀佛”，来了一个大和尚，赤红脸，身高一丈，穿着黄袍，口称：“我乃灵隐寺济颠和尚是也，正在庙中打坐，心血来潮，知道白水湖有妖精害人，贫僧特意脚驾祥云来到此处，所为降妖捉怪，搭救众民。尔等进去回禀你们太守，就说贫僧来了。”官人进去一回禀，知府迎接出来，说：“圣僧佛驾光临，弟子有失远迎。”跪倒行礼。这大和尚

一摆手，大模大样说：“不必行礼，头前带路。”来到书房坐下。知府说：“圣僧由灵隐寺来，何时起身？走了多少日子？”假济颠和尚说：“贫僧今日早晨脚驾祥云而来，特为降妖。”知府说：“圣僧捉妖，用什么东西？”和尚说：“一概不用，就在湖岸高搭法台。”知府一面派人搭法台，一面问和尚吃荤吃素，和尚说：“荤素皆可。”知府吩咐在东门外马王庙打公馆，陪和尚到公馆用饭。用完了饭，法台搭好，那时知府同和尚来到白水湖岸头。和尚一跺脚，上了法台，一烧香，心中祷告过往仙灵：“弟子本是飞龙山炼气士，皆因白水湖妖精害人，我也不是兴妖作怪，所为把妖精除了，搭救这方黎民，望神灵保佑！”祷告已毕，画了三道符，用戒刀粘上，一点一晃，这团火光有海碗大小，口中说：“这道符出去，一到湖里，就叫妖精出来。”说罢往湖里一甩，只听湖水“哗啦啦”一响，声如牛吼雷鸣一般，就见水往两旁一分，由湖里出来两股阴阳气，直奔这和尚照下来。这和尚一张嘴，出来一股黑气，把那阴阳气顶住。他这股黑气有核桃粗，那股阴阳气有茶杯口粗细，眼瞧这湖里出来的阴阳气，把他这股黑气直往下压。

书中交代，这白水湖里这妖精，有八九千年的道行，这个假济颠，只有五千年的道行，故此敌不住。众人瞧着也不懂，就见这和尚热汗直流，法台咯吱咯吱直响。天到日色西斜，偶然云生西北，沉雷“咕噜噜”一响，这股阴阳气收回去，这和尚累了一身汗，说：“老爷，今天贫僧未带法宝，我回庙去取法宝，明天再来捉妖。”知府说：“圣僧回灵隐寺有几百里，那能就来了？”和尚说：“贫僧会驾云。”说完了话，滋溜一股黑烟没了，众人都说这可是神仙。知府回衙，次日果然这和尚又来了。他原本不是这

白水湖妖精的对手，他回山要请一位有本领的老道帮忙，那老道也有八九千年的道行，偏巧不肯出来管。他一怒，今天要跟白水湖的妖精来拼命。一见知府，知府知道这取了宝贝来，仍吩咐在马王庙打公馆，预备吃饭。今天就吵嚷动了，瞧热闹的人拥挤不动。

知府同着假济颠够奔马王庙，正往前走，真颠济一声喊嚷，过去一把将假济颠的马嚼环揪住。真济颠说：“好东西，你敢前来捉妖！”假济颠一看，是一个疯疯颠颠的穷和尚，焉想到罗汉爷早把佛光、金光、灵光三光闭住，假济颠看着是个凡夫俗子，连忙就问：“这位法兄请了。”真济颠说：“我倒怕你不愿意，你上哪去？”假济颠说：“我去捉妖去。”真济颠说：“你去罢。”又把马嚼松开了。假济颠同知府够奔马王庙去了。王雄、李豹一瞧和尚，虎头蛇尾，过去的时节仿佛真哼，有前颈没后颈，王雄、李豹就说：“圣僧，咱们这信是投好，是不投好？”和尚说：“你们两位瞧着办罢。”王雄、李豹自己一想，有心不投信罢，又怕老爷想：“你管他是真济颠假济颠，我叫你投信你不投？”有心投罢，又怕老爷说：“瞧又一个济颠僧，你二人为什么还投信，碰钉子呢？”左思右想，无奈还是投罢，这才同着和尚来到马王庙。

王雄、李豹来到里面门房。一道辛苦，绍兴府的稿案本姓张名叫张文元，原先也在萧山县当过稿案，认识王雄、李豹，连忙问：“二位头儿从哪来？一向可好？”王雄说：“我二人奉了县太爷之命，来给太守下书，荐来一位济公长老，给白水湖捉妖。”张文元一愣，说：“我们这里有一位济公长老，怎么会又来了一位济公？在哪里？”王雄说：“在门口呢。”张文元同着来到门口一瞧，和尚靠着影壁在地下坐着睡着了。王雄用手一指，说：“就

是这位和尚。”张文元一看，叹了一口气，说：“依我说你们二位不必投信了，瞧我们这里这位济公，真是罗汉的样子。这个和尚简直是乞丐。”王雄说：“我二人奉老爷之命来投书，不能不投呀！你给回回罢。”张文元无法，到里面一回，知府顾国章正同假济颠谈话。张文元把信拿进来，知府一看，微微一笑说：“圣僧，你看世界上真有这等无知之辈，冒充你老人家的名姓。”假济颠一听，说：“怎么回事？”知府说：“现有我的朋友萧山县知县，又给荐了一个济颠和尚，真乃可笑。”假济颠一听，一哆嗦，心说：“许是真的来了。”知府说：“请进来瞧瞧罢。”立刻张文元出来一找，和尚没了，正在各处寻找，忽听厨房里厨子嚷：“哪来的个穷和尚偷菜吃来了，这是给济公长老预备的。”张文元来到厨房一看，见穷和尚偷酒喝呢，大把抓菜。张文元说：“和尚，我们太守请你哪。”济颠一声答应，这才往里够奔。不知真假济颠见面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真假僧会面马神庙 邀道友携宝报前仇

话说知府吩咐有请，张文元同着真济公来到里面。假济颠一看，是方才揪马嚼环的那个穷和尚，假济公就问：“来者法兄，怎么称呼？”真济颠说：“我乃灵隐寺济颠僧是也，你是谁呀？”假济颠说：“我也是济颠。”真济颠说：“你也是济颠，我在庙里怎么没瞧见过你？”假济颠说：“你也不用瞧见过没瞧见过，回头上台做法，谁有能为谁为真。”济公说：“也好，咱们先吃饭要紧，千里为官，还为的是吃穿呢。来，摆酒摆酒！”知府立刻吩咐把酒摆上，和尚大把抓菜，抓起来还让：“知府你吃这把。”知府一瞧，和尚伸出手来似五根炭条一般，连忙说：“请罢。”和尚大吃大喝。吃喝完毕，知府同着真济颠、假济颠来到法台，但则见这瞧热闹的人多了，假济颠说：“法兄上台呀。”真济颠说：“怎么上去？”假济颠说：“施展法术上去呀。”真济颠故意爬梯子上去。假济颠说：“你先烧香罢。”济公拿过香来就点，假济颠说：“你祝告么？”真济颠说：“祝告什么？”假济公说：“你心里有什么，就祷告什么。”济公就说：“我穷。”假济颠说：“穷没人管。”济公说：“我饿。”假济颠说：“你倒是捉妖念咒，施展法术，别耍笑作玩。”济公说：“我不会。”把香火冲下，往香炉一插，真济公一滚身跳下法台，正碰见胡秀章、孙道全二人，说：“师父怎么不管捉妖？”和尚说：“你们两个人早来了，咱们不管，回头有比咱们爷们能为大的来捉妖，咱们瞧热闹罢。”济公又说：“我先

前教给你的咒，忘了没有？”孙道全说：“什么咒呀？”和尚说：“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孙道全说：“那我记得。”和尚说：“你记得，好，你拿宝剑，站在湖沿上，冲着湖念我这个咒，湖水就上不来。要不然，湖水一上来，就把众黎民全都淹了。”孙道全点头答应，就到湖沿上去念咒。这个时节，假济颠在法台上见真济公一下去，连众瞧热闹人都瞧着可笑。假济颠在台上画了三道符，点着往湖里一甩，就听湖里水一响，声如牛吼，往两旁一分，波浪滔天，由当中出来一股阴阳气直奔法台。假济颠一张嘴，出来一股黑气就把阳明气顶住。本来他不是湖里妖精的对手，仍然这阴阳气直往前赶，他这股黑气直往回抽，眼看就要抽完了。

假济颠正在危急之际，就听见念一声“无量寿佛”，一声“无量寿佛”，来了两个老道。头里走的这老道，发挽双鬢髻，穿着青布道袍，青缎护领相衬，腰系黄绒绦，白袜青云鞋，面如刃铁，粗眉大眼，押耳黑毫，海下一部钢髯，犹如钢针，轧似铁线，在肋下佩着宝剑，背后背着一手乾坤颠倒迷路旗。后面跟定一个老道，头带青缎九梁道冠，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相衬，腰系丝绦，白袜云鞋，白脸膛，俊品人物，身背后背着周天烈火剑。

书中交代，这位白脸膛老道，乃是神童子褚道缘。前者跟济公为仇，分手之后，他回到铁牛岭避修观，得了加气伤寒病了。他师兄孙道全到临安去找济颠，替他报仇，一去不回来。褚道缘病好了，一打听不但孙道全没替他报仇，反认他济颠和尚为师。褚道缘这个气就大了，他自己带上周天烈火剑，够奔双松岭三清观。这庙中有一个老道，叫鸳鸯道张道陵，跟褚道缘至好。褚道缘知道张道陵庙中有一种镇观之宝，叫乾坤颠倒迷路旗，勿论什

么精灵，一晃这旗子就得显原形，就是带路金神，一晃这旗子就得翻身栽倒，若是凡夫俗子，能把三魂七魄晃散。褚道缘这天来到三清观，一见张道陵，就把受济颠和尚欺辱的话一说。现在孙道全怎么玷辱三清教，认了和尚为师，褚道缘说：“我来求兄长替我报仇雪恨，我知道你有颠乾坤颠倒迷路旗，你可以带着跟我到临安去找济颠报仇。”张道陵说：“这件事我可不敢应允，乾坤颠倒迷路旗乃是镇观之宝，上辈遗留。前番有蟒精来偷盗，没盗了去，后来又来了一个壁虎精，也没盗了去。有我师父在日就说过，无故不准妄动，你另请高明罢。”褚道缘说：“兄长你我知己，勿论怎么样，兄长得替我出力，不管也要管。”张道陵见褚道缘苦苦哀求，自己无法，说：“也罢，我跟你去一回就是了。”这才请出乾坤颠倒迷路旗，带着同褚道缘下山。这天来到临安，同到灵隐寺一找济颠，门头僧说：“济颠有人请去，上白水湖捉妖去了。”二人这才往白水湖追赶，要找济颠，连孙道全找着全杀，谁也不留。

这天两个老道刚来到绍兴府东门，就见街市上瞧热闹的人拥挤不动，纷纷传言说：“济公长老在白水湖捉妖。”二人来到法台临近一看，不是真济颠。张道陵说：“贤弟你来看，我打算是真济颠捉妖赶精，法台也是妖精，妖精捉妖，这倒新鲜。”褚道缘说：“兄长你我今天上法台，帮着这个妖精把湖里的妖精捉了，你我二人显显能为。兄长你留着宝贝迷路旗捉拿济颠，我这周天烈火剑能请天火、地火、人火三味真火，是我师父的宝贝，可以捉妖。”二人商量好了，来到法台上，说：“上面僧人不必害怕，待山人前来跟你捉妖。”说罢，二人趁脚风上了法台。

假济颠正在不得了，恨不能有人帮着才好，连忙说：“二真

人快快大发慈悲，把妖精捉了，给民间除害。”褚道缘说：“兄长瞧瞧我的。”立刻画了三道符，用周天烈火剑一粘，说：“我这一道符甩在湖里，就能叫妖精上来现原形。”自己以为能为了，其实更不行，就见他把符点着，口中念念有词，说声“敕令”，往外一甩符，焉想到真仿佛有人从手里把宝剑夺出去似的，连宝剑出手，落到湖内。褚道缘一跺脚说：“了不得了，把我的宝贝失了。”张道陵说：“谁叫你多管闲事，又要捉妖，这自然是失了。你我走了罢，找济颠去罢。”褚道缘无法，立刻跳下法台。这两个人来的很勇，回去得更快，褚道缘垂头丧气同张道陵往回走。

正往前走，只见前面来了两个人，都是壮士打扮。一位是紫壮帽，紫箭袖，身披大氅，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胡子，一位身穿蓝翠褂，俊品人物。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雷鸣、陈亮。这两个人是从小月屯来找济公，要瞧热闹，正碰见两个老道。雷鸣、陈亮不打听也没事。偏巧雷鸣就问：“借光，道爷是从白水湖来么？”老道说：“是呀。”雷鸣说：“你瞧白水湖是济公捉妖么？”褚道缘一愣，说：“你们二位打听济颠，跟济颠认识么？”雷鸣说：“那是认识，济颠是我们师父。”褚道缘一听，“呵”了一声，说：“你二人既是济颠的徒弟，甚好。我正找济颠，找不着，就是你二人罢，张道兄把宝剑给我，我杀他二人。”张道陵说：“何必你动手，叫你瞧瞧我这乾坤颠倒迷路旗的利害。”说着把旗子拿出来，打开一晃，口中念念有词，雷鸣、陈亮这二人一瞧天旋地转，雷鸣、陈亮破口大骂：“好个杂毛老道，二位大太爷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无故跟二位大太爷做对？我杀你两个杂毛老道。”雷鸣、陈亮打算要拉刀动手，无奈身不由己，头晕眼眩，翻身栽倒在地，不能转动。张道陵把旗子卷上，

哈哈一笑，说：“贤弟，你可看见了？”褚道缘说：“看见了，真是宝贝。”张道陵说：“这找不到济颠，杀他两个徒弟，也算报了一半仇。”把宝剑递与褚道缘，褚道缘刚要杀雷鸣、陈亮，就见那边一声喊嚷：“好杂毛，无故要杀我徒弟，冤有头，债有主，待我和尚老爷与你们分个高低上下。”济公禅师赶到，初会乾坤颠倒迷路旗。不知僧道斗法，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四回 白水湖丢失烈火剑 密松林初试迷路旗

话说老道褚道缘正要杀雷鸣、陈亮，济公禅师赶到。褚道缘一看，说：“道兄，你看济颠来了。”张道陵说：“好，待我来。”伸手拉出乾坤颠倒迷路旗，说：“济颠你可认得山人？”和尚说：“褚道缘，你先等等，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跟你有仇，徒弟没招惹你，你叫我徒弟走他们的，有什么话，咱们再说。”褚道缘说：“可以。”和尚过去把雷鸣、陈亮救起来，给了两个人一块药吃。这两个人好了。雷鸣、陈亮说：“师父，你老人家上哪去？”和尚说：“你们两人不用管，去到白水湖等我去，我少时就去。”这两个人走了。和尚这才说：“你们两个老道，打算怎么样？”张道陵说：“和尚，你无故欺负三清教的人，今天山人特来找你，你可认识山人这宝贝？”和尚说：“我认识怎么样？”张道陵说：“你要知道我的利害，跪倒给我磕头，叫我三声祖师爷，饶你不死。如若不然，当时我拿这乾坤颠倒迷路旗，结果你的性命。”和尚哈哈一笑说：“我叫你三声孩子。”

张道陵一听，气往上撞，当时一晃迷路旗，口中念念有词，眼瞧和尚滴溜溜转，东倒西歪。老道说声“敕令”，和尚翻身栽倒。张道陵一看，说：“贤弟你看见了，我已将和尚治住，是你杀我杀？”褚道缘说：“我立刻杀他。”随即赶过去，恶狠狠照定和尚脖颈就是一剑。只听宝剑当啷啷一响，和尚脖子冒火星。褚道缘说：“和尚好结实脖子。”张道陵说：“这不是和尚罢。”一句

话说破，再一瞧，是半截石头桩，和尚踪迹不见。张道陵说：“了不得，这叫替行挪移大搬运。这和尚能为不小，既是我这宝贝拿不了他，比你我的道行大，你我不是他的对手，咱们得请能人去。”褚道缘说：“请谁去？”张道陵说：“请你师爷爷紫霞真人李涵龄拿他。”褚道缘说：“不行，我师爷爷决不管。”张道陵说：“是你爷爷，或者能与帮助更妙。不然，到八卦山去请坎离真人鲁修真来。他有一宗镇观之宝，名曰乾坤子午混元袋。勿论什么妖精装在里面，一时三刻化为浓血，岛洞金仙，装在里面，能把道行没了，连西方的罗汉装上，都能把金光散了。”褚道缘一想说：“也好。”二人这才够奔八卦山去了。

和尚借遁法走了，回归白水湖。刚来到湖岸，雷鸣、陈亮赶过来行礼说：“承蒙师父救命，要不然，已死在老道之手。”和尚说：“不必行礼。”雷鸣、陈亮说：“师父，那台上捉妖的和尚是谁？”济公说：“那是假济颠。”雷鸣说：“怎么济颠还有假的？”和尚说：“那是自然。你瞧，了不得了，这个假济颠要了不得。”雷鸣、陈亮瞧着也不懂，就见湖里出来这股阴阳气，把他这股黑烟压的剩了有几尺，再要少待片刻，把黑气欺没了，阴阳气一卷，就把他卷到湖里去，他这五千年的道行就完了。眼瞧这假济颠热汗直流，法台咯啷咯啷直响，济公禅师心中有些不忍，这才口念阿弥陀佛，由腰里把僧帽拿出来戴上。和尚说：“亮儿给我拿个折。”陈亮一想：“这倒不错，把陈字去了，净叫亮儿。”立刻给和尚把僧袍拿了个折。和尚把绒绦紧一紧说：“雷鸣、陈亮你两个人上西边铺子门口，雨搭底下去，我和尚有事。”雷鸣、陈亮就到铺户廊檐下去一站。和尚恭恭敬敬，冲西北磕了三个头，起来也到廊檐下一站。

少时云生西北，雾长东南，沉雷一响，大雨点真有钱大，赶精雷一响，避邪湖里，这股阴阳气收回去了。台上假济颠也怕雷，他也是妖精，自己一想：“得找个有造化的人，可以躲避雷，大概知府顾国章皇上家的四品官，必有造化。”假济颠正要找知府去，忽然往西一看，见穷的尚一摸脑袋，透出三光。他一看是身高十丈，头如麦斗，身穿织铎，赤着两只腿，光着两只脚，是一位活报报知觉罗汉。假济颠连忙来到真济颠跟前，说：“圣僧你老人家救命。”和尚一掀僧袍，说：“这里头蹲着来，老实点，别碰了零碎。”这个时节，狂风暴雨就下来了。瞧热闹人，跑的跑，躲的躲，知府在看台上也下来了。眼瞧着这法台上的大和尚，跑到那穷和尚的僧袍底下蹲着去，知府心中纳闷。

这个时节一个电闪，跟着一个雷，这霹雷老打不着。济公一按灵光，说：“好东西，真是作怪。假济颠你出来，我用用你。”假济颠说：“圣僧，我不敢出去，怕雷霆。”和尚说：“不要紧，把我的帽子给你戴上。此时湖里的妖精，给雷震迷了。他头上顶着一块脏布，乃妇人所用污秽之物，雷不能震他。你到湖里去把脏布抢过来，雷就把他击了。”假济颠这才戴上济公的僧帽，够奔湖岸，滋溜跳下湖去。知府看得明明白白，少时呱啦一个霹雷，雨随着就小了，就听湖水哗啦啦一响，妖精翻上来了。大众一看，这个妖精，其形是龙脑袋，两只眼没了。有两条腿，长有三十余丈，一身净鳞。这宗东西名叫鳄鱼，乃是龙种。这鳄鱼天底下地上头，只有一个，够五百里地长，这是个小的。这种东西最利害无比，龙之性最淫，比如龙要污了牛，下出子来，名曰特龙，污了马，下出驹来名曰龙驹；污了驴，下出子来名曰骞龙；污了羊，生子名曰猓龙，污了猪，生子名曰豮龙，要污了野鸡，下了蛋，

入地一年走一尺，四十年起蛟，它一出来，能使山崩地裂，四周带起四十丈水来，乃是龙王爷的反叛。这个鳄鱼，天下大患，今天被雷击了，雨也住了。知府知道是穷和尚的法术，请的雷，这才下了看台，过来给济公行礼，说：“圣僧佛法无边，弟子深为感念，请圣僧到衙门一叙。”和尚说：“太守大人，你把这鳄鱼叫人抬回去。他那两只眼，是两颗避水珠，在内肾囊里，取出来，乃是无价之宝。他周身骨头节里都是珠子，他那两只爪，是真残缺。大人你得这个鱼，取出珠子来，胜似敌国之富。”知府一听，喜乐非常，吩咐把方才那假济颠骑的马，给圣僧备过来。手下人答应，旁边胡秀章赶过来，说：“圣僧你老人家上衙门去，我要回家了，在家中候着你老人家。”和尚点头，雷鸣、陈亮、孙道全过来，随着济公左右。

和尚上了马，同知府并马而行，刚走到绍兴府东门，忽然济公骑的这匹马一叫，连蹿带跳，往北就跑。知府赶紧吩咐人快截马。大众官人都嚷截，但是谁也没截住。和尚的马，一直往北跑下去了。雷鸣、陈亮、孙道全随后追赶，和尚这匹马奔走如飞，跑下有二十多里来。和尚说：“好东西，真跟我玩笑。”正往前走，眼前树林子一声：“阿弥陀佛。师父别走，弟子给你老人家送帽子来了。”济公一看，正是假济颠。

书中交代：这个假济颠怎么一段缘故呢？只因绍兴府正南有一座会稽山，山下住着一个打柴的，姓李名云。这个人乃是饱学，时运不佳，家中贫寒，不能念书。家有老母，李云事母至孝，就指着打柴度日。一天打两担柴，一担柴杂米，一担柴自己烧。这天拿着扁担板斧，到山上去打柴，刚走到山口，看见那里有一条大蟒，有好几十丈长，两只眼似两盏灯，张着血盆似的大嘴。李

云吓得魂不附体，把扁担板斧都丢了，跑回家去，吓得战战兢兢。他母亲就问：“儿呀，怎么了？”李云说：“吓死我了！我拿着扁担板斧刚要上山去打柴，刚走到山口，看见一条大蟒，真有水缸粗细，有好几十丈长，两只眼睛像两盏灯，张着大嘴要吃我，吓的我把扁担板斧都捺了，赶紧跑回来。”老太太一听，说：“扁担板斧倒是小事，只是我儿有命，可以养贍为娘。”次日李云还得去打柴，家中又并无余粮，无奈跟街坊又借了一根扁担，一把斧子，够奔会稽山。刚来到山口一看，大蟒尚未走，吓得李云又把扁担斧子捺了，又跑回去。老太太一看，见李云吓的颜色更变，又问：“李云为何惊慌？”李云说：“大蟒还在那里。”老太太说：“可别去了。”又过了一天。次日家中颗粒俱无，不去就得饿着，李云想：“我把人家担绳等件也捺在那里，怎么赔人家？”这样一想，不顾命了，当时由家中出来，够奔山口，捡扁担打柴。不知李云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五回

济公请雷诛妖怪 飞龙诚心拜圣僧

话说李云因家中无柴米，老母不能充饥，自己无法，来到山口，一捡两条扁担，两把板斧。大蟒也并不吃他。李云由蟒边走过去，上山打柴，挑柴回来，仍由蟒旁边过，大蟒也不动弹。后来一传，嚷动了会稽县知县来祭奠大蟒。知县烧香说：“大蟒你真有道德，你快走，找深山洞府参修去，可以成正果，省得民间作乱。”果然一阵风，大蟒起在半悬空，往四外一看，见有一座山洞，洞里有一股妖气。大蟒摇身一变，变了一个老道，头戴九梁巾，身穿蓝道袍，白袜云鞋，来到洞门。往里一看，里面有一个和尚，端然正坐，闭目参修。老道说：“这位道兄请了。”和尚一看说：“道兄从哪里来的？”蟒老道说：“我原本在虎邱山禅家院参修，那里有大造化人占了，我此时无地安身。师兄你怎么称呼？在此何干？”和尚说：“我乃飞龙僧是也，在洞中修真养性。未领教道兄怎么称呼？修练有多少年代？”蟒老道说：“我有八千多年的道行，我乃无名氏。你有多少年的功德？”和尚说：“我有五千年的道行。我虽有五千年，我可做了些功德事，常在外面施符水治病，了然功德，常常下山，不在洞内。道兄既是没处去，何妨你就在我洞中一同参修，你我彼此也有个伴当。”老道说：“也好。”就同飞龙僧二人在一处，时常盘道说法。这天和尚说：“道兄，你在洞里养静罢，我要下山去做功德事。”老道说：“好，你去罢，我也不懂的做功德，我就懂的参星拜斗，务正参修，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

和尚下了山，在外面治病。听说白水湖妖精闹的利害，飞龙僧想：“知府贴榜文，请人捉妖，我要把妖精除了，也是一件功德事。”自己一想：“我见知府，我说，我是飞龙僧，他准不恭敬我。听说尘世有个济颠僧，名头高大，莫如我变做个济颠僧，知府准恭敬我。”他又没见过济颠僧是什么样儿，他自己想，济颠必是个大罗汉样子。他这才变了一个大和尚，赤红脸，穿黄袍，一见知府很恭敬，焉想到一捉妖，他不是那湖里妖精的敌手。他说回庙里去取法宝，他是回了山了，一见蟒老道，提说在白水湖捉妖之故。飞龙僧说：“道兄，你帮我把妖精捉了，你我也是一件功德。”老道说：“我不行，我也不会法术。再说咱们两个人也是妖精，又非正果，那有妖去拿妖的道理，你自己去罢，我也不想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飞龙僧一想：“蟒道真不懂交情，也罢，我也不用你，明天我自己去，跟白水湖妖精一死相拚，拚着我这五千年道行不要了，我捉不了他，我也就不回山了。倘如上天有眼，可怜我，也许我成了事。”

到次日，这才来跟妖精拼命，偏巧遇见真济公。他想：“济公他老人家乃是罗汉，我趁此机何不认圣僧为师，也可以学点法术。”济公叫他戴着帽子，到湖里把鳄鱼头上的妇人脏布抢了去，雷把鳄鱼击了。飞龙僧在暗中看着，知府给济公备马，请济公上衙门。他暗中一打济公这匹马，马往北跑走来，他这才由树林绕出来，口称：“圣僧别走，弟子给你老人家送帽子来了，求圣僧大发慈悲，收弟子做个徒弟罢。”济公禅师一看，原来是假济颠，哈哈大笑说：“你要拜我和尚为师，我瞧你是什么变的。”假济颠说：“师父要瞧我的本相，那倒现成。”立刻把帽子递给济公，他

把身形一晃，露出本相。济公一看，这宗东西，有二十余长，有十二条腿，也是龙脑袋，他本是龙种，龙要污了蜈蚣，就生这兽，名叫飞龙，故此他叫飞龙僧。济公看罢，说：“你要认我和尚为师，我不能收你，我们和尚都是人，没有畜类当和尚的。”飞龙僧啾啾直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说：“圣僧慈悲慈悲罢。”和尚说：“你要认我也行，我把你用火烧了，你再投胎，托生人世，长大了，我收你做徒弟。”飞龙说：“火烧不好受。”和尚说：“要不然，我拿石头把你打死。”飞龙说：“我舍不得我这五千年的道行。”和尚说：“要不然，我不收你。”飞龙一听，身形一晃，一溜烟没了。忽然济公的这匹马又惊了，和尚说：“好东西，你这可是存心跟我耍笑。”说着话，正往前走，只见眼前一晃，来了一个和尚，也是短头发有二寸多长，一脸的油腻，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草鞋，跟济公一个样子的打扮。来到近前说：“师父你收我不收我？”济公一瞧也乐了，说：“也罢，我和尚收你就是了，你过来。”济公用手拍着他的天灵盖，说道：“你得道绍兴南，出家会稽山，神通多广大，舍药济贫寒，修行飞龙洞，道德五千年，拜在贫僧面，赐名叫悟禅。”小和尚立刻给济公磕了头。济公说：“徒弟跟我走罢。”

师徒二人刚要往回走，雷鸣、陈亮、孙道全三个人追赶下来，远远一看，雷鸣说：“老三你看，咱们师傅分身法。”孙道全说：“不是，东边站着穷和尚，是方才那个假济颠变的，西边站着那才是咱们师傅呢。”雷鸣说：“你怎么瞧得出来？”孙道全说：“我拿符水洗过眼，我看的出来。他头上有黑气，是妖精。”陈亮说：“什么妖精？”孙道全说：“看不出，只知道是妖精。”说着话走到

切近。济公说：“雷鸣、陈亮、悟真过来见见你师兄，我收他做徒弟，起名叫悟禅。”雷鸣、陈亮说：“师傅，你收徒弟，有个先来后到，我们先进门，他后进门，怎么他倒是师兄呢？”济公说：“不论先收后收，他的道行比你们大，过来见见。”雷鸣说：“比比身量，他也矮得多。”雷鸣、陈亮过来，要跟悟禅比，悟禅赶紧跑在旁边躲闪。济公说：“你跑什么？”悟禅说：“师父不是别的，我身子零碎东西多，怕他们两人挨了我，得便偷的什么。”雷鸣说：“好，你这个嘴真尖。”济公说：“别空闹，咱们走罢。”师徒五人，这才回到知府衙门，济公下了马，大家往里够奔。来到书房，知府顾国章一瞧一愣，说：“哪位是济公？”和尚说：“这是我的徒弟悟禅，改头换面，你们就不认识了。”知府说：“原来是少师傅，请坐请坐。”立刻大众落座，有家人献茶，知府吩咐摆两桌酒，悟禅、悟真、雷鸣、陈亮四个人一桌，知府陪着济公喝酒谈说。

正喝着酒，进来家人回禀，拿着一封信，说：“大人家里来了信了，有紧要的事，请大人过目。”知府接过信来一看，叹了一口气：“圣僧请你看罢，我的官运实在不好。”和尚说：“怎么？”知府说：“现在我家有老母，今年已七十余岁，病的甚沉重，倘然我娘亲一故，我岂不是要丁忧守制。”和尚一按灵光，说：“不要紧，我和尚有药，管叫老太太吃了多活几年。”知府说：“虽有药那也不行，我家离有一千八百里，遥遥往返，得走一个月，有药也赶不上。”和尚说：“不要紧，叫我的徒弟给你家送去，悟禅过来。”悟禅说：“伺候师傅。”和尚说：“我派你给太守家里去送药，得几天回来？”悟禅说：“大人家里不是山东么？”知府说：“是。”悟禅说：“要没什么耽误，有两个时辰，我就回来。”知府

一听，心中有些不信：“少师傅你要真能两个时辰打回来，我写一封信，求少师傅把药送到我家里，有一挂多宝串，给我要来。”悟禅说：“那行。”济公给了一块药，交给悟禅。悟禅说：“师傅我走了。”济公说：“你去罢。”悟禅刚一出门，转身又回来，说：“师傅我不去了。”济公说：“怎么？”悟禅说：“师傅你瞧，知府有多大样子，这么远我去给送药，他连送都不送，仿佛应当则分，我不去了。”知府一听说：“少师傅，不要见怪，我疏忽了，少师傅请，我送你。”悟禅这才往外走，知府刚送出衙门，说：“少师傅多辛苦。”悟禅一晃脑袋，滋溜一股烟没了。就听二门里“哎呦”、“噗冬”、“哗啦”，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家人刚打厨房拿油盘，托着四样菜来上菜，一进二门，只见一个小和尚一晃脑袋，一溜烟没了，吓的他油盘也摔了，跌了一个跟头。知府故作没瞧见，这就是大人不见小人过。知府进来陪着济公喝酒，偶然和尚一哆嗦，赶紧把雷鸣、陈亮叫到无人之处。济公禅师说了一夕话，把雷鸣、陈亮吓的赶紧就走。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六回

知府衙悟禅施妙法 曹娥江雷陈赶贼船

话说济公禅师正喝着酒，打了一个冷战，一按灵光，早已占算明白，连忙站起身，把雷鸣、陈亮叫到无人之处，说：“雷鸣、陈亮，你们两个是我徒弟不是？”雷鸣、陈亮说：“师父这话从哪里说起呀？”和尚说：“我待你两个人好不好？”雷、陈说：“怎么不好？”和尚说：“我救你两个人性命有几回？”雷鸣、陈亮说：“有数次了。师父待我二人恩同再造，有什么话，只管吩咐。”和尚说：“既是我待你二人不错，现在我和尚有事，你二人可肯尽其心？”雷鸣、陈亮说：“师父有什么事，我二人万死不辞。”和尚说：“好，我这一回到白水湖，一来是捉妖，二来所为够奔天台去，探望我娘舅。现在我舅舅派我表兄王全，同我家的老管家出来找我，今天我表兄同老家人可上了贼船了。天到正午，他二人就有性命之忧，准活不了。你二人要是我徒弟，赶紧出绍兴府，顺江岸一直往西，够奔曹娥江，看江里有一只船，那就是贼船。你们看有一个年轻的文生公子，那就是你师伯王全，有一个老头，那就是老管家李福。船上没有别的客，余者船上的人都是贼。你二人赶紧去，天一到正午，他二人可就没了命了。你二人要救不了你师伯王全，从此也就不必见我了，也不算是我徒弟。”雷鸣、陈亮一听这句话，也顾不得跟知府告辞，撒腿就跑，跑出衙门，奔出了南门。

二人顺江岸施展陆地飞腾法，一直往西，一口气跑有二十多

里。看看有已正，微缓一缓，又跑二十多里。刚来到曹娥江地面，远远有一只小船，就见由船的后舱出来一个人，手拿一把钢刀，够奔前舱。二人来到临近，见有一人从前舱里提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是个少年的人头。雷鸣一瞧就急了，船离着岸有三丈多远。雷鸣一声喊嚷：“好囚囊的！”一个急劲，拧身就往船上蹿。没蹿到船上，噗冬掉在江内。陈亮一看，眼就红了，自己想：“我二哥一死，我焉能独生？”来到江岸，施展鹞子穿云三踪法，拧身往船上一蹿，前脚刚落到船沿上，船上那人举刀照定陈亮劈头就剁。

书中交代，这只船正是贼船。坐船的非是别人，正是王全、李福。凡事也是该因，王全、李福由萧山县完了官司，依着王全还要寻找表弟李修缘。李福说：“公子爷听我说。你老人家回去罢。头一件，老员外虽说一天找着一天回去，一年找着一年回去，找不着我家公子，不准回去。据我想老员外也是不放心公子爷，你是读书的人，圣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再说我家公子也未必难找的着，这几年的工夫，还不定生死存亡。再往后天气一天冷似一天，一到三冬，天寒地冷，你我在外面，早起晚睡，我老奴倒不要紧，公子爷懦弱身体，焉能受得了这样辛苦？再说无故遭这件官司，呼吸间有性命之忧，要不是上天有眼，神佛保佑，你我主仆有冤难伸，岂不置之于死地？倒不如你我回家去，也省得老员外提心吊胆，以待来春天暖开花，老奴再同公子爷出来寻找。你道是与不是？”公子王全想：“也是。”回想这场官司，也令人胆战心惊。这才说：“既然如此，你我回去罢。”主仆二人顺大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往回走。这天来至小江口镇店，李福说：“公子爷，天也不早了，你我找店罢，明天由此地

码头可以雇船了，也省得走旱路。早晚起歇，跋涉艰难，甚为劳乏，错过站道，就得耽惊骇怕。”王全点头答应，就在小江口找了一座万盛客店，主仆进了店，伙计让到北上房，是一明两暗三间。李福把褥套放下，擦脸喝茶，歇息了片刻，要酒要菜，主仆二人同桌而食。

正在吃酒之际，听外面有人说话：“掌柜的，客人都坐满了罢？”掌柜的说：“有几十位住客。”这个在院中喊嚷：“哪位雇船？我们船是天台县的，有搭船走的没有？我们是捎带脚，明天开船。”王全、李福听见，正要出来商量雇船，只见有一人来到上房，一开门说：“你们这屋里客人，是上哪去的？雇船罢？”王全看这个人有三十多岁，白脸膛，俊品人物，头上挽着牛心发髻，身穿蓝布小褂，月白中衣，蓝袜子打绑腿，两只旧青布鞋。王全看这位很眼熟，这个人一看王全也一愣，迈步进来说：“这位客人贵姓呀？”王全说：“我姓王。”这个人啊了一声说：“你老人家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的人么？”王全说：“是呀。”这人赶紧上前行礼，说：“原来是公子爷，你不认识小人了？”李福说：“你是谁呀？”这人说：“李伯父，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小侄给我公子爷当过伴童，名叫进福呀。”王全也想起来了，说：“进福，你怎么会在这里？做什么呢？”进福叹了一口气，说：“公子爷别提了，一言难尽。”

书中交代，这个进福原本年幼的时节，他父母是乡下人，皆因涝落不收，家里过不了，把他卖给王安士家中，永远为奴。王安士就叫进福侍候王全念书，当伴童，后来进福长到十八九岁，手里也有两个钱，在外面无所不为，吃喝嫖赌全有。本来王安士家里，乃是富豪人家，待人极厚，奴婢个个都有钱。进福不但吃

喝嫖赌，后来宅内有一个做针线的仆人，也有二十多岁，跟进福通奸有染，被进福拐出去，在外赁房过日子，就算是他的外家，进福可还在王员外家里伺候。凡事纸裹包不住火，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进福把老婆子拐出去，被老员外叫手下人把进福捆了起来一打。老员外说：“我这家，乃是书香门第，礼乐人家。你这奴才，敢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要把进福活活打死。那时众人给他讲情，王员外本是个善人，把进福赶出去，从此不准他进门。众仆人把他放开，老员外立刻叫：“走！是他的东西全给他。”进福哭哭啼啼，一见全少爷，提说老员外要赶出去。王全说：“我给你三十两银子，你先出去，过几个月等老员外把气消了，再给央求，与你求情，你再回来。”

因为这个事，进福由王员外家出来，有几年光景。今天在这小江口店中遇见，王全就问：“进福，此时做何生意呢？”进福说：“公子爷有所不知，自从老员外把我撵出来，我受了罪了。现在如今我就在这码头上，当一名拢班，给人家船上揽买卖。一吊钱的买卖我有一百钱，一天挣一百吃一百，挣二百吃二百。”王全说：“谁叫你自己不安分呢？你要在我家，到如今也不至这样。跟你一同当书童的，现在老员外都给配了婚，娶了媳妇，住在老员外房子内，还管吃穿。你今天既见着我，我还带你回去就是了。明天我这里有衣裳，先给你一两件，等到家再给你换。”进福说：“公子爷带我回去，恐怕老员外不答应罢？”王全说：“不要紧，我给你求求，大概老员外也不至跟你一般见识。”进福说：“那敢情好。公子爷你这是上哪去了？素常你不是出门的人哪。”王全叹了一口气说：“我奉员外之命，叫我出来找寻我表弟李修缘，叫我多带黄金，少带白银，暗藏珠宝，一天找着一天回去，一年找着

一年回去，找不着不准回去。在萧山县打了一场无头案的官司，呼吸间把命没了。现在天也冷了，我打算回家过年。”进福一听这话，心中一动，一瞧王全的褥套不小，大概金银珠宝值钱的东西不少了：“我何必跟他回家，当一辈子奴才，永远伺候人？我何不勾串贼船，把他主仆一害，大概他必有一万两万的，我跟船上二一添作五，分一半还有一万，有一万还分有五千呢。我找个地方，娶一房媳妇，岂不是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想罢说：“公子爷我去找船去，我雇船准得便宜。”王全说：“好，你去罢。”

进福出了店一想：“听说姜家爷们使船是黑船，一年做两场买卖，很富足，我找他们商量去。”当时来到码头一瞧，偏巧姜家的船在这里靠着。进福上了船一瞧，管船的姜成老头，正在船上。进福说：“姜管船的，我跟你商量事，你可别多心。我听说你们爷们做黑的买卖？”姜成说：“你满嘴胡说。”进福说：“你听我说，现在我有一个旧主人，主仆两个，带着有金珠细软的东西，少说也有一万银，只有多的。咱们走在半路，把他一害，咱们二一添作五，你一半我一半，你也发了财，我也发财了，从此洗手，你瞧好不好？”不知姜成如何答应，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七回 小江口主仆逢故旧 恶奴才勾贼害主人

话说进福跟管船的姜成一商量，姜成听他这些话，说问：“你这主人在哪里呢？”进福说：“在万盛店住着，你愿意我就带你去见见。”姜成本是久惯害人的人，他外号叫混海龙，有三个儿子，叫姜龙、姜虎、姜豹，有一个侄子叫姜彪。船上没外人，亲爷们五个人，称姜家五虎。素常他不揽铺户生意的买卖，专揽孤行客，或两三个人，行囊多，褥套大，走在半路，把人杀了往江里一推，东西就是他的了。今天进福一说，他焉有不愿意之理？姜成说：“就照这样办罢，我同你到店里见见去。”进福同姜成来到万盛店，一见王全、李福，进福说：“公子爷，我把船雇妥了。偏巧人家这只船，是上台州府去的，顺便捎带脚，不等人，明天开船，我把管船的带来了。”王全一看，是个老者。王全就问：“上台州府搭船要多少钱？”姜成说：“大爷不用说价，我们这船是去装货，没人雇，也是明天开船，带坐是白得钱了，到了，大爷愿意多给就多给，少给也不争竞，你瞧着办罢。”王全想，这倒痛快，说：“既然如此，明天上船罢，进福你就不用走罢。”姜成说：“大爷今天上船罢，明天天一亮就开船走了。”王全本是赶路的心急，恨不能一时到家，一想很好，立刻算还店账，叫进福去买点路菜，打点酒，叫李福扛着褥套，随同姜成，来到码头上上了船。少时进福把酒菜都买来。

次日，天光一亮，提篙撒揽，拽风篷开了船。王全、李福起

来，喝了一碗茶，往前行着，见水势甚狂，波浪滔天。王全叫李福把菜打开，喝点酒可以解闷。船往前走，刚来到曹娥江地面，天有正午。此地遍野荒郊，无人行路，江里又没有同伴的船只。进福由后梢里拿出一把刀，来到前舱，一把就把王全的胸前文生髻揪住，说：“王全，你打算大太爷真跟你回去，还当奴才去？你那算在睡里梦里，我把你一杀，把金珠跟管船的一分，就算完了。你也该死了，好吃也吃过，好穿也穿过，死了也不冤。”李福此时哎呀一声，翻身栽倒，吓死过去。王全吓的战战兢兢，说：“你你你这奴才真要造反么？”进福哈哈一笑说：“是要反。”立刻一举钢刀，只听噗冬一声响，红光皆冒，鲜血崩流，人头滚滚在船板之上。王全可没死，进福的脑袋可掉下来了。

怎么进福拿刀杀人，他脑袋会掉下来呢？这内中有一段缘故。凡事好人必有好报，常言说，害人先害己，这话诚然不错，小子也是该死的。王全以恩礼相待，不但不记恨他的前情，反要把他带回家去，给他饭吃。他不讲以恩报德，反生祸心，这也是报应循环不爽了。原来他一举刀没往下落，姜龙一刀，把他杀了。这事怎么一段故事呢？原本是混海龙姜成自己一想：“为甚做了买卖害人，分给他一半呢？莫若把他也杀了，一则可以把银子独吞，二来也省得犯案。”故此叫姜龙把进福杀了。他只顾跟王全说话，没留神身后，姜龙把进福一杀，王全一吓也躺了下来了。

姜龙提着人头出来，这个时节，雷鸣、陈亮赶到。雷鸣远远瞧见，有人由后梢拿刀奔前舱，原是进福。见有人头拿出来，可是进福的人头。雷鸣往船上蹿没蹿到，掉下江去。陈亮刚蹿到船上，尚未站稳，姜龙照陈亮拦头就是一刀。陈亮一闪身，也就掉下江去。陈亮一低头，本来前脚刚一粘船，借劲使劲，蹿到船头。

姜龙跟着又是一刀，也是陈亮真是身体伶俐，急又一闪身，这才拉出刀来回手。姜龙一声喊嚷：“合字风紧，抄家伙！”一句话，混海龙姜成、姜虎、姜豹、姜彪，一齐抄起刀出来，把陈亮围住。陈亮想：“不妙！一人难敌四汉，好汉难打双拳。”船上地方又窄狭，陈亮又不会水，又怕掉下河去。正在危急之间，只见正东水面上来了一个穷和尚，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草鞋，梯他梯他在水上走，如履平地一般。姜龙、姜虎一瞧就愣了。陈亮瞧见，只当是济公来了。

书中交代，来者非是济公，乃是悟禅。悟禅打哪来呢？书一落笔，难写两件事。济公打发雷鸣、陈亮走后，仍到书房吃酒。知府说：“圣僧，二位令徒哪去了？”和尚说：“我叫他二人办事去了。”说着话，喝酒谈心，工夫不大，风门一开，悟禅由外面进来，说：“师父，你瞧我回来得快不快？”济公说：“快，你把药送到了？”悟禅说：“送到了。我把多宝串带来了，大人你瞧瞧。”知府顾国章接来一看，果然不错，说：“真乃神也仙也，少师父多有辛苦也。”济公说：“徒弟你别歇着，给我办点事，我派你师弟雷鸣、陈亮去到曹娥江救你师伯王全。他二人也要受害，你赶紧去把他们都救了，把贼船给他毁了，叫雷鸣、陈亮暗中跟着，保护我表兄王全、李福，就提我说的。”悟禅说：“是了。”转身就往外走，刚到院子，管家二爷过来拦住说：“少师父，方才你一晃脑袋，一溜烟就没了，吓得我把油盘菜都摔了。我也没瞧明白，你再晃一回我看看，行不行？”悟禅说：“那行，你跟我出衙门去。”管家跟着出了衙门，悟禅说：“那里人多，你跟我找没人的地方，我叫你瞧。”管家跟着出了西门，说：“少师父你晃罢。”悟禅说：“你瞧，后头有人追下你来。”管家一回头，没人，再一

瞧和尚，没有了。管家想：“这个和尚真冤我，叫我跟出西门来了。”没瞧见，无奈自回去。

悟禅来到曹娥江，打水波上走。他本是龙，在水上如走平地。到了这里一瞧，陈亮正不得了局。悟禅一张嘴，把五个贼人俱皆喷倒，立刻到水里，把雷鸣捞上来，搁在河坡，头冲下，往下控水。这才到船上，把王全、李福都抱下船来，连褥套东西都给拿下来，搁在这两个人眼前。此时王全、李福尚未还醒过来，陈亮只当是济公来了，赶前来连忙行礼说：“多蒙师父前来搭救，要不然，我等性命休矣。”悟禅说：“我不是师父，我是你小师兄悟禅，奉师父之命，特叫我前来搭救你等。师父说了，叫你两个人暗保师伯王全。我要把贼船给烧了，报应贼人。今天办一回孟兰会，烧真船真人。”说着话，悟禅就把船上的柴草引着，当下烈焰飞腾，把五个贼人烧得焦头烂额。这几个贼人也是一辈子没做好事，恶贯满盈，先见了火德星君，船板烧到底上一散，往江里一沉，又见水底龙王，然后才见阎罗天子。悟禅把船烧了，竟自回去。

陈亮见雷鸣慢慢把水吐出。还醒过来。一睁眼见陈亮在旁边站着。陈亮说：“二哥你好了？”雷鸣说：“老三，我曾记得栽下江去，你怎么救我的？那只船哪去了？”陈亮说：“不是我救的，是师父派小师兄悟禅救的。”就把方才之事，对雷鸣细说一遍。雷鸣这才明白，翻身起来，把湿衣裳搁在那边树上晒着。陈亮说：“二哥，咱们师父说了，叫咱们暗保师伯王全。”雷鸣点头答应，远远暗藏在树后头瞧着，见王全、李福苏醒过来。王全一睁眼，看天已黑了，满天星斗，说：“哎呀，李福，你我主仆是生是死了？”李福看所有的东西褥套概不短少，都在旁边，这才说：“公

子爷，这必是神灵显应，救了你我主仆二人性命。”王全说：“真吓死我也，怎么船也没了？真乃奇怪。”李福说：“公子爷，你我趁此走罢，这黑夜的光景，荒郊野外，路静人稀，倘如再有歹人，也是了不的。”说着话，立刻扛起褥套，主仆往前行走。雷鸣早把衣服穿好，同陈亮在后面远远跟随，王全、李福并不知道后面有人跟着。雷鸣、陈亮跟来跟去，走在山内，遇见三岔路口，一个也没瞧见王全主仆往哪条路去？把跟的人丢了。雷鸣、陈亮就进了当中这条路的山口，都是高峰峻岭，越走道路越崎岖，月被云蒙，也分不出东西南北，大峰俯视小峰，前岭高接后岭，越走越迷。陈亮说：“二哥别走了，你我站住，辨辨方向罢。”二人正在大岭站住，也听不见鸡鸣犬吠之声，忽听有钟声响亮，二人顺钟音找至切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古庙。焉想到二位英雄，今天误入八卦山，又遇见一场杀身之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八回 救众人悟禅烧贼寇 二义士误入八卦山

话说雷鸣、陈亮二人迷失路径，忽听有钟响之声。二人顺着响亮的声音，找到切近一看，乃是山中一座古庙，露出月光。一看山门上有字，写的是“松阴观”。两个人来到角门叫门，只听里面一声无量佛，出来两个道童。这个说：“师父你猜谁来？”那个说：“许是云霞观的紫霞真人李涵陵，再不然就是东方太悦老仙翁，也许是白云仙长。不是白云仙长，就是野鹤真人。除非是这几个人，别无他人上咱们庙里来。”说着话开了门，道童儿一瞧，说：“哪里来的凡夫俗子？”雷鸣、陈亮赶紧说：“仙童请了。我们二人原是迷失真路，误踏宝山，求仙童回禀观主一声，望求观主方便方便，我二人借宿一宵。”小道童拿眼瞧了一瞧，说：“两个人姓甚名谁呀？”陈亮说：“我姓陈名叫陈亮，他姓雷叫雷鸣。我二人原是镇江府保镖的，由绍兴府来，走迷了。”童子说：“你二人在此等候，我到里面回禀一声，不定我家祖爷肯见你们不肯。”陈亮说：“好，仙童多费心罢。”小道童进去，工夫不大，出来说：“我家祖爷叫你两个进去呢。”雷鸣、陈亮这才往里走，小道童把门关上。

二人跟着来到院内一看，院中栽松种竹，清风飘然。正当中大殿带月台，月台上有一个老道，正在那里打坐观月。东西各有配殿。果然是院中别有一洞天。陈亮心中思想：“人生在上，如同大梦一场，争名夺利，好胜逞强，人皆被利锁名缰所缠，难怪

人说道：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倒不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了家在山中参修，另有一番清雅。”陈亮看罢，小道用手一指说：“这就是我家祖师爷。”雷鸣、陈亮来至切近一看，见这老道发如三冬雪，须赛九秋霜，穿着古铜色道袍，白袜云履鞋，真是仙风道骨。雷鸣、陈亮就知道这位老道道高德重之人，赶紧行礼，说：“仙长在上，弟子雷鸣、陈亮参见祖师爷。”老道口念“无量佛”说：“二位远方来临，请至鹤轩一叙。”说着话，站起身来，带领雷鸣、陈亮够奔东配房。道童一打帘子，屋中掌着灯，雷鸣、陈亮一看屋中，心中大吃一惊。陈亮一想：“这个老道非妖而即怪，非鬼而即狐，定不是人。”何以见得呢？看他这屋中的摆设，全都是世上罕有之物，各样的盆景古玩，俱都是珊瑚玛瑙，碧犀翡翠，价值连城，雷鸣、陈亮平生目未所睹。陈亮就问：“长老，这是天堂还是人间呢？”老道哈哈一笑说：“这是人间，哪里来的天堂。”

书中交代，这个老道原本姓鲁，当初他乃是宋朝一家国公，自己看破了红尘，出家当了老道，道号修真，人送外号叫坎离真人。自己采这座山的地理，由府里发来的帑银修盖这座庙。这座山名叫八卦山，乃是半天产半人工修的，俗常人休打算进来，一绕就迷了。今天雷鸣、陈亮是误入八卦山，要是诚心来，凡夫俗子来不了。鲁修真在这庙中多年，把府里心爱的陈设，都搬到庙里来，自己也好做道学，颇有点道德，素常也不与世俗人来往，所有跟他常在一处的，也都清高之人。今天雷鸣、陈亮看他这屋子，故此诧异。老道让二人坐了，问：“二位尊姓？”雷鸣、陈亮各通了名姓，说：“我二人原是保镖为生，未领教仙长贵上下，怎

样称呼？”老道说：“山人姓鲁，双名修真。二位今天与山人遇缘，大概二位没吃饭罢？我这庙中有现成的素菜，二位倒不必做假。”陈亮见老道很恭敬，实在也不推辞，说：“祖师爷你既是慈悲，我二人实没用过饭。”老道说：“好。”立刻吩咐童子备酒，童子答应，当即擦抹桌案，杯盘连络一摆，雷鸣、陈亮一看，庙中真讲究，一概的磁器都是九江器皿，上面都有“松阴观”三个字，素鲜的果品，都是上等的素菜。二人落坐，老道一旁主座相陪，开怀畅饮。雷鸣、陈亮心中甚为感激，跟老道生而未会，素不相识，亲非骨肉亦非朋友人家，这一分优待，雷鸣、陈亮本是热心的人，心中辗转，“也不能白吃老道，到临走可以多送香资。”

正在喝酒谈心，忽听外面打门，老道吩咐童子出去看看去。道童立刻够奔门外，再开门一看，非是别人，乃是神童子褚道缘同鸳鸯道张道陵。这两个人由前者在白水湖跟济公做对，济公施展五行挪移大搬运走后，鸳鸯道张道陵跟褚道缘一商量，要找坎离真人下山捉拿济颠和尚，报仇雪恨，今天这才来到松阴观。小道童一看，说：“你两个人来此有何干？”褚道缘说：“小师兄请了。我二人来给祖师爷送信，有紧要的事，求二位小道兄到里面回禀一声，我二人要求见祖师爷。”小道童说：“祖师爷会着客呢。”褚道缘说：“谁在这里？”小道童说：“一个姓雷，一个姓陈，他们说是镇江府的保镖的。”褚道缘一听，说：“了不得了！我告诉你，我们两人来非为别故，只因尘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僧，兴三宝，灭三清，无故跟三清教做对。现在这个姓雷姓陈的，就是济颠和尚的徒弟。这两个人是江洋大盗，必没安着好心。这就是济颠打发来的，知道祖师爷庙中值钱的东西多，必是要来偷东西。你快到里面禀一声。”道童转身进来，鲁修真就问：“什么人

叫门？”小道童说：“张道陵、褚道缘来了。”雷鸣、陈亮一听，大吃一惊，就知道这两个老道不是好人。鲁修真就说：“二位慢慢喝着，来的这两个人，论起来还比我小两辈呢。我跟紫霞真人李涵龄相好，这是李涵龄徒弟。”雷鸣、陈亮说：“我二人见他们多有不便，莫若躲开。”鲁修真人说：“也好，你二位要不愿见，就到里间屋中去坐着。”雷鸣、陈亮赶紧进到南里间去。

鲁修真吩咐道童：“把两个人给我叫进来。”道童转身出去，少时同褚道缘二人进来。到了里面，两个老道跪倒行礼，说：“祖师爷在上，弟子褚道缘、张道陵参见祖师爷。”鲁修真说：“你两个人来此何干？”褚道缘说：“我二人来给祖师爷送信，尘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僧，兴三宝，灭三清，他说，咱们三清教没人，都是披毛带角，横骨插心，脊背朝天，不是日造所生，无故跟三清教做对。求祖师爷下山捉拿济颠僧，给咱们三清教转转脸。”鲁修真一听说：“我听说济颠僧乃是个得道的高僧，焉能无故说出这样话来？这必是你这两个孽障，来搬弄是非，胡言乱语，满嘴胡说。”褚道缘说：“弟子不敢在祖师爷跟前撒谎，实有其事，求祖师爷大发慈悲罢！”鲁修真说：“既然如此，你两个人去把济颠给我找来问问他。”褚道缘说：“我两个找不了来，我二人见了济颠僧也不是他对手。方才我二人听小师兄说，‘祖师爷这里来了一个姓雷的，一个姓陈的，是镇江府的人。’”鲁修真说：“不错。”张道陵、褚道缘说：“祖师爷，你老人家可千万别拿这两个人当好人，这两个人原本是济颠的徒弟，必是济颠僧主使来的，知道祖师爷庙里有陈设古玩，前来做贼。这两个人原本是绿林中江洋大盗，祖师爷可千万别放他们走了。”坎离真人鲁修真一听，说：“你两人满口胡言乱道，我看这两个人，并非奸滑之辈，尚且未

走，还在这里。”褚道缘说：“祖师爷说我们撒谎，如果不信，现有凭据。这两个人身上准有刀，并有夜行衣包。要没有夜行衣包，没有刀，那就算我们两个人妄言，祖师爷你拿我二人治罪。”鲁修真一听：“也有理，真假难别。”这才说：“既是你二人这样说，这倒要看看，他二人如果真有夜行衣，休想出我这松阴观。要没有夜行衣，只有刀，那不算，他二人是保镖的，应该带兵刃防身，我必要处治你二人。”褚道缘说：“就是。”鲁修真这才站起身来，一同够奔南里间，要搜雷鸣、陈亮。不知二位英雄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九回 八卦山雷陈逢妖道 三清观张董设奸谋

话说鲁修真一进里间屋子，再找雷鸣、陈亮，踪迹不见。一掀床帏，见床底下东墙挖了一个大窟窿，拿灯一照，窟窿旁边地下搁着一锭黄金，重够五两。宋朝年间黄金白璧最贵，每一两能换五十两白银。书中交代，雷鸣、陈亮在里间屋中坐着，就知道这两个老道要搬弄是非，动手又不是老道的对手，前者在白水湖就差点被老道杀了，今天要见着还能善罢干休？陈亮一想：“三十六着，走着为上策。”跟雷鸣一商量，挖了一个窟窿攒出去。陈亮说：“二哥，咱们这样走了，这庙里老道待你我甚厚，咱们能白吃人家的？咱们给他留下黄金一锭，以表寸心。”故此搁在地上一锭金子。鲁修真一瞧人没了，留下一锭黄金，老道就明白了，立刻勃然大怒，说：“你这两个孽障，分明是搬弄是非。我并非见财开眼，想必人家是好人，临走不但我屋中的东西分毫不短，反给留下这一锭黄金，不白吃我家顿饭。你这两个孽障，实在可恼，我要不看在李涵龄的面上，你们两个无故来搅我。焉能容你？便宜你两个东西，来！道童，把他两个人给我赶出庙去！”这两个人又不敢不走，无奈转身往外够奔，道童跟着关门。来到外面，褚道缘说：“小师兄，我二人今天求你方便方便，天也太晚了，我二人在你们屋里藏藏。别叫祖师爷知道，天亮就走行不行？”小道童说：“也罢。你二人就在我们屋里蹲半夜罢，可别说话，叫祖师爷知道，我们可担不起。”张道陵、褚道缘点头，两个人就

在道童屋里坐了半夜。

天色大亮，这两个告辞出了松阴观。正往前走，猛一抬头，见雷鸣、陈亮在那南坡坐着。怎么这两个人还没走呢？并非是不走，由半夜出了庙，打算要走，走来走去，绕回来了，直走了半夜，也没离开松阴观。本来这八卦山曲曲弯弯是难走，雷、陈二人进去的时节，也是误冲误撞。见天亮了，陈亮道：“二哥咱们歇歇罢，怎么出不去呢？”二人正歇着，见角门一开，褚道缘、张道陵出来了，雷鸣说：“了不得了，这两个杂毛来了。”褚道缘一瞧哈哈一笑说：“道兄，你瞧这两个小辈还没走，这可活不了。”张道陵说：“交给我拿他们。”伸手把乾坤颠倒迷旗拿出了，赶奔向前，说：“两个小辈，往哪里走？”雷鸣气往上撞说：“老三，咱们跟他拚了，把两个杂毛宰了。”陈亮说：“好，老道，我二人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无故跟我二人苦苦做对，我这命不要了。”老道哈哈一笑，把旗子一晃，口中念念有词，雷鸣、陈亮打算摆刀过去动手，焉想到身不由己，只见天旋地转，二人头昏眼眩翻身栽倒。

张道陵把旗子卷上，仍插在背后，伸手拉出宝剑，褚道缘说：“道兄交给我杀罢。”张道陵把宝剑递给褚道缘，褚道缘刚要过去，只见由西边石头后有一人身，正是济公。和尚哈哈一笑说：“好杂毛，无故要杀我徒弟，咱们老爷们较量较量。”老道一瞧，就一愕。书中交代，济公打哪来呢？不但济公一人来了，连悟禅、悟真都来了。和尚在绍兴府衙门同知府吃酒，悟禅救了雷鸣、陈亮、王全、李福，把贼船烧了，仍回到知府衙门。来到书房，一见济公，济公说：“徒弟回来了。”悟禅说：“回来了。”把救人的事一说，济公说：“好，喝酒罢！”悟禅同孙道全一桌去喝酒。吃

喝完毕，知府顾国章说：“圣僧不用走了，你老人家在这里住几天罢。”和尚说：“不走就不走。”家人把残桌撤去，伺候茶，知府陪和尚谈心叙话。晚上仍是预备两桌席。吃完了晚饭，天到二鼓，知府告辞归后面去。济公说：“悟禅、悟真，明天天一微亮，你我就起来走，够奔八卦山。你们师弟雷鸣、陈亮有难，咱们得去救他。”悟禅、悟真说：“是了。”当时安歇。

天刚微亮，济公说：“咱们该走了，谁有能为，谁先到八卦山。”孙道全说：“我走的慢，笨鸟先飞，我头里走。”和尚给知府留了四个字，写的是“暂且告别”。和尚说：“悟禅看谁走的快，咱们爷俩赛赛。”小悟禅一想：“我准比我师父快。”立刻一晃脑袋，滋溜没了。及至赶到八卦山一瞧，济公在那坐着呢。悟禅说：“师父怎么先来了？”和尚说：“你的道行还差得多，孙道全还没到呢，他先走的。”孙道全拧着袍袖，驾着趁脚风直跑，累了一身大汗，末后才赶到。师徒三个先后刚来到，只见张道陵已把雷鸣、陈亮置躺下，褚道缘刚要杀这两个人。和尚哈哈一笑，张道陵一瞧，说：“好颠僧，前者你施展五行挪移大搬动逃走，今天还敢前来送死？”悟禅一晃脑袋，滋溜没了，把两个老道吓了一跳。济公说：“好杂毛，今天咱们到此，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这句话没说完，一瞧悟禅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根旗子，说：“师父你瞧，我把杂毛的旗子偷来了。”张道陵回手一摸，身背后插着一根檀木棍，老道气得哇呀直嚷。济公说：“把旗子给我，拿他的旗子打他。”老道心说：“我的旗子，他也不会使，没咒语不行。”焉想到和尚拿着旗子一晃，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立刻两个老道就天旋地转，身不由己，翻身栽倒，不能转动。

和尚过去，把雷鸣、陈亮救起，这两个人给师父行礼。和尚说：“雷鸣、陈亮，这两个老道无故欺负你们，你两个人报应他们，不准你们要他的命，爱怎么报应就怎么办！”陈亮说：“二哥，咱们把两个老道衣裳剥下来，拿了当了吃，好吗？”雷鸣点头，立刻把老道连裤子都给脱下来。陈亮说：“这个褚道缘顶可恨，应把张道陵搁在褚道缘身上。”两个老道都赤身露体，褚道缘在底下趴着，张道陵在上头压着。雷鸣、陈亮把两个老道的衣裳用包袱包好，这才问：“师父，咱们上哪去？”和尚说：“悟真，你等知道师父的出身来历不知？”孙道全说：“不知。”和尚说：“我本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的人氏，我这一来，一则为白水湖捉妖，二则为探望娘舅。此番我表兄王全出来找我，可往回走着，我舅舅王安士家中，现在被阴人陷害，差不多就要没命。我要带你小师兄去找坎离真人，有要紧事，不能不去见他，将来我有一步大难临身，非用他不可。悟真你过来，（附耳如此这般）你带着雷鸣、陈亮急速去，你给我去办这件事，也不枉你我师徒一场。”孙道全说：“记住了，谨遵师父之命。”立刻带领雷鸣、陈亮起身，够奔永宁村。

书中交代，王安士被何人所害呢？一落笔难写两件事。只因王安士叫公子王全寻找李修缘，家中虽有百万之富，家里没有亲丁，只剩下夫妇两个。安人娘家有一个内侄，叫张士芳。当初张士芳家里，也是财主，只因张士芳父母一死，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把一分家业全花完了，自己弄得连住处也没有。就在永宁村外，有一座三清观庙，老道姓董名太清，原先跟张士芳家中有来往，他没地方住，就在庙里浮居。张士芳也无所是事，坑崩拐骗，在外面还是眠花卧柳，常找王员外家要钱。先前给他每次三

二百两，后来不时来要，也还给他十两八两，老安人偏疼内侄，偷着还常给他银子。张士芳这天跟董老道说：“我听见你们做老道的，能够害人。我跟你商量，你愿意发财不愿意？”董老道说：“害人可能行，害谁呀？”张士芳说：“我姑父王安士，家有百万之富。现在我表弟王全出去找亲家表弟李修缘去，不定几年回来。但李修缘家当初也有百万家资，也归了王安士。你要能把我的姑父给害了，家里没人，我姑母准叫我总办丧仪，准得剩几万，我准得发财。”老道说：“你发财，我白害人么？多了我也不要你，给我五百银子，我能叫他七天准死。”张士芳说：“只要我姑父能死，我准给你五百银子。”老道说：“口说无凭，你得写给我一张借字据。”张士芳说：“写。”立刻拿笔就写：

立借字人张士芳，今因手乏，借到三清观老道董太清纹银五百两，每月按三分行息。恐后无凭，立字存照。并无中保来人，张士芳亲笔画押。

写完了字，一问老道怎么害法，老道这才要施展妖术毒计，陷害王员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回 张士芳奸心诓八字 董太清妖术摄魂瓶

话说张士芳把借字写完了，一问老道，老道说：“你只要把你姑父的生日八字问来，我就能把他的魂拘来，叫他七天准死。”张士芳说：“那容易。”立刻他就够奔王员外家里来。众人看见他，就不耐烦，王福说：“王孝，你瞧这小子又来了，不要脸。不是来借钱，就是来偷点什么。”大众当着面，可又不敢得罪他，他是老安人的内侄。见张士芳来到切近，大众都嚷：“张公子来了？”张士芳说：“来了。”迈步就往里走。他一过去，众家人又骂他：“这小子家里没做好事，早晚喂了狗。”张士芳来到里面，王安士正在吃饭，一瞧见他，就一皱眉。张士芳说：“姑父才吃饭呀？”王安士说：“你这孩子又做什么来了？我瞧见你，又气又疼。瞧着你父母都死了，又怪苦的，可气你这孩子不务正，在外面无所不为。你自己要务本分，我的那铺子都交给你管，给你成家立业。无奈你是癞狗，扶不上墙去。”张士芳也不爱听。来到里间屋中，一见安人，安人一见说：“这孩子又来了。不用说，必是又没钱花了，来要钱对不对？我这有二两碎银子给你罢，你自己留着吃饭，我也不敢多给你，多给你，你也是胡花去。”张士芳把银子取过来，说：“姑母，我并不是要钱来了，我是来打听打听，我姑父多怎的生日。”老安人一听说：“罢了，你还惦念着你姑父的生日呢，总算没白疼了。你姑父的生日，你也应该来给磕头。你姑父的生日快到了，他是八月二十七日生的。”张士芳说：“什么

时辰？”安人说：“午时。”老太太哪想到他生出这样狠毒之计？拿他不当外人，全都信口说了。

张士芳赶紧听明白，回到三清观，一见董太清，老道就问：“你打听来没有？”张士芳说：“我问明白了，我姑父是八月二十七午时生的。”老道说：“好，我给你开了个单子，你去买点东西，你有钱没有？”张士芳说：“有，我有二两银子。”老道说：“你去买东西，顺便找一枝桃木来。”张士芳照单把东西全买齐了，并找了一枝桃木枝，回来交给老道。老道把桃木做成一个人样，也有耳、目、口、鼻，四肢手足，把王安士的生辰八字写好，搁在桃木人里。等到天有三更，星斗出全了，老道在院中摆设香案，把道冠摘了，扎头绳解开，披散发髻。手中拿着宝剑，预备一个摄魂瓶。老道把香烛照着，用黄毛边纸画了三道符，用宝剑尖把符贴上，香菜根溅无根水，一洒五谷粮食，口中念念有词，一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立刻把王安士的三魂拘来一魂，七魄拘来一魄，放在摄魂瓶之内，用红绸子一蒙，五色线一系，画了一道符，贴上瓶口之上。老道把瓶揣在怀内，这才说：“张士芳，明天你一早到王员外家去，别等王安士起来，你把这个桃木人拿着，他要是在炕上睡，你给搁在褥子底下，要在床上睡，你偷着拿黄蜡给粘在床底下，准保七天，叫他准死。”张士芳说：“那行。”立刻把桃木人带好。次日一清早，他到王安士家来，两眼发直，一直就往里走，奔至王安士的卧室，掀帘子就进来，他又是个晚辈，也没人拦他。老安人起来了，王安士尚未睡醒，张士芳到了屋中说：“姑父还没起来呀。”安人说：“你别惊动他，你姑父晚上睡得晚，家务劳心，安歇很迟。你这孩子这么早又做什么来了？”张士芳说：“没事，我到这来瞧瞧。”说着话，一瞧是

床，得便他就把桃木人给粘在床底下了。自己回到三清观，就是三天没出门。

第四天，张士芳一早就到王安士家里来，一瞧老安人正在哭哭啼啼。张士芳明知故问：“姑母为什么哭呀？”老安人说：“孩子你来了，你瞧你姑父，由打你来那一天，就没起来，人事不知，昏迷不醒，也不吃，也不喝。请了多少先生，都没给开药方，一瞧就推，都就瞧不出什么病来。你兄弟王全也没在家，这可怎么办？”张士芳一听，这小子精神来了，说：“老太太，你这还不张罗，给我姑父准备后事？咱们这人家，还等着人死了才定规？这个我兄弟不在家，我就如同跟我兄弟一样，我就得张罗，给我姑父预备预备。姑母你别糊涂了，我姑父这大的年纪，到了岁数了，快张罗后事罢！我兄弟在家，我不管，他既不在家，就是我是近人。我姑父有棺材没有？”安人说：“棺材早有了，你姑父那年自己买了两口阴沉木的寿材，三千银子，在庙里寄存着呢。”张士芳说：“既是棺材有了，也得讲棚讲杠，别等人倒了头再办。一来也忙不过来，二来也叫别人笑话，这样大财主没人办事。老太太你只管放心，我是你内侄，总比底下人给你办事强，他们底下人办什么事，都要赚钱，我办事，将来我兄弟回来，我自对得起我兄弟。姑母你给拿银子来，我先去讲棚讲杠要紧。”安人本没有主意，架不住三句好话，立刻开箱，就拿银子。这个时节家人王得禄进来说：“太太，老员外这病，总得请人瞧。东村有一位张先生，听说是名医，可以把他请来瞧瞧，好不好？”安人尚未答言，张士芳答了话说：“你们这些东西混帐，老员外已是要死的人了，你还要拿苦水灌我姑父，你们安着什么心？所为请医生抓药好赚钱。由不了你们，快出去！”王得禄一听，心里说：“这

小子真可恨！他愿意老员外死，他好谋总办丧仪。”心里骂他，当面又不敢惹他，他是老安人的内亲，无奈王得禄只好转身出去！他刚出去，管家王孝由外面进来说：“安人，老员外许是受了邪了，要不然，请个捉妖的来瞧瞧。”张士芳一听说：“你满嘴胡说，我们最不信服妖言惑众，你快滚出去！姑母你别听他们胡出主意了，你给我拿银子，我办事去罢。”老太太拿出四百银子来交给他，张士芳转身往外就走。

王孝一想：“这小子没安好心，我要叫你赚了一个钱，算我白混了。”王孝就在后面，远远跟着，见张士芳进了后街天和棚铺。张士芳一道辛苦，李掌柜说：“张公子，什么事？”张士芳说：“我姑父王安士势必死，我来讲棚。前后搭过脊棚，要暖棚客座，两面包新细席，满带花活，四面玻璃窗户，要五色天井子。门口搭过街楼，起脊带花活，扎彩子，要鼓手。楼子里面搭天花座，满要五色彩绸。扎月亮门带栏杆，月台要铺地锦。灵前要玻璃圈门，扎彩绸带牌楼，周围月台，要玻璃栏杆，全要新材料，搭七七四十九天。连伙计酒钱都包在内，要多少银子？”掌柜的拿算一合，说：“别人来讲，得六百银子，你来给五百两，至已尽已的价钱。”张士芳磨让到四百两，讲停当了，叫掌柜的开单子，开八百两银子。掌柜的给开了单子，张士芳说：“明天送定银。”拿了单子出来。

王孝见他走了，王孝到棚铺去说：“掌柜的，方才张士芳来讲的什么棚？”掌柜的照样一说，王孝说：“多少银子？”掌柜的说：“八百两。”王孝说：“你别胡说，我们太太叫我出来讲，谁家便宜用谁的。你说实话，不然，你的买卖也不能停当。”掌柜的无法，说：“原是四百两，他叫我开八百两。”王孝说：“你照

样给我开四百两的单子，准管保用你的。”掌柜的开了单子，王孝拿着出来。一瞧张士芳进了德义杠房，也是一见掌柜的，提说王安士要死，要用六十四人换杠班，要新绣白罩片，绣五福捧寿，抬杠的满穿甲衣靴子，用八对白牌，六十对红牌。现销官衔全分幡伞，要新绣的全分执事，要鞭牌锁棍，刽子手执刀。旨意亭子，全分銮驾，龙旗龙棍，令旗令箭，对子马影。亭子要香亭，彩亭，鹤鹿回春，用二十四对小伞，满堂孝，清音鼓手三堂，什幡丧车鼓子，要满新软片，要旗锣伞扇，魂轿、魂椅、魂车，用七曲红罗伞，棺材头里要福禄好，搁童子，前护后拥，由倒头满亮杠。四十九天，加钱在内，一共多少银子？掌柜的一合算，要一千两，说来说去，要八百两。说妥，张士芳叫开一千六百两的单子。他走了，王孝又到杠房盘问明白，也是照样开八百两的单子。王孝出来，见张士芳回来。王孝也跟回来，不知二人见了安人，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众家人忠心护主 孙道全奉命救人

话说张士芳把棚杠讲妥，开了两个单子，都没留定钱，四百银子在他怀里揣着。回来见安人，老太太就问：“孩子，你把棚杠都定妥了？”张士芳说：“姑母不用你老人家分心，我办事准得鲜明。咱们家里搭棚，不能叫人家耻笑。我定的是搭过脊棚，都要起脊带瓦拢，前后搭棚暖客座，两面包细席，不漏木头，满带花活，四面玻璃窗户，要五色天井子。门口搭过街牌楼，起脊带花活，扎彩，有鼓手，楼子里面焰口座，搭大花座，要五色绸子，扎月亮门带栏杆，月台有铺地锦。灵前圈门满月玻璃的，扎彩绸带牌楼。周围月台，玻璃栏杆。这个棚，要叫别人讲去，准得一千银，我只八百两。讲得先省二百银子，我办事不能叫我兄弟回来抱怨。”老安人一个女流之辈，哪里懂得，只说：“不多，不多。”旁边王孝站着，等他说完了，说：“张公子，你在谁家定的棚？”张士芳说：“天和棚铺。”王孝说：“我也在天和棚铺讲的。照你所说东西的一样不短，短一样你别答应，可是四百两讲的。还告诉你说，你讲杠多少钱。”张士芳说：“一千六百两。”王孝说：“我讲的八百两，也跟你所用的东西一个样。”张士芳一听一愣，这小子真是口巧舌能，当时说：“姑母你别听他们的，他们打算把我闹开，他们好赚钱，没有这么便宜么。”老太太一听，叹了一口气说：“王孝，你们这是何必！我内侄他还能赚我的钱么？你们去罢。”王孝一听，老安人说他不能赚钱，自己一说：“我一片

好心白费了。”赌气转身出来，众家人在大门堂里坐着，一个个生气，这个说：“张士芳这小子，狼心狗肺。”那个说：“就盼着咱们公子爷一回来，这小子就得滚开，省他这里充当二号主人。”

大家正在纷纷议论，只听外面一声：“无量佛！贫道闲游三山，闷踏五岳，访道学仙。贫道我乃是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众家人一看，来了一位羽士黄冠，玄门道教。头戴青缎九梁道巾，身穿宝蓝缎道袍，青护领相衬，腰系杏黄丝绦，白袜云鞋，背背一口宝剑，绿沙鱼皮套，黄绒穗头，黄绒挽手，手执一把萤刷，面似淡金，细眉朗目，鼻直口方，三绺黑胡须飘在胸前，根根见肉，真是仙风道骨，一表非俗。众家人就问：“道爷来何干？”老道乃答曰：“贫道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正在洞中打坐，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知道王善人有难。贫道脚驾祥云，前来搭救。尔等到里面通禀，贫道并不要分文资财，所为了然功德。”家人一听，说：“道爷来救我们员外爷呀？”老道说：“正是。”王孝一听，甚为喜悦，赶紧往里飞跑。来到里面，说：“安人大喜！”老太太一听，说：“这东西混帐，员外爷堪可要死，你还说大喜？喜从何来？”王孝说：“现在外面来了一位老道，说是梅花山的神仙，他说能救员外，岂不是大喜？”张士芳一听，赶紧就拦说：“你们哪弄来的老道？妖言惑众，却不是来蒙两个钱？有银子也不给他，趁早叫他快去。”王孝说：“人家老道说了，他是行好不要钱。”张士芳说：“你满嘴胡说，他不要钱，莫非自己带着锅走？”王孝说：“人家自己说不要钱。”旁边王全之妻董氏可就说：“王孝你把老道请进来，给员外瞧瞧也好，倘若瞧好了，真化一千两二千两还值呢。瞧不好，可不能给他。”王孝说：“是。”立刻转身，来到外面，说：“道爷，我家夫人有请。”老道点头，大摇大摆，往里

就走。

书中交代，来者老道，非为别人，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奉济公之命，前来搭救王安士。同雷鸣、陈亮来到海棠桥，叫雷鸣、陈亮在酒馆等着，孙道全这才来到王员外门首，假充神仙。同家人来到里面，张士芳一瞧，就说：“你这牛鼻子老道，哪来的？跑到这里来冤人。”孙道全口念“无量佛”说：“贫道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我要来搭救王善人。”张士芳说：“你不用妖言惑众，你知道老员外是什么病？”老道说：“山人自然知道，但是恐其说出来，有人难以在这里站着，怕他脸上挂不住。”张士芳说：“你倒说说老员外是什么病？”老道说：“王老员外乃是被阴人陷害。”张士芳说：“你满嘴胡说，老员外素常待人甚厚，是一位善人，哪个家人能害老员外？”老道说：“倒不是家人陷害，我出家人以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说话要留口德，不能明说。常言道‘话到舌尖留半句，事从礼上让三分。’”张士芳说：“老道你真是造谣言，倒是谁陷害老员外？”老道微然一笑说：“你真要问害老员外之人？乃是男子之身，阴毒妇人之心，内宅之亲，外姓之人。”张士芳一听这几句话，脸上变颜变色。众家人大众一听，都猜疑是他，内宅之亲，外姓之人，不是他是谁？大众明白，又不敢说，都拿眼瞧他。张士芳恼羞变成怒说：“老道你不用信口胡说，你说有阴人陷害，有什么凭据？”老道说：“那是有凭据，你把家人叫过一个来。”张士芳说：“叫家人干什么？”王得禄过来。”老道说：“家人，你到老员外床底下床板上，摸有个桃木人拿下来。”王得禄果然到床底下伸手一摸，说：“不错，有东西。”立刻把桃木人拿下来，一看，其形跟人一样，里面有老员外的生辰八字。

张士芳这小子心中有鬼，他溜出来了，直奔三清观。一见董

太清，张士芳说：“董道爷，你这个方儿真灵，我姑父自打那一天就没起来，昏迷不醒。我姑父一死，我就能张罗办白事。”董太清说：“总得七天，人才能够死，不到七天是不行的。”张士芳说：“灵可是灵，白费了。”董太清说：“什么？”张士芳说：“今天来了一个老道，是梅花山的梅花真人，他说能给王安士治病，他叫家人把桃木人给拿出来。他还说出害王员外的人，是男子之身，阴毒妇人之心，内宅之亲，外姓之人。不是我是谁？他算没明说我的名姓，我跑出来了。”董太清说：“我告诉你，勿论他是谁，他也救不了。我由那一天晚上，我作法把王安士的三魂拘来一魂，七魄拘来两魄，我在这摄魂瓶装着的，他焉能好的了。”张士芳一听，说：“虽然你把王安士的魂拘来，在摄魂瓶装着的，要据我想，这个梅花真人必来找你要摄魂瓶。”董太清说：“他不来便罢，他如果真来，我先将他结果了性命。”张士芳说：“怕你不行。我瞧人家那个老道，真是仙风道骨，穿着蓝缎子道袍，黄脸膛，三络黑胡子比你阔的多，大概能为比你大。找你来要，你不给也许要了你的命。”董太清说：“你真是气死我也。”

正说着话，就听外面一声“无量佛”。张士芳说：“是不是来了？”董太清一听，气往上撞，自己一想：“好老道，竟敢坏我的事，还敢找到我门口来？我给他个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想罢由墙上把宝剑摘下来，手中擎着剑，气哼哼往外够奔。一开门，举剑刚要刹，一瞧不是梅花真人，见门外站定这个老道，身高八尺，膀阔三停，头上挽着牛心发髻，身穿青布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肋下佩着一口宝剑，绿沙鱼皮靴，黄绒穗头。黄绒挽手，肩担一根扁担，扁担上有两个包裹，面如刀铁，两道重眉，一双眼赛如环，鼻直口方，押耳两络黑毫，短拥拥一部钢

髯，犹如钢针，轧似铁线，根根见肉。董太清刚要用宝剑剃，一瞧不是外人，赶紧把宝剑擎住，吓得亡魂皆冒，急忙上前行礼。不知来者老道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妖道贪财施邪术 两豪杰设计盗魂瓶

话说董太清拿宝剑出来一瞧，不是别人，正是他师兄张太素，由外面回来。董太清赶紧一行礼。张太素一瞧，气往上冲，说：“好师弟，我教会了你能为，你会拿宝剑要杀我？这倒不错。”董太清：“师兄莫生气，这内中有一段隐情。”张太素说：“什么隐情？”董太清说：“师兄进来说。”张太素来到里面，说：“怎么一段事？”董太清说：“师兄，你教给我害人那个方法，却是真灵，现在我害了一个人。”张太素说：“害谁？”董太清说：“害永宁村的王安士。”张太素一听，勃然大怒，说：“好，你害别人我不恼，你害王安士，我且问你，咱们庙里两顷香火地谁施舍的？”董太清说：“王安士。”张太素说：“修盖大殿谁的银子？”董太清说：“王安士。”张太素说：“化缘簿谁给写的？一年四季供灯油谁供给？庙中吃的粮米谁施舍的？”董太清说：“也是王安士。”张太素说：“你既知道都是王安士，他是咱们庙里头一家施主，你害他，你还有良心么？”董太清说：“我倒不是要害他，是张士芳叫我害他的，许给我五百银子。”张太素一听，“呵”了一声说：“既是五百银子还罢了，杀人倒落两把血呀！我只打算白害了人呢，这还可以。”张士芳一听不好，这一提五百银子，见张太素也是见财起意的强徒。张太素说：“你害人为什么拿宝剑把我砍呢？”董太清说：“现在有一个梅花真人把桃木人要去了，我只打算他来找我要摄魂瓶，我故此拿宝剑出去，这个老道要坏我们的

事。”张太素说：“不要紧，我教给你害人七天准死，我还会叫他当天就死的法子。张士芳，你去买点应用的东西，今天晚上我管保叫王安士咽气，明天张士芳你就办白事。”张士芳甚为喜悦，立刻把应用的东西买了。

等到天有二鼓以后，星斗出全了，张太素在院中摆设香案，把包头上扎头绳解开，披散开头发，手中仗剑，烧上香，一祷告：“三清教主在上，保佑弟子张太素把王安士害了，得张士芳五百银子，我再给三清教主挂袍，还愿上供。”其实三清教主也不能为挂袍上供，就保佑他害人，也没有这不开眼的神仙。张太素祷告完了，画了三道府，用宝剑尖一挑，点着，口中念念有词。三道符烧完，老道一用宝剑，说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把摄魂瓶打开。立时就见一阵阵冷气袭人，一声声山林失色，“咕噜噜”声如牛吼，“哗啦啦”进来一个，滴溜溜就地乱转，原来正是王安士魂魄。一阵阴风惨惨，眼瞧老道就把魂收在摄魂瓶之内，用红绸子一封，五色线一系，两个老道同张士芳来到西配房屋中。这屋里靠西墙有条桌，头前八仙桌，两边有椅子。两个老道在椅子上坐，把摄魂瓶放在条桌当中。张太素说：“张士芳，你不信你去瞧瞧去，你姑父此时咽了气了。明天你办白事，你可得给五百银子，不给我照样收拾你。”张士芳说：“我焉有不管之理？”

正说着话，就听东配房后有人喊嚷：“我要上吊了。”张太素一听，说：“贤弟你听，东边有人喊嚷要上吊，你我去瞧瞧，焉有不管之理？”董太清说：“瞧瞧去，我听声音像东后院。”说着话，两个老道同张士芳出来，将门倒带上，绕到东配房后。一看，本来院里有一棵树，在树上搭着一件大氅，见这人头戴翠蓝色六

瓣壮士帽，蓝翠箭馆薄底靴子，白脸膛俊品人物，正解下丝绦，搭在树上拴套，口中自言自语：“罢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死了死了，万事皆休。”老道一看说：“朋友，你怎么跑到我们院里上吊来了？我们跟你无冤无仇，素不相识，你这可不必。”这个抬头一看，说：“道爷不可见怪，我实不知道这庙里有人，我只打算是空庙呢。我要知道有观主，我天大胆也不敢来搅扰。”老道一听，这人话说很通情理，这才说：“朋友，你为什么要寻死呢？我看尊驾堂堂一表非俗，大概不致不明白，为何寻此短见？”这人叹了一口气说：“道爷要问，一言难尽。我本是镇江人，保镖为业。我保着二十万银子镖，走在这东边漫洼里，不想出来一伙强盗，约有四五十人，把我截住，要当镖车。我一提我们镖局子的字号，这些贼人也不懂场面，他们说：‘就是皇上从此路过，也要留买路金钱。’我一动手，他们人多势众，我一人焉能敌得了？二十万银子，被他们劫了去，我自己越想越没路。有心回去，这场官司打不了，客人焉能答应？叫我赔，我哪有银子赔？我一想，莫如一死方休。”董太清说：“你家里有什么人呢？”这人说：“家中有白发的娘亲，绿鬓的妻子，未成丁的幼儿，母老妻单子幼。”老道说：“既是你家中有老母妻子，你要一死，家中一家子全竭了。便我劝你，你别想不开。你到本地衙门去报去，留下案底，你还是回去，你总是实有其事。客人不信，叫他到本地衙门来细查此案，客人不能够要你的命。你想对不对？你快去罢，我也不让你庙里坐着了，今天我们庙里有善事。”这人点点头，说：“多亏道爷开导我，我谢谢道爷。”立刻深施一礼，由树上把铜擎拿下来，立刻跳墙出去。

老道转身往回走，刚来到院中，只见西配房屋中有一个人，

红胡子，蓝靛脸，正要盗摄魂瓶。老道一看，气往上撞说：“孽障大胆！”立刻把门堵住。书中交代，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雷鸣、陈亮。这两个人打哪来呢？原来孙道全在王安士家中，把桃木人拿下来，王员外还是不能起来。众家人就问说：“仙长，你老人家看我家员外是什么病？”孙道全说：“你家员外被人陷害，失了魂了，我得去给找魂去。”众家人说：“好，道爷哪里找去？”老道说：“你们不用管我，今天晚上把他另外的魂给找来就好了。”众家人说：“员外的病，只要你老人家救得了痊愈，准得好好谢谢你。”老道说：“我倒不要谢礼，所为了然功德。我要去找魂，晚上再见。”说罢出了王宅，一直来到海棠桥酒馆之内。雷鸣、陈亮两人在喝酒等着呢，见孙道全来了，陈亮说：“师兄喝酒罢。”三个人吃喝完了，孙道全把雷鸣、陈亮叫到酒馆以外无人之处，说：“二位师弟，师傅有吩咐，叫你二人今天晚上够奔西边那座三清观。师傅提说，那庙里西配房屋中，条案桌上有一个瓶，叫摄魂瓶，咱们施主王安士的魂，被那庙里老道拘了去，搁在瓶里，你二人去把瓶盗来，就把王员外救了。可千万要小心，那两个老道可不好惹，都会妖术邪法，你二人可要留神。”

雷鸣、陈亮点头，立刻往前走。雷鸣说：“三弟，咱们二个人你盗我盗？”陈亮说：“二弟，你飞檐走壁之能，窃取灵妙之巧，比我强。讲说口巧舌能，见什么也说什么话，机灵便，眼力健，我比你强。二哥，你盗瓶，我使调虎离山计，把老道调出来。”雷鸣说：“你怎样使调虎离山的妙计呢？”陈亮说：“我没准，瞧事做事，也许放火，也许装神作鬼。”两个人说着话，来到庙门以外。陈亮说：“二哥你在西边，瞧着我打东边使调虎离山计。”陈亮上墙一看，两个老道在西配房里，一间后院东首有一棵树，陈

亮这才嚷上吊。雷鸣瞧两个老道出去，他由房上下来，刚要进西配房，雷鸣又怕屋里还有人，方才也没问孙道全他这庙里有几个老道。雷鸣心中一犹疑，又怕两个老道回来，他又到东边探探，听两个老道正与陈亮说话，雷鸣复反回来，刚要推门，又怕屋中有人，听了一听，才推门进去。两个老道回来了，见雷鸣正要伸手拿摄魂瓶。董太清一声喊嚷：“好孽障大胆！”雷鸣一回头，见老道已到门口，顾不得拿摄魂瓶，拉刀想要往外闯，焉想这张太素用手一指，竟把雷鸣用定身法定住。不知雷鸣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雷鸣智杀张太素 悟禅气吹董太清

话说张太素用定身法把雷鸣制住，老道心中就明白了，说：“贤弟，方才白脸上吊的，是跟他一处的，一个是调虎离山计，一个来盗瓶，对不对？”董太清说：“有理。”立刻吩咐张士芳把雷鸣捆上。两个老道坐下说：“你这厮好大胆量，竟敢前来盗摄魂瓶？你姓什么？谁叫你来的？那个白脸使调虎离山计是谁？趁此说实话。”雷鸣说：“我一个人来的，那个白脸不认识。”张太素说：“谁叫你来偷盗摄魂瓶的？”雷鸣说：“我自己要来偷的。”张太素说：“你怎么不偷别的，单偷我这瓶子呢？”雷鸣说：“做贼的瞧见什么就偷什么，我爱这瓶子，我就要偷。”张太素说：“你这厮大概不说实话，张士芳给我把绳棍拿来，我非打你，你也不说。”张士芳立刻把绳子拿来，张太素就把雷鸣的衣服解开。用绳子沾水一抽，雷鸣破口大骂。“叭叭叭”一连就是数十鞭，打的雷鸣身上尽是伤。陈亮在外面等候多时，不见雷鸣出来，陈亮暗中一探，老道正打雷鸣。陈亮一看二哥挨打，心中难受，有心下去，又知道老道术邪法，不是老道的对手，不下去，瞧着二哥受这样委屈，心中又不忍。陈亮真急了，一瞧大殿后面堆着许多干柴，陈亮立刻掏出自来火，给把柴草点着，少时连大殿都着了。张士芳偶然看外面一亮，往外一瞧，大殿火起来了，张士芳说：“可了不得了，大殿着了火。”董太清一听，先把桌上摄魂瓶揣起来，同张太素、张士芳出来，到后面打算救火。

陈亮此时进去，把雷鸣背出来，一直够奔海棠桥。再回头一看，三清观烈焰飞腾，火光大作。陈亮来到海棠桥，孙道全说：“二位师弟把摄魂瓶盗来没有？”陈亮说：“师兄你看，不但摄魂瓶没盗来，我二哥被老道打了一身伤，我使调虎离山计，才救出来。咱们得找个地方，叫二哥歇歇，上点止痛的药方好。”孙道全说：“只可到王宅去罢。”这才带领陈亮，背着雷鸣，来到王宅。先叫陈亮在旁边等着，老道一叫门，管家王孝开门一看，说：“仙长来了甚好。”孙道全说：“我有两个采魂童受累了，要借你们书房歇歇，你等可别偷着瞧。”王孝说：“是了，我们躲开，你同着进去罢。”老道这才同着陈亮，把雷鸣背到书房，搁到里间屋中，叫雷鸣定定神，敷上金疮止痛散，把帘子落下。老道在外间屋中一坐，少时有家人进来献茶，说：“祖师爷，你给我们员外把魂找来没有？我们员外可咽了气了。”老道说：“你告诉里面安人，不要紧，可千万别哭，我准管他死不了。”

正说着话，就听外面一乱，说：“三清观着了火，把庙满烧了。”孙道全见家人出去，说：“二位师弟，你们两个人这个乱惹大了，三清观庙都烧了，那两个老道准要来找我拼命。”陈亮说：“那也无法，我焉能瞧我二哥活活打死呢？他不来便罢，他要来咱们三个人跟他拼命。”孙道全说：“事已至此，二位师弟也不必管。那两个妖道都会邪术，你两个动手也是白送死，莫若你二人逃命去罢，我自有道理。他要找我，我跟他去就是了。”说着话已然东方发白，只听外面叫门，家人出去一看，是董太清、张太素。

两个老道见大殿东西配殿一点没剩，只烧的片瓦无存，两个老道一跺脚说：“张士芳，因为你，把我的庙都烧了，我两人非

得找这个梅花真人去拼命。这两个人必是梅花真人主使来的。”张太素说：“我知道这个真人，是灵猿化身，咱们去找他去。”立刻来到王安士门首，一叫门，家人开门一看认识，说：“董道爷、张道爷，二位这么早，来此何干？”张太素说：“你们这里住着一个梅花真人么？”管家说：“不错呀。”张太素说：“你叫他出来，就提我二人找他有事。”家人立刻到里面说：“仙长爷，现在外面有三清观的董道爷，张道爷找你。”孙道全一听说：“二位师弟，走你们的罢。”雷鸣、陈亮说：“师兄，我二人惹的祸，要一走，岂不叫兄长受累？”老道说：“你二人去罢，我去见他。”孙道全当时来到外面一见，董太清一瞧认识，说：“原来是你呀。”孙道全说：“二位道友有什么话？咱们找清静地方说去。两个人事情，彼此说出来，叫人家耻笑。你我都是三清教的门人，咱们的事，找地方说去。”张太素说：“跟我走。”三个老道一直够奔海棠桥而来。焉想到雷鸣，陈亮早越房出来，后面远远暗中跟随。三个老道来到海棠桥，天光大亮，张太素说：“孙道全你说罢。”孙道全说：“咱们往北走，到天台山下，那里没人说去。”张太素说：“走。”

三个人一直到天台山下。孙道全说：“二位道友找我为什么？”董太清说：“你无故坏我的事，你主使一个蓝脸，一个白脸，把我的庙烧了，我焉能容你！”孙道全说：“二位道友不便动怒，咱们彼此都是三清教的人，你把摄魂瓶给我，好叫王员外给你修庙，照样赔你，也别管蓝白脸那两个人。咱们一概不提，你瞧好不好？”董太清说：“你那算白说，今天我非得把你宰了，方出我胸中之气。我拿摄魂瓶，我自己会叫王员外修庙，何必你叫王员外给我修庙？”孙道全说：“二位别生气，慢慢说。”董太清哪里

肯听，伸手拉出宝剑，照定孙道全就是一剑。孙道全并不还手，往旁边一闪，口中直央求说：“二位道友饶了我罢，我给赔罪磕头，还不行吗？”董太清一剑跟着一剑，张太素脸朝南站着瞧着，说：“非杀了你，不出我二人之气。”口中直骂。

这个时节，雷鸣、陈亮两个由东边绕到北边去，蹲在石头背后。雷鸣一瞧说：“三弟，你瞧咱们师兄不动手，尽躲。这两个老道真可恨，我先把这两个老道冷不防宰了，以报打我之仇。”说着话，雷鸣拉出刀来，慢慢往前就走，张太素脸朝南站着，雷鸣由北边打他身后头往前来，心里说：“你要不回头，我就把你宰了。”焉想到老道也是恶贯满盈，该当死，并没回头，只顾瞧董太清动手。雷鸣凑到近前，冷不防手起刀落。“扑哧”一下，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张太素的人头滚落在地，死尸栽倒。董太清一瞧，师兄被那蓝脸杀了，说：“好孙道全，我说你们是一党不是？把我师兄杀了，我今天非要你们的命不可。”雷鸣、陈亮说：“咱们三个人，要他的命。”

正说着话，只见张太素的人头忽然由地下飞起来，有两丈多高，照定董太清的脑袋砸下去。董太清说：“师兄你死的屈，你别闹鬼呀！你找你的仇人，我准给你报仇。”正说着话，人头又飞起来，又照他打去，一连数次。大众留神一看，在西边石头后头，有个小和尚在那里吹呢。孙道全一看认识，是悟禅。书中交代，悟禅打哪来呢？原来济公带悟禅到松阴观，一拜鲁修真。本来鲁修真是个修道的人，跟济公一谈，知道济公是得道的高僧，二人倒是道义相交。和尚把乾坤颠倒迷路旗送给鲁修真，和尚说：“我将来常山院慈云观，有一步大难，非道友救我不可。”鲁修真说：“圣僧有用我之处，给我信，我必到。”越谈越对，就

留和尚师徒住下。次日天刚亮，和尚说：“悟禅你到天台山下去，救你三个师弟去。”悟禅点头，来到天台山下，在暗中藏着，见孙道全直央求，后来见雷鸣把张太素杀了，悟禅这才吹人头打董太清。孙道全一瞧见，说：“小师兄快来。”董太清也瞧见，说：“好妖精，竟敢这样无礼！”悟禅一撒肚子，一口气把董太清给吹起来，离地有一丈，“扑冬”把老道摔下来。悟禅又吹，吹起来摔下去。正摔董太清，忽听山坡一声“无量佛”，说：

山中清，山中清，万缘不到好修行。眼前浮云倾富贵，
崖下流水无困模。是是非非不管我，长长短短没人争。惟有一
时动情处，岭头一曲古英风。

一位老道口作歌而来，大众睁眼一看，吓得亡魂皆冒。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老仙翁一怒捉悟禅 二义士夜探天台山

话说悟禅正在气吹董太清，忽听山坡一声“无量佛”，信口作歌，来了一位老道：头戴旧布道巾，身穿破衲头，白绫高腰袜子，直搭护膝，厚底云履；面如古月，鹤发童颜，一部银髯，真是发如三冬雪，须赛九秋霜；在手中提着花篮，背后背着乾坤奥妙大葫芦。来者老道非别，乃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昆仑子。董太清一看，赶紧跪倒，口称：“祖师爷在上，弟子给祖师爷叩头。”孙道全也跪下了，悟禅也吓得不敢吹了，雷鸣、陈亮不知这个老道的来历。这位老道在天台山上，道德深远。这座天台山。有四十五里地高，他的庙站在上面，叫接云岭。这座山上，豺狼虎豹、毒蛇怪蟒极多，凡夫俗子也到不了。孙道全、董太清都认识，故此赶紧行礼。老仙翁一看说：“你两个人为何如此争斗？从实说来！这个妖精是谁？”孙道全说：“回禀祖师爷，这个小和尚是我师兄，我拜济颠和尚为师，我要跟济颠学习点能为法术。”老仙翁一听说：“好，我山人正要找济颠呢。”老仙翁为人什么要找济公作对呢？这内中有一段缘故。

书中交代，老仙翁为什么要找济公作对呢？只因前者褚道缘，张道陵两个老道被雷鸣、陈亮给把衣裳都剥了去，两个老道及至还醒过来，一瞧赤身露体，褚道缘说：“这怎么好？要在街上一走，谁瞧见，谁不打耳光子的？”老道张道陵说：“咱们到天台山上清宫去找祖师爷去罢。”两个人白天不敢走，等天黑，还

是走山里，不敢走村庄。到上清宫，一打门，小道童由里面出来，一开门说：“二位怎么连裤子都没有了？必是赌输了。”褚道缘说：“不是，我二人被济颠和尚欺负苦了。我二人要见见祖师爷，求祖师爷替我们报仇。”说着话，来到里面。一见老仙翁，老仙翁这个气就大了，说：“两个东西，怎么这样不要脸？连裤子都没了？”张道陵说：“祖师爷有所不知，尘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和尚，兴三宝，灭三清，他说三道教没有人，都是畜类，全都是披毛戴角，不是四造所生，脊背朝天，横骨插心。他把我二人的衣服全都剥去了。求祖师爷大发慈悲，给我们报仇，也给我们三道教转转脸。”老仙翁一听，说：“我听说济颠和尚是个罗汉，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童儿去拿出两身衣服来，叫两个人穿上。哪时我见着济颠，我倒要问问他。”褚道缘，张道陵两个人穿上衣服，在庙里住了一天走了。

今天老仙翁早晨起来，在山上采药，看见山下一股妖气，直冲斗牛之间，故此这才下山来看看。一问孙道全，他提说拜济公为师，故此老仙翁说：“我正要找济颠僧。”又问：“你两个人为何争斗？”孙道全说：“奉济公之命，搭救王安士。”怎么董太清、张太素害人拘魂，从头至尾，细述一遍。董太清说：“祖师爷，你看孙道全无故地使人把我的庙烧了，方才那个蓝脸把我师兄杀了。”老仙翁说：“董太清，你这孽障，无故不守本份，贪财害人，张太素死有余辜。你把摄魂瓶拿出来，不准你再动手，山人今天便宜你。”董太清不敢不拿出来，立刻把摄魂瓶拿出来。老仙翁说：“孙道全，你拿摄魂瓶去救王安士。这个小妖精是你的小师兄呀，我把他带上山去吊起来。你给你师父济颠送信，叫他前来见我，他一天不来，我把他吊一天，他两天不来，我把他徒弟吊

两天。哪时他来，我把这妖精放下。”孙道全也不敢多说，悟禅就吓的不敢跑。怎么不敢跑呢？知道老仙翁身后背着那乾坤奥妙大葫芦，勿论什么妖精装到里面，一时三刻化为脓血。老仙翁立刻把悟禅搁到花篮之内，老道竟自上山去了。

雷鸣、陈亮这两个人就急了，雷鸣说：“师兄，你瞧这个杂毛老道，把咱们小师兄捉了去，你为何不管呀？”孙道全说：“你二位师弟有所不知，这个老道可惹不起，神通广大，法术无边。连咱们小师兄他那么大道行都不敢跑，我更不敢惹了。”雷鸣、陈亮一听，气往上冲说：“你惹不起，我两个人可惹得起！咱们小师兄被他弄了走，我二人焉能袖手旁观？”孙道全说：“二位师弟打算怎么样呢？”雷鸣说：“这个老道不是就在山上庙里住么？”孙道全说：“是呀。”雷鸣、陈亮说：“我二人非得把老道宰了，给小师兄报仇不可。”孙道全说：“二位师弟可千万不可任性，这个老道可非同别人可比，你二人岂不是白送死？依我说，趁早别碰钉子。”雷鸣、陈亮说：“你说不算，我二人拼着我们两条命不要了。”说着话，往山上就跑，孙道全再三拦也拦不住。这两个人随后就追老道，展眼再瞧，老道不见了。这两个人焉能追得上？老道驾着趁脚风走了。这两个人追去，山路甚是崎岖，坎坷不平。正往前走，见眼前一道涧沟，南北有五丈余宽，深有万丈，当中只有一道独木桥，东西没有路，非得走这根独木过不去。陈亮一看，这根木头年深日久，都朽了，用手一挖，木屑就往下面掉。陈亮说：“二弟，你看非得走这独木桥过不去。要走在当中这一断，摔下去落在山涧里，就得摔个肉泥烂酱。”雷鸣说：“拼个死去，非得把老道杀了，把小师兄救回来。”陈亮说：“是。”两个人把心一横，立刻施展陆地飞腾法，就打这根木头上走过来，也

没怎么样。

二人这才又往前走，约走了数里之遥，忽见眼前有一只猛虎，两只眼灯笼相似，张着血盆大嘴，尾巴来回直摆，把地下的石子打的往上直飞。雷鸣、陈亮两个人一看，吓的亡魂。雷鸣说：“老三，你看这可要没命。”有心回去罢，走在独木桥也许掉下去，虎若要追，也跑不了。两个人一想：“该死也活不了。”拉出刀来，直往前走，走到猛虎跟前，老虎拿鼻子闻闻，一摇尾竟自走了。雷鸣、陈亮吓的一身冷汗。陈亮说：“二哥，咱两个人许没有人味了，老虎瞧见闻闻，都摇尾不吃。”雷鸣说：“咱们两个人走罢，不该是他嘴里食。”说着话，二人又往前走，眼见日已西沉。正往前走，只见大岭上有一条大蟒，足有三十余丈长，有缸粗细，两只眼似两盏灯。雷鸣、陈亮被老虎吓的一身冷汗，觉着毛骨悚然，刚把汗干了些，身上仿佛长点力气，这又瞧见大蟒，把两个人又吓得惊魂千里，不往前走使不得，山上又没有两条路，陈亮说：“二哥，生有处，死有地，方才老虎没吃咱们，这条大蟒也许不害人。咱们愣往前闯。”正说着，只见这条大蟒一阵怪风，竟自去了。雷鸣、陈亮说：“好险，好险，你我两世为人。”二人微缓了缓，又往上走来。

到了上清宫，约有二更天，一看满天星斗，朦朦月色，山影静悄悄，空落落。见这座庙前至后三层大殿，周围地势占的不少。正山门坐落北向，上面有字。是泥金匾刻的字，上写“敕建护国上清宫”。东西有角门，都关着，庙门口有两根旗杆，庙里有两根旗杆。雷鸣、陈亮二人看罢，拧身蹿上墙去。往里一望，正当中大殿五间，带月台，东西各有配殿，中院栽松种竹，清风飘然。大殿东边，有四扇屏风门套着，是第二层院子。两个人蹿房越脊，

施展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相仿，往后够奔。站在房上一看，东跨院里有灯光，这院中也是四合房。北上房五间，南倒座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北上房屋中射出灯光。雷鸣、陈亮来到北上房前披，施展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一看，见屋中靠北墙条案上面有些经卷，头前八仙桌上面有一盏灯，两边有椅子，老道正在上首椅子上坐着，在灯下看书。这屋中是阴三暗五，再一看房柁上吊着悟禅，绳子拴着脚，头冲下吊着倒势。雷鸣、陈亮一看，气往上撞，立刻拉刀将手伸出，由上面一翻身跳下来，往屋中就闯，一掀帘子，打算摆刀杀老道。焉想到老道一抬头，说：“好孽障！大胆的狂徒！”用手一指，用定身法就把雷鸣、陈亮定住。雷鸣、陈亮气往上撞，破口大骂。老道立时吩咐：“来人，这两个小辈，将他缚到后面去，结果性命。”不知二位英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永宁村法救王安士 韩家院捉拿章香娘

话说老仙翁把雷鸣、陈亮治住，吩咐把二人抬到后面去结果性命。这个时节，傍边过来一人说：“师父，你老人家大发慈悲罢！这两个人是弟子的结拜兄弟，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求祖师爷看在弟子面上，饶恕他二人罢！二位贤弟跟我到后面去。”雷鸣、陈亮一看，说话这人乃是夜行鬼小昆仑郭顺。雷鸣、陈亮正破口大骂，郭顺说：“二位贤弟别骂了。”立刻把雷鸣、陈亮带到后面去，老仙翁还怒气未息。天光刚亮，只听外面一声“无量佛”。小道童出来一看，来者乃是孙道全。书中交代，孙道全自从山下见雷鸣陈亮赶老仙翁去，他也无法，拿着摄魂瓶，够奔永宁村。来到王安士家一打门，家人一看，说：“道爷来了，可曾把我们员外爷的魂给找来？”孙道全说：“找来了。”家人立刻同孙道全来到里面，一看王员外已然如同死人一般。孙道全把摄魂瓶拿出来，打开一念咒，王安士的魂归了窍。当时王安士“啊呀”了一声，一睁眼说：“我好闷得很。”众人一瞧老员外说出话来，都喜欢了。安人说：“员外你好了。”员外说：“我没有病，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众家人说：“员外爷，你躺了好几天了，昏迷不醒。要不是这位仙长把你老人家救了，就了不得了。”老员外说：“原来如此。”立刻翻身起来，如同好人一般，要给老道磕头。孙道全说：“老员外千万别给我磕头，我要损阳寿。”家人先给拿过桂圆茶来，王安士喝了，就觉着心里发空，家里有现成的燕窝粥，

先给员外喝了一碗。老员外请真人外面书房坐，老员外也就不敢给老道行礼了，穿好了衣服，陪着来到书房，叫家人预备上等果酒。众人无不感念老道的好处，家人把酒摆上，老员外陪着孙道全喝酒谈心。

老道喝着酒，忽然往东一看，一股妖气直冲霄汉。书房是西房，正往东看，老道就问：“老员外，这东院里是甚么人住着？”王安士说：“那院里是我一个拜弟，姓韩名成，跟我也世交。”老道说：“老道说：“他家里有什么人？”王安士说：“他家里夫妇两个，有一个儿子，叫韩文美，有媳妇，道爷说这个做什么？”孙道全说：“我看那院里有一股妖气冲天，那院中准有妖精。”王安士一听，说道：“没听说他家里闹妖精，真人看着准有妖精？”老道说：“那不假，准有。”王安士一想，我跟韩员外至有交情，既知道焉有不管之理？说：“道爷，既瞧出来，何妨慈悲，跟我过去给把妖精除了。那院里韩员外跟我至好，也不是外人。”孙道全说：“可以，我山人去瞧瞧。”老员外立刻同老道来到隔壁一叫门，韩员外家的管家出来开门，一看说：“王员外，你老人家好了？”王安士说：“好了，你家员外可在家里？”家人说：“在家里。”王安士说：“你里到里面通禀一声，我来见你家员外有事。”家人立刻进去一回禀，韩成赶紧迎接出来。

孙道全一看，这位韩员外好样子，身高八尺，膀阔三停，头戴宝蓝员外巾，迎面嵌着玉，他本是武举出身，身服蓝缎员外氅，腰系丝绦，白袜云履，面如紫玉，浓眉大眼，三络黑胡须。一见王安士，连忙施礼说：“兄长欠安，可曾好了？小弟少来问候。”王安士说：“你我兄弟知己，勿叙套言。”韩成说：“这位道爷是谁？”王安士说：“这位乃是梅花真人，我的病就是这位道爷救

的。”韩成拱手往里让。来到书房落座，家人献上茶来。王安士说：“今天我同道爷来，非为别故，我方才正在书房吃酒，真人看你这院中有妖精。我想你我知己，我不能不管。我求真人过来，给你降妖捉怪。”韩成说：“我这院中没闹过妖精，道爷怎么瞧有妖精呢？”孙道全说：“我看这股妖气，还是阴气，必是女妖。员外你把女眷连婆子丫环都叫出来，真人一瞧，就瞧出来。”韩成说：“可以。”立刻叫家人给内室送信，叫安人、少奶奶、众婆子、丫环都出来。少时内宅女眷都出来，老道来到院中一看，有一位妇人二十多岁，长得姿容美绝，秀丽无双，有两个丫环搀着。孙道全一看这个妇人是妖精，老道拉出宝剑一指说：“好妖精，见了山人还敢大模大样？”这妇人并不言语。孙道全说：“你还不现原形？”这妇人也不言语，孙道全举宝剑赶过来就要砍。

这个少妇非是别人，乃是韩成的儿媳妇。怎么会是妖精呢？这其中有一段情节。韩成之子韩文美，本是个念书的人，当初跟王全、李修缘都是同窗的书友，就是韩文美年岁居长，王全次之，李修缘顶小。皆因李修缘一走，王全也不念书了，韩文美就剩下一个人自己在家中用功。偏巧他妻子故世，韩文美就无心念书，时常带着书童出去游山玩景，以解心中之闷。韩成打算给他续室，老不合式，高不成，低不就，故此耽误下了。这天韩文美带着书童又出去游玩，走到永宁村西，觉着口干舌燥，韩文美就说：“童子，你我到哪里去歇息歇息，找杯茶吃。”童子说：“眼前这不是清静庵么？庙里老尼姑，不是公子爷的师傅？咱们到庙里去喝茶好不好？”韩文美一想：“也好。”立刻同书童来到庙门口叫门。

工夫不大，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个小尼姑，把门开开，说：

“公子爷来了。”韩文美说：“老师傅可在庙里？”小尼姑说：“在庙中，公子爷请里面坐罢！”韩文美带领书童，这才往里够奔，一直来到西跨院。这院中西房三间，北房三间，南房三间。小尼姑来到北房禅堂，一打帘子，说：“师父，韩公子来了。”这房里老尼僧法名妙慧，一听说韩公子爷来了，赶紧由里出来，说：“公子爷来了，怎么这么闲在？”韩文美赶紧行礼，说：“师父一向可好？弟子有礼。”老尼说：“好，公子爷请坐！”韩文美坐下，老尼姑叫来人倒茶来，只听里面屋中一声答应，真是娇滴滴声音，一掀帘子，由里面出来一个带发修行的少妇。韩文美一看，真似貌比天仙，给韩文美过来一倒茶，韩文美就闻着妇人身上带着有了一阵兰麝之香。这妇人把茶倒上，慢闪秋波，斜乜杏眼，瞧了韩文美一眼，转身进屋中去。韩文美一瞧这妇人，当时心神飘荡，这才问老尼僧：“这位妇人是谁呀？”妙慧说：“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她姓章，名叫香娘，她原是这村北的人。她丈夫故世，家有婆母，要逼他改嫁。他不愿改嫁，情愿出家，拜我为师，就在我这庙里，侍奉佛祖。”韩文美点了点头，坐了片刻，立刻告辞。一出庙，真仿佛把魂留在庙里。到了家中，茶思饭想，躺在炕上茶饭懒用，一闭眼就见章氏香娘在眼前，自己得了单思病。

韩员外夫妇跟前就是这一子，一见儿子病了，赶紧请名医医治，医家先生也瞧不出甚病症来，一天不如一天。那韩成一想：“这病来的怪。”就把书童叫过来一盘问：“我家公子上哪去了？不说实话，把你打死。”书童不敢隐瞒，就把上清静庵里去，遇见章香娘之故一说。韩成夫妇疼儿子，赶紧叫人把清静庵老尼姑接来。安人说：“亲家，你瞧你徒弟病得利害，你得救你徒弟，我夫妇就是这一个儿。”老尼姑说：“我怎么救他？”安人说：“你庙

里听说有一个章氏香娘，你只要给我儿把亲提妥了，他的病就好了。”老尼姑说：“呦，人家跟我出家，我劝人家改嫁，那如何使得？”安人说：“你费费心罢，只要你给提妥了，我必当重谢你。”老尼姑说：“我提着瞧罢。”当时老尼姑回去，到庙中跟章氏香娘一提，先前章氏不愿意，后来香娘愿意了。老尼姑给韩宅送信，韩成还是定轿子娶，照娶姑娘一样。韩文美一听说定了，病就一天比一天见好。等娶过来，夫妻恩爱的如胶似漆，公婆也欢喜儿媳妇，婆子、丫环都没有不跟少奶奶合式的。半年多的光景，也没人知道他是妖精。今天无故被孙道全看出来，孙道全摆宝剑刚要刹，焉想到韩成恼了，由后面冷不防打孙道全一个嘴巴，挟起来，来到大门外，把老道扔下，说：“你哪来的老道？跑到我家里来撒野！说我好好的媳妇是妖精，你快滚罢。”说完了话，关上大门回头进去。孙道全一想：“正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莫若找我师傅，我把妖精捉了，可以转转脸。”想罢立刻往前就走。刚一出了巷口，就听后面忽然起了一阵怪风，凉情必是妖精追赶下来。不知孙道全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孙道全捉妖遇害 济禅师拉船报恩

话说孙道全出了永宁村，正往前走，忽听由后面起了一阵怪风，刮的走石飞沙四起。孙道全一闻这阵风，异香扑鼻，心里说：“了不得了，这个妖精追下我来，要跟我做对。”正在心中思想，何尝不是？只听后面有人说话：“好孙道全，你往哪走？仙姑娘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败我的事，拆散我的金玉良缘，我仙姑这几年没吃人了，今天我开开杀戒，把你吃了，我好饱餐一顿。”孙道全一回头，果然是那个妇人追下来了，孙道全赶紧拉出宝剑一指，说：“好妖怪，你好大胆量，竟敢前来跟山人做对？我今天结果你的性命。”妖精说：“并非我仙姑娘找你，你无故怀着鬼胎，坏我的事，我焉能饶你？”孙道全摆剑就刹，妖精一闪身，抖手祭起一块混元如意石。这石头能大能小，起在空中好似一座泰山，照孙道全头顶打来。孙道全也有点能为，受过广法真人沈妙亮的传授，一瞧石头打下来，赶紧口念护身咒，掐剑诀一指，说声“敕令”，立刻石子现了一道黄光，坠落于地。妖精一瞧，说：“好孙道全，你敢破仙姑的法宝！”立刻又一抖手，孙道全一看，无数的长虫奔孙道全要咬。孙道全知道这是障眼法，立刻把舌尖嚼破，往上一喷。这些长虫全现出原形，都是纸的。妖精勃然大怒说：“孙道全，你敢破仙姑的魔术！”说着，一撒肚子一张嘴，喷出一道黄光，这是他三千多年的内丹。孙道全立刻觉着身子一麻，翻身栽倒。妖精哈哈一笑说：“我打算你有多大能

为，原来就是这样。今天合该我吃你。”立刻把孙道全一提，来到山神庙，把孙道全搁在里面。妖精把门一关，打算要现原形吃孙道全。

正在这般情况，就听门外哈哈一笑说：“好孽障，真乃大胆，竟敢要吃我徒弟？来，来，来，咱们爷们较量较量。”妖精一听，往外一看，来了一个穷和尚。书中交代，来者乃是济公，济公由八卦山叫悟禅走后，跟坎离真人鲁修真告辞。鲁修真说：“圣僧何妨在我这庙里多住几天？你我可以盘桓盘桓。”和尚说：“我还有要紧事故，你我后会有期。”和尚出离了八卦山，往前行走，来到一个小码头。见王全、李福正进酒馆，和尚也掀帘子进去。王全、李福刚坐下，要了一桌酒席，和尚也进来，向王全说：“乡亲才走到这里？”王全一看，是萧山县树林子里遇见那穷和尚，王全说：“大师傅，你也来了？”和尚说：“你们二位，这些日子才到这里？”王全说：“别提了，我二人在萧山县遭了一场官司，耽误了几天。”和尚说：“乡亲你回家去罢，你不必找你表弟，找也找不着。你一天到家，你表弟也是一天到家，你两天到家，他也两天到家，你哪里到家，他也就到家了。”王全说：“是、是，大师傅没吃饭吧？”和尚说：“可不是。”王全说：“你在这里一同吃罢。”和尚说：“敢情好。”王全立刻叫伙计拿过一份杯筷碗碟来，和尚就坐下。伙计把干鲜果品菜蔬上齐，和尚大把抓菜，李福就瞧着不愿意。和尚抓起来还让呢：“你们二位吃这把。”王全一瞧，和尚真脏，满脸抹油，王全嫌脏说：“和尚你吃罢，那盘子都是你吃。”和尚说：“我就得其所哉！”王全吃点不吃了，李福也饱了，和尚大吃大喝大抓，连跑堂的都拿眼瞪和尚。跑堂的心好：“好容易来了一位阔大爷，要成桌的酒桌吃不了，好吃的剩点，这

叫和尚拿手一抓怎么吃？”王全见和尚吃完了，叫伙计算帐。

这个时节，由外面进来一个人，说：“哪位搭船走，我们船上海棠桥。”李福说：“公子爷，咱们搭船走罢。”王全一听说：“你还提坐船？提起来吓的我魂飞胆裂。你曾记得曹娥江坐船吗？”李福说：“曹娥江那是包船，这是搭船，这船上别的客座多着呢。”这才问管船的：“你船上有多少人？”管船的说：“有二十多位了。”李福说：“上海棠桥我们去，船上有舒展地方没有？”管船的说：“前后舱人都满了，就是上铺闲着。你们二位上海棠桥，坐在上铺，给五百钱罢。”李福说：“钱倒好说，今天这就开船么？”管船的说：“这就开船。”李福这才把酒饭账给了，说：“公子爷上船罢。”王全站起身往外走，和尚说：“咱们那里见罢。”王全也不知和尚说哪里见，主仆同管船的出了酒铺，来到码头河岸上船。众坐船人都说：“还不开船么？”管船的说：“开船？我们船上就是两个人，还得雇一个拉短纤的就开。”

正说着话，那穷和尚“梯他梯他”由东来了，管船的正嚷：“谁来拉纤？”和尚答了话说：“我去。”管船的说：“大师父，你一个出家人，拉纤行么？”和尚说：“行。出家人按一口锅，也跟俗家差不多，都得挣钱吃饭。”管船说：“就是，大师傅你拉罢。”立刻把纤板给了和尚。管船的撒跳板开船，济公禅师把纤板一拿，拉着就走。书中交代，济公要拉船纤，所为报答表兄王全出来找他被霜戴雪、早起迟眠这点辛苦，和尚故此拉纤。人家拉纤喊船号，和尚一边拉着纤，信口说道：

这只船，两头高，坐船的主人心内焦。踏破了铁鞋无处找，弟兄相见不分晓。到天台，才知道，骨肉至亲两相照。和尚念完了，往前走，信口又说道：

想当年，我剃度；舍身体，洗发肤；归于三宝做佛徒，松林结茅庐。妄想除，余思无，真被累，假糊涂。脸不洗，手不沐，无事笑泥沽。走陆路，游江湖。好吃酒，爱用肉。不管晨昏香焚炉，混寄在世俗。风霜冷到穿葛布，天气热到披裘服。为善要诛恶，济困要扶危。

和尚一边念着，往前走，又念：

这一只船，两头摇，管船的女人好细腰。由打去年抱了一抱，直到如今没着摸。

管船的一听说：“和尚别玩笑，你满嘴说的是什么话呀？”和尚说：“我不管了。”说着话，和尚把纤板一扔，撒腿就跑。管船的说：“你们瞧这个和尚，真是半疯。拉了这半天纤，快到了，他跑了，他也不要拉纤的钱。”众坐船的人，一个个全都乐了，说：“这个和尚真有点疯病。”大众纷纷议论，这且不表。

单说和尚撒腿就跑，直奔山神庙而来。罗汉爷先把灵光、佛光、金光闭住，来到山神庙门口，和尚一推门说：“好孽障！你这胆子真不小，竟敢吃我徒弟？待我来结果你的性命。”妖精正要吃孙道全，忽听门外有人说话，妖精回头一看，是一个穷和尚。短头发有二寸多长，一脸的油腻，破僧衣短视缺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草鞋，长得人不压众，貌不惊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济公禅师把三光闭着，妖精一看，是一个凡夫俗子，当时气往上冲，说：“好个穷和尚，你敢前来多管我仙姑的事？你岂不是前来送死？”和尚说：“你这东西，无故不守本分，缠绕韩文美，还敢欺负我徒弟？今天我非得要你的命。”妖精一张嘴，照定和尚喷出一股黄气，打算要把和尚喷倒。焉想到和尚哈哈一笑道：“好孽障，你会喷毒呀！大概你也不认

识我老人家是谁？我叫你瞧瞧。”和尚一摸脑袋。露出佛光、灵光、金光，妖精一看，见和尚身高丈六，头如麦斗，身穿直裰，赤着两只腿，光着两只脚，原来是一位知觉罗汉。妖精吓的连忙跑倒，“嗷鸣”叫不住声。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说：“圣僧你老人家饶命，并不是我要兴妖害人。因那韩文美他瞧见我，他要托人说我，我才跟他成亲。求圣僧大发慈悲，饶了我罢。”和尚说：“你现原形我看看。”妖精立刻身形一晃，现了原形。和尚一看，这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妖精，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济公施法治妖妇 罗汉回家探姻亲

话说济公露出佛光、灵光、金光，妖精这才跪倒央求。和尚叫妖精现了原形，一看原来是一个香獐子。书中交代，这个香獐子，乃是天台山后天母宫，有一个玉面老妖狐的第三个徒弟，他有三千五百年的道行。这个老妖狐，乃是五云山五云洞五云老祖的女儿，自称玉面长寿仙姑。这个香獐子，他常到清静庵去听经，后来他一想：“莫若我拜老尼姑为师，跟他学学经卷。”自己摇身一变，变了一个美貌的妇人，到庵里去投奔老尼姑。她说她是村北住家，丈夫故世，婆母要叫他改嫁，他不愿意改嫁，要拜老尼姑为师，情愿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侍奉佛主，他说姓章名香娘。老尼姑妙慧信以为真，不知道他是妖精，把他收下。焉想到韩文美瞧见，惦念在心，托老尼姑说媒，老尼姑倒是怕韩文美死了，韩成夫妇绝了后，倒是一番好意，把香娘子给韩文美说了去。今天香獐子遇见济公，当时求济公饶命，和尚说：“你要叫我饶你也行得，你依我一件事。”章香娘说：“只要圣僧饶命，有什么事，圣僧只管吩咐。”和尚说：“你附耳如此如此，然后这等这样，依我的话照样办，我就饶你。”香獐子说：“圣僧怎么说我怎么办。”和尚说：“既然如此，你去你的，咱们后日见。”香獐子立刻一晃身，竟自去了。和尚这才把孙道全救过来，孙道全一明白过来，睁睛一看，济公在旁边站着，孙道全赶紧给师父行礼。和尚说：“你无故要多管闲事，‘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

头。’没有那么大能为，还要捉妖？没捉成妖，差点叫妖精把你吃了。”孙道全说：“多亏师父前来搭救，不然，我命休矣！”和尚说：“你捉妖叫人家把你打出来，你还有什么脸见人？我还捧你一场，叫你把神仙充整了。”孙道全说：“师父，我怎么把神仙充整了。”和尚说：“你附耳如此这般，这等这样，就把仙家充整了。”孙道全点头答应，和尚说：“你去罢，我还有事。”

和尚出了山神庙，一直来到海棠桥，路西里有一座酒馆，字号“凤鸣居”。初时这座酒馆，原来是韩文美、王全、李修缘三个人，每人拿三百银子成本开的。倒不为赚钱，所为三个人随便消遣。后来李修缘一走，王全也不到铺子去照料，韩文美一病，把这个铺子就交给家人王禄照管。本来王禄就不务正，最好押宝赌钱。现在王全又出外去找李修缘，王禄更没人管他了。自己胡作非为，把买卖全叫他输了。铺子后头搁上宝局了，前头把掌柜的跑堂的全散了，就剩下一个小伙计。王禄今天正在拦柜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和尚说：“辛苦辛苦。”王禄也不认识是李修缘，一来济公离家数载；二则又是僧人打扮，一脸的泥，也认不出是谁了。王禄说：“大师傅，喝酒呀？”和尚说：“喝酒，拿两壶来。”王禄给拿两壶酒过来。和尚喝了，又要两壶。喝完了四壶酒，和尚站起来就走。王禄说：“大师傅，怎么走么？”和尚说：“喝够了，不走怎么着？要没喝够还喝呢！”王禄说：“你走，给酒钱。”和尚说：“给钱上你这喝来？”王禄说：“上我这喝来，怎么就不给钱呢？”和尚说：“我没钱，我本不打算喝酒，皆因你这写着穷和尚喝酒不要钱，我才来喝酒。”王禄说：“哪写着？”和尚用手一指说：“你瞧。”王禄一瞧，果然墙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本铺穷和尚喝酒不要钱。”王禄说：“这是谁

跟我闹着玩的？”

和尚说：“掌柜的，你这铺子怎么这么热闹？”王禄叹了一口气说：“大师傅，别提了，先前我这买卖，一开张很好，都叫我押宝输了，现在把买卖做的这个样。”和尚说：“咱们两个人，倒同病相怜。我和尚有二十顷稻田地，两座庙，都叫我输了，我也是押宝押输的。现在我可学出高眼来，都说‘高眼没裤子穿’，这话一点不错，是局上瞧见我都不敢叫我押，给我拿过三百钱，叫我喝茶，我就指着吃局上。”王禄一听说：“大师傅，你会押宝么？”和尚说：“会。勿论什么宝，瞒不了我。铜盆子、木盒子、打宝、飞宝、传宝、递宝，全瞒不了我。我一耍就得赢，如同捡钱一般。就是众局上都不叫我押，我没了法子。”王禄一听说：“咱们这后院有宝局，和尚你要给我猜几个红，不但我请你喝酒，我还给你换换衣裳。”和尚说：“你有钱么？”王禄说：“有。我告诉你说罢，我刚借了二十吊印子钱。坐地八扣，给九六钱，十吊给八吊，二十吊实给十六吊，一天打二吊四百钱，打一百天合满钱二十四吊，连底子找得出十吊钱的利钱。没法子，不能不借，这还是指着铺子借的。大师傅，你跟我到后面去，你给猜几个红。我赢了，苦不了你。”和尚说：“就是罢。”

立刻同王禄来到后面。一看后面这里有好几十个人，围着宝案子，刚把宝盒子开出来。和尚说：“掌柜的，你押罢。这宝进门闯三，你押大拐三孤钉，准是正红。”王禄一想：“哪有这么巧？倘若押上，把十六吊钱一输，那还了得？”自己不敢押，和尚说：“你不押，这宝可是三。”王禄说：“瞧瞧再押罢。”正说着话，做活的叫宝一揭盖，果然是三。王禄一瞧一跺脚，自己后悔不该不押，这要听和尚的话，把十六吊钱都押上孤钉，赢四十三吊二百，

少时就见又把宝盒开出来，王禄说：“大师傅，这宝你猜什么？”和尚说：“方才我叫你押三，你不押，这宝还是三。”王禄心中犹疑，说：“方才开三，这宝哪能还是三呢？”和尚说：“你爱听不爱听。”王禄一想：“先瞧瞧再说罢。”焉想到一开宝又是三。王禄自己又一跺脚，说：“这是怎么说话？两宝来钱并住一百多吊。”和尚说：“你是不听话。”王禄说：“我哪知道？”说着话，第三宝又摔上盒子。王禄又问：“大师傅，这宝押什么？”和尚说：“这宝押二，这叫黑虎下山。”王禄一想：“和尚连猜了两宝红了，这宝许没准，我莫若瞧一瞧罢。”和尚说：“你又不押？”王禄说：“等等别忙。”眼看着又一揭盖是二，王禄自己一想：“我是什么东西？和尚果然是高眼，我不听？”和尚说：“你老不押我走了。”王禄说：“别走。”自己一想：“这宝拼出十六吊钱不要了，和尚叫我押我就押押。”想罢一瞧，宝又开出来，王禄说：“大师傅，这宝我押什么？”和尚说：“我猜三，你爱押不押？”王禄一想狠了，当时把十六吊钱满搁在三上押孤钉，心里担着心，见宝盖一揭，是么，红的冲么，白的冲三。王禄一瞪眼，说：“和尚你瞧这宝么了，押输了。”和尚说：“谁叫你先不押！我连猜三宝红你不押，我哪能够宝宝猜着？”王禄一想：“这有什么法子？不答应和尚也是白饶。和尚连一条整裤子都没有。”自己噘着嘴，赌气出来。和尚也跟着出来。

刚来到外面，就见王全、李福一掀帘子进来。和尚说：“乡亲才来呀。”王全一瞧说：“和尚你也来了。”和尚说：“可不是，乡亲你快回去罢，不必在外面耽延了，在外面耽延，你也找不着你表弟。你回去。你一天到家，你表弟也到家，你两天到家，你表弟也两天到家，你那时回去，你表弟也就到了。”王全说：“是。

和尚你做什么在这里呢？”和尚说：“我喝了四壶酒没钱，他不叫我走，乡亲你替我给了钱罢。”王全说：“是了，我给罢。”李福可就有点不愿意。王禄一瞧主人回来，赶紧回来行礼。王全说：“王禄我且问你，这两天老员外喜欢不喜欢？要喜欢我好回去。”王全本是个孝子，来打听打听，倘如老员外要不喜欢，自己暂且不敢回去，怕爹爹说，故此先来问。王禄说：“公子爷你回去罢，老员外几乎死了，听说今天才好。公子要昨天回来，还赶上着急了。老员外已然都上床咽了气，多亏有一位老道给救了。”王全一听一愣，说：“老员外什么病呀？”王禄说：“不是病，听说是被阴人陷害。听说大概是张士芳，勾串三清观董老道张老道，可不知是怎么陷害的，公子爷快回去罢。”王全一听，说：“别人都可说，惟张士芳他可不该。素常我给他银钱，他倒生出这样心来，真乃可恨。”和尚说：“乡亲，你们说着话，我要走了。”立刻济公出了酒馆，这才要够奔永宁村，甥舅相认。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八回 探娘舅济公归故里 点奇梦圣僧度善人

话说济公出离了酒馆，一直够奔永宁村，来到故土原籍。济公一看，叹了一口气，离家这几年的光景，村庄都改了样子。正是兔走荒苔，狐眠败叶，俱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剩草，亦系旧日征战之场。济公一看旧日儿童皆长大，昔时亲友半凋零。罗汉爷一进西村口，见路北一座大门封锁，正是当年济公自己的住宅。紧捱着三座大门，正当中就是王安士的住家，东隔壁是韩员外的宅子，西隔壁是李修缘的宅子。自修缘走后，王员外派人就把这所房子腾空了，用封条封上。济公今日一看，睹物伤情，回忆当年有父母在堂，家中一呼百诺，如今只落得空房一所，自己孤身一人，未免心中可惨。济公再抬头一看，见娘舅王安士正在门口站定，两眼发直，似乎心有所思的样子。

书中交代：王员外为什么今天在门口站着呢？皆因韩成韩员外把老道打了一个嘴巴，挟着捺出去，王员外觉着脸上下不去，见韩成进来，王安士就说：“韩贤弟，你这件事做的太莽撞了。老道同我过来，乃是一番好意，贤弟你就粗鲁太过。”韩成说：“兄长有所不知，这是我儿妇。无缘无故，哪来的这么个老道，拿宝剑威吓我儿媳妇。倘若要吓着怎么办呢？本来你侄儿韩文美就有病。”王员外自己颇觉无味，甚为后悔，不该多管闲事，立刻告辞。回到自己家中，一问家人，老道并没回来。王员外一想：“老道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一来，老道大概是没脸见人，不肯回

来。”王员外打算要谢老道几千两银子，也不知道老道哪去了，自己觉得颇为烦闷，又想对不起老道，故此来到门口了望。

正在发愣，济公赶奔上前，跪倒在地，口称：“舅舅在上，甥儿李修缘给舅舅行礼。”王安士一瞧，是一个穷和尚，褴褛不堪。老员外一愣，并不认识，连忙说：“来人哪！给拿出两吊钱来，给这位大师傅，你趁此去罢。”王员外终朝每日找李修缘，恨不能李修缘一时回来，怎么见了李修缘倒叫给两吊钱叫去呢？皆因王员外看着不是李修缘，想当年李修缘在家之时，是白脸膛，富豪公子的打扮。现在一脸的泥，又是穷和尚，老员外哪里认的出来？王员外只打算是和尚必是知道我的心思，他故意要这么说，故此要给两吊钱，叫和尚去罢。济公跪着不起来，说：“舅舅不必拿钱，实是甥儿李修缘回来了。”王员外一听，“啊”了一声，正在发愣，王全、李福来到。

王全一瞧这个穷和尚在这跪着，也不知所因何故，赶紧上行前行礼说：“爹爹在上，孩儿有礼。”王全是在凤鸣居听王禄说老员外差点死了，王全甚不放心，因此赶紧回来，见老员外正在门首，王全上前一磕头。王安士说：“儿呀，你回来了！你可曾找着你表弟李修缘？”王全说：“孩儿并没找着李修缘，在萧山县孩儿遭了一场不白之冤的官司，差点丧了性命，因此孩儿回来了。”王安士点了点头。王全就问：“你这和尚，跟我们走了一遭，为何在此跪着？”济公说：“表兄，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你表弟李修缘回来了。”李福一看说：“你这和尚真是愣事，吃了我们一顿饭，你还来假充我小主人？我家公子，我是认得的。”和尚说：“李福哥，你是不认识我了，我一洗脸，你就认识了。”王安士一听，说：“好，你进来洗洗脸，我看看。”立刻济公同着众人来到

书房。

老员外吩咐家人打洗脸水来，家人答应，立刻把脸水打来，济公一洗脸，把脸上的泥都洗去了。王安士再一看，何尝不是李修缘？王全一看就哭了，说：“表弟，你在萧山县见着我，你为何不说？你要说了，我早就把衣裳给你换了，何必叫你受这一路苦楚。”李福一看说：“哎呀！公子爷，你老人家千万不可见怪，老奴实在太莽撞了。言语冒犯，望公子爷多多恕罪！”济公说：“你不必行礼，不知不怪。”王安士看出是自己的外甥，落到这般光景，老员外倒觉伤心，又是心疼，不觉掉下泪来。说：“修缘你这孩子，怎么做了和尚了？”济公并不说实话，说：“我皆因由家中出去，遇见一个化小缘的穷和尚，他劝我出家。他说‘当了和尚，吃遍天下。’说在哪里都不用盘费。我一想也好，我就跟他出了家了。后来他把我的衣裳全诓了跑了，我一作急，我就疯了，因此我也不思回来。现在我在外面化小缘，遨游四方，无拘无束，到处为家。常言说‘一日但有三抄米，不做人间酬应僧。’我一想出家倒比在家好，跳出红尘，静观云水，笑傲江湖，醉里乾坤，壶中日月，荣辱不惊，祸福不计。虽处寂寥之滨，而心中快乐；虽仅藜藿之食，而物外逍遥。我是‘到处有缘到处乐，随时随分随时安。’”王员外一听，说：“你这孩子真是胡闹，家中万贯家财，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自己要不出去，何必落到这般景况？从生人以来，你哪里穿过这样破烂的衣裳？再说你父母在日，由你从小就给你定下亲事，现在刘素素姑娘，父母早已故世，跟着他舅舅董员外住家，时常催我把你找回去，好迎娶过门。你这一出去，知道的，是你自己要出去的；不知道的，还说我贪图你家富贵，把你逼走。你快把你这脏衣裳脱下来罢！

王孝，你到里面把公子爷的衣服拿出来，给他换上。”立刻家人答应，由里面抱出一包袱衣裳来。

济公换上文生公子的衣裳，把自己的旧帽哪、僧袍哪卷好，说：“舅舅千万别把我这破衣裳捺了，捺了可有罪。等我还俗的时候，还得用这身衣裳。”王员外说：“既然如此，把你衣服拿到里面去，交给安人收起来。等我择一个好日子，到国清寺去纵你还俗。”济公点头答应。老员外吩咐摆酒，家人答应。正要擦抹桌案，里面婆子出来说：“老员外，老安人说了，叫李公子爷，同咱们公子爷到里头去呢，老安人要瞧瞧哪！”王安士说：“好，儿呀，你同修缘到里面见见安人。”王全这才同李修缘来到里面。老安人一来多日没见自己的儿子，二则也要瞧瞧外甥，王全先给娘亲行了礼，李修缘这才给舅母行礼。老安人说：“修缘你在旁边坐下，我且问你，这几年在外面做什么呢？”李修缘还是不说实话，就照着跟员外说的话，又对安人一说。在里面说了几句话，家人进来说：“书房摆上酒了，老员外等着跟二位公子爷吃饭呢。”王全、李修缘这才站起来，够奔外面。

来到书房，老员外正在这里等候，家人已然把干鲜果品，冷荤热炒摆上。今天王安士心中甚为畅快，儿子也回来了，外甥也回来了，可以同在一桌吃酒，一面谈心。老员外在上面坐，叫李修缘在旁边上手里坐下，王全在下手里，爷三个同桌面食，开怀畅饮。甥舅父子一面吃酒，一面欢谈，老员外要问问甥儿，这几年在外面的根本源流细情。焉想到李修缘并不说实话，不肯说出自己的道德来历，言语总带着一半劝解老员外。济公要打算度脱娘舅，出家修行，无奈王安士贪恋红尘，执迷不悟。三个人吃完了晚饭，把残桌撤去，倒上茶来。老员外吩咐把卧具搬出来，今

天同在书房安歇。家人把铺盖铺设停当，老员外在一张床上，王全同修缘在一张床上躺下，谈心叙话。王安士恐怕儿子外甥在外行路乏神，说多了话伤神，催促早睡。老员外说：“不便说话了，今天早点歇着，明天起来再说罢。”老员外说完了话，二目一闭，心神一定，正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际。老员外再一抬头，吓得亡魂皆冒，济公禅师要施佛法，大展神通，暗度娘舅。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妖妇现形唤醒文美 真人赠药救好修缘

话说王安士刚才睡着，忽见四外火起来了。王安士吓得魂不附体，又怕把儿子外甥烧在里面，赶紧说：“王全、修缘，快跟我走！”王全、修缘跟着王安士就跑出来。正往前走着，只见后面来了一只猛虎，摇头摆尾，张着血盆大嘴，就赶过来。王安士带着王全、李修缘，撒腿就跑，猛虎后面急追。正往前跑着，见眼前一道大河，截住去路，并没有船只，王安士一想：“这可了不得了，要叫猛虎追上，就没了命了。”正在心中着急，忽见河里的水“哗啦”一响，当中露出一座莲台，在莲台上坐着一位老僧，头戴五佛冠，身穿古铜色僧衣，脖领上挂着一百单八颗念珠，盘膝打坐，双手打着闷心。王安士一瞧，赶紧就说：“圣僧救命！”那老和尚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说着话，老和尚掐了一朵莲花，扔在河内，立刻这朵莲花变了一只船。那老和尚说：“王善人，你等上船罢。”王安士自己要上船，又怕猛虎赶到把儿子外甥吃了，赶紧叫修缘快上船，“儿呀，快上船。”王全、李修缘点头，刚才上船，王安士还没上船。猛虎赶到，张牙舞爪，张嘴就咬。王员外吓的“呀”的一声，惊醒了。

睁眼一看，自己吓得一身冷汗，原来是南柯一梦。王安士觉着心中乱跳，方一明白，就听李修缘那里嚷：“舅舅，可了不得了。”王安士说：“修缘你嚷什么？”李修缘说：“我做了一个怕

梦，我看见咱们房子着了火，舅舅带我们两个人跑出去，又遇见一只老虎追咱们。咱们正跑着，见眼前一道大河过不去，忽然有一位老和尚坐着莲台，掐了一朵莲花，扔在河里，变了一只船，他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同我表兄刚上船，瞧老虎来咬你，把我吓醒了。”王员外一听，说：“真乃怪事，我方才也是做这个梦。”李修缘说：“舅舅要依我说，还是出家好，我看出家倒比在家好。人生百岁终是死，莫若修福种德，不修今世修来世。出家，了一身之冤孽，像你老人家这个岁数，更应当出家才是。”王安士说：“你这孩子，疯疯颠颠，还说出家？我那里家中一呼百诺，出家有甚好处？你这孩子不想想，你在外面这几年出家，落的何等困苦艰难，风吹雨洒？再说你李氏门中就是你一条根，并无三兄四弟，总想着光宗耀祖，显达门庭，封妻荫子，可以接续香烟。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莫不是你就忘怀了？”李修缘说：“舅舅此言差矣！你岂不知一子得道，九祖升天。”老员外叹了一口气，赌气不说了。又觉一沉睡，照样又一梦，如是者三次。书中交代：这是济公禅师要度脱王安士出离苦海，不想王安士连是三警，并不醒悟。听外面天交三鼓，自己思想了半天，又复睡去。天光一亮，老员外、王全、李修缘俱起来了，家人伺候洗脸，吃茶吃点心。

济公就问：“舅舅，那韩文美韩大哥他怎么没过来。”王员外说：“你韩大哥现在病着呢。”济公说：“咱们得去瞧瞧他去，这几年老没见了。”王员外说：“好，你我一同过去。”王全也跟着，三个人来到韩员外门首。一叫门，家人由里面出来一瞧，说：“老员外过来了。”王安士说：“你到里面回禀一声，就提我外甥李修缘回来了，特意来望你家公子。”家人随即转身进去，少时

出来说：“员外，我家公子有请。”王安士这才带领李修缘，往里够奔。来到韩文美的卧室一瞧，韩成也在屋中，大众彼此行礼。济公一看韩文美瘦得不像样子，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韩文美一瞧是李修缘，不是外人，有数年不见，赶紧说：“李贤弟，你这几年上哪去的？”济公说：“我在外面化小缘来着。”韩文美说：“你化小缘一向可好？”济公说：“化小缘也没什么好与不好，无非是到处有吃有喝就是了。韩大哥你这病，怎么不吃药呢？”韩文美说：“吃了许多的药了，也不见好。”济公说：“我这里有一块药，给你吃罢。”韩文美说：“什么药？”济公说：“伸腿瞪眼丸。”文美说：“兄弟你别跟我玩笑呀，怎么给我伸腿瞪眼丸吃？”济公说：“你不知道，这药一伸腿，一瞪眼，就好了，能治百病。这块药不是我的，是我偷的济颠和尚的。”王员外拿眼瞪了他一眼。济公说：“真是我偷的这个药，勿论男女老幼，诸般杂症，一吃就好。”韩文美立刻把药吃了，真立刻觉着神清气爽。济公说：“你这病是什么病，你知道不知道？”韩文美说：“不知道。”和尚说：“我知道你这病是虚癆。”韩文美说：“兄弟，你这可胡说。”济公说：“不但我说你是虚癆，你还带着妖气，你的眼睛都发浑了。”韩文美说：“兄弟你是疯了么？”济公说：“我一点不疯，我瞧瞧我韩大嫂子在哪里呢？”韩文美说：“在西厢房呢。”济公说：“我去瞧瞧去。”说着话，往外就走，众人也都跟出来。

济公来到西厢房一看，说：“可是她，便是妖精。”韩文美说：“兄弟真疯了，这是你嫂子么，怎么你说是妖精呢？这也就是兄弟你说，要是别人满嘴胡说，我立刻就把他轰出去。”济公也不答话，过去照定韩文美之妻，就是一个嘴巴。韩文美一看，就要翻脸，就见他妻子一张嘴，一口黑气照济公一喷，济公当时翻身

栽倒在地，人事不知，如同死了一样。妖精现露原形，一阵风竟自去了。韩文美看的明白，妖精现了原形，是有小驴子大的一个香獐子，驾风逃走。韩文美自己也愣了，心中这才明白，敢情是这么一个香獐子，天天跟我同床共枕，事到如今，我这才知道。从前恩爱，至此成空，昔日风流，而今安在？不怪人说芙蓉白面，尽是带玉的骷髅；美艳红妆，亦系杀人的利刃，韩文美从此醒悟。

这个时节，王员外见外甥被妖精喷倒，真急了，连忙叫：“修缘醒来。”连叫数声，叫之不应，唤之不醒。王员外一跺脚，说：“这可怎么好？盼来盼去，好容易把他盼回来。这要一死，真是活该。”王全也着了急。老员外心中一想：“真是要李修缘由这一死，我把他的一分家业，全给他办了丧事。”自己痴呆呆正在发愣，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说：“王员外。现在外面来了一位老道，是梅花真人。他说知道李公子被妖精喷了，他特意前来搭救，他有仙丹妙药，能够起死回生。”王员外一听，赶紧吩咐有请，只见老道由外面进来。王员外说：“仙长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老道掏出一块药来，叫人用阴阳水化开，给济公灌下去。果然少时就听济公肚子里“咕噜噜”一响，睁开二目，翻身爬起来，立刻好了。济公装不认识孙道全。王员外一见孙道全将李修缘搭救好了，这才说：“仙长，你老人家别走了，前者救了我的性命，今天又救了我外甥，我实在感恩不尽。先请到我家去吃酒，我有一点薄意，要奉送仙长。”韩成此时也知道儿媳妇果是妖精，前者把老道打出去，大为抱愧，赶紧上前赔礼说：“前者我实在粗鲁，冒犯真人，我今天给真人陪罪。”老道哈哈一笑说：“二位员外，你我后会有期，我还有公事在身，暂且告辞。”说罢孙道全驾趁脚风竟自去了。老道是奉济公之命，够奔上清宫去，给东方

太悦老仙翁送信，这话不提。

单说王员外见老道走了，这才带领王全、李修缘告辞，回到家中。刚要摆酒，只见张士芳由外面进来。这小子自从烧了三清观，他就把讲棚杠安人给他那四百银子，连嫖带赌把银子都输没了。自己一想，还是没落剩，又听说王全、李修缘都回来了，张士芳一想：“这两人一回来，我姑母就不能任我所为了。这两个小子可是我的噎隔。”他岂不想人家是自己的产业，为什么是他的噎隔。这小人天生来的狼心狗肺，他一想这两人一回来，我姑母就不能给我钱，我莫如想法把他两个人一害，将来王安士一死，百万家业全是我的了。想罢到药铺买了一百钱砒霜，一百钱红矾。药铺问他：“买这毒药做什么？”张士芳说：“配耗子药。”将砒霜红矾带好，一直来到王安士家，要施展毒计，暗害王全、李修缘。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买毒药暗害表弟 点恶梦难度迷人

话说张士芳暗带砒霜红矾，来到王安士家。一见老员外，张士芳说：“姑父你好了？我听说我两个兄弟回来了，我特意来瞧瞧。”王安士并不知张士芳勾串老道陷害他，还以为张士芳是好人。怎么一段缘故呢？皆因老安人偏疼内侄，王安士病好了，老安人给士芳倒说了许多的好话，说：“你病着，还是张士芳这孩子眼不错，见他兄弟不在家，瞧你要死，什么事都张罗在头里。又给讲棚，又去讲杠，在这里帮忙，乱了好几天，见你好了才走的。”王安士听夫人所说，信以为真，说：“这孩子就是不务正，其实倒没别的不好。”今天张士芳一来，王安士倒很欢喜。说：“张士芳，你瞧你两个表弟都回来了。你从此改邪归正。我给修缘把喜事办了，我也给你说个媳妇。”张士芳一瞧说：“表弟，你这几年哪去了？我还真想你。”这小子嘴里说好话，心里盘算：“回头我抽冷子，就把毒药给搁在茶里，再不然搁在酒里，饭碗里，把他们两个人一害死，我就发了财。”心里思想害人，嘴里很是仁义道德。李修缘说：“张大哥来了！咱们回头一处吃饭罢。”王安士说：“好，你三个人在一桌吃，我瞧着倒喜欢。”说着话，家人把酒茶摆上，张士芳在当中上坐，王全、李修缘，这两个人皆在两傍边。

刚要喝酒，济公说：“张大哥，你瞧我，这时候要一跟人家在一个桌上吃饭，我就害怕，心里总留神。如今好人少，坏人多，

我总怕嘴里说好话，心里打算要要害我：买一百钱砒霜，一百钱红矾，抽冷子给搁到饭碗里，再不然给搁到酒里。”张士芳一听，说：“表弟，你这是疯了？谁能够害你呀？”济公说：“去年有我们一个同伴，也是穷和尚，他跟我一处吃饭。带着毒药，差点把我害了。由那一回，我跟人家一处吃饭，我常留着神。其实，咱们自己哥们，你还能害我么？张大哥，你别多心，你身上带着砒霜没有？”张士芳说：“没有。”济公说：“你带着红矾哪？”张士芳说：“更没有。”济公说：“我也知道，你不能，总是留点神好。”说的张士芳心里乱跳。本来他心里有病，他还纳闷，怎么世界上怎有这一件事，吓的他也不敢往出掏。一天两顿饭，他也没敢搁。天色已晚，老员外说：“张士芳你要不走，你们三个人在这书房睡，我到后面去。”张士芳说：“就是罢。”老员外归后面去，这三个人在书房安歇，王全同济公在一张床上，张士芳在一张床上。

王全躺下就睡着了，济公也打鼾呼，惟有张士芳翻来覆去睡不着。心中盘算，我总得把他们两个人设法害了，我才能发财。想来想去，沉沉睡去。刚才一沉，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人，有五十多岁，白脸膛，黑胡子，头戴青布缨翎帽，穿着青布靠衫，腰扎皮挺带，薄底鸚脑窄腰快靴，手拿追魂取命牌。后面跟定一个小鬼，面似青泥，两道红眉，红头发滋着，赤着背，围着虎皮战裙，手里锯翎钉钉狼牙棒。张士芳一瞧，吓了一跳。这公差说：“张士芳，你所作所为之事你可知道，现在有人把你告下来了，你跟着走罢。”哗的一抖铁链，把张士芳锁上，拉着就走。张士芳说：“什么事？”这位公差说：“你到了就知道了。”拉他赶快走着。张士芳就瞧走的这道路黄沙暗暗，仿佛平生没走过的道路。正往

前走，见眼前一座牌楼，上写“阴阳界”。张士芳一想：“了不得了，必是到了阴曹地府。”过了牌楼，往前走了不远，只见眼前一座城池，好生险恶。但见：阴风惨惨，黑雾漫漫，阴风中仿佛闻号哭之声，黑雾内依稀见魑魅之像。披枷戴锁，未知何日离阴山；锯解臼舂，不识甚时离狱地。目莲母斜欹栏杆望孩儿，贾充妻呆坐奈河盼汉子。马面牛头，簇拥着曹操才过去；丧门吊客，勾率的王莽又重来。正是人间不见奸淫辈，地府堆积受罪人。

张士芳一看，正在吃惊。只见有一个大鬼，身高一丈，膀阔三停，面似瓦灰，红眉毛，红眼睛，披散着头发，一身的毛，手拿三股托天叉，长得凶恶无比，高声叫道：“汝是何方的游魂，来俺酆都地狱？快些说来，免受捉拿。”这公差说：“鬼王兄请了，我奉阎罗天子之命，将张士芳的鬼魂勾到。”大鬼说：“既然如此，放尔过去。”这公差拉着往前走，只见眼前一座大门，西边站立无数狰狞恶鬼，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阳世奸雄，伤天害理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匾是：“你可来了。”张士芳一看，吓得胆战心惊。

进了大门一瞧，里面仿佛像一座银安殿，殿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莫胡为，幻梦生花，算算眼前实不实，徒劳机巧。”下联是：“休大胆，热铁洋铜，摸摸心头怕不怕，仔细思量。”横匾是：“善恶分明。”张士芳抬头一看，上面是阎罗天子，端然正坐，头戴五龙盘珠冠，龙头朝前，龙尾朝后，身穿淡黄色滚龙袍，腰横玉带，篆底官靴。再往脸上一看，面如刀铁，三绺黑胡须，飘洒在胸前，真是铁面无私，令人可怕。左右两旁站着文武判官，一位拿着善恶簿，一位拿着生死簿。那判官都是头戴软翅乌纱，身穿大红袍，圆领阔袖，束着一条犀角宝带，足下方头皂靴。两

旁还有牛头马面，许多狰狞恶鬼，排班站立。这位公差口称：“阎罗天子在上，鬼卒奉敕旨将张士芳鬼魂带到。”张士芳自己不由就跪下了。阎罗天子在上面，往下一看，说：“张士芳，你前世倒是积福做德，应在今世托生富贵人家，享安闲自在之福。不想已胡作非为，俱都是伤天害理，在外面寻花问柳，败坏良家妇女，损阴丧德。你又谋害你姑父王安士，今又想谋害表弟王全李修缘，实属罪大恶极。来呀！鬼卒你带张士芳先过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左三曹、右四曹、七十四司，然后带他游遍地狱。”

鬼卒一声答应，拉着张士芳见过十殿阎罗，然后来到一个所在。一瞧，有两个狰狞恶鬼，缚着一个人，拿刀割舌头。张士芳一看，说：“鬼王兄，这是怎么回事？”公差说：“这个人在阳世之间，好谈人闺闼，搬弄是非，胡言乱语，死后应入割舌地狱。”张士芳瞧着可怕。又往前走，有一个开膛摘心的，张士芳又问，鬼卒说：“这个人在阳世瞒心昧己，奸淫邪盗，死后应入剜心地狱。”说罢又往前走，见一有座刀山，有几个大鬼，举起人来，就往上扔，都是刀尖冲，轧的人身上鲜血直流。张士芳说：“这是因为什么？”鬼卒说：“这是不孝父母，打爹骂娘，恨天怨地，喝雨呵风，死后应上刀山地狱。”再往前走，一看，有一根铁柱，烧的通红，叫一个人去抱，不抱有大鬼就打，张士芳说：“这个怎么回事？”鬼卒说：“这人在阳世奸淫妇女，败人名节，死后应抱火柱。”说罢又往前走，见有一座冰池，把人剥的赤身露体，卧在冰地冻着。张士芳一看就问，鬼卒说：“这人在生前唱大鼓书，专唱淫词，引诱良家妇女失身丧节，死后应入寒冰地狱。”再往前看，有一个血池，有许多妇人在里面喝脏血，张士芳又问，鬼

卒说：“这些妇人，有不敬翁姑的，有不惜五谷的，有不信神佛的，有不敬丈夫的，死后应该入污池喝血，此即血污池也。”看罢，又往前走了不远，再一看有一杠秤，吊着一个人的脊背，说这个人在生前专用大斗小秤，损人利己，就该这样报应。再一看，有倒磨磨的，有下油锅的，有千刀万刮的，有剥皮抽筋的，种种不一，都是在身前杀人放火，奸盗邪淫，是些犯罪的人。张士芳游够多时，再一看有两座金桥银桥，有一个老者，长的慈眉善目，有两个金童银童，把着两把扇，每人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一把摺扇，一块醒木。张士芳就问：“这个人为何这样清闲？”鬼卒说：“这个人在阳世说评书，谈今论古，讲道德，说仁义，普渡群迷，劝人行善。死后金童银童相送过金桥银桥，超生在富贵人家。凡在阳世修桥补路，放生，斋僧布道，冬施姜汤，夏舍凉茶，济困扶危，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这些人死后必过金桥银桥。”张士芳自己点点头，不怪人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张士芳游遍地狱，复又带他一见阎王爷，阎王爷吩咐：“把张士芳扔在油锅炸了吧。”鬼卒一声答应，眼瞧一个大油锅，烧的油滚滚的，沸腾腾的，把张士芳拿起来，往里就扔，吓的张士芳“哎呀”一声，睁眼一看，有一宗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一回 到地府见罪人恶心不改 遇妖怪起淫心丧命倾生

话说鬼卒把张士芳往油锅里一扔，张士芳吓得“哎哟”了一声，一睁眼原来是南柯一梦。自己还在屋里床上躺着，吓的一身汗，被褥都湿了。刚一睁眼，就听和尚那里嚷：“可了不得了，心疼死我了，我的张大哥。”张士芳道：“李贤弟，你嚷什么？”和尚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来了两个官人，把你锁了去见阎王爷。阎王爷叫鬼卒带你游地狱，我在后面跟着。你游完了地狱，阎王爷说你害王员外，又不知还想害什么人，我瞧把你扔在油锅里，炸了个蹦脆透酥，把我吓醒了。”张士芳一听：“怪呀，怎么我做的梦他知道呢？”自己心里又一想：“做梦是心头想，哪有这些事呢？还是得想法子把他们两个人害了，我才能发财。不然，是不行。”心里想着，又睡着了，照样又是一梦。这回没往油锅里捺，往刀山上一扔，又吓醒了，又是一身冷汗。如是三次，张士芳吓的心中乱跳。听外面天交三鼓，张士芳一想：“我别在这睡了，这屋子有毛病，再睡得把我吓死。”想扔，翻身爬起来说：“二位贤弟你们睡吧，我要走了。”王全也醒了说：“张大哥，半夜三更你上哪去？”张士芳说：“你别管，我是不在这了。”王全说：“既然如此，你叫家人开门。”张士芳穿好了衣裳，跑出来叫家人开门。众人都刚睡着了，起来给他开门关好，没有一个不骂他，本来这小子素常就不得人心。

张士芳出了永宁村，一直来到海棠桥。抬头一看，秋月当空，

水光似镜，正在残秋景况，金风飘洒，树尖枝叶都发黄了。再看桥下，一汪秋水，冷嗖嗖直往东流。夜深人静，鸡犬无声，张士芳站在桥上，自己一想：“半夜三更上哪儿呢？莫若到勾栏院去，可以住一夜。”自己正在心中思想，忽听北边树木之内，有妇人啼哭的声音。张士芳顺着声音找去，到切近一看，果然是一个少妇，也至大不过有二十龄，娇滴滴的声音，哭里透着悲惨的了不得。张士芳借着月光一细看，这位妇人真是花容月貌，窄小金莲不到三寸，称得起蛾眉杏眼，芙蓉白面，头上脚下真个十成人才。张士芳一见，淫心已动，他本是个色中的饿鬼，花里的魔王，忙叫道：“这位小娘子，为何黑夜光景在此啼哭？”这妇人抬头看了一眼说：“这位公子大爷要问，小妇人章氏，只为我丈夫不成人，好赌钱，把一分家业都押宝输了，直落到家中日无隔宿之粮。这还不算，他今天因为要钱，把我卖了，要指着还给输账，我故此晚上偷着出来。我打算在这里痛哭一场，我一上吊，就算完了，一死方休。大爷你想，我是一点活路没有。”

张士芳一听，心中一动，这可是便宜事，赶紧说：“小娘子，你别想不开，人死不能复生，你正在青春少年，死了太可惜的，你跟了我好不好？”这妇人说：“呦，我跟你去上哪去？”张士芳说：“我告诉你，你在这坊打听打听，我姓张叫张士芳，是本地的财主，家里有房屋地产，买卖银楼缎号，我也是新近失的家，皆因没有相对的，我也没续弦。不是人家不给添房，再不然就是我不愿意，我总要亲眼得见人才长得好，我才要呢。你要跟了我，咱们两个人倒是郎才女貌。你一进门就当家，成箱子衣服穿，论匣子戴首饰，一呼百诺，你瞧好不好？”这妇人说：“你瞧谁来了？”张士芳一回头并没人，再回头一瞧，那妇人没了。

张士芳正在一愣，过来一个香獐子，就在张士芳梗嗓咽喉一口，把张士芳按倒就吃，就剩下一个脑袋，一条大腿没吃。书中交代，这个妇人就是香獐子变的，奉济公禅师之命，在这里等着吃张士芳。这小子也是心太坏了，才能落到这样收成，妖精从此走了。第二天王安士听说张士芳走了，就派家人出来寻找，看见张士芳的人头及大腿一条，回去一回禀王安士，王安士叫家人给买了一口棺材，把张士芳的脑袋腿装上，埋在乱葬冈上。这话休提。

单说王安士要给李修缘还俗，然后好娶亲。择了一个好日子，先叫人给国清寺的方丈送信。李修缘本是当初国清寺许的跳墙和尚。这天老员外同王全送李修缘上国清寺去跳墙，老员外叫家人备上三匹马，把李修缘原就那身破僧衣带上，众家人也都骑马跟随。刚一走出永宁村门口，和尚一施展验法，他这匹马就先跑了。和尚来到一座树林子，翻身下马，把文生公子的衣裳都脱了去，仍旧把自己僧衣穿好，用手一指，把马拴在树上，用影身法，把马影起来。和尚刚要往前走，只见那边来了五六个穷和尚，说：“咱们快些走，晚上可就赶不上了。今天董员外的外甥女，刘百万的女儿刘素素，斋僧布道，每人给二百钱，每人给一个馒头。这位姑娘原本许配李节度之子李修缘，哪知李修缘由十八岁走了，不知去向，姑娘就住在舅舅家。董员外要给姑娘另找婆家，姑娘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至死不二。’这位姑娘大才，咱们天台县的绅衿富户，都惦记说这位姑娘；董员外也逼着，叫姑娘不必等李修缘，另给找婆家。姑娘没法了，出了一个对子，说谁要对上，就把姑娘给谁。姑娘这是难人，所以咱们台州府的举监生员都对不上，碰钉子碰多了。姑娘最好行

善，咱们去领馒头钱去。”济公听见这片言语，知道这是未过门的妻子，济公便赶过去说：“辛苦辛苦，咱们一同走。”众和尚一看，说：“你也是去领馒头上董家庄么？”济公说：“可不是么。”

说着话，眼前不远，出了这树林子，就是董家庄。一进村口，路北大门，门口高搭席棚，众僧人来到门首一看，有管家放钱放馒首。济公说：“我们一共七个和尚，给七个馒头，一吊四百钱，都交给我罢，我再分给他们。”管家就拿了七个馒头，一吊四百钱，都有一斤重一个，交给济公。济公拿着说：“馒头你们自己拿着，钱到那边慢慢分去。”

说着话，一瞧门内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有笔墨砚，押着一条对字，是十一个字，都有宝盖。写的是：“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和尚就问：“这条对子是干什么的？”管家说：“这是我们姑娘出的，我们员外说了，要有老头给对上下联，认一门干亲，要有僧道给对上，我们员外给修庙；要是文生公子给对上，只要年岁相当，情愿把姑娘许配他。这个对子把我们本地念书人难住多了。”济公说：“我给你对个下联行不行？”管家说：“你能有这个才学，能配上下联，我们员外给你准修一座庙。”和尚拿起笔来就写，写完了，管家拿进去，叫婆子交给姑娘。姑娘一看，连声赞美，真乃奇文妙文绝文。本来这条对子是不好对，他这上联十一字都用宝盖，再说姑娘这条对子就说有终身之事，父母双亡，在舅舅家住着，就算寄寓客家一般，“牢守寒窗空寂寞”，说的是自己孤身一人，独坐香闺心中寂寞，何时是出头之日。要得下联，还得意思对。十一字，字也得一个样。或是全是绞丝，或是三点水，或是口字傍，或是单立人，双立人，或用言字傍，全得言字。济公对的下联，全是走字，写的是：“远避迷途，退还

莲迳返逍遥。”这十一个字的意思是说：这位刘素素姑娘自落身以来，就是胎里素，一点荤腥都不吃。他本是一位莲花罗汉一转，错投了女胎。今天济公来对这对子，是暗度他未过门的妻子。“远避迷途”，是言人生在世上，如同大梦一场，仿佛在迷途之内，远避迷途，即是要躲开迷途之意。“退还莲迳返逍遥”，是说不如出家倒逍遥自在。姑娘一看，连声称赞说：“快把这个人叫进来，我要见见。”家人说：“是一个穷和尚。”姑娘说：“勿论是僧是道，我要见。”家人到外面找和尚，踪迹不见。

和尚拿着一吊四百钱，施展验法走了。这六个和尚一展眼，没留神，见和尚没了，这六个和尚紧紧就追。刚追出村口，一瞧，济公正坐在地下挑钱呢，自言自语说：“这个是小钱，这二百不够数。”这六个和尚一瞧，气往上撞，大家过来围上济公就打。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修缘公子朝宝悦 知觉罗汉会昆仑

话说济公在地下数钱，六个化小缘的和尚赶到。大众说：“好和尚，你把我们六个人的钱都拐了来，你还在这里数钱？”说着话，这六个和尚过来就是一拳。济公说：“咱们一个对一个人的打。”六个和尚围着济公动手，谁要打济公一拳，济公必还一拳，六个人都不能多占便宜。正在动手之际，只见正北来了两匹坐骑，骑马的正是王孝、王福。老员外见李修缘的马惊下来，赶紧派家人追赶。两位管家正在寻找，见李公子又穿上了破僧衣，跟众和尚打起来了，王孝赶紧下马说：“别打别打。”众和尚说：“你别管，他把我们的钱诓了去。”王孝说：“你们别胡说了，还不滚开！这是我家公子爷。”众和尚一听，就不敢动手了。王孝说：“你们真要造反了？还不拿了钱走吗？”众和尚一听，每人拿了二百钱，诺诺而退。王孝说：“公子爷你上哪去了？”济公说：“我跟他们上董家庄化缘去了，领了一个馒头二百钱。”王孝说：“唉！公子爷，你也不怕人家耻笑，那不是外人家，董员外跟咱们还是亲戚呢。你的马呢？”和尚说：“那边树上拴着呢。”王孝说：“我们方才怎么没瞧见？”和尚用手一指说：“那不是？”王孝王福一回头，果然马在树上拴着，这才一同来到树林，把马解下来。济公翻身上马，同家人回来。王员外说：“你上哪去了？”济公说：“没上哪去，我化缘去了。”王安士说：“你这孩子是胡闹，已然要还俗，你还忘不了化缘。从此可不许你再化缘了。”济公

点头答应。众人催马，这才够奔山坡国清寺来。

原本这寺在半山坡里，众人催马，刚来到山坡以下，只见国清寺庙门以外，两傍边一对一对和尚，站着班迎接，大约有数十对僧人。王安士一看，只打算庙内方丈知道王员外有钱，要这样的恭敬。其实不然。当初国清寺的老方丈叫性空长老，现在老方丈圆寂了，是性空长老的徒弟宝悦和尚当家。性空长老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临圆寂之时，把徒弟宝悦叫到跟前，说：“某年某月某日，有知觉罗汉前来降香，必须如此这般，这等这样。”故此宝悦和尚谨记在心。今天由大殿前往外排班，是五十四对，一百零八位和尚各穿扁衫，手拿手炉手罄，口念真佛，迎接知觉罗汉。王安士哪里知道其中的细情？众人来到庙前下马，济公说：“这些个秃葫芦头。”大众和尚心里说：“这个和尚真讨人嫌，他说我们是秃葫芦头。他也是和尚。”众僧都是凡夫俗子，也不知道济公的来历。王员外众人一进庙，宝悦和尚迎接出来，见了济公打问讯，济公也答礼相还，老员外并不解其意。宝悦说：“老员外来了。”王安士说：“方丈怎么称呼？”和尚说：“我叫宝悦。”书的节目，是修缘公子朝宝悦，知觉罗汉会昆仑。

王安士今天来到国清寺，先施舍众僧人每人一件僧袍，每人一双僧鞋，每人给钱两吊，方丈请老员外在禅堂待茶，王安士说：“我今天特意给我外甥李修缘跳墙还俗，求老方丈慈悲慈悲罢。”宝悦和尚点头，吩咐外面预备，众人来到大殿以前烧上香，在大殿前搁着一条板凳，就算是墙。宝悦和尚说：“老员外，你外甥跳墙，我得打他一百禅杖，赶出庙去。”王安士一听，说：“我外甥懦弱的身体，要打一百禅杖，他如何受的了？”宝悦和尚说：“不用真拿大禅杖，就拿一百根筷子以代禅杖，打一下算十下。”

老员外说：“这就是了。”宝悦和尚说：“修缘，我打过了你，你跳过板凳，跑出庙门就算完了。”济公点头，宝悦拿起筷子一比，打一下，说：“啊，初一不烧香，十五不礼拜。前殿不打扫，后殿堆土块。终朝饮美酒，狗肉随身带。出家亦无缘，送你还俗家。脱下直裰来，赶出山门外。”说完了，叫李修缘跳墙，济公跳过板凳，撒腿就往山门跑。王安士说：“别跑。”这句话未说完，就听李修缘嚷：“我收不住脚了。”王安士众人赶紧往外追，眼见李修缘掉在万丈深的山涧之内。老员外一瞧一跺脚，说：“修缘儿呀！不想你死在这里。”立刻放声痛哭。宝悦和尚说：“老员外不便伤感，李修缘大有来历。”老员外说：“罢了，他既是死了，我回家把他那分家业，全都给他念经设坛化了。”王全说：“爹爹不便这般，我看我表弟有些个道德，也许回家来点化你老人家，还不定死活呢。”宝悦和尚说：“公子之言有理，老员外请回罢。”王安士一概不听，回家要超度李修缘。

书中交代，济公哪里去了呢？罗汉借着遁法，够奔上清宫而来。来到上清宫一打门，由里面出来了一个道童，一见是个穷和尚，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草鞋，褴褛不堪，济公早把三光闭住。道童就问：“和尚，你找谁呀？”和尚说：“烦劳仙童到里面回禀一声，就说我是西湖灵隐寺济颠僧，前来拜访你家观主。”道童一听，“呵”了一声，说：“你就是济颠僧么？你等着罢！”和尚说：“可以”。道童这才往里回禀，此时老仙翁正会着客呢。

书中交代，什么人在这坐着呢？原来是上清宫后天母宫的玉面长寿仙姑。她是五云洞五云老祖的女儿，她正在洞中打坐，忽见上清宫里有一股妖气冲天，玉面老妖狐一想：“怎么上清宫里

会有妖精呢？我何不到那瞧瞧，是怎么一段事。”自己这才来到上清宫。老仙翁见了他，以仙姑呼之，他见老仙翁，就称呼老仙翁，这两个人是对兵不斗。老仙翁知道他父亲是五云老祖，管押天下群妖，勿论大小精灵，只是要披毛带角，横骨穿心，不是四造所生，脊背朝天，就属五云老祖所管。他有一宗聚妖幡，要一晃，天下的妖精，全都得来到，仙翁故此也不惹他。玉面老妖狐也知道老仙翁道德深远，庙里有镇观之宝，有乾坤奥妙大葫芦，勿论什么妖精装在里面，一时三刻化为脓血，他也不敢惹老仙翁。

今天老仙翁听说玉面长寿仙姑来了，赶紧降价相迎，说：“仙姑来了，因何这样闲在？”老妖狐说：“仙翁，我看你这庙内有一股妖气冲天，不知是什么一段缘故？”老仙翁用掌一指，说：“你来看。”老妖一看屋里房椽上，倒吊着一个小和尚，头上有黑气。老妖狐说：“这个和尚是谁呀？”老仙翁说：“尘世上出了个济颠和尚，兴三宝，灭三清，欺负我三清教门下，火烧了祥云观，烧死张妙兴，火烧云烟塔，雷击华清风，捉拿张妙元，戏耍褚道缘、张道陵。这个妖精是济颠的徒弟，我把他吊起来，等济颠。济颠一天不来，我吊他一天，那时济颠来了，我把他放开，我要看他是何等人物。”玉面老妖狐说：“老仙翁，哪时济颠来了，你千万替我送信。我大徒弟在临安城周宅，跟周公子有一段金玉良缘，无故被他赶回来。我三徒弟章氏香娘，在永宁村韩员外家，也被他赶回来。我还有一个小徒弟，在小月屯被他杀了。我说我徒弟不会跟他们斗法么？他们说惹不起他。那时济颠要来了，你给我一个信，我来略施小术，就把他拿了，替我徒儿们报报仇。”老仙翁说：“好，既是仙姑肯费其心，那时济颠僧来，我必给你

送信。”

正说着话，童子进来说：“师傅，济颠找你来了。”其实济颠没这么说，是说来拜访观主，他要给这么传话。老仙翁也是个高人，赶紧说：“有请！”道童出来并不说“有请”，说：“我师傅叫你走进去呢。”和尚并不嗔怪，说：“可以，进去就进去。”当时济公禅师脚步踉跄，一溜歪斜，梯拖梯拖够奔里面。一见老仙翁，要僧道斗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玉面狐上清宫访道 济禅师天台山会仙

话说老仙翁吩咐“有请济公！”老仙翁心中思想：“我见济颠看看是何许人也？要是大路金仙，头上有白气，要是西方的罗汉，头上有金光、佛光、灵光，他要是妖精，必有黑气，要是凡夫俗子，我也看得出来。”正在思想之际，见和尚自外面进来，老仙翁一看，乃是凡夫俗子。心里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褚道缘、张道陵太也无能，受他的挫辱，真正可笑。”老妖狐一看，也是这样想，凭他一个凡夫俗子，我徒弟会不敢惹他？和尚来到鹤轩一看，这院子是东跨院，北房五间，明三暗五。北上房鹤轩帘栊高卷，靠北墙一张条桌，上面摆着许多的经卷，老子道德五千言。正当中挂着乾坤奥妙大葫芦。头前一张八仙桌，两边有椅子，上首椅子上坐着一个道姑，约有四十来往的年岁。白净脸皮，很透着年少的样子，长的甚为美貌，头戴青布道冠，身穿蓝布道袍，青护领相衬，白袜云鞋。下首椅子上坐着老仙翁。

和尚一看，说：“你们公母两好呀？”玉面老妖狐一听臊的面一红，老仙翁一听，“呵”了一声，说：“来者是灵隐寺济公？”和尚说：“岂敢！仙翁，我问道济。”仙翁说：“道济。”和尚说：“呦，好说，太悦。”老仙翁说：“颠僧。”和尚说：“毛道。”老仙翁说：“颠僧真乃大胆。”和尚说：“胆子小，还不敢来呢！”老妖狐说：“我打算怎样个济颠和尚呢？原来是一个丐僧。你瞧你这件破僧衣，实在难堪。”和尚微然一笑，说：“是人莫笑我这件

破僧衣，我这件僧衣甚出奇。三万六千窟窿眼，六十四块补钉嵌。打开遮天能盖地，认上袖袂一僧衣。冬暖夏凉春温热，秋令时节虫远离。有人要问价多少，万两黄金不与衣。”老仙翁一听，哈哈大笑说：“你知道你的僧衣有好处，你可知道我这身上穿的衲头？我常说：“这衲头，不中看，不是纱来不是缎。冬天穿上暖如绵，夏天穿上如凉扇，不拆洗，不替换，也不染，也不练，不用红花，不用靛。线脚八万四千行，补钉六百七十片。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星斗朗朗明，外边世界无边岸。也曾穿至广寒宫，也曾穿赴蟠桃宴。休笑这件衲头衣，飞腾直上凌霄殿。”和尚一听说：“好好好！你把我徒弟拿来，叫我来怎么样呢？”老仙翁说：“和尚，你可知世事如棋局，不着者便是高手，一身似瓦瓮，打破了才见真空。”和尚说：“你可知道一枝杖担风月，担起亦要歇肩，两个空拳握古今，握住也须放手。”老仙翁说：“好，既然如此，咱们两个人，今天就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和尚说：“你先把我徒弟放开，有什么话我们再讲。”老仙翁说：“可以。”立刻先把小悟禅放下来。悟禅一晃脑袋，说：“师傅，你瞧咱们爷们，准没含糊，吊了我这几天，我准哼哈没有？”济公说：“好，这才是我徒弟。”老仙翁说：“颠僧，咱们到院中来较量较量。”和尚说：“毛道，你出来。”

老仙翁刚要动手，玉面长寿仙姑说：“仙翁暂且息怒，谅此无名小辈，何必仙翁跟他动手？割鸡焉用牛刀，待我拿他吧。”说着话，那老妖狐拉出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剁来。和尚一闪身，滋溜躲开，伸手就一把没摸住，老妖狐臊的面红耳赤，说：“好颠僧，胆子真不小，仙姑今天非得将你拿住不可。”和尚说：“那是胆子不小。旗杆上缚鸡翎。”老妖狐一剑跟着一剑，和尚真快，滋

溜滋溜直跑，左一把，右一把，老妖狐真急了，说：“颠僧真正找死，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待仙姑用宝取你。”说话中间，掏出一根捆仙绳，长够九寸九，按三寸三分为三才，又名叫子母阴魂绳。这绳子炼的时候，先得害一个怀男胎的妇人，把妇人开膛，用子母血把这根绳子染了，有符咒推着，借天地正气，日月精华，炼七七四十九日。这绳子扔起来，能长能短，勿论什么妖精，捆上就现原形，连大路金仙捆上都得去五百年道行。今天老妖狐把这根绳子祭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说声“敕令”，眼瞧这根绳金光绕缭，直奔和尚。和尚说嚷：“了不得了，快救人呀！”话音未了，这根绳早已把和尚捆住，和尚翻身栽倒。仙姑微然一笑，说：“我打算济颠有多大法力，原来是个无能之辈。我也不杀你。尔等去把他搭着，扔到后面山涧里去罢。老仙翁，你看我略施小术，就把他拿住。”老仙翁一看，哈哈大笑，说：“这点小法术，他就不行了，尔等把他捺到后山去罢。”

此时雷鸣、陈亮、孙道全都在后面，小悟禅在傍，瞧着师父被人家捆上，有心过去罢，又不是这两个人对手，虽然不敢过去，口中不干不净的还是直骂。玉面长寿仙姑一听，气往上撞，说：“要不然，我倒不杀济颠和尚，冲着你，我把他杀了。”说罢，就要举宝剑杀。老仙翁赶紧就拦，说：“仙姑且慢动手，我这庙中是清静之地，要把他杀了，岂不把我这院子脏了？”

正说着话，只见由外面“梯拖梯拖”和尚来了，老仙翁老妖狐一瞧愣了，再一看捆的不是和尚，是老仙翁的二徒弟小道童。老仙翁把徒弟放开一瞧，捆的都没气了。老仙翁气的须眉皆张，先把徒弟救了，给了一块药吃。老妖狐说：“好颠僧，你真气死我也。”和尚说：“我气死你，你就死罢。”老妖狐立刻伸手，又

掏出一种宝贝来，口中念念有词。和尚一看，由半悬空来了许多毒蛇怪蟒，兔鹿狐獾，这个就要咬和尚，那个就要盘和尚。和尚哈哈一笑，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立刻一道黄光，这些东西全部化为纸的，这本是障眼法。老妖狐一见，说：“好颠僧，胆敢破我的法宝？真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今天你休怨仙姑狠毒，这是你自找其祸。”说罢，口中念念有词，一抖手，只听“呱啦”一声，一道火光，原来是一块石头，泰山压顶，照和尚砸下来。他这块石头名叫雷火石，最利害无比，勿论什么精灵，打上就死。八洞金仙，要被石子打上，得打去白光。今天济公一看，说：“呦，好东西。”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这块石头一道黄光，复就归原，被和尚一扬手接了去。

老妖狐见和尚连破他三宗法宝，不能取胜，自己臊的满面通红。老仙翁说：“仙姑，你不便跟他为仇作对，待我来拿他。”摆宝剑朝和尚就刹，和尚滋溜一闪身，一把没摸着，老仙翁就把八仙剑的门路施展开了，真是：

拐李先生剑法高，洞宾架势甚英豪。钟离背剑清风客，果老湛卢削凤毛。国舅走动神鬼惧，彩和四面放光毫。仙姑摆下八仙阵，湘子追魂命难逃。

老仙翁这个八仙剑施展开了，和尚围着乱绕。老仙翁的剑又砍不到和尚的身上，老道真急了。此时陈亮、雷鸣、孙道全、夜行鬼小昆仑郭顺，都得了信，来到前面一看，郭顺说：“这怎么办？僧道都是我师父，打起来了。”依着孙道全打算，众人过去给老道跪着，给讲合。见老仙翁那个气大了，动着手，老道说：“颠僧，就凭你这么个凡夫俗子，也敢这样个猖狂？你叫我三声

祖师爷，我饶你不死。”和尚说：“毛道，你叫我三声祖宗大和尚老爷，我也叫你不活。”老道一听，气往上撞，立刻口中一念咒，就地起了一阵狂风，真是：

好大风，好大风，声如牛吼令人惊。损林木如同劈砍，遮日光杀气腾空。天昏离，宇宙封，滚滚尘沙来的凶。从古也闻风古怪，不似今朝古怪风。

一阵狂风大作，和尚众人一看，又一宗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老仙翁斗法济公 请葫芦惊走妖狐

话说老仙翁一念咒，一阵狂风大作。和尚一看，老道会分身法，又变出一个老仙翁来，也是跟他一样，手里拿着宝剑，这个拿宝剑就砍，那个就扎。和尚说：“好的，老道会分窠，又下了一个。”说着话，两个老道各掐诀念咒，两个老道化出四个来。四个老道还是不行，把和尚围上，和尚滋溜滋溜跑的真快，四个老道还是砍不着和尚。四个老道一念咒，变成八个，八个化十六个，十六个化三十二个，三十二个化六十四个，老道一院子都满了。和尚滋溜滋溜乱跑，和尚说：“我可真急了。”立刻和尚抓了一把土，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一阵狂风，变出无数的老仙姑，这个老仙姑抱着这个老道不肯放，那个老仙姑抱了那个老仙翁叫乖乖。老道一瞧，事情不好，当时把舌尖咬破，一口血喷出来，把无数的老道收回去，仙姑也化了。玉面老妖狐气的要与和尚拼命，臊得满面红赤。老仙翁说：“仙姑不用着急，待我今天要颠僧的命。”立刻由那屋里，把乾坤奥妙大葫芦拿出来。老妖狐知道这葫芦的利害，勿论什么妖精收到里面，一时三刻化为脓血。老妖狐他虽有八千年道行，他也挡不了，急忙一跺脚，驾起妖风，竟自逃走。

老仙翁把葫芦在手中一擎，说：“颠僧，你可认识我这葫芦？”和尚说：“我怎么不认识？这必是酒铺里的幌子，给你偷来的。我常在酒铺喝酒，听说你要赊酒，酒铺不赊给你，你一恨，把人家

幌子偷来。”老仙翁说：“你胡说！你可知道我这葫芦的来历？”和尚说：“我不是说酒铺的幌子吗？”老仙翁说：“告诉你：蔓是甲年栽，花是甲年开。甲日结葫芦，还得甲时摘。里面按五行，外面按三才。吸得精灵物，霎时化灰尘。我这葫芦经过四个甲子。勿论什么精灵装在里面，一时三刻化为脓血。你别看我葫芦小，能装三山五岳，万国九洲。”和尚说：“还有些什么个奥妙呢？”老仙翁说：“我要把你装在里头，六个时辰，就把你化为脓血。”和尚说：“咱们两个人，也没有这么大冤仇呀，你何必要我的命呢？你把我装在里面，我要难受，我说‘道爷你饶了我罢。’我一嚷，你可把我放出来。”老仙翁说：“可以，只要你知我的利害，服了我，我就饶你。”和尚说：“随你装罢。”老仙翁立刻把葫芦盖一揭，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出来一道霞光，金光缭绕，瑞气千条，霞光一片，看着把和尚一裹，展眼之际，就见和尚给霞光绕的瞧不真了。老仙翁把霞光一收，葫芦盖一盖，老仙翁叫道：“颠僧。”就听和尚在葫芦里答应“哎”。老仙翁说：“颠僧，你觉得怎么样。”就听葫芦里说：“这倒很好，我有个地方住着倒不错。”老仙翁说：“颠僧，你不央求我，少时就把你化了。”

这个时候，夜行鬼小昆仑郭顺、孙道全、雷鸣、陈亮连小悟禅，都给老仙翁跪下了。众人说：“祖师爷饶命，我师傅有点疯颠颠，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郭顺说：“济公也是我的师傅，前是我师傅在曲州府五里牌也救过我的性命。求师傅看在弟子面上，把济公放出来罢。”老仙翁说：“我山人原本和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皆因他兴三宝灭三清，欺负我们三清教的门人太过，我也要给三清教转转脸面。既是救过我徒弟，你等起来，我山人不要他的命就是了。”众人这才起来。

老仙翁刚要往外放济颠，只见和尚又打外面“梯拖梯拖”进来了。众人一瞧，也都愣了。老仙翁“呵”了一声，说：“颠僧，我将你装在葫芦之内，你怎么会跑出来了？”和尚说：“我在里面闷得很，故此挤了出来。”老仙翁一瞧，葫芦盖盖着，怎么会挤出来呢？葫芦还觉着很沉重，老仙翁掀开盖往外一倒，“叭哒”倒出来，原来是和尚那一顶破僧帽。老仙翁说：“原来是这一顶破僧帽。”和尚说：“你别瞧不起这顶破僧帽，你还经不住我这顶帽子一打呢。”老仙翁一想：“我仰观知天文，俯察知地理，我怕他这僧帽？”想罢，说：“和尚，你这帽子有多大来历？”和尚说：“倒没有什么来历，有点利害。”老仙翁说：“我却不信，你把帽子的利害，拿出来我瞧瞧。”和尚说：“可以。”立刻把帽子往上一扔，口念六字真言，老道一瞧，这帽子起在半悬空，霞光万道，瑞气千条，金光缭绕，犹如一座泰山，照老道押下来。老仙翁一看，暗说：“不好。”心中一动，“这个和尚必有点来历，也许是故意戏耍我。”

老道见帽子要落下来，老道知道是利害，真急了，口中一念真言，立刻天门开了，由天灵盖出来有一尺多长的一个小老道，伸上两只手要接帽子。这就是老道的那点真道行，将来他家功成了，把皮肉囊一脱，就由天灵门走了。要不然，一落生的孩子，天灵盖会动，那就是天门。等到一懂人事，会说话了，天门就闭上了。老道自己这点真灵，今天现露出来，和尚这帽子要真打下来，得把老道打去五百年的道行。济公想和老道无冤无仇，又知道老道素常是好人，罗汉爷不忍伤他，用手一指，把帽子收回去。说：“仙翁，你别听褚道缘、张道陵一面之词，火烧祥云观，只因张妙兴无故施展五鬼钉头法，七箭锁阳喉，恶化梁万苍。雷击

华清风，因为他练五鬼阴风剑，子母阴魂剑害人。孟清元身受国法，因他在马家湖杀人。皆因他等为非作恶，实不可解。我和尚有好生之德，并非无故杀害生灵。褚道缘年幼无知，他要跟我和尚作对，我和尚才报应他。大概仙翁你也不知我和尚是谁。”

说着话，和尚摸着天灵盖，露出佛光、金光、灵光，老仙翁一看，和尚身高丈六，头如麦斗，面如獬盖，身穿直裰，赤着两只脚，光着两只腿，是一位活包包的知觉罗汉。老仙翁一看，连忙稽首，口念“无量佛”，说：“原来是圣僧，弟子不知，多有冒犯！望圣僧大发慈悲，不要跟弟子一般见识。圣僧请屋里坐。”和尚说：“仙翁不便赔罪，你我倒要多亲近呢。”老仙翁立刻把和尚让到屋中，吩咐童子摆酒。和尚说：“且慢吃酒，我奉烦仙翁一件事。”仙翁说：“圣僧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和尚说：“现在我娘舅王安士家中要念经设坛，我这里有一封信柬，求老仙翁架趁脚风送到永宁村，交到就回来，你我再吃酒。”老仙翁说：“是。”立刻接过字柬，竟自去了。

书中交代，王安士从国清寺回来，要搭棚办事，叫国清寺给念经，用九十九个和尚，要三放焰口，一百零八个和尚，念梁王经，谁劝也不听。老员外正要派家人去张罗，办事搭棚，知会亲友，大办白事，超度李修缘。王员外要打算把李修缘的那一份家业，全都给化了。正在忙乱之际，外面一声“无量佛”。家人一看，是一位老道。面如古月，发如三冬雪，须赛九秋霜，一部银髯，身穿破纳直，身背后背定乾坤奥妙大葫芦。家人有认识的，说：“这不是天台山的那位神仙么？”这方都知道天台山上有神仙，在山下也瞧得见山上隐隐有树有庙，就是人上不去。山前没有山道，且山上毒蛇怪蟒极多，也没人敢去。老仙翁常下山采药，

人人都知道他是神仙。其实后山有道上，并不费事，有树遮盖，没有人知道。老仙翁也不告诉人，不愿跟仕宦人来往，山上所为清静。今天老仙翁来到门首，说：“我乃天台上清宫昆仑子是也，贫道特意前来给你王善人送信。”家人把信接过，拿到这里面说：“回禀员外爷，现有天台山那里神仙前来送信。”王安士接过信来，打开一看，“呵”了一声，目瞪口呆。不知济公上面写的何等说话，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送书信良言劝娘舅 灵隐寺广亮请圣僧

话说王安士打开书信一看，认得是李修缘的笔迹。上面写着四句话，写的是：

不必念经与设坛，实是未死李修缘。大略不过三二载，修缘必定转回还。

王安士一看，“呵”了一声，甚为诧异，立刻叫家人把老道请进来。家人出来再找老道，踪迹不见。老仙翁早架趁脚风回到庙中，说：“圣僧吩咐，弟子已将信送去。”和尚说：“劳驾，劳驾！”仙翁说：“不便太谦。”和尚说：“我和尚将来还有奉求之事，非仙翁助我一臂之力不可。”老仙翁说：“只要圣僧给我一个信，我必到。”立刻吩咐摆酒，老仙翁陪着和尚喝酒。二人一盘桓，倒是道义相投。老仙翁说：“圣僧这打算上哪去？”和尚说：“我得回庙，现在我庙中有要紧事，有人找我，不回去是不行的。但只一件，别的徒弟都可以带回庙去，惟有这个徒弟，他是个妖精。若到临安城，天子脚下，多有不便。”老仙翁说：“那倒好办，我给他写封信，叫他奔九松山松泉寺去，给长眉罗汉去看庙。长眉罗汉叫罗空长老，僧门中是他掌教。他本是韦驮转世，手使降魔宝杵，所有天下的精妖，皆属灵空长老所管。道门中就是万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龄掌教。他两个人十年一查山，大概三两天必到我那里来。圣僧何妨在我这多住几天，等他二人来了，我给你引见引见。”和尚说：“我实在有事，你我后会有期，就烦仙翁给写一

封信，叫我徒弟悟禅去。”老仙翁当时写了一封信，由济公交给悟禅，悟禅立刻告辞，竟自去了。和尚说：“雷鸣、陈亮，你二人拿我这筒帖，（附耳如此这般）别给我耽误事。”雷鸣、陈亮点头，和尚说：“悟真，你也回你的庙，安置安置，到灵隐寺找我去。”孙道全点头，同雷鸣、陈亮各自告辞，一同下山去了。和尚同老仙翁喝完了酒，和尚也告辞，老仙翁送到外面。

和尚告了别，一施展验法，展眼到了灵隐寺。刚到庙门首，说：“辛苦，辛苦。”门头僧一瞧，说：“济师傅你可回来了，监寺的广亮找了几天了，打发人在临安各酒馆连你所认识的各施主家都找过了，你快上监寺的屋里去罢。”和尚说：“可以。”“梯他梯他”进了庙。刚来到里面，广亮瞧见说：“师弟，你可回来了！到我这屋里来罢。”济公说：“师兄，你好呢？”广亮说：“好，承问承问。”立刻把济公让到屋中。广亮说：“师弟，你多日没回来了。我今日给你接风。我知道你吃荤，我给你摆一桌上等海味。师弟，你可一个人吃。我们吃素，都不能陪你呢。去多要几斤绍兴酒来。”手下伺候人答应而去。工夫不大，把酒摆上。济公也不谦让，坐下就吃。喝了三杯酒之后，济公道：“吃人酒饭，得与人做事，使人钱财，得与人消灾。师兄，今天请我喝酒，必然有事罢？素常我在庙里一喝酒，你就说我犯了清规，应当打四十军棍，赶出庙去，这都是你的主意。今天你做主叫我喝酒，你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广亮说：“你别说了，我今天是给你赔不是的。素常我们哥俩有些言差语错，别管怎么样，我们总不是外人，你还能记恨么？”济公说：“你别绕弯了，不用这些零碎，有什么话直说罢。”广亮说：“既如是……”便向外道：“你们两个人进来，给你师叔磕头。”说着话，只见由外面进来两个小和尚。

给济公跪下磕头，跪着不起来。济公一看这两个小和尚，都是面黄肌瘦，罗汉爷一按灵光，早已察觉明白。

这两个小和尚是怎么一段事呢？皆因石杭县南门外头，有一座万缘桥，这座桥年深日久失修，全都塌了，不能走人。万缘桥本是一条大路，行路人极多，桥塌了，隔着一条河，过不去来往人了。后来就有人在这河里摆渡，过一个空行人要十个钱，过一个挑子要五十钱，过一辆车要一百钱，过一顶轿要二百钱，一天这摆渡能落几十吊钱。过路人非得打这边过了，没处可绕。日子长了，他就靠摆渡讹人，就有人瞧了便宜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家也在那边摆摆渡，比他那边减价一半，自然他这边就没有买卖了。他就不叫人家摆，人家说：“你也不奉官，许你摆，就得许我。”两造里一争竞，就打起来了。彼此一邀人，一打群架，两下里都受了伤，就在石杭县打了官司。

知县一坐堂，把原被告带上去一讯问，两个人一个姓赵行大，一个姓杨行三。知县道：“你们因为什么打架？”赵大说：“回禀老爷，只因万缘桥塌了，不能过人，我在那里摆摆渡，他也摆摆渡，抢我的买卖。”杨三说：“回禀老爷，他摆渡，过一个人要十个钱，挑子要五十，一辆车要一百钱，一顶轿要二百。我摆渡比他减价一半，所为渡人。他不叫我摆，所以打起来，他邀人把我的伙计都打伤了。”知县一听说：“你这两个东西都混账，万缘桥系官道，谁许你们在这里讹人生事？每人罚你们五百吊钱，交出来，好公修万缘桥。下去具结完案，不然我要重办你们。”这两个人无法，每人交五百吊钱，具结完了案。

知县把地方传来一问：“这座万缘桥，可以修补修补行不行？”地方说：“回老爷，这座万缘桥自宋室鼎立以来，这桥工程

浩大，独力难成，甚不易修。”知县一听，立刻坐轿，带人来到万缘桥一验，瞧那桥边两岸泊的砖石都没了，还有新起的印。知县一问地方说：“这桥上的砖石，都哪去了？”地方说：“下役不知被谁偷去？”知县回衙，立刻派人各处去访查，“看万缘桥的石头大砖在谁家，前来禀我知道，我必要重办他。”官人领堂谕出来一访，见海潮寺的后墙，有桥上砖石修的。官人看明白，立刻回禀知县，知县立刻出签票，锁带海潮寺的和尚。

海潮寺的方丈名叫广慧，他有两个徒弟，叫智清、智静。官人来到广慧庙中，就把师徒三个锁到衙门。老爷一升堂，吩咐把僧人带上来，广慧同智清、智静上堂，各报名磕头。知县说：“你既是出家人，就应该奉公守法，无故把万缘桥的砖石偷去，卖钱修墙，你是认打认罚？要认打，我把你的庙入官，还要重重办你。认罚，你给我化缘，化一万两银子修万缘桥。”广慧说：“僧人愿意认罚化缘。”知县说：“你们愿意认罚好。”立刻派了四个官人，押着广慧、智清、智静，每人背五块砖头游街，还叫他手打铜锣，嘴里说：“声尊列位请听言，手打铜锣来化缘，施主要问因何故？只因偷了万缘桥的砖。”四个官人押着，不说就打。天天出去，这五块砖背着，谁瞧见谁也不施舍，都说：“有钱也不给贼和尚。”师徒三个，这点罪实受不了啦。广慧说：“智清、智静，你两个人到灵隐寺去找你师叔去罢，他在那庙里做监寺。他那庙有一位活佛济颠，叫你师叔求求活佛济颠慈悲慈悲，求给咱们化缘。他老人家名头高大，化两万都化得了。”这才在官人手里化了两个钱，在老爷跟前给递了病呈，提说和尚都病了，老爷准了病假，智清、智静够奔灵隐寺而来。一见广亮，智清说：“师叔，了不得了，出了塌天大祸。”广亮一问，智清就把偷砖现

在怎么化缘受罪的话一说，又说：“我师傅叫我来找师叔，你给转求活佛济颠，帮我们化化缘。他老人家名头高大，准化得出来。”广亮说：“他可有点奇巧古怪的能为，这临安城绅董富户，上至宰相下至庶人，没有不敬服他的，他给人家治的病就多了。无奈他多日没回庙了，他不定在那家酒饭馆里，再不然，就是临安城这些富户家里住着。”就赶紧派人去找，所有各酒饭馆，是济公有往来的地方，全找到了，都没找着。今天找了第五天，忽然济公回来，广亮这才置酒款待，要求罗汉爷化缘。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验桥口拿捉贼和尚 见县主重修万缘桥

话说济公回到庙中，广亮甚为喜悦，先给济公要了一桌酒，这才叫智清、智静进来给济公磕头。济公说：“师兄，你瞧，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广亮说：“做甚梦？”济公说：“我梦见一个贼和尚，又带着两个小贼，每个背着五块砖，手打铜锣，口中直嚷：‘尊声列位请听言，手打铜锣来化缘。施主要问因何故？只因偷了万缘桥的砖。’有四个官人押着，不嚷就打，你说这个梦新鲜不新鲜？”广亮一想：“怪呀，他怎么会知道？”这才说：“师弟，你做这梦，倒是真事。这两个小和尚是我的师侄，他师傅叫广慧，在万缘桥海潮寺当家。只因他们把万缘桥的砖头搬了几块，现在石杭县把他们师徒三个锁了去，叫他们背着砖，化一万两银子修万缘桥。你想谁能施舍？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罪，知道师弟的能为，故此求求你慈悲慈悲。师弟，你冲着我，功德功德罢。”智清、智静说：“师叔，你老人家要不答应，我两个人跪着不起来。”济公说：“你们两个人起来！我就知道这顿饭不能白吃，这桌菜席是一万两银子。”广亮说：“多慈悲罢。”济公说：“就是，回头咱们一同走。”智清、智静这才起来，说：“师叔何时走呀？”济公说：“今天就走，回头就化缘，明天就动工修万缘桥。”智清、智静心说：“这可是吹着玩。”嘴里说：“那是很好。”济公吃喝完毕，说：“咱们走呀。”广亮说：“师弟，等你回来，我再来谢你。”和尚说：“不用谢，小事一段。”说着同智清智静出了灵隐寺，顺

大路往前走。

和尚一边往前走，信口唱着山歌说：

劝世人，要修福，茅屋不漏心便足。布衣不破胜罗衣，茅屋不漏如瓦屋。不求荣，不受辱，平生安分随世俗。远去人间是与非，逢场做戏相桓舞。也不华，也不朴，一心正直无私处。终朝睡到日三竿，起来一碗黄齏素。粥一碗，菜一箸，自歌自舞无拘束。客来相顾奉清茶，客去还将辕马扶。或谈诗，或品竹，空笑他人终碌碌。南北奔驰为利名，为谁辛苦为谁辱。七情深，儿爱度，雨里鲜花风里烛。多少乌头送白老，多少老人为少哭。满库金，满堂玉，何曾免得无常路。临危只落一场空，只有孤身无伴仆。大坟高，厚棺木，此身亦向黄泉赴。世上总无再活人，何须苦苦多忙碌。张门田，李门屋，今日钱家明日陆。桑田变海海为田，从来如此多反复。时未来，眉莫蹙，八字穷通有迟速。甘罗十二受秦恩，太公八十食周禄。笑阿房，谈古今，古来兴废如棋局。奉劝世人即回头，我今打破迷魂路。

和尚念着往前走，智清、智静二人跟随。和尚说：“你们二人快点走行不行？”智清说：“行。”和尚说：“腿是你们两人的不是？”智清、智静说：“师叔，你说这话真新鲜，腿在我们两个身上长的，又怎么不是我们的？”和尚说道：“我给你们轰着走。”智清说：“怎么轰？”和尚说：“我一念咒，你们就走快了。”智清、智静说：“念罢。”和尚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这两个人身不由己，仿佛有人在后面推着一般，行走如飞，收不住了。智清就嚷：“师叔呀，你快把法术收了罢！眼前是树呀，碰上就得脑浆迸裂呀！”和尚后面就嚷：“不要紧，唵敕令赫！”

拐弯就过去了。”智清、智静果然到树林子，一拐弯就过去。又往前跑，智清说：“了不得了，眼前是河，掉下去就淹死。”和尚说：“不要紧，加点劲就蹿过去了。”说着话，眼瞧到了有三四丈宽的河，真仿佛有人托着脚飞过去了。展眼之际，来到石杭县，这两个人也跑不动了，躺在地下起不来了。和尚来给每人一块药吃，和尚说：“你们两人先到庙里给你师傅送信，你别往哪去。我上知县衙门去找知县讲理去，问问他为什么锁我们和尚？智清智静，你两个人随后到衙门找我，今天少时我就要化缘，明天动工修万缘桥。”智清、智静点头，竟自去了。

和尚一直来到石杭县，迈步竟往衙门里走。值日班头一瞧，是个穷和尚，官人立刻拦住，说：“和尚上哪去？”和尚说：“我到里面倒口茶喝。”官人说：“你睁眼瞧瞧，这是卖茶的铺子么？”和尚说：“不卖茶。我到里头吃顿饭，买一壶酒喝。”这个官人说：“你这和尚，真是胡闹，这也不卖酒饭。”和尚说：“那么卖什么？”官人说：“什么也不卖，这是衙门。”和尚说：“衙门是做什么的？”官人说：“衙门是打官司的。”和尚道：“我就打官司吧！”官人说：“你打官司告谁呀？”和尚说：“我告你罢。”官人说：“你这和尚是疯子，你凭什么告我？我招你惹你了？”和尚说：“我不告你，没人可告，咱们两个人打一场官司罢。”官人说：“这都是没有的事。”和尚说：“怎么没有？这就是真的么！”

正在吵嚷之际，只见里面一声咳嗽，说：“外面什么人在此喧哗？”众人一看，说：“老管家出来了。”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位老者，年过花甲，头戴四楞巾，身穿皂缎色铜鞮，白袜云鞋。官人一看，说：“老管家，你看这穷和尚，无故前来搅闹。”老管家抬头一看，说：“原来是圣僧。”赶紧跪倒给和尚磕头。官人一瞧

愣了，心里说：“这个和尚必有点来历，我们老管家都给他磕头，也不知和尚是谁？”

书中交代：这位老管家名叫徐忠，这石杭县的大老爷，原本姓徐，双名致平，前者探囊取物赵斌，夜探秦相府阁天楼，盗五雷八卦天师符，巧遇尹雄，就搭救徐致平主仆的性命，见过济公。徐致平连登科甲，榜下即用知县，就升在这石杭县做知县。故此今天老管家认识济公，赶紧行礼，说：“圣僧，你老人家从哪里来？我家老爷时常想念圣僧，为何不叫他等通禀？”和尚说：“叫他等通禀？这位头儿跟我要门包，我就剩下三两银子，都给他了，他不答应，跟我要十两银子，不然他不肯回，叫我走。故此我跟他吵嚷起来，你出来了。”徐忠一听，说：“你们真乃胆大，竟敢跟圣僧要银子？还不把银子拿出来！你们素日间，想必做了多弊了。”官人说：“老管家，你别听大师傅的话，我实不要门包。”和尚说：“你分明在怀里揣着呢，我的三两银子是四件，你说没有，你把带子解下抖抖。”徐忠说：“对，你身上有银子没有？”这个官人方才给人家托了一件人情，刚分了三两银子，在怀里揣着。这一来，闹得张口结舌，说：“老管家，我腰里有三两银子，可是我自己的。”徐忠说：“你满嘴胡说，还不给圣僧？要不给，我给你回禀老爷，革去你的差事。”官人吓的无法，委委屈屈把银子拿出来，说：“大师傅，给你罢。”和尚哈哈一笑说：“我不要，我这是管教管教你。谁叫你多管闲事？你要拦阻我，叫你认识认识，我和尚乃是灵隐寺济颠僧是也。我再来，你就别拦我了。”官人说：“是。”大众一听，是济颠活佛来了，众人就吵嚷动了。

和尚同徐忠来到里面，徐致平一见，赶紧行礼，说：“圣僧久违，今天是从哪里来？”和尚说：“我今天来见你有一件事。”徐

致平说：“圣僧什么事？”和尚说：“海潮寺的和尚跟我有点瓜葛，求老爷把他放了，我给你化缘修万缘桥。”徐致平说：“是。弟子实不知海潮寺的和尚跟圣僧有瓜葛，我要知道，天胆也不敢锁拿他们。既是圣僧要给化缘修万缘桥，弟子倒有个主意。”和尚说：“你有甚主意？”徐致平这才如此如此说毕，和尚一听，哈哈大笑。不知徐致平说出何等语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施佛法善度王太和 因家贫经营离故土

话说济公来到石杭县，提说要化缘修万缘桥。徐致平说：“圣僧既是说给化缘，何必圣僧亲自去化？我这地方上有十家绅士财主，每家捐他们一千两银子修桥就行了。”和尚哈哈一笑说：“老爷不必分心，我自有道理。”正说着话，两个小和尚来了，在外面伺候济公。知县立刻吩咐把广慧传来，当堂释放，徐致平说：“现在济公来给你等讲情，本县看在济公的面上，把你等放回，从此各守清规。万缘桥有济公替你等化缘，不用你们了，下去罢。”济公说：“智清、智静别走，我还有事。”两个小和尚答应，广慧谢过老爷，自己回庙。

这个信外面就嚷动了，都知道现有济公活佛来化缘，要修万缘桥。知县这里摆酒款圣僧，正喝着酒，外面当差人进来回禀，说：“现有十家绅士递了一张公禀，请老爷过目。”书中交代，外面听说济公来了，人的名，树的影，大众一传嚷，传到十家财主耳朵里，众人一商量，说：“咱们大众得见见这位济公活佛，他老人家既是来化缘修万缘桥，每人拿一千银子来修这座桥。”众人议定，就写了一张公禀，来见知县。当差人接进来，给徐致平一瞧，徐致平说：“圣僧，看你十家绅士听说你老人家来了，他等自相情愿，每家出一千银子，冲着圣僧修万缘桥。”和尚说：“我和尚化缘，化一万银子，就化一家，不化十家。你问他谁一个人给一万银子，我和尚才要呢。”徐致平说：“圣僧，你别得罪

他们。这地方可就是他们十家有钱，除此之外，别人拿不起。要得罪他们，可没人施舍人。”和尚说：“不要紧，我回头上兴隆庄王百万化去。”徐致平说：“圣僧，你千万别去，那王百万可是人称王善人。每逢冬天施粥，夏天施凉茶暑汤，他报效过皇上银子，捐了个五品员外。可就是一样，他最恨和尚老道，不斋僧，不布道。前者在我这里打过几回官司，都是因为僧道化缘，不但不施舍，反把僧道打了，拿片子送到我衙门来。念他是个善人，也不肯得罪他。圣僧，万万去不得。”和尚哈哈一笑，说：“老爷不必管我，和尚今天非得去不可。他既不施舍，我和尚才化他，要化他一万银子，他不能给九千九百九十九两。我今天就要化出来，明天就要动工。我和尚要没有这点手段，我也不来。倒要叫老爷你瞧瞧，智清、智静跟我走。老爷，咱们回头再谈。”徐致平也拦不了。

和尚带领两个小和尚，去了石杭县衙门，一直来兴隆庄。刚一进东村口，济公就说：“智清、智静，你两个人带着法器没有？”智清说：“我带着磬呢。”智清说：“我带着木鱼子。”济公说：“好，打着念着走。”智清说：“念什么呢？”济公说：“咱们念子弟焰口游街。”智清说：“就是。”立刻念着往前走，过路的人一瞧，都说这是半疯。往前走了不远，只见路北一座广亮大门，门口上马石，下马石，有八株龙爪槐树，上有幌绳，拴着有百八十四匹骡马，对面八字影壁。这所房屋高大无比，一概是磨转对缝，雕刻荷花。和尚来到门首一看，迎门抹的棋盘心，白灰涂的影壁，真白花瓦砌的咕噜钱。

和尚道“辛苦”，由门房出来一位管家，有二十多岁，道：“和尚你快去罢！你看我们门上贴着，僧道概不书缘。我们员外

可是个善人，就是不斋僧布道。前者来了一个老道，不叫他化，他偏要化，我们员外出来，拿马棒打了一顿，还给送衙门去。这幸亏我们员外没在外头，你要化一股香钱我给你，你快走，我可说的是好话。”和尚说：“你给我，你可知道我要化多少钱？”管家说：“你要化多少钱？”和尚说：“我化一万银子，修万缘桥，还得今天施舍给我，明天就不要了。”管家说：“我不叫你化，可是为你好。”心里说：“这个和尚必是穷疯了。”和尚说：“如要不叫我化，你得借枝笔我使使，我在影壁上写几个字，我在门口喊三声，我就走。”管家说：“那行。”立刻把笔拿出来，和尚接过笔来，在影壁上写了几句。管家说：“和尚，可惜你这点笔法，真可以的。”和尚说：“那是自然。”和尚就嚷：“化缘来了！喂！”拿手比划着往里捺。管家说：“你这是干什么？”和尚说：“往里捺呀！”管家说：“你嚷罢，我们员外要出来就得了。”和尚就大嚷了三声，说：“回头你们员外要出来，劳你驾，就提灵隐寺济颠僧要化一万银子，修万缘桥，明天给就不要了。他要不施舍，就提我说的，他不久必有一场横祸飞灾，我和尚走了。”说罢，和尚就走，管家也不解其意。

焉想到和尚走了，王员外带着四个家人，由里面出来。原本员外在后面书房里坐着看书，耳轮中就听外面嚷：“化缘来了！喂！”连嚷了三声，王员外心中纳闷，暗说：“怪道，这院子是五层房，素常外面有叫卖东西里面听不见。”王员外一想：“外面喊嚷化缘来了呀，我怎会听得真真切切？”立刻带着四个家人出来，王员外就问：“什么人在此喧哗？”管家正要叫瓦匠拿灰水把影壁上的字涂去了，省得员外瞧见，还没涂呢，员外出来了。管家说：“员外要问，方才来了一个穷和尚来化缘。”员外说：“你没告诉

他么？我这里僧道一概无缘。”管家说：“我告诉他了，他跟我要笔在影壁上写了几个字，他说员外出来，叫我告诉你，他是灵隐寺济颠僧，他要化一万银子来修万缘桥，他说员外爷要施舍，今天施舍，明天给他他就不要了。员外要不施舍，必有一场横祸飞灾。”王员外一听，抬头一看，影壁上和尚写的墨迹淋漓，王员外“呀”了一声，说：“赶紧把和尚追回来，我施舍一万银子。”管家也不知何因所故，赶紧追赶和尚。书中交代，王员外为什么一瞧影壁上的字，就要施舍一万银子呢？这其中有一段缘故。

这位王员外名叫太和，原是这兴隆庄生长，幼年的时节，家中很有钱。父母给定下前庄韩员外之女为婚，与王太和同岁。不料王太和少运乖舛，七岁丧父，九岁丧母，把一份家业全被一家坑骗了，自己过的一年不如一年。长到十六岁，家中这落得柴无一把，米无半升，自己住的这所房子，都被人家拆着零碎卖了，就剩下两间破屋。王太和已到十六岁，自己一想：“莫非束手待毙不成？总得想个主意，护住身衣口食才好。”左思右想，实在无法，把家中的破烂书收拾收拾，买点笔墨纸张，挑着书箱出去游学，到各学馆去做买卖。游来游去，游到松江府地面，学馆也多。太和做买卖，人也和蔼，凡事死店活人开，做买卖是运筹有道定生财。王太和做出条路来，各学馆的学生都不买别人的东西，专等他去，买他的笔墨纸张。越做越活动，也就有利息了，王太和就在这西门城外，有一座准提寺内住着，过了有二三年的光景，自己存下有五六十两的银子。王太和自己虽说年轻，在外面创业，并不贪浮华，很务本分。

这天王太和走在松江府大街，见有许多人围着拥挤不动，王太和一瞧，是一个卦棚。蓝布棚上有白字，是一副对联，上联是：

“一笔如刀，劈破昆山分玉石。”下联是：“双瞳似电，冲开沧海辨鱼龙。”王太和也挤到里面一看，是一位老道，面如古月，一部银髯，飘洒在胸前，头戴青布道冠，身穿蓝布道袍，青护领相衬，白袜云鞋。看这位老道精神百倍，发如三冬雪，鬓赛九秋霜，真是仙风道骨。摊着卦摊，上面摆着上六爻的卦盘，接单折重交，有十二元辰，按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摆着各样的卦子，有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类。就听老道说：“山人也能算卦，也能看相，可是诚则灵。可是有一节，要直话前来问我，爱奉承另找别人，卦礼倒不拘多少。”大众也有算卦的，有叫老道相面看，一个个没有说老道相的不对。王太和一想：“我也叫老道相相我的终身大运。”这才说：“道爷，给我看看相。”老道睁眼一看，就一愣，说：“贫道我可是直言无隐，尊家可别恼。”王太和说：“君子问祸不问福，道爷只管说。”老道这才从头至尾一说，王太和不听犹可，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不知老道说的何等言语，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李涵龄神相度群迷 王太和财色不迷性

话说王太和给老道一相面，老道说：“可是直言无隐，尊家可别见怪。”王太和说：“道爷只管说。”老道说：“看阁下的相貌，可与众不同，额无主骨，眼无守睛，双眉寒散，主于兄弟无靠，山根塌陷，主于祖业不擎，准头为土星，主人之财库，左为井，右为灶，井灶太空，有财而无库，你是一世不能存财。螭蛇纹入口，将来必主于饿死。你七岁丧父，九岁丧母，十六岁犯驿马星。这几年在外面奔忙劳碌。幸喜你还勤俭，也没落下什么。从此以后，你是一天不如一天。尊家的相貌，贫道也就不能往下再说了。”王太和一听老道所说之话，已过之事，果然一点不错，大概未来之事，也必有准。把卦金给了，就回到准提寺，自己一思想：“我终归饿死，我还往前奔什么？莫如我赶紧回家，把亲事退了，叫我岳父给姑娘另找婆家。我是这个命，别连累人家。”心中越想越难过，真如万把钢刀扎心一般，买卖也不做了，告诉和尚把房交了，自己挑着书箱，由松江府往回够奔。

这天走在半路上，本来是无精打彩，垂头丧气，也觉得累了，就在大道边树林子歇息歇息。刚来到树林子一瞧，见地下有一个黄缎子包袱，自己把书挑放下，把包袱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硬木匣子，有锁锁着，有一个黄缎子小口袋，里面有钥匙。王太和拿钥匙把锁开开一看，匣子里是黄澄澄两对金镯子、两头赤金首饰。宋朝年间，黄金最贵，每一两可换白银五十两。大概

这两对镯有八两一对，首饰约有五六两一头，大概可值一千两银子还多些。王太和一想：“我自己终归得饿死，我别害人家。要是这个东西是这个本主丢的，丢的起不要紧。倘若要是家人给主人做事，或替人办事，把这东西丢了，就有性命之忧。我莫如在这里等等，有人来找，我给人家。”想罢，把这个包袱包好，放在书箱里，王太和就在地下一坐。

等了工夫不大，只见由北边飞也似的赶来了一个骑马的，是一匹黑马，走的甚快，亲至切近，马站住，这人翻身下马。王太和一看，这个人长随的打扮，有二十多岁，白净面皮，看这人脸上颜色都变了，带上惊惶失色的样子，热汗直流。下了马赶奔上前，冲王太和一抱拳，说：“这位先生请了！在下姓苏名苏兴，在临安苏北山苏员外家当从人。今奉我家员外之命，到松江府我们姑奶奶家，取来一个包袱，内中是两对金镯，两头首饰。走在这里，我这马一眼岔惊下了去，把包袱由马上掉下来，我也下不了马，好容易把马勒住，我这才回来找包袱，可没碰见有过路的人。先生你老人家要看见这包袱，你老人家得救我。我要把这包袱丢了，我就得一死。你老人家若见捡着，给了我，可救了我的命了。将来我必有一分人心。”王太和点了点头，打开书箱把包袱拿出来，说：“你瞧瞧，这点东西对是不对？”苏兴一看说：“先生，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救了我的命了，要没这个东西，我真得死。也就是你老人家这样好人，千金不昧。未领教先生贵姓呀？”王太和说：“我是石杭县兴隆庄的人，我叫王太和。”苏兴说：“老人家何时到了临江城，可千万要到青竹巷四条胡同，苏北山苏员外家来找我，我叫苏兴。”王太和说：“是了罢。”苏兴实在心里过不去，掏出五两银子，说：“先生，我也不敢说谢你，

我尽我这点穷心，给你老人家买一杯茶吃。”王太和微然一笑，说：“你胡闹。我打算要你的银子，我捡着你这东西，我就不给你了，你趁此拿着去罢。”苏兴见了王太和实意不肯要，自己也无法，便道：“先生，既是不要，我也不敢相强。先生那时到了临安，可千万赏脸来找我。”说罢，趴地下给王太和磕了一个头，竟自告辞走了。王太和自己还是心里烦想：“老道所说的七岁丧父，九岁丧母，十六岁犯驿马星，真说的赛神仙，未到先知其实。”书中交代，这个老道本是大路的活神仙，乃是万松山云霞观的紫霞真人李涵龄。老道下山，并不是相面算卦为要钱，所为是普渡群迷，教化众生，故此断事如见。

王太和哪里知道老道的来历？今天见苏兴走后，王太和烦了半天，才挑了书箱往前赶路。这天正往前走，上不靠村，下不着店，天有日落之时，偶然云生西北，雾长东南，狂风暴雨下起来了。王太和想要找个地方避避雨，见眼前一座破庙，又没有和尚老道，墙俱都坍了，中有大殿三间，尚可避雨。王太和赶到切近，刚要进大殿，一瞧大殿里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长得十分美貌，正在大殿里避雨呢。王太和一瞧一愣，自己一想：“男女授受不亲，虽然是四野无人，我焉能不避嫌疑，坏人名节？我莫若就在外面廊下避避雨罢。”想罢，王太和就在大殿以外廊下一蹲，并不与那女子说话。焉想到雨越下越大，直下到天有五更方住，平地数尺深的水。幸喜山道水下去的快，天亮水都流没了。王太和挑起书箱就要走，那女子可说了话，说：“这位君子尊姓？”王太和说：“我姓王。”那女子说：“尊家乃是一位好人，奴家姓马，叫马玉容，就在这前面马家庄住家，望求尊驾携带我几步。”王太和说：“那有何妨。”立刻送着姑娘来到马家庄。

这位姑娘家有父母，有哥哥，姑娘原本在她舅舅家住着，跟舅母拌了几句嘴，姑娘赌气回家，走到半路，遇着雨了。王太和把姑娘送到门首，自己要走。姑娘到家跟父母哥哥一提，在庙里避雨，遇见王太和怎么是好人，连大殿都没进来，并未答话，今天送到家来，把这话一说，姑娘的父母追出来，把王太和让到屋中，置酒款待，一家老少甚是感激。姑娘的父亲说：“尊家贵姓？在哪里人？昨天小女原本在她舅舅家住着，因为拌一两句嘴，姑娘也太任性，她舅母也不该让她一个人回来。偏巧赶上下雨，在庙里避雨。幸亏遇见尊驾，乃是正直君子。这要遇上歹人，那还了得？”王太和说：“我姓王，叫王太和，原本是兴隆庄的人。往后姑娘别叫一个人走路，总要有人跟着才好。”马老丈说：“是是，王先生可以在我家多住几天罢。”王太和说：“我还有事。”立刻告辞，姑娘的父母千恩万谢送出来，王太和这才顺大路往回走。

这天到了自己家中，他这几间破房子，有本村一个苦人住着呢。王太和到家，自然还得让他住。王太和把书箱放下，自己甚为凄惨，吃了点东西，安歇睡觉。次日亲身到韩员外家去退婚。韩员外在他年幼的时节，把女儿给他，那时王家还有钱呢。自从他父母一死，一年不如一年，后来听说王太和出了外了，韩员外家有几顷地，也算是乡下财主，也不能把女儿另聘罢，就得等他。姑娘跟王太和同庚，偏巧姑娘心重，自己想着命不好，将来到婆家也得受苦，日积月累，一忧愁把两只眼睛急瞎了，双目失明。王太和还不知道呢。今天来一见韩员外，两个寒暄了几句，太和便说：“我打算叫你老人家把姑娘另聘了，我的命苦，别连累姑娘跟我受罪。所有的定礼，我也不要了。”韩员外说：“那可不行，现在我女儿把眼睛瞎了，你定的时节，可没有残疾。现在我

也不能再给人家，你赶紧搬娶过去，你自己慢慢的混。若说你做个小买卖，二三百银子我给你拿，你只要勤俭，还不可以吃饭么？”王太和一听姑娘已把眼睛瞎了，自己一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该当要讨饭，我前头走，拉着一个瞎子，这倒也不错。”想罢，说：“岳父，既是你女儿把眼睛瞎了，我也不能说不要，你可得成全我，我也没有多钱办事。”韩员外说：“倒好办，你有轿子就搭人。”王太和自己无法，还有几十两银子，回家张罗办事，定了吉日，把妻子娶过来。

他这个时节，也没有亲戚来往人情。韩员外打算女儿过门后，过一两个月，再给王太和拿钱做买卖。焉想到王太和娶过来，未到半月，王太和晚上睡不着，思想这日子怎么过，翻来复去睁着眼。偶见地下有一个火球，滚到南墙根没了，一连三天。王太和就跟他妻子说：“地下有个火球，你是瞧不见，滚来滚去，不知是什么道理？”韩氏说：“许是闹财罢。”王太和说：“也许有的事。”韩氏说：“你眼准了，拿我的金簪插到那里，等明天刨开瞧瞧。”王太和果然把金簪记上，次日用铁锹一刨，刨到有二尺许，只听“咯当”一响，王太和仔细一看，目瞪口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得金宝福随相转 访娘亲跋涉天涯

话说王太和拿铁锹一刨，刨了二尺多深，就听“咯当”一响。王太和一瞧是石板，揭开石板一看，是一窖金元宝银元宝。金元宝都是一百两一个的马蹄金，银元宝是二百两一个大元宝。王太和一看，先拿出一个来，照样埋好，也不敢声张。次日到岳父家提说要盖房。韩员外说：“你有钱么？”王太和说：“没有多钱，对付着办。”先买了两个银柜，找木厂子一看，他这片地基不小，先盖三层瓦房。随着动工，随着往外搬运金银，把房盖好了。把金元宝一数，是六百个，每个能换银五十两，银元宝是四百个，共一千个。从此陡然大富，有三百多万银子。在本地开的银楼缎号，置买田地房产。大众都知道王太和发了财回来了，都不知道怎么发了财。王太和自己想起，当初在松江府老道给我相面，说我该当饿死，现在我得了这大家私，还能饿得死么？老道几乎耽误了我终身的大事。从此不信服和尚老道，说僧道都是谣言惑众。

王太和每年冬施粥，夏施茶，舍棉袄棉裤，遇穷苦人等，贫老病瞎，必要周济，就是不斋僧布道。今天为什么要把和尚找回来，施舍一万两银子呢？只因他瞧见影壁上写的字了，济公写的是两首绝句。头一首是：“昔日松江问子平，涵龄道我一身穷。事至而今陡然富，皆因苏兴、马玉容。”第二首是：“梦醒更深三更天，见一红光奔正南。揭开石板仔细看，四六黄白整一千。”王

太和一看，暗道：“哎呀，我的事没人知道，这和尚可是神仙？”故此赶紧叫家人追回来。

管家追出村口，一瞧和尚正往前走，管家说：“大师傅请回来，我家员外施给一万两银子。”和尚这才转身回来。王太和一见，说：“圣僧请里面坐！”和尚来到书房，有家人献茶。王太和说：“圣僧，我的事情，圣僧何以知晓？”和尚说：“你那事瞒不了我，你休要毁谤僧道。你可知道有两句话，‘心不好，命穷苦，直到了心好命也好，富贵直到老。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人要做些阴鹭事，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当初老道给你相面之时，你是滕蛇纹入口，主于饿死。你做这两件阴鹭事。你这滕蛇纹通下来，变为寿带纹。”王太和这才如梦方醒。和尚说：“你要不信，我还有个主意，给你瞧瞧。你拿一万银子，在海潮寺做功德修万缘桥，明天吉日兴工，你叫人抬四块石头来。我写上四句话，一块上写一句，搁在万缘桥旁边，派两个家人看着。头一块石头，叫大众白瞧看，谁要看第二块石头，跟他要二百两银子，要瞧第三块是三百两，看第四块是五百两。这一千两银子，助你修万缘桥作为酒钱，可别说是我写的，就说是神仙写的。”王太和一想，说：“谁花二百两银子瞧一块石头呀？我虽有银子，我也不能那么冤。”和尚说：“你不信，你瞧着有人瞧没有？”王太和立时叫人到海潮寺，收拾预备做公馆，又叫家人搭了四块石头，给和尚把字写好，把四块石头放好，叫家人看着。王太和也在海潮寺同和尚住着，没事下棋。万缘桥就动工修起来了，两个家人看着四块石头说：“众位瞧石头，头一块是白瞧白看，瞧第二块是二百两银。”街市上都吵嚷动了，大众围着，瞧石头上有字，写的是七个字：“不姓高来本姓梁”。大众一瞧，都说这两个人是财迷，谁

能花二百银子瞧石头？众人纷纷议论。过了有十几天，也并没有一个问的，都是瞧瞧头一块，一笑就走。这天王太和就说：“圣僧，你老人家说有瞧石头的，怎么不灵呢？”和尚说：“你别忙，大约不过五天，就有人来瞧。”

果然到第四天，忽然来了一个文生公子，头戴蓝色文生巾，身穿翠蓝绸文生氅，腰系丝绦，白袜云鞋，白净面皮，俊品人物，带着两个书童，挑着琴剑书箱。来到近前一看，这位文生公子就问：“这石头是谁写的？”家人说：“神仙写的。”文生公子说：“神仙在哪里。”家人说：“你不管神仙在哪里，你要瞧第二块，是二百两银子，头一块是白瞧。”这位文生公子说：“我给二百两银子，你搭开我瞧瞧。”家人就赶紧到海潮寺回禀员外，道：“有人来瞧石头了。”王太和心里说：“真有这等样人，肯花二百银子瞧石头？”自己不信，来到这里一瞧，是一位文生公子打扮。王太和说：“尊驾要瞧石头吗？”这公子说：“不错。”王太和说：“瞧第二块石头二百银子。”这公子说：“我给二百银子。”立刻打开书箱，拿出四两黄金，折银二百两，交与王太和。王太和叫家人把石头搭开，众家人都不愿意搭。王太和说：“你们谁来搭？每人我给二两银子赏。”大众一听，这个也要搭，那个也要搭，都抢着要搭。不到一刻，搭开一块。这位公子一瞧第二块更愣了。

书中交代，这位公子为什么他要花二百银子瞧第二块石头呢？这内中有一段隐情。头一块头上写的是“不姓高来本姓梁。”这位公子就是不姓高来本姓梁，他原来是这石杭县梁王庄的人，他五岁的时节，正赶上金宋交兵，于离怖大队反到江南，他母亲带着他逃难，正赶上贼队把他母子冲散了，儿子找不着娘了，站在街上哭。由那边来了一个人，歪戴着帽子，闪披着大氅，说：

“小孩子，你哭什么呢？”小孩虽说五岁，倒很伶俐，说话很清楚，说：“我是梁王庄的，我叫兴郎。我娘带我逃走，反遇见贼，把我娘冲散了，我找不着了。”这人说：“这跟我找你娘去罢，我是你舅舅。”梁兴郎人小不肯吃亏，说：“你不是我舅舅，你是我哥哥。你带我找我妈去罢。”这人说：“跟我走。”

立时带着梁兴郎一走，来到甘泉县地面，住在高家店，这地方太平，他打算把梁兴郎卖了。偏巧这开店的高掌柜就是夫妇两个，家有百万豪富，他也不指着开店吃饭，所为应苦亲友。这夫妇没儿没女，就问他带着小孩是你什么人呀？这拐子手说：“我姓郎叫郎赞，这是我外甥。他父亲都叫贼兵掠了去，这孩子跟着我也赘手，我打算找个主把他卖了。”高掌柜说：“我瞧瞧。”把兴郎叫到柜房去，一给吃的，说：“你姓什么？”梁兴郎说：“我姓梁，叫兴郎。”高掌柜说：“他是你舅舅么？”梁兴郎说：“不是，我不认得他。我娘带着我逃难，遇见贼，我娘丢了。他说他是我舅舅，我就说你是我哥哥，他说带我找我娘去。”高掌柜问明白，一问拐子手要卖多少钱，郎赞说：“五十两银子。”高掌柜说：“五十两，我留下了。你给写一张字罢。”郎赞说：“我不会写字，”高掌柜说：“你不会写字，叫我先生代笔。我们这里可有规矩，说五十两可是减半，给二十五两，在店里卖有三成用钱，五十两是十五两，叫先生写字是十两，刨尽了，一两不找。你去罢，没你的钱了。你要不答应，我把你送到衙门去，照拐子手办你。”郎赞一听也愣了，大众作好作歹，算给了他几吊钱盘费，郎赞走了。

高掌柜人称高百万，在家里以员外呼之，把梁兴郎留下，雇老妈哄着，要一奉十，起名高得计。后来请先生教他念书，到十六岁娶媳妇，也是本处杨百万的女儿。杨员外也是夫妇两个，就

是一个女儿。过了有五六年，杨员外夫妇也死了，梁兴郎这就造化大了，两份百万家私都归他一人。这天梁兴郎跟他妻子说：“我本是梁王庄的人，现在我养父母已死，我要出去访访我亲生母，去找个下落。如死了，我把尸骨请回来。如没死，我把娘亲找回来。我这一去，多带黄金，少带白银，暗藏珠宝，扮作游学的书生。说不定几年回来，家中全靠娘子料理。”杨氏说：“官人这是一份孝道，我也不能拦，官人去罢。”梁兴郎这才带着两个书童出来，逢山朝山，逢庙拜庙，求神佛保佑母子相见。今天来到万缘桥一瞧石头，罗汉爷指引孝子迷途，母子团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回 梁兴郎千金看隐诗 济禅师佛法指孝子

话说梁兴郎来到万缘桥一瞧，石头上写的是：“不姓高来本姓梁。”自己一想，我出来这些日子，并没访着一点头绪，我也不知梁王庄在哪里，这也须是神人指示。只要把我娘亲找着，花几千两也不要紧。”故拿出四两黄金折二百银子。王员外叫家人把头一块石头搭开。梁兴郎一看第二块上写的是：“巧妆改扮觅萱堂。”梁兴郎一看，这明明是我。这才问：“第三块还有字么？”家人说：“要瞧第三块，是三百银子。”梁兴郎一看，说：“我倒要瞧瞧。”立刻又拿六两黄金折三百两银，交给王太和。王太和一想：“真怪，真有人拿银子瞧。”叫家人把第三块搭开，梁兴郎一看，第三块写的是：“兴郎要见生身母。”梁兴郎一看，这更对了，说：“你把这块拿开我看。”家人说：“要看第四块，是五百两。”梁兴郎说：“你怎么讹人哪？”家人说：“不讹人，你爱瞧就瞧，不爱瞧不瞧。”梁兴郎一想：“已然花了五百，再花五百，只要有了我娘亲的下落，慢说花一千，两千也花。”想罢又拿出十锭黄金。王太和叫人搭开第四块一瞧，第四块上写：“去到临安问法王。”梁兴郎一瞧这句话，“呀”了一声，几乎翻身栽倒。自己一想：“了不得了，这许是有人知道我由家中出来的心思，设出圈套，诓骗我一千银。”自己又一想，“我的乳名没人知道，此真令人难测。”自己这才问道：“众人可知道这临安法王，是怎么一段事？可是地名？可是人名？”大众一个个俱皆摇头，说：“不

知道。”梁兴郎自己心中真如万把钢刀扎心。

正在发愣，那边来了一位老丈。众人说：“你要打听，问这位老头罢，他叫福地圣人，什么事他都知道。”梁兴郎赶紧施礼，说：“借问老丈，可知道这临安法王是在哪里？”这老者说：“你要问临安，由这往东南走二十余里，有一座兴隆镇，上那里打听去，这里没人知道。”

梁兴郎一听，无奈叫书童挑起琴剑书箱，一直够奔东南。约走了有二十余里，见前面有一座镇店。村口外树林下有二位老者在树旁酌棋，一位是白脸长髻，一位长的清奇古怪。梁兴郎连忙上前说：“二位老人家请了！我打听打听，有个临安法王，二位老人家可知道？”这位老者一听说：“临安我可知道，当初金宋未交兵以前，这座兴隆镇就叫临山镇，后来宋室天下太平，改为兴隆镇。这个法王我可不知。”那位老者说：“贤弟，你是不知道，我比你大几岁，我十二三岁的时节，你还是小孩不记事。这村口如意庵尼姑庙，我记的就叫法王庵，后来改的如意庵。你去打听法王，尊驾到那里去打听罢。”

梁兴郎一听，谢过二位老丈，赶紧带了书童，进了村口一瞧，路北里有一座庙，山门上写着“如意庵”。上前一叩门，由里出来了一个小尼姑，把门开开，说：“施主找谁？”梁兴郎说：“我是前来烧香。”小尼姑说：“我们这是尼僧庙。”梁兴郎说：“不管是甚庙，我要烧炷香。”小尼僧便领到大殿。梁兴郎烧上一炷。烧完了香，说：“小师傅，你带领我在庙里游逛游逛。”小尼僧说：“可以。”立刻带着梁兴郎到各院中观看。这个庙是三层殿，有东西跨院，甚为宽敞。游来游去，来到一个东跨院。这院中是北房门三间，东西配房，北房外挂着一块匾，上写“冰心堂”三字。

梁兴郎一看，就知道这院中有孀妇守节。正在一愣，只见由北上房出来一位老婆婆，有六十多岁。鬓白成霜，穿的衣服平常。梁兴郎一看这个老太太的模样，不由自己心中一惨，二目落泪。这位老太太一看，她也觉着眼圈一酸，眼泪落下来了。母子天性所感，老太太并不敢认，说：“这位先生尊姓？”梁兴郎说：“我姓梁，乳名叫兴郎。”老太太一听，心如刀剜，说：“儿呀！我只打算今生今世，你我母子不能相见，没想到为娘还见着你了。”梁兴郎叫了一声：“亲娘呀！”也哭起来了。

书中交代，他母亲怎么会落到这庙里呢？凡事自有个定数。自从母子一失散，老太太找不到孩儿，自己一想：“我还活什么？”想欲自尽。幸遇见一位好人劝解老太太。说：“你别死，倘若你儿在着，将来也可以母子见面。你暂为找个尼庙一住，慢慢再寻访你的孩儿。”老太太一想也是，就投奔这法王庵来了。这个庙离梁王庄三里地，这庙里老尼也是忠厚人，见梁老太太这分光景，老尼僧说：“你就在我这住着罢。哪时你儿有了下落，你再走，没有音，你就跟我在庙里修行罢。”梁老太太就在这庙中苦守，早晚伺候佛祖。

后来附近村庄都知道庙里有个梁李氏守节，大众送了一块匾，写了“冰心堂”三字。梁老太太终日吃斋念佛，祷告神灵显应，叫母子可以见面。今天果然梁兴郎来了，母子见面，抱头痛哭。兴郎说：“娘亲，你老人家不必哭了，孩儿现在甘泉县娶了亲了。我养身父母把我抚养大了，现在二老已经故世，孩儿才得出来寻找我娘亲。多蒙神人指示，得见你老人家。娘亲生养孩儿一场，未能在你老人家前晨昏定省，叫你老人家受这样清苦。孩儿今天接娘亲家去，还可以享两天安闲自在之福。”老太太一听，

说：“儿呀，今天你我母子一见面，也算是神灵默佑。为娘终日烧香祷告，但愿你我母子见一面，现在我瞧见你，就得了，你也不必接我回去。我既然是出了家，侍奉佛祖，我也就不想再还俗了。”梁兴郎一听，苦苦哀哀，总要请老娘回去。老太太执意不肯，梁兴郎无法，就把家眷接到兴隆镇来，给老太太单买一座庙，叫老太太在庙里修行静养，梁兴郎不时到庙里去问候。

这天梁兴郎回到万缘桥，瞧瞧这几块石头，是什么人写的呢？我倒要访问访问。自己带着两个书童来到万缘桥一看，万缘桥已快告竣。梁兴郎一打听，方知是济公禅师写的。梁兴郎要见见这活佛济颠，正赶上王太和同济公来到万缘桥监工。有人指引告诉他：“这位穷和尚就是灵隐寺济公长老。”梁兴郎赶奔上前，说：“圣僧在上，弟子有礼，前者多蒙圣僧指示，我找着我娘亲，弟子实在感恩不尽。”和尚说：“你起来，不必行礼。你母子既见了面，你要好好的尽孝，你回去罢。”梁兴郎还要承谢礼物给圣僧长老，和尚说：“不必，我和尚常说，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梁兴郎无法，竟自告辞去了。

王太和正同和尚在这里监工，偶然忽觉对面来了一阵旋风。和尚说：“来了，来了。”王太和一看，随着这阵风，来了一个老道，披发仗剑，身高八尺，黄脸膛，三绺黑胡须，穿着蓝缎色道袍。王太和一看一愣，见老道赶奔上前，给济公行礼。来者老道非是别人，正是黄脸真人孙道全。和尚说：“悟真，你干什么来？”孙道全说：“弟子自天台山分手，回到自己庙中，把庙中安置好了。到灵隐寺找你老人家，听说你老人家来修万缘桥，我就在庙里住着。焉想到临安城出了塌天大祸，钱塘知县派我来请你老人家。”和尚一按灵光，早已察觉明白。

书中交代，怎么一段事呢？只因钱塘县新任赵文辉，他本是两榜出身，自到任以来，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焉想到地面上出了一件逆案。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他本是个恶霸，在本地无所不为，依仗着他哥哥是当朝宰相，无人敢惹他。王胜仙家中有二三十个如夫人侍妾，就有一个得宠的爱妾，就是田国本那个妹子。本来她是歌妓出身，琵琶丝弦，自己能歌能唱。这天王胜仙要到西湖湖心亭去取乐喝酒，先叫田氏坐着轿，带着婆子丫环先去。三乘轿正走在西湖苏堤，忽然来了一阵旋风，围着轿子，绕了几个弯，抬轿的人都睁不开眼。急至旋风过去，再一看田氏踪迹不见，小轿内婆子、丫鬟，一刀之伤殒命，大众吓的目瞪口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逛西湖恶霸遇妖精 看偈语私访白鱼寺

话说王胜仙的爱妾被旋风刮去了，婆子丫环被杀，一无凶手，二无对证。有人报与王胜仙，王胜仙勃然大怒，给钱塘县三天限，要破案。钱塘县一听这个信息，赶紧带领行房仵作一验尸，婆子丫环都是哽嗓咽喉一刀之伤身亡，生前致命，并无二处。知县一想，这件事甚是奇异，回到衙门，派赵头、张头、王头、李头赶紧捉拿凶手。赵头、王头赶紧给老爷磕头，说：“回禀老爷，这件案，求老爷开恩，下役办不了。老爷想情，要是人，可以锁来。这旋风怎么拿得了？”知县说：“这旋风其中定有缘故，你们得想法子给我办。现在王大人给三天限，要不把凶手拿着，连本县也耽不了。”赵头说：“老爷要办这奇巧案，可有一个人办的了。”老爷说：“谁？快说来！”赵头说：“现在灵隐寺济公长老。他乃是当世的活佛，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善晓过去未来之事。老爷去到灵隐寺拜访济公，求他老人家给占算占算，可以能把这案办出来。”知县一听，说：“好。”立刻传轿，带领赵头、王头、张头、李头、孙头、刘头、耿头、马头，一齐来到灵隐寺。

当差人过去一问，门头僧说：“济公没在庙里。”正赶上孙道全在庙内住着，他由天台山回到自己庙内，安置好了，来到灵隐寺找济公。济公未在庙内，孙道全就在庙里等着。今天听说钱塘县来拜访济公，孙道全出来一见，说：“我师傅上万缘桥去了，老爷有什么事？”知县说：“尊驾原来是少师傅。”孙道全说：“是。”

知县说：“少师傅，求你辛苦辛苦。把圣僧请回行不行？”孙道全说：“那倒行。老爷有什么要紧事么？”知县就把王胜仙的夫人被旋风刮去了，婆子丫鬟被杀之故一说，孙道全说：“请老爷回衙门去听信罢，我去找我师傅去。”知县说：“少师傅要去，得明天回来才好，往返有二三百里。”孙道全说：“那行，一千里我也能一天回来了。”知县半信半疑回去。

孙道全架着趁脚风，两个时辰就来到万缘桥。见济公一行礼，说：“奉钱塘县知县之命，来请师傅。”和尚说：“钱塘县为什么请我？”孙道全把旋风杀人之故，从头至尾一说。和尚说：“我现在不能回去呀，我得等万缘桥工竣，才能回去。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给钱塘县知县送去，叫他照我书信的话行事，就把凶手拿着了。”孙道全点头答应，和尚写了一封信，交与孙道全，信面上是一个绍兴酒坛子，上面有着七个钉子，这是和尚的花押。孙道全把书信收好，辞别了济公，仍驾着趁脚风回来。到了县衙门，往里一回禀，知县赶紧吩咐有请。孙道全来到书房，知县说：“少师傅真快，往返才几个时辰。”孙道全说：“我还耽误了半天，要不然，早来了。”知县说：“可曾见着圣僧？”孙道全说：“我师傅暂时不能来，叫我带了一封信来。”立时把信掏出来，递与知县。知县一瞧，信面上画着一个酒坛子，钉着七个钉子，打开书信一看，上面写的是：

字启钱塘县老爷知悉：贫僧乃世外之人，不能与国家办理公事。老爷要捉拿凶手，照贫僧下面这八句话行事，可能拿获贼人。余容晤谈，书不尽言。

老爷一看，下面写的是：

此事搔头莫心焦，花花太岁岂肯饶？若问杀人名和姓？

八月十五月半超。此事搔头莫心急，花花太岁岂肯休？若问杀人何处住，巧妆改扮访白鱼。

老爷一看，心中忖度了半天，说：“圣僧这是叫我出去私访，可不晓得这白鱼是人名是地名？今天天色已晚，明天烦少师傅出去，帮本县访访这件事。”孙道全说：“可以。”知县就把孙道全留下，款待酒饭，老爷就在书房安歇。次日老爷吃完了早饭，换上便衣，带家人赵升出去私访。一面派钱塘县八个班头，赵大、王二、张三、李四、孙五、刘六、耿七、马八，同孙道全也出去访查。

赵文辉带着老管家，出了艮山门，慢慢往前走，心中踌躇，也不知这白鱼是怎么一段事。往前走了有三四里之遥，觉得身倦体乏，打算要找个地方歇息，喝一杯茶才好。抬头往四外一望，但只见北边是山，半山坡松林密密，隐隐射出红光墙，乃是一座大庙。知县一想：“庵观寺院，是过路的茶园，倒可以去歇息。”想罢，说：“赵升，你我到山上庙里去找杯茶吃。”赵升点头，主仆二人顺着山坡小路，一直往前够奔，来至切近一看，这庙四外都是松柏，十分幽雅。再一瞧，庙前有一座石牌楼，上面有“同参造化”四个字，牌楼后面是正山门，东西有角门，都关着山门，上面有字，上写“敕建古迹白鱼寺”，赵文辉一看，心中一动：“济公禅师那四句话，是‘此事搔头莫心急，花花太岁岂肯休？若问杀人何处住，巧妆改扮访白鱼。’莫非就是这白鱼寺，也未必可知。”再细看东角门外，有一股小道，不长草，想必是由东角门出入。这才来到东角叩打门环。

工夫不大，只听里面一声“阿弥陀佛”，把门开开，是一位小沙弥，有十八九岁，穿着半大的僧衣，白袜云鞋，白脸膛，长

的眉清目秀。小沙弥抬头一看，说：“二位施主来此有何干？”赵文辉说：“我来这里烧香。”小和尚说：“施主请！”赵文辉带领家人往里够奔。小和尚把门关上，头前引路，来到了大殿。引着火，赵文辉烧了一古香，磕完了头。小沙弥说：“施主请客堂坐！”这庙中前后五层殿，同着赵大老爷由大殿往西，有四扇屏门，开着两扇，关着两扇。一进这西跨院，是北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院中极其幽雅。小和尚一打西配房帘子，知县主仆来到屋中一看，有八仙条桌，两边有椅子，条桌上摆着许多的经卷。知县在椅子上落坐，小和尚说：“施主贵姓？”知县说：“我姓赵。小师傅，这庙里有几位当家的？”小和尚说：“有我师傅，有一位师叔，我们师兄弟四个，余者就是使唤人。施主这是从哪里来的？”赵文辉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从此路过。”小和尚说：“是是，施主在此少坐，我去烹茶去。”小和尚更透着玲牙利齿，说着话竟自去了。

赵升见小和尚去后，他来到院中一看，北房五间，当中是穿堂，通着后面有院子，东西里面屋中垂着帘子。赵升来到北上房，走过厅一掀东里间帘子，闻着屋中有一阵兰麝脂粉之香。一瞧，屋中靠北墙是一张床，挂着幔帐，屋中有梳头桌，有镜子，摆着有许多妇女应用的粉缸、梳头油瓶等类物件。赵升一想：“怪呀，和尚庙里哪有这些用的东西？”正在瞧着纳闷，小和尚由后面倒着茶来，一见赵升在这里偷看，小和尚说：“你做什么来这屋里？”赵升说：“我瞧瞧。”小和尚说：“你别到处混跑，我这庙里常常有官府太太来烧香，你要撞着，怎么得了？”赵升说：“你们这和尚庙里，怎么有粉缸梳头油瓶等物，做怎的呢？”和尚说：“我师傅爱闻梳头油粉味，买了为的闻的。”赵升一听，说：“这不像话

了。”

两个人正在狡展之际，只见后面出来一个大和尚，他的身高九尺，头大项短，披散着头发，打着一道金箍，紫色脸膛，一脸的怪肉横身，粗眉大眼，身穿蓝绸子僧衣，月白绸子中衣，白袜云鞋，手拿蝇刷，说：“什么人在此喧哗？”小和尚说：“师傅，你瞧他们来烧香，就满屋里胡跑，我拦他他不听。”大和尚睁眼一看，说：“又来了几个烧香的？”小和尚说：“西配房还有一位。”和尚哈哈大笑说：“我打算是谁？原来是县太爷。我计算你该来了，大概你所为王胜仙之事而来。告诉你，那件事是我做的。”知县一听这句话，大吃一惊，大概今天来到庙中，凶多吉少。不知这凶僧究竟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孙道全惊走妖和尚 周得山穷困被人欺

话说这个和尚一见知县，竟敢目无官长，不但不畏惧，反倒一阵狂笑，说：“县太爷，你必是为王胜仙那案来的。那案正是洒家做的，你来了便该怎么样？”知县一瞧，这事情不好，吓的惊慌失色，连忙说：“和尚你错认了人了，我哪里是县太爷？原本是行路的客商。”凶僧哈哈一笑说：“你不用不认，钱塘县我是常去。”知县赵文辉说：“和尚你不要错认人，我要告辞赶路。”说着话，站起来就要往外走。和尚说：“哪里走！今天你自来到我这庙中，尔休想逃走！这叫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要找寻。徒弟，来给我将赃官缚了！”立刻小和尚进来，就把赵大爷反剪二臂缚了。

书中交代，这个和尚名叫月明，他有三个师弟，叫月朗、月空、月静，月空、月静没在庙里住着，就是月朗在这里。这两个和尚本是酒色之徒，庙里有夹壁墙地窖子，藏着几个妇人，都是烟花柳巷买来的。这两个和尚都会妖术邪法。那天两个人到西湖去闲游，见王胜仙的爱妾坐着轿，长的十分美貌。两个和尚一看，淫心已动，月明说：“师弟，你看真是绝色的佳人，你我施展法术，把她抢了去。”当时就地祭起了一阵怪风，把田氏由轿子里拉出来，背着就走，婆子丫环瞧见要嚷，被和尚拉出戒刀给杀了。将田氏背回庙，和尚说：“你要不从我，当把你杀了。”田氏本是歌妓出身，还有什么不从？百般献媚，从两个和尚那件云雨之事。

和尚只当打算这样事没人知道，焉想到被济公给指出来。今天月明一瞧知县一来，月明常瞧知县过堂问案，不拦闲人看，故此认识他。月明一想：“他既来了，不能放他走。莫如剪草除根，省得萌芽复起。纵虎归山，长出牙爪，定要伤人。”立时叫小和尚把知县捆起来。赵升一看说：“好和尚，胆子真不小，敢情是贼和尚！”一边嚷着，就往外跑。和尚说：“别叫他走了，把他拿回来。”

这句话尚未说完，外面角门“喀嚓”一响，把门踢开，由外面赵大、王二等八个班头闯进来了。这八个班头也是出来私访，刚来到庙门首，就听里面赵升喊嚷，八个头儿把门踢开，各拉铁尺闯进来，就要动手，和尚用手一指，用定身法把八个人俱都定住。和尚伸手拉戒刀，刚要杀人，就听外面一声喊嚷：“好孽障大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在此要杀人？待山人来也！”和尚一看，来者正是孙道全。和尚一想：“事情不好，闹大了，莫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着。”赶紧够奔后面，告诉他师弟月朗，带着小和尚开后门，一并逃走。孙道全先救了八个班头，顾不得追赶和尚，又把县太爷找着救了。在庙中各处一搜，由夹壁墙搜出五个妇人来，一同带着回到衙门。一问，这五个妇人内中就有一个是王胜仙的爱妾田氏，那四个都是妓者，当堂开放。然后将白鱼寺庙入官，另招住持僧人。随即用轿子把田氏给王胜仙送回去。田氏见了王胜仙，还说没有失节，其实，跟和尚睡了两夜了。这也是王胜仙报应，他素来常常霸占良家妇女，叫他的爱妾被人家抢去。田氏本是他心上的人，见找了回来，很喜欢，叫知县案后访拿和尚。知县总算便宜，没被参了。把事情办完了，孙道全告辞回庙去。过了几天，济公也回来了，万缘桥已工程报竣。知县

听说济公回来，济公在庙，派人把济公请到衙门，置酒款待，开怀畅饮。吃喝完毕，知县说：“圣僧没事，在我衙门多住几天，可以盘桓盘桓。”和尚说：“我得赶紧走，还有要事，你我暇时再谈。”

和尚告辞，出了钱塘县。刚来到钱塘关，一瞧关里乡，有一座豆腐店，门口围着许多人，里面磨盘也碎了，水桶也劈了，豆子撒了一地，豆腐包也撕了。里面有一个人，穿着青布小袄，腰系钞包，蓝中衣，蓝袜子，打绷腿，两只搬尖大尾巴鞞鞋，长的兔头蛇眼，龟背蛇腰，在那里指手画脚，口中直嚷。和尚一按灵光，说：“哎呀！阿弥陀佛！你说这事，我和尚焉能不管？”真是一事不了，又接一事。

书中交代，这个豆腐店的掌柜的，姓周叫周得山，夫妇两个，跟前有一个儿子，名叫周茂。他本是巡典州的人，只因家中年岁荒乱，度日艰难，来到这临安钱塘关，开了一座豆腐店，养着一条驴拉磨，供着各饭馆子，各大油盐店送豆腐。买卖做的很茂盛。做了几年，手下存下几十两银子，焉想到时运不济，一家三口都得了疾病。指身为业的人，一不能做活，就得往外赔垫。一病病了半年，连吃药带养病，不但把所存的银用尽，还拉下空子。好不容易周茂能起来了，周得山叫周茂出去要账，好垫办吃饭。周茂还走不动，就骑着驴出去，别处的账都好要，惟有万珍楼上酒馆欠二十多吊钱，去要老不给。这个老馆子的东家姓孙，原本是本地的泥腿，外号叫麻面虎孙泰来。万珍楼的大管事的，姓廖双名廷贵，外号叫廖货，也不是好人。这天周茂去要账，廖廷贵一瞧，周茂骑的条驴很快，廖廷贵说：“周茂，我骑你这条驴试试，可以吗？”周茂说：“骑罢。”廖廷贵骑着走了一趟，果然这条驴足底下真快，廖廷贵说：“周茂，你们家又不做买卖，把这条驴卖

给我好不好？”周茂说：“不卖。”廖廷贵说：“我给你多些钱。”周茂说：“多给钱也不卖，告诉你说罢，别的驴拉磨磨二斗豆子，这条驴就能磨四斗。我父亲病好，早晚就要开张做买卖。”廖廷贵说：“你们做豆腐有本钱么？”周茂说：“没有，等开张再设法子。”廖廷贵说：“不要紧，你们哪时开张，没本钱，我借给你。”周茂说：“好。”跟万珍楼要了几吊钱回来了。后来就把万珍楼的欠账也要完了，都垫办着吃了饭。

好容易周得山病体好了，想要做买卖，没本钱，到处去借也借不来了。周茂忽然想起廖廷贵说过，要做买卖，他借给本钱。周茂跟他父亲一提，周得山说：“你去借去罢。”周茂就来到万珍楼说：“廖掌柜，现在我父亲好了，要做买卖没本钱，前者你提过，没本钱你借给我们。我父亲说叫我跟你提提，借二十吊钱。”廖廷贵说：“现在我可没钱，我给你转借罢，你明天来拿。”周茂一听，好欢喜回去。次日又去，一见廖廷贵，廖廷贵说：“你要借二十吊可不行，我只给你借十吊，一个月一吊钱利钱。”周茂一听，一皱眉说：“利钱太大点。”廖廷贵说：“利钱大还没处借去呢。你嫌大你就别借。”周茂一听无法，说：“就是罢。”廖廷贵说：“可是十吊先给九吊。”周茂也答应了。后接过来一瞧，不是现钱帖，是日子条，到下月取九吊钱。周茂说：“怎么下月取钱呢？”廖廷贵说：“你要欠账还人家，日子条，比空口应人准强。”周茂说：“我们不是赊账，是用现钱买豆子，好做买卖呀！”廖廷贵说：“你要现钱，一吊可是给八百。”周茂是等钱用，无法拿了七吊二百钱回家。周茂拿到家一数，每吊短二百，只剩五吊八百实钱，还有小钱。周得山瞧着钱，叹了一口气，无法穷吃亏，只好买了几斗豆子且做买卖。一天磨二斗豆子，刨去度日，只赚一

百多钱。一个月要拿出一吊钱利息，到日子就来取，迟一天都不能，再不然，就叫归回本钱。小本经营，拉这十吊钱亏空，何时能补上？

这天廖廷贵又来取利，正赶上周得山没钱，廖廷贵不答应，周茂可就说：“廖廷贵，你多等一两天，也不为过，这加一钱，已利过本好几折了。”廖廷贵一听恼了，说：“你当初借钱的时节，怎么不这么说呀？我没找你来要借给你，叫你使的。”周茂又同他分说，廖廷贵张口就骂，三言两语，跟周茂打起来。周得山出来一拉，廖廷贵揪住周得山就打。周茂一瞧打他父亲，他真急了，拿起斧子照定廖廷贵就砍，把膀臂砍伤了。廖廷贵说：“好周茂，你敢拿斧子砍我？我走了，回头再说！”说着话，廖廷贵走了。少时他带了有三十多人，各持刀枪木棍，来到豆腐店，把周得山父子拉躺下就打。不知父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廖廷贵倚势欺人 陈声远助拳惹气

话说廖廷贵带领着数十个匪徒，各持刀枪器械，来到豆腐店，把周家父子拉出来，按倒就打。幸亏街坊各铺户出来劝解，廖廷贵叫众人把豆腐店全摔碎了，连磨盘也都摔了，水桶也劈了，一概的家伙全摔净了。廖廷贵带着人走了，周得山父子浑身是伤。周得山见把屋中东西都折了，自己买卖也不能做了，周得山一想说：“儿呀，咱们活不成了，打架咱们不得人，打官司咱们也没人情势利。我这大的年岁，从没受过人这样欺负。咱们活着惹不起他，我揣上一张阴状，我一死到阴间告他。周茂你到钱塘县去喊冤，给我报仇，叫你娘到宁安府去告他，我这条老命不要了。”周茂也是想着要报仇，也不能拦他的父亲。

父子两个正说着话，外面进来一个人，周茂一看，这个人认识，也是这本地的泥脚，素常无所不为，敬光棍，怕财主，欺负老人，此人姓毛，外号叫毛嚷嚷。他就在这门口住，起先廖廷贵带着人来，他也不出来，这等人家都走了，他跑出来到豆腐店，说：“谁敢上这里来拆豆腐店？好呀，在我眼皮底下，真如抓了我的脸一样，不知道我姓毛的在这住吗？方才我是没在家，要是我在家，得把他们砍了。”他正指手画脚，大嚷大叫，自称人物，和尚由外面进来，照定毛嚷嚷就是一个嘴巴。毛嚷嚷一瞧，说：“好和尚，你敢打我？”和尚说：“打还是好的，谁叫你在这里放肆？”毛嚷嚷说：“好和尚，咱们俩是一场官司。”和尚说：“你出

来。”毛嚷嚷出来就被和尚揪倒就打，打了三下。毛嚷嚷说：“该我打你了。”抡起拳头就打和尚。和尚数着一来，二来，三来，和尚说：“该我打你了。”一拧拐子，把毛嚷嚷翻下去。和尚打了他三下，和尚也不多打，说：“你该打我了。”和尚自己就躺下。毛嚷嚷又打了三下，还想多打，和尚又把他翻下去。大众瞧着，也没人劝解，都说和尚公道，打毛嚷嚷三下，和尚就叫他打，毛嚷嚷打三下，非得和尚把他拧躺下。众人正瞧着和尚跟他一对打三下，就听旁边有人说：“别打，我来也。”

众人一看，来者这人好样子，身高九尺以外，膀阔三停，头戴皂缎色六瓣壮士帽巾，上按六颗明珠，身穿皂缎色箭袖袍，腰系丝鸾带，薄底靴子，闪披一件皂绣色英雄大氅，上绣三蓝色富贵花，面似乌金纸，粗眉大眼，海下一部钢髯洒满前胸，来者乃是铁面天王郑雄。书中交代，郑雄前者由常山县马家湖，跟济公分手，自己回到家中，没事也不上钱塘关来。只因郑雄有一个朋友，姓陈叫陈声远，乃是东路保镖的镖头，也在这临安城住家，人也极其厚道。这天陈声远没事，带着家人出来闲游，走到钱塘关外，见着有一个卖艺的在那里练把式，围着许多瞧热闹的人。陈声远一看，这个卖艺的，练的拳脚精通，受过名人指教，大概不是久惯走江湖的，人也不会说江湖话，也没人把钱。在外面做生意的，算命打卦，全凭说话，应该是未从要练先交代交代说：“众位，在下是远方人，不是久惯卖艺的，因为贵方宝地，投亲不遇，访友不着，把盘资花完了。在下在家中练过几踢乡拳，我也不知子弟老师在哪里住家，未能登门递帖，前去拜望。众位有钱帮把钱，没钱帮站脚助威，帮个人缘。”应当得有一套江湖话，交代明白。陈声远一看，这个卖艺的，也不会说话，练了好几趟

也没有几个给扔钱的。陈声远一想：“君子到处有成人之美，我下去帮他练一趟，给几吊钱垫垫场子，周济周济他。”想罢叫家人陈顺：“去到钱塘关里恒源钱铺，给我拿五吊钱来，回头我帮他练完了，你把钱串揪断了，给往场子里捺。把厂有规矩，不准带串扔。”陈顺就答应，到钱铺取了五吊钱来。

陈声远进了场子说：“朋友，我帮你练一回。”卖艺的赶紧作揖说：“子弟太爷贵姓？”陈声远说：“我姓陈。我看你不是久惯江湖卖艺的样子。”卖艺人说：“可不是，我也无法，我的朋友没找着，困在这里。子弟爷，你帮我，我给你接接拳，还是站在旁边给你报报名？”陈声远说：“你也不用接拳，你旁边看着罢。”说着刚要练，只见由外面跳进一个人来，说：“朋友先等等练，我也帮个场子。咱们两上人揸揸拳。”陈声远说：“可以。”一看这人身高八尺，头带粉绫缎软帕包巾，身穿粉绫缎箭袍，腰系丝鸾带，单衬袄，薄底靴子，闪披一件粉绫缎英雄大氅，上绣蓝牡丹花，面似油粉，一面的麻子斑点，长得透着奸诈的样子。陈声远刚跟这人一揸拳，偏巧陈声远胸前岔了气了，陈声远赶紧往外路圈子一跳，说：“朋友慢动手，我岔了气了。”焉想到这小子不懂得场面，这小子哈哈一笑说：“就凭你这样的能为，也要下来帮场子？”陈声远一听，气往上冲，说：“你是什么东西，胆敢羞辱我？怎么我岔了气，你这样不懂事务？”这人说：“本来你无能为，还要遮盖么？”大众一看，二人要打起来，大众赶紧劝解，有人把那人拖走了。陈声远叫家人把五吊钱给了卖艺的，陈声远说：“众位，哪位知道方才这人是哪的？姓什么？我必要去找他，这厮太不懂时务。”大众劝解说：“大爷请回罢，不必跟他一般见识，也不知道他是哪的。”大众都不敢告诉他。

陈声远无法，岔气岔得很厉害，自己只得回家。再找家人陈顺，找不着了，自己雇了一辆车回到家中。这口气实在出不出，少时家人陈顺也回来了。陈声远说：“陈顺你上哪去了？我跟人家打起来，你怕人家打了你，你躲了？”陈顺说：“老爷不要错怪。小人见那粉白脸的棍徒一走，我想老爷又不知他的名姓，我暗中跟他去了。”陈声远一听，说：“好，你可曾打听明白？”陈顺说：“小人打听明白，这厮是万珍楼的东家，叫孙泰来，外号叫麻面虎。乃是本地的匪棍，结交官长，走到衙门，欺压良善，无所不为，在本地很出名的，无人敢惹。”陈声远说：“好，等我把病养好了，我必要前去找他。”自己气的了不得，请人给瞧，吃了几剂药也不见好。这天铁面天王郑雄来瞧他，两个人是知己拜兄弟。陈声远说：“兄长来了，好，你给我捏捏罢，我岔了气了。”郑雄说：“怎么会岔了气？”陈声远说：“别提了。”就把帮场子之事，从头至尾一说。郑雄说：“贤弟，你只管养病，愚兄必要替你报仇去。孙泰来凭他一个泥腿，也敢欺负你我兄弟？”陈声远说：“兄长不便跟他为仇作对，兄长的身价重，跟他犯不着。等我好了，我自己去找他。”郑雄说：“兄弟你不用管，我是不知道你岔了气，我要知道，把灵隐寺济公活佛请来，给你一点灵丹妙药，准吃了就好。我娘亲多年二目失明，济公都给治好，何况这点小症？”家人陈顺说：“郑大官人，你提的不是灵隐寺那位疯穷和尚么？”郑雄说：“是呀。”陈顺说：“我方才在钱塘关去买东西，瞧见那位穷和尚跟毛嚷嚷打起来了，在周老儿豆腐店门首，打一对三下呢。”郑雄说：“我去看看，贤弟你在家里听信罢。我怕要到万珍楼找出个样子来。”

郑雄说着话，就往外走，声远叫家人拉没拉住，郑雄就一直

来到钱塘关。正瞧见济公跟毛嚷嚷厮打。郑雄说：“别打！师傅，你老人家为什么跟他来打？”毛嚷嚷一听郑雄向穷和尚叫师傅，他就吓的急流勇退。本来郑雄在临安城威名远震，今见郑雄给济公一行礼说：“师傅，为什么跟他一个无名小辈打起来？”和尚说：“我打算把这碎铁锅片，捡点卖了打酒吃。”郑雄说：“师傅要喝酒，弟子这里有钱。”和尚说：“我一个人不去喝酒。”郑雄说：“师傅上哪去？弟子陪你去。”和尚说：“我上万珍楼。”郑雄说：“我正要上万珍楼。”和尚说：“好”。这才要上万珍楼找孙泰来。大概一场恶战，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为朋友怒找麻面虎 邀师傅大闹万珍楼

话说郑雄见了济公，济公说要上万珍楼去喝酒。郑雄说：“我正要上万珍楼去。”和尚说：“好。”郑雄说：“我上万珍楼去不是喝酒，我要替朋友去报仇，找孙泰来。师傅要喝酒，上别处去喝去。”和尚说：“我也要去找孙泰来。”郑雄说：“既是师傅愿意去，我也不拦，你我一同去罢。”和尚说：“你先等等。”和尚来到豆腐店里说：“周得山你先别死，你也别写阴状，周茂你也先别上钱塘县告去，我和尚替你到万珍楼去找廖廷贵。少时必叫你过得去，准得叫廖廷贵给你赔不是，摔砸你的东西，我管保照样赔你。你等我两三个时辰，听我和尚的回信。要没有场面，你再死也不晚。”周得山听这语一愣，说：“大师傅怎么称呼？”和尚说：“我乃灵隐寺济颠僧是也。”周得山闻听见说过，本来济公在临安城名头高大，无人不知。周得山说：“圣僧既是慈悲，我听你老人家回信。”和尚说：“对。”这才同郑雄一直进了钱塘关。

往前走了不远，北里就是万珍楼酒饭馆。郑雄头里走，一掀帘子进去。一进门，东边是柜房，西边是灶，郑雄在拦柜上一拍，说：“呔，郑大太爷今天在这里照顾照顾你小子！”麻面虎孙泰来正在柜房里埋怨廖廷贵，不当依仗我这铺子，拆人家的豆腐店。倘要逼出人命来，怎么办？再说临安城乃藏龙卧虎之地，就许多人出来，路见不平，连我此时都收了心，不敢无故惹祸。廖廷贵说：“不必怨我呀，皆因周茂他先拿斧子砍我。你瞧瞧我这膀

子有多重伤？”

正说着话，只听外面一声喊：“孙泰来，今天郑大太爷照顾照顾你小子！”孙泰来隔着帘缝往外一看，是铁面天王郑雄。孙泰来知道郑雄在临安城晃动乾坤人物字号，郑雄眼皮最杂，上至公候下至庶民，没有不认识郑雄的。本来郑雄也真爱交友，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慷慨大方，济困扶危，勿论是谁，求到郑雄跟前，十吊八吊，三十五十，真不含糊，故此临安城远近皆知，比孙泰来的字号大得多。郑雄是正直为人，孙泰来是个恶霸，当面都不敢惹他，背谈人人皆骂，郑雄为人的声气，是人人仰望。今天孙泰来一瞧是郑雄，就是一愣，说：“廖廷贵你看，祸来了。郑雄可是本地的人物，今天这是傍风邪火。他来堵着门一骂我，我要不出去，我就不用混了。头十年他要来骂我，我不惹他不要紧，临安城提不到我孙泰来。现在我可就栽了。往后我就不用叫字号了，再一叫字号，人家就说：‘孙泰来你不用欺负我们，郑雄你就不敢惹！’这一句话，我就得臊死。这可讲不了，我倒得斗斗郑雄。廖廷贵你出去，把他用好言稳住，别叫他走。我去找人去，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我约了人来把他打坏了，反正是一场官司。”廖廷贵点头，转身出来，见郑雄气哼哼，廖廷贵说：“郑大爷，你来了？为何这么大气？谁得罪你老人家了？”郑雄说：“我来找麻面虎孙泰来，叫他出来见我。”廖廷贵说：“郑大爷你先消消气，我们掌柜的没在家。你先上楼去喝杯酒，有什么话好说。伙计来，把郑大爷陪上楼去，给郑大爷要两壶酒几样菜，郑大爷请罢！”伙计过来说：“郑大爷楼上坐罢。”郑雄一想：“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找孙泰来，他既没在家，我不便跟别人闹，我上楼去等他。”想罢说：“既是孙泰来没在家，我楼上去等他，他回来

叫他见我。”伙计说：“是了。”郑雄就往里走。

和尚由外面进来，也是一拍拦柜说：“孙泰来，今天和尚老爷照顾照顾你小子。”廖廷贵一想：“真是壁倒众人推。”一瞧和尚，廖廷贵想起来了，他是嚎饭吃的和尚呀！只因前者济公知道万珍楼是恶霸开的，他就在这白吃过两顿饭。那一天和尚来到万珍楼，吃了十吊多钱，和尚说：“跟我到钱铺拿钱来。”廖廷贵叫伙计跟去，出了酒铺，一展眼和尚没了。伙计回去说把人跟丢了，掌柜的打伙计一个嘴巴，骂了一顿。次日和尚又来了，一进门说：“掌柜的，昨天我碰着朋友了，也没给你送钱来，今天我特为来给你送钱还账。”大众一想：“和尚不是嚎饭吃的，要是嚎吃嚎喝，今天就不来了。”和尚又坐下要酒要菜，什么好吃要什么，要了一桌子。吃完了，叫伙计一算，二账还一，合银子十二两八钱，和尚说：“不多。”和尚就到柜上说：“掌柜，我吃了十二两八钱，跟我上钱铺取去罢。”廖廷贵一想：“昨天叫伙计跟着去丢了，今天别叫伙计跟着了。”廖廷贵说：“和尚，昨天你说到钱铺去取钱，你就跑了，今天又到钱铺取钱？”和尚说：“我昨天也不是跑了，是碰见朋友说话，跟伙计走岔了。”廖廷贵说：“我同你取去罢。”跟着和尚出了酒铺。和尚说：“你瞧过人飞没有？”廖廷贵说：“没有瞧过。”和尚说：“你瞧，这就是人飞。”“梯他梯他”撒腿就跑，和尚一边跑，口中说：

酒似青浆肉又肥，酩酊醉后欲回归。任凭掌柜不赊欠，架不住贫僧腿似飞。

廖廷贵追着，展眼和尚没了。廖廷贵回到铺子，说：“和尚又跑了，那时见着他，那时揪住打他。”今天和尚自己来了，一拍柜说：“孙泰来，今天和尚老爷照顾照顾你。”廖廷贵一瞧恼了，

说：“好和尚，你噉了两顿饭吃，还敢来搅我们？”和尚说：“这是好的。”郑雄一回头，说：“师傅上楼呀。”廖廷贵一瞧，吓的就不敢说了，说：“大师傅同郑大爷来的，请罢。”郑雄说：“是我师傅。”廖廷贵说：“是是。”往下不敢再说别的。

和尚同郑雄上了楼，找桌坐下。和尚说：“郑雄，你不是找孙泰来斗气么？”郑雄说：“是呀！”和尚说：“要闹就得像个闹的。”郑雄一想这话对，立时把眼一睁，说：“把这楼上的酒饭座，都给我逐下去！”伙计吓的战战兢兢，说：“是是。”当时楼上酒饭座共有几十位，胆小的赶紧走了，有不怕事的，听郑雄一说都逐下去，就大大不悦，说：“怎么都逐下去？我花钱喝酒，就要在这喝完了。别管是谁，要把我撵下去，非得把我脑袋揪下来，没了我这口气。要不然，我就不能下去。”同座人就说：“二哥，你别答言。你不认识这位是凤山街铁面天王郑雄吗？他素常是个仗义疏财，有求必应，没得罪过人的好人，这必是饭馆子里得罪了郑爷。本是孙泰来就是个恶霸，郑爷这是来跟饭馆斗气，与你我何干？咱们又跟郑爷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要一答言打起来，这不是瘀气么？”说的那人也不敢答言了，就算还账，大众下楼走了。

少时，楼上人皆走岸了，郑雄叫伙计把小菜摆上，伙计赶紧把小菜步碟摆好。郑雄拿起一个碟子摔了，和尚说：“我没听见什么响声，你再摔一个。”郑雄又摔了一个。和尚说：“伙计，你们都卖什么菜？”伙计说：“应时小卖都有。”和尚说：“你给煎炒烹炸，配几个菜，拿几壶酒，把夜壶给我拿来。”伙计说：“不行，你要酒可以，夜壶就是不敢拿。”郑雄说：“去拿去，不拿把你脑袋给拿下来。”伙计赌气下了楼，来到柜上说：“掌柜的，你再找

人罢，我不能做这买卖。跟郑雄来的这个穷和尚，叫我拿夜壶，我不能拿，我怕坏了行规。”廖廷贵一听，说：“这可是太难了，姓郑的他也是一个人，掌柜的去找人还没来，不必等掌柜的。我的主意，你到咱们立的把式场把那些朋友找来，先把姓郑的拉下楼来，打他一顿再说。不论他是多大字号人物，拚出一身刚，敢把皇帝拖。”伙计答应，立时够奔把式场来。一瞧，正有二十多人，在这里练拳脚。素常这些人都跟孙泰来同吃同喝。今天伙计来说：“众位，我们铺子里现在有人来搅闹，掌柜的叫我约你们去助拳。拉下来打坏了，有我们掌柜的打官司，不与你们众位相干。”大众一听，说：“就是，咱们替孙大爷去充光棍。”立刻各抄刀枪棍棒，直奔万珍楼而来。不知郑雄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孙泰来忍气邀知己 猛英雄错打法元僧

话说众人各持刀枪棍棒，来到万珍楼。廖廷贵说：“众位来了，姓郑的坐在楼上呢！”众人说：“是。”立刻上楼。大众来到楼上一瞧是郑雄，大众都愣了。这些人都受过郑雄好处的，逢年按节，一没落子，就去找郑大爷，都知道郑雄慷慨，谁一找借钱，多少不拘，郑雄没驳回过，常周济他们。今天众人一瞧是郑雄，大众就不敢睁眼了。郑雄说：“你们做什么来了？”大众说：“郑爷，是你跟孙泰来怄气？”郑雄说：“是呀。”众人说：“我们要知道是你老人家，我们也不来。郑大爷因为什么找孙泰来？我们给说合说合。”郑雄说：“不必，你们管不了。”大众说：“我们要是管不了，帮你老人家拆他，反正不能帮他跟你反脸。”郑雄说：“我也不用帮着，你等去罢。”众人这才下楼说：“这个架我们打不了，叫你们掌柜的另请高明罢。”说罢各自去了。廖廷贵一看，说：“这一干人都是虎头蛇尾。”他焉知道郑雄比孙泰来眼皮杂得多。廖廷贵正生气，见麻面虎孙泰来了，带着一个大脱头和尚。

这个和尚原本是陆安山莲花岛的，叫神拳罗汉法元。他到临安来逛，常在万珍楼吃饭。孙泰来一盘问和尚，知道和尚有一身好本领，他套着一交朋友，两个人倒很亲近，孙泰来把法元让到家里住着。今天孙泰来一想：“要约别人，打不了郑雄，认得郑雄的人多。非得找生脸色，不可打郑雄。”孙泰来知道神拳罗汉法元本领高强而武艺出众。孙泰来回到家中，一见法元，造出一

片捏词，说：“法师兄，我这买卖开不来了。”法元说：“怎么？没有本钱不要紧，我有银子，你只管使。”孙泰来说：“不是，本钱倒有。现在这临安城有一个铁面天王郑雄，他是本地的恶霸，结交官长，走动衙门，欺压良善。常到我铺子吃饭，不给钱还不算，挑鼻子弄眼，吃完了就摔就砸。今天他又来了，一进门说：‘孙泰来，郑大太爷来照顾照顾你小子。’伙计一劝他，他就张嘴骂。我在柜房，我没有答言。要一答言，当时就得打起来。有人把他劝到楼上喝酒去，我这才回来。你想我还怎么能混？”法元一听说：“不要紧，我去替你报仇去。你不便跟他翻面，把他叫出来指与我，我跟他分个高低上下。我若把他打死，不用你打官司，你说都是酒醉闹座，你都不认识。一问三不知，神仙也没法办。我一回陆安山莲花岛，他也没地方拿凶手去。”孙泰来说：“好！”立时同法元僧够奔万珍楼来。

法元在门口站着，说：“你把他叫出来。”孙泰来这才登楼梯上楼。郑雄一瞧孙泰来上楼来，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说：“孙泰来，我找你来了！”孙泰来说：“好，你找我来了，外面有人找你呢，你出来罢！”郑雄说：“好，你就是预备上刀山油锅，我姓郑的既要来找你，我就敢试试！”说着话，郑雄下了楼，立刻来到外面一看，站着一个大脱头和尚。身高九尺，膀阔三停，披散着发，给打着一道金箍，身穿蓝缎色的僧衣，青缎子护领相衬，白袜青僧鞋，面如蓝靛，两道朱砂眉，一双金睛眨出，押耳两绺黑毫，长得凶如瘟神，猛似太岁，手拿一把蝇刷。孙泰来用手一指，说：“就是这位和尚找你。”郑雄知道这是孙泰来的爪牙，这才说：“你一个出家人，我跟你素不相识，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找我做什么？”法元说：“你就是铁面天王郑雄么？”郑雄

说：“然也，正是某家。尔是何人？”和尚说：“洒家叫神拳罗汉法元，我找你，皆因你在本地欺压买卖客商，为非作恶。洒家特意前来，要结果你的性命。”郑雄说：“好僧人，尔有多大的能为，敢说此朗朗狂言大话？”抡拳照法元就打，法元急架相迎。二人各施所能，打在一处。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郑雄本来能为出众，受过名人指教，法元也是拳脚精通，本领高强。两个打在一处，不分高低上下。围着热闹的人就多了，都不敢上前解劝。众人纷纷议论，说：“这场架可大了！”都知道郑雄是本地的人物，麻面虎孙泰来也是本地的恶霸，两造都不是好惹的。郑雄正跟着法元打着，未分胜负，这时节济颠和尚在楼上把楼窗推开往下瞧着，直说：“可了不得了，打起来了！快劝快劝！”酒铺众伙计大众就嚷：“你们瞧这个嚎吃嚎喝的和尚，真可恶！”

这一句话不要紧，可碰巧旁边瞧热闹之中站着一个浑大汉，他听错了，他只打算法元是嚎吃嚎喝的和尚呢。这位浑大汉有两天没吃饭了，他一想：“这个黑脸的，必是酒铺子掌柜的，因为这位和尚嚎吃嚎喝打起来。我要过去帮这位黑脸掌柜的把和尚打跑了，酒铺掌柜的准管我一顿饭吃。”想罢，一摆手中熟铜棍，照定法元和尚说打，连郑雄也愣了。书中交代，这位猛英雄原本乃是巡府典州的人氏，姓牛名盖，外号叫赤发瘟神。按说书演义，他乃是前宋精忠传牛皋之孙，乃是金毛太岁牛通之子。天生来浑浊猛兽，自年幼家传了一身好本领，力大无穷，就是太浑。家中很是富豪，只因他父亲一死，牛盖是人事不懂，把一份家业全被家人给分散了，牛盖自己直落到没饭吃。他又不懂得营运，要一饿了，瞧见那家街坊一做饭，他进去就吃人家，一家子的饭被他吃了还没饱。先前老乡旧邻，都不好意思，念其都是瞧着长大的，

就给他吃。后来日子长了，谁能供给他吃？每逢一要吃饭，将门关上，怕牛盖去。把门关上也不行，他把门踹了进去就抢，谁也不敢惹他。大众实没了法子。内中有一位殷二太爷，说：“牛盖呀，你净在家里，今天这家吃，明天那家吃，又该怎么样了？凭你这个身量，到军营去投效，出去一开兵一打仗，准得个头品官，岂不好吗？”牛盖本是个浑人，说：“头品官是什么？”这个说：“提督。”牛盖说：“对，做提督去。”殷二说：“我给你一吊钱盘费，你去罢。”

牛盖就拿着一吊钱，由家中起身，他也不知道上哪去，往前走。牛盖一想：“我问问军营在哪里呀？”想罢，见有过路的人，牛盖在后面一嚷：“呔，站住小子。”这人回头一瞧，牛盖身高一丈开外，面似青泥，红眉毛，发似朱砂，手里拿一条茶杯口粗细的铜棍，这人吓的撒腿就跑。牛盖一看说：“好小子，不告诉我反跑了。”见人他又说：“呔，站住小子。”这个一瞧也是跑。连问了三四个，一问就跑。牛盖想出一个主意，瞧见有过路人，他过去一把，把那人脖子一掐，牛盖说：“别跑了，小子！”吓的这人说：“怎么了？我招惹你了？”牛盖说：“我问问你，军营在哪里？我们街坊说了，凭我这个身量这个样子，投效到军营去，一开兵打仗，我就做提督。”这人说：“你撒开我，我告你。”牛盖说：“你可别跑。”这人说：“不跑。”牛盖这才撒开。这人知道他是浑人，说：“你如要投军，上京都去。那个地方，天子脚底下，求名在朝，求利于市，你要做官上那去罢。”牛盖说：“京都在哪里？”这人说：“在临安，你往北走罢。”牛盖也还是不明白，瞧见有店，就住店进去就吃，第二天吃完了就走。店里一要钱，牛盖说：“老爷没钱，等做了官给钱罢。”说完话撒腿就跑，人家又

追不上。他糊里糊涂，他也不知道东西南北，这天真来到临安了。牛盖又一问人：“上哪投军营？”有人说：“你上衙门投军营去罢。”牛盖来到钱塘县衙门一瞧，门口有许多当差的那里坐着，牛盖说：“投军营来了。”内中有一位老者就问他找谁？牛盖说：“我们街坊说的，就凭我这身量，投到军营，出兵打仗，准能得了官。”老者一瞧，就知道他是个浑人。老者说：“你来投军，现在没军务。你要找个保人保你，我给你在军营挑分差事，吃一分粮，成全成全你。”牛盖说：“我找保人去。”老者说：“对了。”牛盖转身就走，碰见过路人，他也不认识，他就说：“呔，你别走，你给我当保人。”这人说：“什么事，我给你做保人。”牛盖说：“营里挑分差吃分粮，成全成全我，你给我当保人。”这人说：“我不认识你呀？”牛盖说：“就算你认识我罢。”那人说：“不行。”牛盖说：“不行，我再找去。”自己找来找去，来到钱塘关，瞧见郑雄跟法元打在一处。伙计一喊噱吃噱喝的和尚来了，牛盖错听了，他只当是法元噱吃噱喝的，郑雄是酒铺掌柜的，牛盖一摆熟铜棍，奔赶上前，照定和尚就打。不知法元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六回 愣牛盖穷途卖艺 病符神无故被摔

话说赤发瘟神牛盖，摆棍照法元就打。郑雄一看，见牛盖身高一丈有余，头上戴豆青色五瓣壮士巾，身穿豆青剑袖袍，腰系丝绦，单衬袄，薄底靴子，面似青泥，两道朱砂眉，长得凶恶无比。手中使的这条棍，真有茶杯口粗细，照法元一打，法元吓的忙往外圈一跳。自己一想：“这条棍子要打上，就得脑浆迸裂。”连忙撒腿就跑。猛英雄一声喊嚷：“好球囊的，哪里走。”随后就追。郑雄也并不认识他，自己倒直发愣。麻面虎孙泰来只打算是郑雄的帮手。

正在发愣之际，济公禅师由楼窗里跳下来，把麻面虎孙泰来吓了一跳。和尚刚跳下来，只见由北边来了四个人，是钱塘县的四位班头，柴元禄、杜振英、雷思远、马安杰四个人是上别处办事去，由此路过。一瞧都认识，柴头说：“郑大官人，跟谁拌嘴？济公，你老人家在这做什么呢？”和尚说：“郑爷在这钱塘关开了一座豆腐店，被孙泰来给砸了。因为这个，我们来找他，他还要讲打。”杜振英赶紧把孙泰来叫到旁边说：“孙泰来你不认识这个和尚？这是当朝秦丞相的替僧，你惹得起么？依我说，你趁早认罪服输，倒是便宜。”孙泰来说：“我也不认得这个和尚，再说豆腐店也不是我砸的，是廖廷贵砸的，我是不知道是郑爷的买卖。”杜振英说：“廖廷贵砸的如同你砸的一般，你认个赔就得了。”孙泰来说：“你们众位分分心，瞧着赔了罢。”杜振英说：“圣僧，你

给说和说和罢。豆腐店砸了什么东西，叫孙泰来赔。”和尚说：“我给说和，准得对得起人。豆腐店门窗砸了算白砸了，不叫你赔，水桶劈了不叫你赔，豆腐槽子拆了不叫你赔，锅碎了不叫你赔，一切碗盏家伙摔了白摔，豆腐包撕了也不叫你赔。”郑雄说：“怎么都不赔？”和尚说：“孙泰来你就赔那盘磨罢，那可是见过二百五十两银子没卖，也不跟你多要，你就给二百五十两银子得了。我和尚管闲事，你们驳谁也别驳我，郑雄也冲着我，孙泰来也冲着我。”柴头说：“对，你们二位谁也别驳回。”孙泰来一想：“这倒不错，和尚亮了一大片人情，这一样就得了。”当着大众又不好驳，只可忍着肚子疼，当时给拿出二百五十两银子交给和尚。和尚说：“郑爷，咱们走罢，劳众位头儿的驾。”柴头、杜头说：“圣僧请罢！我们也要办事去。”和尚这才同郑雄来到豆腐店。和尚说：“周得山你也别死了，我给你讹了麻面虎孙泰来二百五十两银子，全都给你。你父子好整理买卖，张门度日。”周得山一看，给和尚磕头，千恩万谢，自己也就不死了。张罗置家伙，重整买卖，和尚总算救了他一家人的性命。

郑雄说：“圣僧，到弟子家去罢。”和尚这才同郑雄来到凤山街。到了郑雄家中，天已掌灯，郑雄赶紧叫家人摆酒，陪着和尚开怀畅饮。郑雄就问说：“圣僧，今天那个青脸使棍的大汉，是跟圣僧认识么？”和尚说：“我不认识。”郑雄说：“我看他倒是个英雄，可惜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哪里去了。”和尚说：“你要找他，我明天带你去，就把他找着。”郑雄说：“好，圣僧带我把那猛汉找着，我问问他。”说着话，和尚闭上了眼，直冲。郑雄说：“圣僧为何这样困倦？莫不是熬了夜了？”和尚说：“我爱吃了睡，睡了喝，倒有趣。”郑雄也只得陪着。

喝到了天交三更，忽见由房上跳下一个人来。郑雄一看，来者正是神拳罗汉法元，手中拿着戒刀。原来法元被牛盖追的望影而逃，好容易走脱了。法元记恨前仇，今天晚上要前来刺杀郑雄。郑雄一看，大吃一惊，就要抄家伙动手。法元刚迈步来到上房门，济公禅师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用定身法把法元住。济公说：“好法元，你真胆子不小，竟敢前来行刺！你一个出家人，无故多管闲事。麻面虎孙泰来，原是本地的恶霸，欺压良善买卖人，倚势压弱，你还敢助桀为虐？今天我把你拿住，要一呈送当官，你黑夜持刀，跳墙入室，行凶作恶，你想想你这罪名，打得了打不了？我和尚是佛心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我念你是个出家人，我和尚不忍加害于你，我今天把你放了。你改也在你，不改也在你，随你的自便。”法元一听，说：“罢了，和尚你在哪庙住？”和尚说：“我是灵隐寺济颠僧是也。”法元说：“好，你我后会有期，你放了我罢。”和尚乃将定身法撒去了，法元竟自去了。回到孙泰来家，次日自己回陆安山莲花岛去了。

书中交代，牛盖哪里去了呢？他拿着棍追和尚，把法元追丢了，他再打算回万珍楼，找不着旧路了。他不认识路，自己可真饿了，一瞧眼前有一座大店，牛盖拿着棍就进去。伙计一瞧说：“大爷来了！”牛盖说：“来了！”伙计把他让到东单间去，他也不懂挑屋子。伙计说：“大爷吃了饭没有？”牛盖说：“没有。”伙计说：“你吃什么？”牛盖说：“要五斤酒。”伙计一听这位是大酒量，说：“还要什么？”牛盖说：“要五斤牛肉，要五斤面。”伙计说：“要五斤面怎么吃？”牛盖说：“拿嘴吃。”伙计说：“知道拿嘴吃，要五斤面的饼罢。”牛盖说：“对，就是饼罢，要五斤醋，五斤大

蒜。”伙计说：“哪有那么些醋蒜？”牛盖说：“少点也行，你拿来爷爷吃罢。”伙计说：“别玩笑呀！”牛盖说：“不玩笑。”伙计即知道这是个浑人，也不理他，把酒肉给他拿来。牛盖饱餐一顿，吃完了睡了，次日早晨又吃了一顿，吃完了就走。伙计说：“给钱呀！”牛盖说：“等老爷做了官给钱。”伙计说：“做什么官呀？”牛盖说：“做提督，凭我这样的身量，到军营当兵，一打仗就做了官，我们街坊说的。”伙计说：“谁管你多怎做官，你给店饭钱。”牛盖说：“没钱。”伙计说：“没钱你怎么吃饭？”牛盖说：“饿。”伙计一想：“这是个大浑人，瞧他这样子，拿着棍必会把式，打也打不过他。”伙计说：“你会练把式不会？”牛盖说：“会呀！”伙计说：“你会练，我带你到大街练把式，得了钱给我们饭钱行不行？”牛盖说：“行呀，我哪练去？”伙计说：“我带你去。”立时伙计买了一块白土块，带领牛盖来到了十字街，伙计画了一个白圈说：“你练罢。”牛盖也不懂说江湖话，他就玩棍，耍完了棍，就练拳。有人就围上了，伙计就替他说：“人贫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这位也不是久惯卖艺的，在我们店里住着，困住了。众位瞧着练完了，有钱帮个钱缘，没钱帮个人缘，站脚助威。”说完了话，牛盖又练一趟。伙计说：“要钱了。”这一回见了有五六百钱。要完了钱又练，练了有三四回，见了有一吊五百六钱。伙计一瞧，够了他的饭钱了，说：“你再练见钱，是你自己的了，我不管了。这些钱算给我的饭钱了，我要走了。”说罢，拿着钱竟自去了。牛盖一瞧，说：“好球囊的，把钱给拿了走了，这倒不错。”自己愣了半天，说：“我再练一顿饭钱，够了饭钱我就不练了。”大众瞧着可乐，他又练了两回，见有了五六百钱。

可巧旁边正赶上病符神杨猛、美髯公陈孝由此路过，这两个

人上是青竹巷四条胡同瞧朋友去。有北路镖头铁头太岁周堃和姊丈、姓窦叫窦永衡，外号人称打虎英雄，他夫妇来到京都，窦永衡拿着周堃的信，来找杨猛、陈孝，求杨猛、陈孝给找事。陈孝在青竹巷四条胡同，给找周老头儿院中的三间房房叫窦永衡夫妻先住着，慢慢的找事。这几天没见了，杨猛、陈孝要去瞧窦永衡，由此路过，见牛盖在这里练把式，很有点能为。杨猛说：“兄长你看，这位朋友必是为穷所困，不是江湖卖艺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下去帮个场子，周济周济他。”陈孝说：“好，你下去罢。”杨猛分开众人，进去一抱拳说：“朋友，你这个地方站得不错呀。”牛盖一听，心中一想：“方才叫伙计把钱拿走了，他也必是来抢我的钱。”过来一把把杨猛脖领一揪，这只手一托腿，给举起来，牛盖说：“球囊的，你滚罢。”隔着人扔出场子来。杨猛使了个鹞子抄水的架子，脚落实地没摔着。大众一乱，杨猛气往上撞，说：“好小辈，你敢捺杨太爷？”就伸手拉刀，要跟牛盖一死相拚。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七回 铁天王感义找牛盖 黑面熊含冤见刑廷

话说杨猛被牛盖捺出来，自己脸上觉着挂不住，伸手拉刀，要跟牛盖一死相拚。陈孝赶紧拦住说：“贤弟不可，一则看他也是个浑人，再则你我弟兄不便跟他一般见识。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里有海涵，何必如此？你我走罢。”陈孝把杨猛劝着走了。牛盖赌气也不练了，自己拿着五百多钱往前走。肚子又饿了，见有一个火烧摊子，牛盖说：“给我数罢。”卖火烧的就给一五一十数了五十个。牛盖用箭袖袍兜着，给卖火烧的捺下二百多钱，转身就走。卖火烧的说：“大爷这钱不够。”牛盖说：“就是那些钱，你爱要不要。”说着话，就跑。卖火烧的有心去追罢，又没人看摊子，牛盖拿着火烧走远了。正往前走，见羊肉铺煮羊肉正出锅。牛盖过去说：“这块给我，那块给我。”羊肉铺掌柜的就给他拿。牛盖拿了五块肉，把三百钱捺下就走，羊肉铺的说不够，牛盖撒腿就跑，掌柜的追也追不上。牛盖拿着火烧、羊肉来在一条胡同，见一家门首上有上马石，牛盖就把火烧往石头上一放，打算要坐在这里吃。偏巧火烧掉在地下，有一只狗看见，咬起火烧就跑。牛盖说：“好狗，我还没吃，你先抢我的吃，我打死你球囊的。”拿着棍就追，他也不管这些火烧、羊肉在石头搁着丢了。

他一追狗，狗跑来跑去，钻进一家狗洞里去。牛盖一瞧，说：“好狗，我把狗主找出来，叫他赔我。”站在门口就嚷：“狗主出来！”嚷了两声，里面没人答应，牛盖拿棍就打门，打的门“喀

喀喀喀”声音大了。书中交代：这个门里正是打虎英雄窦永衡在这住着。杨猛、陈孝刚才来，正跟窦永衡提说方才帮场之故，遇见一个不通情理卖艺的真正可恼。正说着话，听外面街门“喀喀喀”直响，外面喊嚷：“狗主快出来！”杨猛说：“谁砸门？咱们瞧瞧去。”三人一同出来，开了门一看，是方才那卖艺的人。陈孝一想：“这倒不错，倒追上门来了。”陈孝一使眼，窦永衡绕到牛盖身后，一揪牛盖发髻，杨猛就揪牛盖手腕子，陈孝底下一腿，就把牛盖踢倒，三个人拿一个，把牛盖给捆上。牛盖这嚷：“好狗主不讲礼，我那边还有火烧、羊肉呢。”窦永衡说：“什么狗主？乱七八糟的。且先把他搁在院里，少时咱们喝完酒再盘问他。”三个人把门关好了，把棍也倒立墙下，三人来到屋中摆上酒菜，喝酒谈心。

刚喝了两杯酒，就听外面打门说：“开门来！”杨猛一听是济公的声音，说：“师傅来了。”窦永衡就问：“谁？”陈孝说：“这可不是外人，是我二人的师傅。咱们出去瞧瞧去。”三个人一同来到外面，开门一看，果然是济公同着铁面天王郑雄。今日济公和郑雄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和尚说：“郑雄，我带你去找昨天帮忙的那位青脸大汉去。”郑雄说：“好。”同着济公来到这条胡同。和尚一叫门，杨猛、陈孝同着窦永衡出来。杨猛、陈孝先给济公行了礼，跟郑雄也认识，彼此问好。陈孝说：“窦贤弟过来，我给你见见，这是我师傅，灵隐寺济公长老。”窦永衡见和尚褴褛不堪，心中有些瞧不起，关着杨猛、陈孝的面子不能不行礼，给和尚作了一个半截揖。牛盖在里面瞧见郑雄，牛盖就嚷：“黑掌柜的，你快救我罢！狗主不讲礼，把我捆上了。”郑雄说：“谁是黑掌柜的？”接着就问：“你们为什么把他捆上？”杨猛说：

“因为他无故特来砸门。”郑雄说：“你们几位冲着我，把他放了行不行？”陈孝说：“我们跟他也不认识，也无冤无仇，既是郑爷讲情，把他放了罢。”立刻把牛盖放开。和尚说：“郑雄，你把他带了走罢。”郑雄说：“师傅不到我家去了？”和尚说：“不去了。”郑雄这才告辞，带着牛盖竟自去了。

杨猛就问：“师傅上哪去？”和尚说：“我回庙。”陈孝说：“师傅到里面坐坐，喝杯酒再走。”和尚说：“又不是你家，我不便进去。”陈孝说：“这也如同我家一样，师傅里面歇息也无妨。”和尚说：“进去就进去。”说着话往里就走。窦永衡心里就有点不愿意，心里说：“杨大哥，陈大哥，做什么往我家让和尚？我又有家眷。”当面又不能说，同着和尚来到里面。陈孝说：“师傅喝杯酒罢，现成的。”和尚也并不谦让，坐下就喝。这三个人也坐下了。和尚喝了三杯酒，叹了一口气。陈孝就问：“师傅怎么了？”和尚说：“我和尚跟着好朋友一同坐着喝酒也罢了，跟着王八羔子喝酒，一同坐着，我真不愿意。”陈孝说：“什么叫王八羔子？”和尚说：“要当王八还没当，就叫王八羔子。”陈孝说：“我是王八羔子？”和尚说：“不是。”杨猛说：“我是忘八？”和尚说：“不是。”总共三个人，这两个人都不是，窦永衡一听就恼了，说：“你这和尚，真是满嘴胡说，我要不是看陈杨二位兄长的面上，我真把你打出去。”杨猛、陈孝赶紧就劝说：“窦贤弟，你不知道，济公是该谐的。”和尚又说：“看颜色不正，有点印堂发青。横祸飞灾难辨明，大略难逃数定。妻被他人抢去，家财一旦成空。永衡须得早逃生，难免临期事应。”说得窦永衡气得直哆嗦，颜色更变。和尚说：“你要到了大急大难之时，连叫济颠和尚三声，必有救应。我和尚走了。”说着话济公站起来就走。杨猛、陈孝见

济公走后，窦永衡气得了不得，这二人也觉着无味，当时也告辞。

杨猛、陈孝走了，窦永衡心乱神烦，躺在炕上就睡了，一连三天没出门。周氏娘子是个贤德人，怕丈夫烦出病来，说：“官人别净发烦，净发烦，又该怎么样？再说找事也不是忙的，倘若忧虑出病来，更糟了。你带上几两银子，出去开开心，散散闷好不好？”窦永衡听妻子一劝解，自己一想，也是烦不出事来。自己把衣服换上，带上几两散碎银子，由家中出来，打算去约杨猛、陈孝到酒铺喝酒去。刚一出家门口，往前走了不远，见由对面来了两位班头，带着有十几个班头伙计，都是头戴青布缨翎帽，青布靠衫，腰系皮挺带，足下薄底快靴，窄脑鹦腰的，各拿单刀铁尺，像办案的样子。一见窦永衡，官人说：“借光你哪！这是青竹巷四条胡同么？”窦永衡说：“是呀。”官人说：“有一位打虎英雄黑面熊窦永衡，在哪个门住？”窦永衡说：“你们找窦永衡做什么？”官人说：“我们跟你打听打听。”窦永衡说：“在下就姓窦，叫窦永衡。”官人说：“呵，尊驾就是窦永衡，尊驾就在周老头院子住么？”窦永衡说：“是呀，找我做什么？”官人说：“你有一个朋友在京营殿帅府衙门打了官司，叫我们来给你送信，你跟我們到衙门瞧瞧去罢。”窦永衡说：“什么人打了官司？”官人说：“你到那瞧瞧就知道了。”窦永衡一想：“自己朋友是多的，就瞧瞧去罢。”自己跟着就走。

本来窦永衡也没做犯法的事，心里并不多疑。俗言有这两句说得不错：“心里不做亏心事，不怕三更鬼叫门”，“心里没病，不怕冷言侵”。跟着刚来到京营殿帅府门里，官人一使眼色，大众过来就把窦永衡围上，抖铁链把窦永衡锁上。窦永衡一愣，说：“你们为什么锁我？”官人说：“你做的事，你还不知道么？”窦永

衡一想：“我并未做过犯法事，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己又不能拒捕，只得等着过堂再说罢。官人进去一回禀，少时就听里面响鼓吃梆子打点。响了三遍梆点，立刻京营殿帅二品刑庭大人升堂，有四十名站堂军刽子手，抱刀刀斧手，也都在大堂伺候。壮皂快三班，威武二字喝喊堂威，吩咐带差事。有人拉着窦永衡上堂，官人喊嚷：“白沙岗断路劫银，杀死解粮官，抢去饷银，贼首黑面熊窦永衡是你吗？”窦永衡一听这案，吓的惊魂千里。不知这场横祸飞灾从何而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八回 见美人恶人定奸计 陆炳文献媚害良民

话说窦永衡一上堂，吓的战战兢兢。抬头一看，见上面坐的这位大人，头戴二品乌纱帽，身穿大红蟒袍，玉带官靴，白生生脸面，三络黑胡须。这刑廷大人姓陆，叫陆炳文。宋朝年间，京营殿帅刑廷大人，就类似清朝的九门提督一般，统辖文武，管辖陆步两营地面，查拿盗贼赌博流娼。刑廷大人见把窦永衡一带上来，窦永衡在下面一跪，口称：“大人在上，小人窦永衡给大人磕头！”陆大人在上面把惊堂木一拍，说：“窦永衡，你在白沙岗断路劫银，杀死解饷职管，抢去饷银，还不从实招来？免得本院三推六问，你的皮肉受苦。”窦永衡向上磕头说：“小人窦永衡，原本是常州府北门外窦家岗的人。先前以打猎为生，后来想要在镖行找碗饭吃。我夫妇二人来到这临安城谋事，寄居在青竹巷胡同，小人从来并未做过犯法之事。今天我出来要去看望朋友，不知何因所故，被官人把我拿来？求大人明镜高悬，格外开恩，小人实在冤枉冤屈。白沙岗什么劫饷杀人，我一概不得而知。”刑廷说：“你这厮，大概跟你好好说，你不肯认。抄手问事，你万不肯应，来，看夹棍伺候！”窦永衡说：“大人明鉴，大人要用严刑苦拷小的，说小人是明火执仗，何为凭据？小人实在冤枉，求大人明鉴！但愿大人公候万代，禄位高升。”刑廷大人说：“你说本部院断你冤枉了是不是？本院自为官以来，上不亏君，下不亏民，岂肯亏负于你？要没有凭据，我也不能勒令于你。我怎么不

拿别人呢？我把凭据给你找出来看，你认不认？”大人立刻标监牌，吩咐提差事。窦永衡一听有凭对证，自己大吃一惊，心里说：“了不得了，真有凭据。俗言说的不错，‘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自己一想：“我没结交匪类呀，我又没有仇人，什么人攀我呢？”

正在心中思想，工夫不大，就听“哗愣哗愣”铁链响，窦永衡一看，带上两个罪人来，都是穿着罪衣罪裙，大项锁手铐脚镣。头里走的那个，身高九尺，大脑袋，项短脖粗，面如蓝靛，发如朱砂，凶眉恶眼，连鬓络腮胡须。后头跟着那个，也是身躯高大，黑脸膛两道剑眉，一双环眼，长得一脸的横肉。窦永衡一瞧这两个犯人，并不认识。见这两个人往堂前一跪，刑廷说：“你两个可认识他？”那个蓝脸的说：“窦大哥，这个官司你打了罢。想当初你我弟兄一处做的案，一处吃。一处穿，各分银钱。现在我两个人犯了案，你连瞧瞧我们都不瞧。我二人实受刑不过了，但能挺得过去，也不能把你拉出来，这也无法。当初你我怎么好来，你我活着在一处做人，死了在一处做鬼，吃过乐过，总不算冤。”刑廷大人说：“你这还不招么？”窦永衡说：“回禀大人，小的并不认识他两个人。”大人说：“王龙，王虎，你二人说实话，到底认识不认识窦永衡？”王龙说：“回大人，我二人跟窦永衡是结拜的弟兄，在白沙岗断路劫银，杀死解饷职官，是窦永衡率领，我二人听从。”陆大人说：“窦永衡你可曾听见吗？”窦永衡说：“小人实不认识这两个人，他所说的话，俱是捏词，实没有这么回事。求大人开恩！”陆大人说：“本院自为官以来，上不亏君，下不亏民，岂肯亏负于你？我自有道理。他二人既说跟你是结拜的兄弟，大概你有多大年岁，多怎生日，家住何处，家里有什么人，他必知道。窦永衡你拿笔先细细把年岁、家乡住处都写出来，本院再

问他二个人。他要说不不对，必定是攀拉你，我要重重办他二人，本部院把你当堂开放。他二人要说的跟你写的一样不二，那时本院可要照例办你。”

窦永衡一想：“这么办甚好。大概他二人仇攀我，必不知道我的年岁生日。我写出来，他一说不对，大人就把我当堂放了。”想罢说：“大人的恩典，小人我会写，求大爷赏给我的纸笔，我写就是了。”刑廷说：“好，你会写字，你先写字罢。”大人说：“王龙、王虎，你可曾知道窦永衡的年岁生日？”王龙说：“知道。”大人说：“先叫窦永衡写完了，你二人再说。”有当差人把笔墨纸砚拿过来，刑廷大人说：“窦永衡你背他二人写，别叫他们瞧见。”窦永衡道：“是”立刻拿笔一写：“窦永衡年二十八岁，三月十五日子时生，原籍系常州府北门外窦家岗的人，先以打猎为生。娶妻周氏，今年二十四岁。现在来京谋事，住在青竹巷四条胡同周老头家。同院是北房三间，东房两间。”写完了，交与当差人递给刑廷大人。大人看罢，这才问王龙、王虎，王龙、王虎说：“大人要问窦永衡，他原本是常州府北门外窦家岗的人氏，先以打猎为生，现在不打猎了，来到临安城，住在青竹巷四条胡同的路北。他今年二十八岁，三月十五日子时生人。我们那位盟嫂，娘家周氏，今年二十四岁，二月初九日卯时生。他住的是周老头周老婆的房子，同院北房三间，东房二间。北房三间是一明两暗，东里间是他的卧房，西里间来人让客做客室堂屋。一进门有条案八仙桌，两边有椅子。里间屋里炕上有两只箱子，地下有一张连二抽屉桌，有一个钱柜，东房做厨房。”

窦永衡一听，一概说的全对，我妻子的生日时辰都对，屋里摆设也不差。窦永衡一想：“这可怪，这两个人并未到我家里去

过，怎么他们会全知道呢？”自己一想：“这场官司了不得了。”刑廷陆大人一听，就问窦永衡：“王龙、王虎说的对不对？窦永衡说：“对可是对，小人实在冤枉，求大人公断！”刑廷大人立刻把惊堂木一拍，说：“窦永衡，你还敢狡赖？大概抄手问事，万不肯应，你这厮必是个惯贼呀！来，看夹棍，给我把他夹起来再问。”官人一声答应，三根棒为五刑之祖，往大堂上一捺，真是人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炉果是炉，窦永衡吓的战战兢兢，说：“大人，你要看那头上的青天。”陆炳文勃然大怒，说：“窦永衡你还敢说叫我头上的青天？本部院断你屈了？夹起来！”官人立刻把窦永衡套上了夹棍。

窦永衡此时，忽然想起济公的那几句话来，怪不得说我印堂发青，颜色不正，有横祸飞灾，敢情我有这样的大祸。果然济公长老他老人家是活佛，有先见之明。事到如今，我窦永衡才知道，我要听济公的话，早逃生离开了临安城，还许把这场凶祸躲开了。掌刑的把夹棍给窦永衡套上两只脚，回头一看陆大人，陆大人一伸手，官人一看用八成刑，两个人一背绳，一个人一拉，窦永衡就觉夹的痛入骨髓。自己想起了济公说的，有大急大难之时，连叫济颠和尚三声，必有救应。窦永衡此时疼的如刀剜肺腑，箭刺心肝一般，便口中祝告说：“弟子窦永衡，前者不知济公是活佛，现在弟子大难临了身。济公长老，你老人家真有灵有圣，来搭救弟子，弟子此时实受不了了。”窦永衡嘴里咕咕哝哝，连祝告了三遍。众官人也不知他嘴里说些什么。话语未了，就在大堂里起了一阵怪风，真是：

扬把狂风，倒树绝林；海浪如初纵，江波万叠侵。江声昏惨惨，枯树暗岑岑；万壑怒嚎天咽气，走石飞沙乱伤人。

这一阵风刮的毛骨悚然，大堂也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只听“喀嚓”一声响，这阵风过去，陆炳文再睁眼一看，大堂以下有一种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九回 王胜仙见色起淫心 陆虞候嘱盗施奸计

话说陆炳文把窦永衡用夹棍夹起来，忽然大堂上起了一阵怪风。本来是窦永衡这场官司是被屈冤枉。书中交代，窦永衡这场官司，皆因他妻子长得美貌，惹出来的。临安城有四个恶霸，头一个就是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第二个就是风月公子马明，第三个是追命鬼二公子秦桓，第四个是罗公子，外号静街爷。这天周氏正在门口买绒线，可巧花花太岁王胜仙骑着马，带着许多恶奴，由青竹巷四条胡同路过。本来周氏长得美貌，天姿国色，虽不是浓装艳抹，穿着淡装素衣，更透着一番姣态，真称得起眉舒柳叶，唇绽樱桃，杏眼含情，香腮带俏，梨花面，杏蕊腮，赛似瑶池仙子，月殿嫦娥。

王胜仙一见，心神飘荡，问手下众家人：“这个妇人是谁家的？”家人王怀忠说：“大爷先回去，我打听打听。”王胜仙到了家，工夫不大，王怀忠回来了。王胜仙说：“你打听明白没有？”王怀忠说：“小人打听明白了，大爷你死了心罢。”王胜仙说：“怎么？”王怀忠说：“我打听这个妇人，是打虎英雄黑面熊窦永衡之妻。这个窦永衡两膀有千斤之力，那如何能抢得了？”王胜仙一听，说：“哎呀！我瞧见这个妇人实在长得好，我这些如君侍妾，长得都是平平无奇，要比上这个妇人差多了。我真一瞧见她，把魂就都没有了。你们谁想法子给我把美人弄到手，我给五百银子。”众家人皆俱摇头说：“我们实在没法。”王胜仙自己就

如同入了迷，茶思饭想，真仿佛丢了魂一般。

过了有两三天，这天有家人进来禀报：“有京营殿帅陆炳文前来拜见。”王胜仙一听门生来了，赶紧吩咐有请。书中交代，王胜仙他乃是大理寺正卿，为什么陆炳文拜他做老师呢？只因是秦丞相的兄弟，陆炳文所为有事求秦相，借他的鼎力，故此拜他为老师。今天王胜仙把陆炳文让到书房，陆炳文给老师行过礼。王胜仙说：“贤契，今天怎么这样闲在？”陆炳文说：“特意前来给老师来请安。”王胜仙说：“这两天我中了病了。”陆炳文说：“老师欠安了，什么病症？”王胜仙说：“我难以对贤契说。”陆炳文说：“老师有什么不可说的？何妨说说。”王胜仙说：“实不瞒你，我那天骑马出去拜客，走在青竹巷四条胡同，看见一个美貌的妇人，乃是打虎英雄黑面熊窦永衡之妻。我回来茶思饭想，得了相思病了，没有主意。贤契你要能把这个人弄得来，我必要保举你越级高升。”陆炳文说：“既是老师台爱，门生必是当设法给办，老师候信罢。”

陆炳文说完了话，自己回到家中，要打算给王胜仙办这件事，就是想不起主意来。他家人陆忠说：“老爷要办这件事，我小人有倒有个主意。”陆炳文说：“陆忠，你要把这件事办好了，我赏你二百银子。”陆忠说：“既赏我二百银子，我就给办。这个窦永衡，我知道，我可没见过，他妻子我倒见过一面，实是美貌。他住的是周老头周老婆院中，周老头是我的义父。那一天我去义父义母家去，窦永衡的妻子给窦永衡算了一命，她自己也算了一命，我还记着他们的生日。窦永衡是二十八岁，三月十五日子时生，他妻子是二十四岁，二月初九日卯时生。我义母太太也算了一命，我也算了一命，所以我知道窦永衡的根底。老爷要把查狱

的差事派我，买通大盗，把窦永衡咬上。老爷把窦永衡拿来，一入狱就好办了。”陆炳文说：“好，我就派你管狱，你给办罢。”

陆忠得了这个管狱的差事，早晚一查狱，见有两个大盗，陆忠就问：“你两个人姓什么？”这两个人说：“我们亲哥俩，叫王龙、王虎。”陆忠说：“你们两个人什么案？”王龙王虎说：“在白沙岗抢劫饷银，杀死解饷职官。”陆忠说：“你们两个人这案活不了。”王龙说：“可不是。”陆忠说：“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王龙说：“有老娘，我两个人都有妻子。”陆忠说：“你两人年轻的，为什么做这个事？你两人要一死，家里你老娘妻子怎么好？谁能管吃管穿呀？”王龙说：“这也是无法，谁叫我当初做错了事呢？”陆忠说：“我倒瞧着你们怪可怜的，有心救你们救不了，皇上家的王法，不能改例。你两个人愿意活不愿意？”王龙说：“谁为什么不愿意活？谁能愿意死呢？你要能想法救了我们，我二人决忘不了你的好处。”陆忠说：“我要救你们也容易，你两个人得拉出一个为首的来，你两个人就能保住性命。”王龙说：“就是我两个做的，有谁可拉？”陆忠说：“我有个仇人在青竹巷四条胡同住，叫黑面熊窦永衡。你两个人过堂，把他拉出来，说他为首，我管保叫你两个人不死。”王龙说：“就是罢。”商量好，晚上一过堂，王龙就说：“回大人，在白沙岗路劫，杀死解粮饷官，抢饷银，是黑面熊窦永衡为首，他率领。”陆炳文心里明白，说：“你说的话当真？”王龙说：“小人不敢说谎，他现在青竹巷四条胡同住家，大人把他传来对证。”陆炳文这才派原办马雄，急拘锁拿窦永衡。今天堂上一讯问，王龙、王虎所说的话，都是陆忠早把供串好了，故此王龙、王虎的话，知道永衡的根根切切。

陆炳文用夹棍把窦永衡夹起来，忽然在大堂上刮了一阵怪

风，风过去再看夹棍，折了三截了。陆炳文糊里糊涂，叫王龙替窦永衡画供，吩咐将窦永衡钉镣入狱，王龙、王虎来到狱里，托牢头要把窦永衡置死，我二人的官司就好打了，只要我二人活了，我二人将来必有重谢。牢头说：“是了，你不用管了。”官人把窦永衡送到狱里来。牢头一见窦永衡，就把窦永衡带到一间屋子里。窦永衡一看，这屋里有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四盘菜，有酒壶酒杯。牢头说：“窦贤弟，你喝酒罢，你许不认识我了。”窦永衡说：“我可实在眼浊，尊驾贵姓？”牢头说：“我也是常州府人，咱们老街坊，我姓刘叫刘得林。我因为争行帖，用刀砍死人，我就奔逃在外。现在我在这狱里当了牢头，我知道你是被屈含冤，我可救不了你。你只管放心，绝不能叫你受了罪。”窦永衡这才想起来，说：“原来是刘兄长。”二人坐下吃酒谈心，窦永衡说：“幸亏遇见故旧，狱里还不算受罪。”

陆炳文把窦永衡入了狱，这才问：“陆忠，怎么想法子，把他妻子诳出来，给王大人送了去？”陆忠说：“我有主意。”立时叫过一个家人来，陆忠说：“你外头雇一乘小轿来，附耳如此这般这般。”这个家人姓白，叫白尽忠，点头答应。雇了一乘小轿，来到青竹巷四条胡同窦永衡家的门首，一打门，正赶上周老头也不在家，周老太太出来，把门开开问找谁，白尽忠说：“我是杨猛、陈孝二位大老那里打发我来的。现在窦大爷打了官司，杨爷、陈爷有心先去打听，给窦大爷去料理官司，又怕窦大爷家里窦大奶奶没人照管。有心来照看家里，又没人给窦大爷去衙门托人情。杨爷叫我带轿子来接窦大奶奶到陈爷杨爷家去商量。”周老婆一听，吓的往里就跑，就说：“窦大奶奶，可了不得了！窦大爷也不知为什么，他打了官司了。后街杨爷陈爷，打发家人搭了

轿子来接你，你是去不去？”

周氏娘子一听丈夫打了官司，恨不能打听打听是什么原因，俗言说的不错：“至亲者莫过父子，至近者莫过夫妻。”听说丈夫打了官司，焉有不作急之理？周氏一听，是杨猛陈孝打发人来接，焉能不去？赶紧穿上蓝布褂，青布裙，把门关锁上了，说：“周大娘，给照应点罢。”周老婆说：“窦大奶奶去罢，打听打听也好。回头等我老头子回家，我叫他给打听明白，到杨爷家去给你送信。”周氏来到外面，还给白尽忠万福万福说：“劳驾你了！”白尽忠说：“大奶奶上轿罢。”周氏就上到轿子。焉想到白尽忠头前带路，轿子搭着，一直够奔泰和坊，搭到花花太岁王胜仙家里来。

这个时节，陆炳文早坐着轿来见王胜仙，正在书房谈话，陆炳文说：“老师大喜！现在门生买盗攀贼，已将窦永衡入了狱了，少时就给老师把美人送到。”王胜仙说：“贤契多费神，我必有一番人情。”正说着话，有家人禀报美人抬到。王胜仙忙来到院中，见轿子落平，撤轿杆，去扶手，一掀轿帘，把周氏吓的七魂皆冒。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回 中奸计误入合欢楼 闻凶信寻师灵隐寺

话说陆炳文遣人把周氏诳到王胜仙家中，一打轿帘，周氏就愣了，连忙问道：“呦，这是哪里？”旁边过来两个仆妇说：“大奶奶你要问，我告诉你，你丈夫已然打了官司，入了狱了。现在我家太爷姓王，是当朝秦丞相的兄弟，现任大理寺正堂。久慕大奶奶芳容美貌，特把大奶奶接来，跟我家太爷成其百年之好。你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比你跟着窦永衡胜强百倍了。”周氏一听这句话，如站在万丈楼上失脚，扬子江断缆崩舟。周氏虽然不是书香门第，也是根本人家，自己颇知礼义，立刻气的浑身发抖，说：“好恶霸，你既做皇上家的职官，理应该修福行善，无故谋算良家妇女，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事！我丈夫既被你陷了，我这条命不要了。”自己说着话，伸手就抓自己的脸，欲要撞死。

王胜仙一看，本来周氏长得芳容貌美，绝世无双，赶紧叫婆子把她拦住，揪到合欢楼劝解劝解她。婆子把周氏手拉住，就把二臂捆上。周氏本来懦弱的身体，焉能拉拉扯扯？婆子把周氏架到花园子合欢楼上去，有四五个伶口俐齿的婆子，劝解周氏娘子。周氏破口大骂，骂累了，就不言语了。众婆子一个个你一言我一语劝说。周氏娘子气得颜色更变，说：“谁家没有少妇长女？你这婆子岁数不小了，总要说点德行话。你总盼着别当奴才，给人家支使着，你们要瞧着恶霸家里好，你们谁家里有少妇长女，

就送给恶霸成亲好享福。”众婆子一听，说：“大娘子，你别绕弯骂我们，太爷叫我们来劝你，我们也是为好。你要不依从，真把太岁招恼了，就是一顿马鞭子，那时你也应得。再不然把你打死了，就在花园子一埋，你也是白死，谁来给你报这个仇？”周氏说：“我情愿死，你们还有什么说了？”

书中交代，周老婆见窦永衡的妻子走后，把门关好，少时周老头由茶铺子喝茶回来了。周老婆说：“你回来了，咱们街坊窦大爷打了官司了。方才东街的陈爷杨爷打发人用轿子把窦大奶奶接了去，也不知窦大爷因为什么打官司？”周老头一听就一愣，说：“陈爷杨爷亲自来接的？”周老婆说：“不是，打发一个家人来接的。”周老头一听，说：“既不是陈爷杨爷亲自来接，你就不应当叫她去。临安城有四恶霸，常常的设圈套，诓骗良家妇女。倘若窦大奶奶有点差错，又年轻的，咱们这场官司打的了吗？你这般大岁数，就不知道慎重慎重。”周老婆说：“我哪想到这些事情？你到陈爷杨爷家去打打听罢。”

周老头连忙来到杨猛、陈孝门首一打门。这哥俩在一个门里住，杨猛在前头住，陈孝在后院住。杨猛、陈孝正在一处谈话，忽听外面打门，二人开门一看是周老丈，陈孝说：“周老丈，为何这样闲在？”周老头说：“我来打听打听，现在窦永衡为什么打官司？”杨猛、陈孝说：“不知道。”周老头说：“二位不知道？哎呀！可了不得了！”周老头“哎呀”了一声，翻身就地栽倒，倒把杨猛、陈孝吓了一跳，赶紧把周老丈扶起来。杨猛、陈孝说：“老丈，有什么话慢慢说，为何这样的着急呢？”老丈醒来，缓了半天，周老头才把这口气缓了过来。陈孝说：“老丈不必着急，慢慢说。”周老头说：“方才我回家，听我老婆子说，我上茶铺子喝

茶，我没在家里，有人去带着轿子，说你们二位说的打发去的，说窦大爷打了官司接窦大奶奶，把窦大奶奶接了走。我回去我就说我老婆子，不是你们二位亲自去接，就该拦住窦大奶奶别去。我就想到怕的有差错，果然你们二位不知道，这事怎么办？也不知道把窦大奶奶搭到哪去了？”杨猛、陈孝一听也愣了，说：“周老丈不必着急，先请回去。我二人打听打听罢。”周老头无奈，告辞走了。

陈孝说：“杨贤弟，你我去打听打听，窦永衡在哪衙门打官司，因为什么？这件事你我焉能袖手旁观呢？窦永衡来投奔咱们弟兄，他要有了差错，你我也对不起铁头太岁周堃。要不然，你我先去找济公，求他老人家给占算占算。”杨猛说：“也好。”二人这才赶紧换上衣服，由家中出来，要打算到灵隐寺去找济公。

二人正往前走，见对面来了一个人，头戴缨翎帽，青布靠衫，腰系皮挺带，青皮快靴，面皮微黄，粗眉大眼，燕尾髭须。杨猛、陈孝一看，认识是京营殿帅府大班头，此人姓白名平。杨猛、陈孝一看，说：“白头哪去？”白平抬头一看，说：“原是杨爷陈爷，我正想找你们呢。我今天心里是愿，咱们三人去喝酒去罢。”杨猛、陈孝一想也好，正要打算打听打听窦永衡在哪衙门打官司，可以打听打听白头。三个人一同来到酒楼之上。跑堂的一看，都是熟人，说：“杨爷，陈爷，白头，今天怎么聚会一处了？三位要什么酒？”白平说：“你给我们来一百壶酒，随便给我们配几个菜。”陈孝说：“白头干什么，要这么些酒？随着喝，随着要好不好？”白头说：“我告诉你们二位说罢，我简直不愿意混了。今天咱们痛饮一醉，我把我一肚子的牢骚，跟你们哥俩说说。”陈孝说：“什么可烦的事呢？”白头说：“唉！别提了！咱们哥们在

六扇门当份差事，大概有个名儿姓儿，你们二位有个耳闻，勿论什么样难办的案，我出去伸手就办着。”杨猛、陈孝说：“那是不错，我们是知道的。”白平说：“现在我眼皮底下的像样的案，我会没办着，反叫我手下的伙计马雄给办了。当初马雄在我手下当小伙计，现在会把我给压下去。”杨猛、陈孝说：“什么案叫他办了？”白平说：“就是白沙岗断路劫银，杀死解饷职官，抢劫饷杠那案。贼首窦永衡就在青竹巷四条胡同住，我会不知道，叫马雄把这案给办了。人家露了脸了，刑廷大人赏他一百银子。我冲着他这六扇门，是不吃了。”杨猛、陈孝一听窦永衡打这样官司，心里一哆嗦，说：“怎么知道是窦永衡做的呢？”白头说：“有王龙、王虎把他供出来的。”杨猛、陈孝说：“这就是了，白大哥这也不必想不开，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兄长早年把脸也露够了，也该叫人家出头了。”白头说着话，一扬脖子一壶酒，少时喝的酩酊大醉。杨猛、陈孝叫伙计：“把白头搀到雅座去躺躺，我们哥俩去去就来，伙计多照应罢！”伙计说：“是了。”

杨猛、陈孝惦着去找济公，二人这才下楼。陈孝说：“杨贤弟，你听见了，窦永衡打这样官司。要据我想，窦贤弟决不能做伤天害理之事，这必是买盗攀脏，将他拉上。还不知窦大奶奶被谁诳了去？”杨猛说：“不要紧，我有主意。”陈孝说：“你有什么主意？”杨猛说：“你我回家，拿上刀，到京营殿帅府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劫牢反狱，把窦贤弟救出来，再找窦弟妇。找着，你我一同找个老山岳，老岳上当了大王就得了。”陈孝说：“你满嘴胡说，临安城净护城军就有几十个，凭你我两个人就要造反？三步一个官厅，五步一个栅栏，一传信，护城军一齐队，连你我二人都白白饶上。再说你我都有家眷，焉能跑得了？”杨

猛说：“连家眷一起跑呀！”陈孝说：“你别嚷，嚷了这要让官人听见。当时先把你办了。”

二人说着话，幸亏街上没人听见，往前走了不远，见由对面来了一个人，走路一溜歪斜，说着话，舌头都短了，是喝醉的了样子。杨猛、陈孝抬头一看认识。这人说：“杨爷陈爷二位贤弟别走，你我一同喝酒去。”陈孝点头答应。要打听窦大奶奶的下落，就在此人身上。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一回 遇故友巧得真消息 见义弟述说被害事

话说杨猛、陈孝刚出了酒楼，往前走了不远，又碰见一个醉汉。书中交代，来者这个人，此人姓黄名忠，是长随路跟官的。当年跟过两任外州知府，手里有两个钱，也没剩下。此人心地最直，最好交友，把银钱都交了朋友了。现在跟着旧主人来京引见，把他荐到花花太岁王胜仙手下当管家。他在这临安城又交了一般朋友，上至绅董富户，买卖商贾，下至街上乞丐，他都认识，跟杨猛、陈孝也有来往。今天碰到杨猛、陈孝，黄忠说：“二位跟我喝酒去罢，我方才一个人喝了半天无味，我心里不用提有多烦了。咱们哥们素常最对劲，今天总得喝喝。”杨猛、陈孝虽然心中有事，又不好驳复，反同了黄忠仍回到这座酒楼。伙计一瞧，刚把白平搀到雅座去睡了，这二位又同着一位醉鬼来。

三个人坐下，伙计过来擦抹桌案。黄忠说：“给我来三百壶酒。”伙计一听：“这倒不错，方才白头要一百壶，这位要三百壶。”伙计连忙说：“有有，你先慢慢喝着，酒倒现成，没有那么多酒壶，你随喝随灌。”杨猛、陈孝说：“黄大哥干什么要三百壶酒？我二人方才喝了半天了。”黄忠说：“今天咱们一处喝一回，明天你们二位就见不着我了。”杨猛、陈孝说：“兄长此话从何而来？”黄忠说：“阳世人间是没了我了。我决不能活了。”陈孝说：“兄长受了谁的欺负？是什么过不去的事？只管说，我二人可以管替兄长管管，素常咱们弟兄总算知己。”黄忠说：“你们哥俩不用管，

也管不了，我心里愿。先前我在外任跟官，挣多挣少，倒是小事。现在我们旧主人，把我荐到大理寺正卿花花太岁王胜仙家里当差，我把肚子都气破了。我这脾气爱生闷气。这个王胜仙这小子，身为大员又是丞相的兄弟，不知自重，尽做些个伤天害理之事。今天无故他把人家安善良民窦永衡，给买盗攀脏入了狱，把窦永衡妻子给诳到他家里来。人家这位妇人，还是贞节烈妇，一下轿子，破口大骂。王胜仙叫老婆子把人家捆上，搁到合欢楼，派婆子劝解，硬要叫人家依从，跟他成亲。我看见这事情，我真瞧不下去。我也想开了，我又没儿没女，人生一世，百岁也要有个死。我今天晚上买一把刀，到合欢楼把王胜仙这小子杀了，给大众除害，我自己一抹脖子就算完了。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子的挂碍，我落个名在人不在倒好。”

杨猛、陈孝的心中，得着周氏的下落，一看黄忠说话舌头都短了，喝的酩酊大醉，往地下一栽，人事不知。杨猛、陈孝叫伙计：“把这位暂为叫他在雅座躺躺睡一觉，醒醒酒，我二人去办点事，少时回来。”伙计说：“杨爷陈爷可别再同醉鬼来了，我们一共四个雅座，这二位已占了两间，再来两位，买卖就不用做了。”杨猛、陈孝说：“伙计多辛苦点罢，少时我们必多给酒钱。”说着话，杨猛、陈孝二人下了楼。陈孝说：“杨贤弟，敢情窦弟妇被花花太岁王胜仙诳去了。倘若窦弟妇周氏要被恶霸奸了，你我怎么对得起铁头太岁周堃？”杨猛说：“要依我，还是拿刀劫狱反牢，把窦永衡抢出来，咱们三个人一齐到花花太岁王胜仙家去，把狗娘养的一杀，把周氏抢出来，咱们三个人一同跑了，就完了。”陈孝说：“你别满街上胡说了，惹出祸来，你就不说了。”

说着话，二人来到钱塘关。刚一出钱塘关，见对面来了一个

人，身高九尺，膀阔三停，头上青壮士帽，身穿白缎色箭袖袍，腰系丝鸾带，单衬袄薄底靴子，闪披一件皂缎色英雄大氅，左手拿着一蒲包大八件，右手拿着一蒲包土物，再往脸一看，面如锅铁，粗眉环眼，正在英雄少年。杨猛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北路镖头周堃。凡事不巧不成书。周堃原本是北路保着镖，由此路过，离临安城有二十多里路。周堃叫伙计押着镖先走。他就拿了一蒲包土产东西，又买了一蒲包点心，要到临安城瞧瞧姊姊姊丈，顺便探望杨猛、陈孝，焉想到走到钱塘关碰见了。周堃连忙上前行礼说：“陈大哥，杨大哥，一向可好？前者我姐丈同我姐姐来京，拿着我的书信投奔二位兄长，多蒙二位兄长照应，我承情之至。现在我姐丈他们在哪里住着呢？请二位兄长先指示我，我去看看，少时我必要亲到二位兄长家去请安。”陈孝刚一愣，尚未答言，杨猛本是个浑人，说：“周贤弟，你来了好，我二人正在想劫牢反狱人少，你来，这倒有了帮手了。”陈孝赶紧过去推杨猛一掌，说：“你是疯了？”周堃一听这话一愣，连忙说：“二位兄长，倒是怎么一段事？”杨猛说：“我们两个正为你姐姐姊丈为着难呢！你姊丈窦永衡被人家买盗攀脏入了狱，你姐姐被大理寺正卿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诓了去，搁在合欢楼，要逼着成亲呢，还不定怎么样了！”

周堃一听，“哇呀”一声喊嚷，一甩手把两个蒲包抛上去。这蒲包点心正掉在一家院里，这家里老夫妇两个过日子，老婆说要吃大八件，老头说：“你瞧家里连柴米都没有，你还想吃大八件细饽饽？那有钱给你买去？”正说着话，只听“叭哒”一声，由半空掉下一个蒲包来，捡进来打开一看，是大八件。老婆说：“这是上天可怜我，天赐的点心。我这造化不小，大概还有几年

福享。”老头说：“这可真怪！”夫妻两个悦喜非常。那一蒲包土物，掉在另外一家院里：这家小两口过日子，男人没在家，这位大奶奶素常就不安分，常在门口倚门卖俏，勾引少年的男子。今天见捺进一个蒲包来，大奶奶一想：“这必是隔壁二兄弟给我扔进来的，我说昨天他跟我眉来眼去呢，这准是他。”这位大奶奶胡思乱想起来。这是闲话休题。

单说铁头太岁周堃，听说姐夫遭了官司，姐姐被人家诓了去，焉有不动怒之理？当时无名火往上一撞，如站在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断缆崩舟一般，把蒲包一捺，撒腿就跑。进了钱塘关，要找花花太岁王胜仙的住家，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刀刀斩尽，剑剑诛绝，把姐姐救回家来，方出胸中的恶恨。自己往前走着，两眼发赤，周堃忽然一想，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周堃周堃，你这不是糊涂了么？天上无云，不能下雨，手中无刀，焉能杀人？自己并未带着兵刃，先得买口刀再去。”想罢往前走，见眼前一座刀铺，周堃迈步前去，说：“掌柜的，有好刀没有？”掌柜的一瞧周堃，两眼发赤，说：“你买刀做什么？”周堃说：“你卖刀做什么？”掌柜的说：“我卖的是兵刃。”周堃说：“我买的是兵刃。你给我拿纯钢打造的，刀越快越好，能一刀一个，杀人不费事的。”掌柜的说：“没有。”周堃把眼一瞪，说：“你敢说没有？我自己找着出来，先拿你开刀。”掌柜的吓得连忙说：“有有有！大爷别着急，我给你找。”周堃说：“快给我拿来，只要刀好，不怕花钱。”掌柜的赶紧到里面拿出一口纯钢刀来。周堃一看说：“还有好的没有？”掌柜的说：“这就是顶好的了，这个刀能斩钉削铁，再没有比这个好的了。”周堃一看，果然不错，问：“掌柜的，要多少钱？”掌柜的说：“要四两银子。”周堃并不驳价，

由兜囊掏出几块散碎银子，交与掌柜的自己平，爱平多少平多少，掌柜的把银子收下。

周堃拿刀出来，自己一想：“我也不知道花花太岁王胜仙恶霸在哪里住，我脸上带着气，打听人家，就许人家不告诉我。再说我拿着刀满街走，也不是样子。我自己先把刀暗带起来，定定神再问人。”自己找了个地方，微然定定神，天色已然黑了。周堃见有过路人，这才说：“借光，大理寺正卿花花太岁王胜仙在哪里住？”这人说：“由此一直往北，见路北有一座庙叫狼虎庙，由庙前一直往西，就是秦和坊，头一座大门是秦相府，往西走隔十几个门，由西数头一个大门，那处大的房子，那就是花花太岁王胜仙的住宅。”周堃打听明白，当时这才够奔秦和坊，要杀王胜仙的满门家眷。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二回 合欢楼姐弟同受困 凤山街师徒定奇谋

话说铁头太岁周埜问明白道路，顺着大街往北，果然见有一座狼虎庙。这才往西，到了西头一瞧，果然路北的大门门口有一乘大轿，多少马匹从人，门堂里点着大门灯，外面站着许多的官差，抬轿的轿夫。原本是京营殿帅陆炳文今天没走，给王胜仙贺喜。师生在客厅摆酒，开怀畅饮，王胜仙打算今天痛饮一醉，晚间好洞房花烛，跟美人成亲。周埜由外面来到大门洞里，家人问：“找谁？”周埜说：“可是花花太岁王胜仙在这里住？”家人说：“你要反哪？这是王大人住宅。”周埜一听是王胜仙的家，拉出刀来，照家人就是一刀，人头滚落在地。家人一乱，周埜摆刀乱砍，往里就走，逢人就砍，遇人便杀，杀了有十数个人。周埜一想：“这宅院子大了，不知道姐姐在哪里？救姐姐要紧。”想罢揪住一个家人，周埜一举刀说：“我且问你，王胜仙骗来那个妇人周氏在哪里？你告诉我实话，我不杀你。”这家人吓得直哆嗦说：“大太爷饶命！我告诉你，出西边角门。穿过一层院子，往北是花园子，有五间合欢楼，在那楼上呢。”

周埜听明白，把这个家人也杀了，一直够奔西角门，穿过一层院子，果然来到了花园子。见正北有五间楼房，楼窗灯影朗朗，人影摇摇，周埜登楼梯上去一看，见姐姐周氏捆着二臂，有四个婆子还解劝呢。周埜一摆刀，“噗哧噗哧”把四个婆子杀了，说：“姐姐跟我走。”过去把周氏绳扣解开。这时就听楼下一阵大乱，

齐喊嚷：“拿！别叫他跑了。”周氏一看说：“兄弟你快把刀给我，我一抹脖子，你快逃命罢。”周堃说：“姐姐不要寻死，我背着你走。”周氏说：“你看外面人都围上了，你快设法走罢！我反正不能落到恶霸手里，你要不逃命，连你也饶上了。”周堃说：“姐姐别死。”再一看楼下，人都满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一般，各持刀枪棍棒。

原来周堃一进来，在门口一杀人，就有人报与王胜仙。王胜仙赶紧传话，叫家丁人等，看家的护院的拿人，尽他家里就有百余个家丁，大众各抄家伙，追到合欢楼，把楼就围了。周堃见楼上有一根顶门的杠子，他抄起来站在楼门一堵，说：“哪个不怕死的上来！”众家人喊嚷，都不敢上楼。王胜仙同陆炳文也来到花园子，有众人围随保护着，王胜仙传话：“谁要是把杀人凶手拿下来，赏银二百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听这句话，有胆子大的就往头上冲，刚一上楼梯，上到三四层，就被周堃用棍点下来。再有人上去，被周堃一棍，把脑袋打碎了。内中有两个护院的，是亲兄弟，二人商量说：“兄弟你上楼梯，我爬到栏杆，叫他首尾不能相顾。”周堃有主意，见一个爬栏杆奔楼窗，一个奔楼梯，周堃先把上楼梯的用棍打下去，这个刚爬到栏杆，周堃赶过去一棍，正打在天灵盖，给打下来了。一个个又都不敢上前了，周堃口中喊嚷：“哪个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大众家丁一听，齐声喊嚷：“那个太岁爷厉害呀！”正在这般景况，外面喊声大振，来了无数的官兵。原来陆炳文早传下令去，调本衙门两员官，五百兵，知会城守营各官厅，陆步两营齐来拿贼。大众一聚会来了，真有几千官兵衙役，各掌灯球火把，长枪大刀，短剑阔斧，就把合欢楼四面围了个滴水不通。众人乱嚷拿，可都不敢前进，这个

说：“二哥你头里上呀！”那个说：“我当这份差，每月挣豆子大的一点银子，卖命不干。你要贪功，你上楼呀！你瞧这位太岁爷，拿着明晃晃的刀，又是木杠子，谁不怕死，谁就往前进。”大众虽围着不往前上，周堃也是着急，下不来，不能把姐姐救了走。

正在危急之际，只听外面一声喊嚷：“尔等让路，天王来也！”有一人身高九尺，蓝脸红胡子，手中一条铁棍，由官兵后面乱打，这些官人真是挨着的就死，碰着就亡，着了一下筋断骨头伤。官兵大众一乱，说：“天王厉害呀！”众人往两旁一闪，这位天王打了一条血路，直奔合欢的楼梯而来，周堃一看这人脸上抹着蓝靛，挂着红胡子，周堃赶紧就问：“什么人？”这人说：“周贤弟，是我。”周堃听说话口音甚熟，又问：“哪位？”天王说：“且到里面再说。”

书中交代，来者这位天王，是怎么一段事情？原来周堃跟杨猛、陈孝分手之后，杨猛、陈孝无法，也不能拦周堃，二人一直够奔灵隐寺而来。来到庙门首，陈孝一道“辛苦”，门头僧问：“找谁？”杨猛陈孝说：“济公可在庙里？”门头僧说：“你二位找济颠呀？”陈孝说：“是”。门头僧说：“别提了，这个济颠可真恨！一早起来，他就走出去一天，晚上非关山门他才回来。我们打算把他关到外头，老不行。往山下瞧二里多地远，瞧不见他，我想这关山门他可赶不上了。刚一关门，焉想到他伸进一条腿来，说：‘别关，还有我哩。’天天如此。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哪时关门，哪时他回来。今天你们二位来的巧了，由早晨他就没出去，在大雄宝殿拿狮子呢。你们二位瞧瞧去罢！”杨猛、陈孝二人立刻进了庙，来到大雄宝殿一瞧，果然济公在大雄宝殿拿狮子呢。杨猛、陈孝二人赶紧行礼，和尚说：“你两人做什么来了？”杨猛陈孝二

人说：“师傅，应了你老人家的话了。”和尚说：“应了我什么话了？”陈孝说：“现在窦永衡打了官司了，他媳妇被花花太岁王胜仙诓了去，求师傅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设法救他才好！”和尚点了点头说：“我救他，你二人附耳如此如此。你二人先走，咱们不见不散，准约会。”杨猛、陈孝点头答应，竟自去了。

和尚穿上了僧袍，出了灵隐寺，一直往前走，进了钱塘关，走了不远，见对面来了一个人，身高几尺，面似乌金纸，环阔眉目，正是探囊取物赵斌。一见济公连忙上前行礼，说：“师傅，一向可好？”和尚说：“赵斌呀，今天你不用卖果子了，我烦你点事。”赵斌说：“师傅有什么事，只管说。今天我正心里发烦，不爱做买卖呢。”和尚说：“我这里有一封柬字，你拿着到凤山街，就是你头一天卖果子那家，他叫铁面天王郑雄。送去交到门房，他必有应酬你，你就在那里等我。”赵斌点头。济公写了一张字柬，交给赵斌，赵斌把果筐提起来，一直够奔凤山街。来到郑雄门首，一道“辛苦”，家人一看，说：“这不是那位卖果子的么？你找谁呀？”赵斌道：“我奉灵隐寺济公之命，来给郑爷送信。”家人说：“你认识济公么？”赵斌说：“济公是我师傅。”家人一听说：“呵！你贵姓呀？”赵斌说：“我姓赵。”家人说：“你是济公的徒弟，我们大爷也是济公的徒弟，你跟我们大爷还是师兄弟呢！你在这门房坐坐，我给你进去回禀。”

赵斌来到门房，家人把书信拿进去，郑雄正在书房跟牛盖说闲话呢。日前把牛盖带到家来，一问牛盖哪里人，他说是巡典州的人，问他姓什么，他说姓牛，叫什么，叫盖，郑雄问他别的话，他也说不清楚，郑雄倒很喜爱他，把牛盖留在家里坐着。早晚没事，教给牛盖人情世态，说话礼路，他就是太浑，也有明白的，

也有不明白的。今天二人正在书房坐着，家人把书信拿进来，说：“外面来了一个姓赵的，说是灵隐寺济公叫他来给送信。”把信呈上去，郑雄打开一看，心中明白，叫家人把赵斌让到厅房去，给他预备几样菜，灌一壶酒，就提济公说了，叫他在这里等着，至迟二更天，济公必来。便叫家人买一百钱蓝靛，再买一挂唱戏用的红胡子，交给赵斌，等济公来了，自有吩咐，又教把铁棍拿出来给他。家人点头答应，出来说：“赵爷，我们大爷说了，请你到厅房去坐着喝酒。济公有话，叫你在这一等，至迟二更天，济公必来。”赵斌点头，这才到书房，家人擦抹桌案，把酒菜摆上，赵斌自斟自饮喝起来了。家人把蓝靛红胡子都买了，将郑雄的铁棍拿出来，交与赵斌。赵斌问：“做什么？”家人说：“等济公来了，他老人家自有吩咐。”赵斌就在郑雄家喝着酒。

少时天色掌灯，吃喝完了，天有初鼓以后，外面济公来了。只见他背着一个大包袱，赵斌说：“师傅，背的什么？”和尚把包袱打开，众人一看，全都目瞪口呆。不知包袱包的何等物件，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三回 改形象暗救贞节妇 施佛法火烧合欢楼

话说济公禅师来到郑雄家中，背着一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五身衣裳。有青布缨翎帽，青布靠衫，皮挺带，薄底鹦脑窄腰快靴，连裤子腿带袜子全有，整整五份。赵斌一看，说：“师傅，这衣裳帽子是哪来的？”和尚说：“我偷来的。”书中交代，还是真偷来的，这话不假。原来仁和县有一位班头，姓焦，在钱塘关外住，家里就是一个妻子孙氏住着，独院独门，三间北房，一间茅楼。素常孙氏就不正经，常与人私通。焦头出去办案去了，仁和县衙门中散役，都常到焦头家里去，跟孙氏不清楚。今天焦头出去办案不在家，他们凑了五个人到焦头家里去，孙氏一见，说：“诸位兄弟哥哥来了。”大众说：“来了。”这个打酒，那个买菜，众人喝起来了，乱说乱闹乱玩笑。喝完了酒，五个人说：“焦大嫂子，我们都不走了。今天焦大哥不回来，咱们凑一夜。”孙氏说：“不走就不走了，你们都住下吧。”这五个人都欢天喜地，也有点醉了，全把衣裳脱了，五个人赤身露体往炕上一躺。众人刚躺下来，就听外面叫门说：“开门来。”孙氏一听，说：“可了不得了，我男人回来了。”这五个人吓得三魂皆冒，说：“这可怎么办？”孙氏说：“你们快藏到茅房去吧。”这五个人顾不得穿衣裳，都藏到茅房去。孙氏赶紧把五人的衣服帽子靴子裤子带子捡到一处，用包袱包起来，那才出来开门。把门开开一瞧，并没有人，孙氏心中纳闷，找了半天真没有，复返回来。到屋里一瞧，五个人的衣

服完全丢了，就忙把五个人由茅房叫出来说：“我男人并没回家，你们的衣裳可都丢了。”这五人一听愣了，说：“怎么办呀？”孙氏说：“你们快走罢，要等天亮还怎么走？”五个人无法，跑了出来，溜着墙根走，怕碰见熟人。偏巧有过路人，打着灯笼，这五个人越溜墙根，人家越要照照，一瞧还是熟人呢，说：“你们几位头儿，怎么光着身子？敢是输了？”五个人说：“不是，我们洗澡去，刚脱了衣裳，澡堂子着了火，我们吓的跑出来了。”这人说：“哪个澡堂子着了火，怎么没听见打锣呀？”这五个人说：“许是把火救灭了。”用话遮盖过去，这五个人各归各家。这五个人好找便宜，这也是报应，衣裳原是被济公偷了去。和尚拿着五身衣服，来到郑雄家见了赵斌，叫赵斌拿着三身衣服，附耳如此这般这样这等。

赵斌把话记住了，用蓝靛抹了脸，挂上红胡子，拿着铁棍，一直够奔泰和坊。来到王胜仙的门首，往里就闯，摆棍见人就打，口称天王来了，打了一条大路，来到合欢楼。上了楼，周堃问：“谁？”赵斌说：“我是探囊取物赵斌。”周堃原与赵斌也认识，说：“赵大哥打哪来？”赵斌说：“我奉灵隐寺济公之命，前来搭救你姐弟二人。我带来三身官人的衣裳靴帽，你同你姐姐都换上，我也换上。济公说了，见楼下旋风一起，你我就下楼逃走，这叫鱼目混珠。”周堃赶紧说：“姐姐换上吧。”周氏这才把靴子穿上，用绳子扎好，套上青布靠衫，腰系皮挺带，戴上纓翎帽。周堃也换好了，赵斌也把胡子摘了，把壮士帽揣在怀内，换上官人这身衣服。刚才换好，就见楼下起了一阵旋风，刮的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周堃同周氏、赵斌趁此下楼，赵斌在头里，周氏在当中，周堃在后面，分着众人就往前走。大众官兵被风刮的睁不开眼，

这三个人都是官人打扮，众人瞧见，也不介意。本来官人太多了，各衙门的全有，谁能准认得谁？再说刮风刮的也顾不得睁眼。三个人闯出重关，不敢奔前面走，奔后面花园子角门，把门开开，出了角门。周堃说：“哎呀，两世为人了！”

这句话尚未说完，只见对面来了两个人，都是纓翎帽，青布靠衫，腰系皮挺带，薄底窄腰鸚脑快靴。这两个人用手一指，说：“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往哪里逃走？”周堃赵斌一看，说话这两位非是别人，正是杨猛、陈孝。书中交代，和尚在郑雄家打发赵斌走后，和尚出去找着杨猛、陈孝，把两身官人的衣裳给了杨猛、陈孝，叫他们换好了，一同来到王胜仙的后花园子角门，等候周堃周氏、赵斌。嘱咐杨猛、陈孝几句话，和尚先进了后花园子，施展佛法，起了一阵怪风，周堃同周氏、赵斌才混出来。杨猛、陈孝一瞧是周堃，赶紧过来说：“周贤弟，多有受惊了！济公叫我二人在此等候，叫赵贤弟回家，不必管了。周贤弟先同你姐姐到我家去，济公说了，明天必搭救你姐丈窦永衡。”周堃点头，同周氏跟杨猛、陈孝走了，赵斌自己回了家，这话不表。

单说和尚来到里面花园子一施展佛法，这些官兵这个说那个：“你为什么打我？”那个说：“我这只手拿着火把，这只手拿着灯笼，我怎打你了？”那边就说：“你为什么拧我？”那个说：“你为什么掐我？”大众一乱，这个跟那个揪起来了，那个跟这个打起来了，这个把火把捺了，那个把灯笼捺了。灯笼捺在楼上，一着凡火，勾引神火，展眼之际，把合欢楼着了烈焰腾空。真是：

南方本是离火，今朝降在人间。无情猛烈性炎炎，大厦宫室难占。滚滚红光照地，呼呼地动天翻。犹如平地焰山，立刻人人忙乱。

王胜仙一瞧火起来了，急得直跺脚，疑惑把太岁、天王、美人都烧死楼内。太岁、天王烧死倒不要紧，心疼把美人也烧死了，连忙吩咐人救火。大众怎么用水浇也不灭，展眼之际，把一座合欢楼烧了个冰消瓦解。天光也亮了，火也烧完了，王胜仙心中自是丧气，许多家人被太岁杀了，也有被天王打死。这件事，又不敢告诉秦丞相，怕秦丞相究起底里根由，反倒抱怨他。王胜仙无奈，死一个给五十两银子办白事，叫各家的尸亲把尸领回去，这叫乐没乐成，反闹了个天翻地覆，他也该当遭这样的恶报。

和尚早就走了，天刚一出太阳，济公来到京营殿帅衙门口。衙门对过有一座小酒铺，刚挑开火，有几位喝酒的都是做小买卖的，一早出来赶市，也有卖菜的，也有这卖耍货的，都在酒铺来喝酒。和尚掀帘子进去，内中有认识的，说：“济公这么早，打哪来呀？”那个说：“圣僧，这边喝酒。”和尚说：“众位别让，我和尚今天心里愿，我等着见刑廷大人，非得打官司不可。”众人说：“济公你老人家一个出家人，跟谁打官司呀？”和尚说：“别提了，昨天我们庙里应了一家佛事，应得是七个人接三。偏巧我们庙里和尚好忙，不够七位，去五位还短一个。这四位和尚好容易找了一个秃子，凑着去了。接完了三，本家说：‘我们有一锅煮饭，给和尚吃饭，可得饶一台焰口。’本来我们这几个和尚都是饿疯了，一想既给烫饭吃，就饶一台焰口，也不算什么。焉想到把焰口放完了，本家就挑了眼了，他说：‘正座嗓子不好。’不肯给钱。三说两说说翻了，打起来。人家本家人多，把我们那四个和尚都给打了，就是没打了我。”众人说：“济师父，你打了人家了？”和尚说：“没有，我跑出来了。要不跑出来，也就叫人家打了。我非得告他，念完了经，打和尚，那可不行。”众人说：

“济公，把气消消，这也不要紧事，不必见刑廷大人，官司不是好打的。”说着话，过来一个人说：“圣僧，慈悲慈悲，我有个舅舅，寒腿痛的下不了炕，求你老人家给点药。”又一个说：“我拜兄弟的母亲，痰喘咳嗽，老病复发，求师傅慈悲慈悲，赏些药吧！”和尚说：“今天我一概不应酬，过了今天，哪天都行，今天我心里烦得了不得了，非得等着见刑廷。”

正说着话，就听外面轰赶闲人，说：“闲人散开，刑廷大人回来了！”本来刑廷大人出来威严大了，头里鞭牌锁棍刽子手，前护后拥一大片。众人看热闹，只是刑廷大人坐着轿子刚到，和尚一声喊嚷：“冤哪！”过去一把揪住轿子，和尚一使劲，就听“咯嚓”一声，轿杆断了。不知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四回 见刑廷法术惊奸党 请济公神方买良药

话说济公禅师一声喊嚷“冤枉”，过去一伸手，把轿杆揪住。“咯噔”一响，轿杆就断了。轿子往前一栽，刑廷陆大人几乎摔出来。他在轿内往前一冲，把二品纱帽掉下来。偏巧一滚，滚到撒尿子窝里，轿子也不能坐了，纱帽也不能戴了。陆炳文勃然大怒，吩咐把和尚锁上，自己赌气，走进衙门去。官人把和尚锁上，带着来到班房。官人说：“和尚你好大胆子，竟敢把刑廷大人的轿子按断了？回头你有过乐了。”和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股子劲，就把大人弄出来了。”官人对和尚说：“你回头见了大人，也这样说，可别改。”和尚说：“那是自然。”

正说着话，就听梆点齐发，大人升堂。陆炳文这个气大了，到衙门换上帽子，立刻传伺候升堂，吩咐带和尚。官人立刻把和尚带上来，陆炳文原打算和尚一上来，不容分说，拉下去重重责打，方出胸中的恶气。哪知和尚一上来，陆炳文尚未说话，旁边过来一个家人，在陆炳文耳边说：“大人，这个和尚可打不得的，乃是灵隐寺的济公。他是秦丞相的替身，大人要打他，岂不是羞辱秦丞相么？”陆炳文一听，心说：“怪不得他这样放荡不羁，敢情是我师伯的替身，怎可打下的？”自己无奈，把气压下去说：“和尚，你是个出家人，做事不可这样粗鲁呀！就是有什么冤枉之事，也可以慢慢说呀！”和尚回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请大人不必动怒。”陆炳文刚要下台，就说道：“既是你不是存心，我念

你是出家人，不怪罪你，你下去罢。往后须要安分。”也就算完了。焉想到和尚偏不这么说，和尚说：“我和尚实在冤枉！昨天晚上，我们庙里应了一件佛事，是七个人接三，庙里忙，和尚不够了，剩下四个和尚，添上一个秃子，共去了五个人。接完了三，本家说给烫饭吃，叫饶一台焰口，我们和尚本都饿疯了，就吃了烫饭，给饶了一台焰口。焉想到念完了经，本家说‘正座嗓子不好。’不给钱，还把我和尚打了。我来一喊冤，也不知怎么一股子劲使猛了，把大人给弄出来。”

陆炳文一听和尚说的太不像话了，当着这许多的官人，若再不打和尚，太下不去了。陆炳文一想：“我先打了他再说，若秦相问我，我再到秦相跟前去看罪，就说我不知道是秦相的替僧，大概也不致为和尚把我丢官罢职。”想罢，一拍惊堂木说：“僧人，你好大胆量，满口胡说，搅扰官署重地，拉下去给我重打四十板！”掌刑的答应：“是。”翻过来一拉和尚道：“走。”和尚大声说：“我要挨打了。”官人说：“你嚷什么！”和尚说：“我要嚷。”官人把和尚拉下堂去，按倒就地，一个骑着和尚的脖子，一个按着腿，掌刑的刚把板子拿过来要打，忽然大堂以前起了一阵怪风，刮的人人都不能睁眼，按人的也不能睁眼，掌刑的也睁不开眼。

正刮着风，陆炳文在堂上坐着，好好的忽然肚子臃起来，臃的有犬皮鼓相似，自己两只手够不着肚脐。陆炳文心里一迷，连说：“别打。”官人自然就不能打了。陆炳文自己用手就掀胡子，展眼三绺胡子揪下两绺来，从人说：“大人这是怎么的了？”赶紧把陆炳文搭在内宅去，有官人暂把和尚看押起来。陆炳文来到内宅，夫人少爷小姐一瞧，都急了，说：“大人这是怎么的了？方

才好好的，片刻的工夫，肚子会胀这么大？你们快给请医生去罢。”家人慌慌张张出来，就把隔壁卖药的先生姓王请来了，这位王先生叫做三元会。怎么叫三元会？只因他给治好了三个人，一个牙疼，一个长大疮，一个长痔疮，三个人都是他治好了后，三个人给他挂了一块匾，写的是“三元会”，故此众人都叫他三元会。这位王先生，本来少读王叔和，未念药性赋，不懂的切脉，什么叫浮沉迟数，用药那叫热寒温凉，谓为五脏六腑，哪论阴阳五行，一概素常就是糊饭吃。

今天把他请到内宅，陆炳文在帐子里伸出手来诊脉，夫人小姐婆子丫环都在屋中围侍，得病不避医家。王先生听说肚子大，他错疑是姨奶奶分娩急。本来陆炳文的手十指尖尖，王先生把医家的规矩都忘了，一进门应该望闻问切，他也不问是谁，伸手一诊脉，装模作样半天，王先生说：“不要紧，这是要生产，你们快去请收生婆吧。”夫人一听，说：“快把他赶出去。”王先生还说：“我说是喜，夫人不信？”夫人说：“这是我们大人。”王先生一听，没的说了，被家人把他赶出去了。夫人说：“你们这些奴才，没有能办事的，请这样的狗先生。快出去请名医去！”家人说：“临安城就有两家名医，一位赛叔和李怀春，一位指下活人汤万方。”夫人、少爷说：“不拘把哪位请来都行。”家人复又去了。

少时把赛叔和李怀春请到。他给刑廷诊脉，说：“大人这个肚子可奇了，我看六脉平和，内里十二经并没有病，这个肚子我瞧不了。”夫人说：“先生瞧不了，谁还能瞧的了呢？望先生指示。”李怀春说：“我瞧不了，汤万方也瞧不了，就有一个人可能治，手到病除。”夫人说：“谁呀？”李怀春说：“灵隐寺济公长老。前者

我在秦相府看病，二公子秦桓得着大头瓮，我也瞧着脉理没病，就是济公治好了。非请他老人家来，别人治不了。”家人在旁边言道：“灵隐寺济颠僧，在我们衙门班房锁着呢。”李怀春说：“原来如是，快去请他。”夫人问：“为甚么锁着？”家人就把方才之故一说，夫人说：“你们快把和尚请来，只要把大人的病治好，我的主意把他放了。”家人跑出来，到了班房，本来这个家人也不会说话，说：“和尚，我们夫人叫你进去呢。”和尚说：“你们夫人叫我，我怕落口舌，言言语语不好听。”家人说：“和尚，别胡说，我们夫人叫你进去，是给大人治病。”和尚说：“治病呀，你告诉你们夫人，说我和尚刷了。”家人一听，说：“好和尚，你真找着要打？我就照你这话回去。”家人来到里面说：“回禀夫人，和尚不来，他说刷了。”夫人一听不懂这句话，说：“什么叫刷了？”李怀春说：“夫人可以派少爷亲身去请，见了和尚说几句谦词话，和尚就来了。”夫人说：“好，少爷你同家人请去。”少爷答应，连忙同家人来到外面，说：“圣僧，你老人家慈悲慈悲吧，我父亲得了大肚子，求圣僧给治罢！”和尚说：“既是少爷你来请我，和尚就去给瞧瞧，可不定治得好治不好。”和尚这才往里走，少爷先叫人把和尚的铁链撤去。

话说这位少爷倒很恭敬，本不是陆炳文的亲儿子，是抱来的。他家里是大杂拌，他这位夫人当初本是勾栏院的妓女，陆炳文原系四川人，带着三万银子来京乡试，他就在勾栏院一嫖，认识这个妓女，名叫翠红。陆炳文也没乡试，把三万银子都花到翠红的身上，后来只落得分文皆无，连盘费都没有，也不能回家了。倒亏着翠红一番恻隐之心，看陆炳文实不得了局，翠红就把陆炳文留在勾栏院，在门房管管帐，买买东西。后来翠红手里，存了

到有两万多银子，自己一想：“将来青春一过，又该如何？”看陆炳文倒是饱学，她跟老鸨儿一商量，要跟陆炳文从良。出来就花钱给陆炳文捐了一个小武职官，得了实缺，居然翠红是个官太太，老鸨儿就是岳母老太太。买了一个姑娘，就是小姐，抱了一个孩儿，就是公子少爷。后来陆炳文拜了王胜仙做老师，官运也好，又有人情，未到十年，就做了刑廷，翠红就是夫人了。今天少爷把济公请进来，李怀春赶紧站起来说：“圣僧，你老人家来了！”和尚说：“李怀春，你尽给我和尚找事。”李怀春说：“这病非师傅治，别人治不了。”和尚哈哈大笑，立刻要施佛法度脱陆炳文，施展神通搭救窦永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五回 秉良心公堂释好汉 访故友夫妻得团圆

话说济公禅师来到里面给陆炳文一看，夫人少爷小姐都说：“圣僧，你慈悲慈悲吧！”和尚说：“我看大人这病，我说出来，你们准都不信。”夫人说：“圣僧说罢，焉有不信之理？”和尚说：“大人这肚子是胎。”夫人一听一愣，心说：“怪不得方才那个先生说是胎，这和尚也说是胎。”连忙问道：“圣僧，你看是胎怎么办呢？”和尚说：“这可跟旁胎不同，大人这是一肚子阴阳鬼胎，非得把胎打下来才能好。我和尚开个药方，到李怀春的药铺去取药去。”李怀春说：“好，师父开吧。”立刻家人拿过笔来，和尚背着人写好封上，交与家人，大人也不知和尚开的什么药。家人拿着去了。

到了李怀春药铺，把字柬交到柜上，家人说：“你们先生在我们大人衙门坐着，这是灵隐寺济公开的方子，叫我来取药。”药铺伙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天理良心一个，要整的，公道全分。”药铺一看，说：“管家，你把药方拿回去吧，我们药铺没良心。”管家说：“你们药铺没有良心？”伙计说：“不但我们没良心，是药铺都没良心。”管家无法，回到里面说：“回禀夫人，药没配来。”李怀春说：“怎么？我那药铺是药皆有，怎么会没配来呢？”家人说：“你们药铺没良心。”李怀春说：“为什么我们药铺没良心？”管家说：“他说是药铺都没有良心，没有这味药。”陆炳文说：“这药方拿来我看看。”家人把方子递给陆炳文，一看是：

“天理良心一个，要整的，公道全分。”陆炳文一想，说：“这药不用费钱，自己就有良心。”和尚说：“你只要有良心，就好的了。”陆炳文说：“传，伺候升堂。”家人说：“大人这个样子，升得了堂么？”陆炳文说：“升堂，升堂！我做得亏心事，我知道非升堂好不了。”他刚一说升堂，肚子就往回抽。李怀春说：“大人升堂办公，医生要告辞了，我还要到别处去看病。”说罢竟自去了。

且说陆炳文立刻命家人搀着，升坐大堂，给和尚搬了一个座，就在旁边坐下。陆炳文吩咐拿着监牌，提王龙、王虎、窦永衡，手下原办马雄答应，立刻到监里把王龙、王虎、窦永衡提上堂来。二个人在堂下一跪，陆炳文说：“王龙、王虎在白沙岗抢劫饷银，杀死解饷职官，有窦永衡没有？你两个人可要说公道良心话。”王龙、王虎一想：“前者已然都画了供，大人这又问，久状不离原词，我二人改不得口。”想罢，说：“大人，有窦永衡。”陆炳文勃然大怒，一拍惊堂木说：“你这两个人混帐！拉下去给我重打每人四十大板！”掌刑的答应，立刻把王龙、王虎拉下去。打完了，陆炳文又问：“王龙、王虎，你两个人说实话，到底有窦永衡没有？”王龙王虎一想：“这必是窦永衡的人情到了，大人要拷打我二人，倒别改嘴，一口咬定。大概要把窦永衡办了，我二人许把性命保住。”想罢说：“实有窦永衡。”陆炳文说：“你这两个东西实找打，再给我每人重打四十！”立刻又打，打完了又问。王龙、王虎一想：“这可真怪，前者我二人拉窦永衡之时，倒没打，这是怎么缘故呢？”二人还不改口。陆炳文又吩咐打。把两人连打了三次，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陆炳文说：“你两个要不说良心话，我生生把你两个打死。到底有窦永衡没有？”王龙、王虎一想：“这个刑受不了啦！再说有，还是打。”二人无法，

说：“回禀大人，没有窦永衡。”陆炳文说：“这不错了。人说话要良心，本部院有良心。我知道窦永衡是好人，你两个人仇攀，是没有窦永衡。”吩咐：“来呀！把窦永衡的锁镣砸了，我将他当堂开放。”

旁边众官人一瞧，大人这是无故疯了，书办赶紧过来说：“回禀大人，窦永衡在白沙岗打劫饷银，杀死解饷职官，情同叛逆。再说大人已然都定了案，奏明皇上，大概这个案必是立决，不久就有旨意下来。大人这里把窦永衡放了，那如何使得？”陆炳文说：“你休要多说，我有良心。皇上他没我大。大凡现官不如现管，我要放窦永衡，皇上他管不了我。”书办一听，这更不像话了，说：“大人要放窦永衡，书办了不了，大人先把书办革了倒好。”陆炳文说：“革你不费事，来贴革条，先把他革了。”立刻写了革条贴上。原办马雄也过来给刑廷磕头说：“回禀大人，窦永衡放不得的。”陆炳文说：“怎么？”马雄说：“大人请想，窦永衡谋反大逆，已画了供，大人给秦丞相行了文书，秦丞相已然知道。大人再把他放了，秦丞相再要问这案，大人怎么办？”陆炳文说：“你放屁！秦丞相他管不了我的事。他做他的丞相，我做刑廷，他管不着我，我有良心，窦永衡是好人。”马雄说：“大人要放窦永衡，先把下役革罢。”陆炳文说：“革你不费事，来贴革条，把马雄给我革了。”手下众官人，一个个吓的往后倒退，谁一拦就革谁，众人都不敢言语了。陆炳文吩咐：“来人，把窦永衡手铐脚镣砸开了。”手下官人立时把窦永衡的大三件摘了。陆炳文说：“窦永衡，本部院知道你是被屈含冤，你是个好人，我将你当堂开放。”

窦永衡心中纳闷，心说：“这是怎么一段情节？”抬头一看，

济公在旁边坐着呢。窦永衡倒瞧着发愣，和尚说：“混蛋，你还不快走！等他明白过来，再叫人把你锁上呢！”窦永衡这才明白，赶紧往外走。来到衙门门首，就听门口众官人大家纷纷议论，这个说：“咱们大人无故放窦永衡，这事可新鲜！”那个说：“你听信罢，早晚他这个刑廷决做不长了。”窦永衡一出衙门，只见对面两个骑马的，都是长随路打扮，来到刑廷衙门门口，翻身下马。来者这两位骑马的，非是别人，乃是秦丞相两位管家大人秦安、秦顺。皆因陆炳文把济公锁了，街上全都吵嚷动了，传到秦相府。秦相府的家人，都感念济公的好处，前者济公初入秦相府之时，是家人每月多增三钱银工钱，是济公出的主意。今天听说刑廷把灵隐寺济公锁了去，有人回禀了四位管家大人，大管家秦安一听，说：“好一个胆大陆炳文，竟敢把相爷的替僧锁去了，这分明是羞辱丞相爷的脸面！”立刻进去一回禀丞相，相爷一听，大大不悦，叫家人：“拿我的片子，赶紧到刑廷的衙门，就说我请济公即刻就来。”管家秦安、秦顺拿着相爷片子，故此忙奔刑廷衙门来。

不言讲二位管家请济公，单说窦永衡出了龙潭虎穴，自己有心回家吧，又不敢回去，遭这样官司，不晓得家里抄了没抄。自己一想：“先到杨猛、陈孝家去打听打听，再作道理。”想罢，这才来到杨猛、陈孝门首。一打门，杨猛、陈孝正同周堃在里面一处谈话，听外面打门，陈孝出来开门，一看是窦永衡，陈孝倒一愣，说：“窦永衡你怎么会回来了？”窦永衡说：“陆炳文当堂把我放了，到里面我细对兄长说。”陈孝说：“你来好了，你妻子也在这里，你内弟周堃也在这里，你进来吧！”窦永衡同着陈孝来到里面，周堃一见说：“姐丈，你怎么会回来了？官司怎么样了？”

杨猛一瞧也乐了，大众彼此行礼。窦永衡就把方才陆炳文当堂开放，怎么革书办官人，济公在堂上坐着，这话从头至尾细述一遍，杨猛、陈孝、周堃三个人方才明白。窦永衡就问周堃：“你打哪里来？”杨猛、陈孝说：“窦贤弟，你还不知道，你的官司被人家买盗攀脏入了狱，你妻子被花花太岁王胜仙诓了去，搁在合欢楼。”杨猛、陈孝就把以往从前，怎么找济公，怎么周堃到王胜仙家里杀人，济公怎么施佛法把众人救出来，火烧合欢楼之事，如此如此一说。窦永衡一听，吓的毛骨悚然，说：“原来有这些事，令人可怕！”陈孝说：“这件事要没有济公，可就了不得了。窦贤弟你今天既来了，咱们是合家欢乐，我预备点酒菜，痛饮一番。今天听听信，明天你们哥俩带领弟妹好逃走，临安是住不得了。杨贤弟，你陪着窦贤弟、周堃弟说话，我去买菜去。”说着话，陈孝出去买菜。工夫不大，见陈孝回来了，什么菜也没买来，脸上颜色更变。众人问：“怎样陈兄长没买菜来？”陈孝说：“了不得了，京营殿帅传下令事，水旱十三门紧闭，各街巷口扎住官兵，按户搜拿窦永衡。”众人一听，唬的神魂皆冒。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陆刑廷令下捉强盗 美髯公闻信挡官兵

话说美髯公陈孝出去买菜，见街市上都乱了。听说京营殿帅下了令，水旱十三门紧闭，按户搜拿越狱脱逃江洋大盗黑面熊窦永衡。书中交代，怎么一段事呢？原本刑廷陆炳文把窦永衡放走之后，秦相府派管家把济公也请了走了，陆炳文就问手下人：“王龙、王虎在这跪着做什么？谁叫他们出来的？”手下人说：“大人不是把书吏革了？把马雄也革了？把窦永衡放了么？”陆炳文说：“谁把窦永衡放的？”手下人说：“大人叫放的，莫不是大人方才的事忘了么？”陆炳文一想，真仿佛心里一糊涂，如做梦一般，渺渺茫茫，有点记得，自己唬的惊惶失措。窦永衡已然定了案，奏明圣上，这如何放的？立时吩咐赶紧传我的令，水旱十三门紧闭，知照各地面官厅把守，左右两家搜一家，官至三品以下，勿论什么人家按户搜查。叫他们不能说他放走窦永衡，只说拿越狱脱逃的大盗窦永衡。如有人隐匿不报，知情不举，罪加一等。如有人将窦永衡献出来，赏白银一千两。这一道令下来，水旱十三门就闭了，街市上全乱了，各该管地面的老爷，带官兵各查各段。

陈孝听见这个信，菜也顾不得买了，跑回家来。一见杨猛、周堃、窦永衡，就把这件事一说，窦永衡一听，叹了一口气，说：“二位兄长不必吃惊，我窦永衡情屈命不屈，别连累你们二位。我由后面跳墙出去，到刑廷衙门报案打官司。二位兄长设法，把我

内弟同敝贱内将他们送了走，叫他们逃命就是了，二位兄长就不必管我了。”陈孝说：“那如何使得？”杨猛说：“我倒有主意。”陈孝说：“你有什么主意？”杨猛说：“我同周埜每人拿一把刀，到花花太岁王胜仙家里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你同窦贤弟二人，够奔刑廷衙门，刀刀斩尽，剑剑诛绝，把狗娘养的杀一个鸡犬不留，咱们大反临安城。杀完了，闯出临安城，远远的找一座山，去当山大王，扯起旗来，招军买马，聚草囤粮，官兵要来了，咱们也不怕，省得受这些狗官的气。”陈孝说：“你别胡嘴乱说，就凭我们四人就要造反，那如何能行？你先别乱出主意，咱们看事做事。”

正说着话，只听外面一乱，有人打门。杨猛说：“你瞧，搜来了，我先把他们开刀。”陈孝说：“你别莽撞，待我出去跟他说。能用话把他们支走了更好，实在不行，那可讲不了。”说着话，陈孝赶紧来到外面。一开门，见门外站定了无数的官兵。有两位本地面的老爷，一位姓黄，一位姓陈，都是将巾折袖，鸾带扎腰，箭袖袍，薄底官靴，肋下佩刀。陈孝一看，两位都是熟人。陈孝故作不知说：“二位大老爷来此何干？”黄老爷说：“陈孝，咱们彼此都是老街旧邻，其实素常我们也知道你是安分度日的人。今天我们奉京营殿帅的令，按户搜查越狱脱逃的大盗窦永衡，这公事，没偏没向，不得不如此。你闪开，我们到里头瞧瞧罢。”这是跟陈孝有个认识，透着还有面子，要是到别人家，没有这些话，带人就往里闯，叫搜也得搜，不叫搜也得搜。陈孝一听这话，说：“二位老爷且等等进去，我有句话说。其实我在这地方住了，也不是住了一天半天了，素常我也没结交过匪类，也没有乱招的朋友到我家来，大概你们老爷们也有个耳闻。今天我倒不是不叫你

们众位进去搜，我这家里住着亲戚呢，我有两侄女，一个外甥女，在这住着，都是十八九岁，未出闺门的大姑娘。二位老爷带着官兵进去，叫我这几个亲戚姑娘抛头露面的，多有些不便。二位老爷既是跟我陈孝有个面子，二位先带人到别处查去，少时我把几个姑娘送走了，你们再来查。”二位老爷一听，说：“那可不行，这是官事，莫非你敢抗令不遵么？”陈孝说：“我也不敢抗令不遵，二位老爷多照顾吧，谁叫我家里赶上不便当呢。”二位老爷说：“陈孝，你家里隐藏着窦永衡呢？”陈孝说：“没有。”黄老爷说：“既是你家没有窦永衡，就有几位姑娘也不要紧，我们到里头瞧瞧，这有何妨呢？”说着话，就要推开陈孝往里走。此时杨猛早拿着刀，在二门里听着，心说：“那个球囊的一进来，我先拿他开刀。”

正在这番景况，陈孝正跟二位老爷狡辩之际，见由对面来了三乘小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来到陈孝门首，翻身下马。这人说：“陈爷，我们来接你侄女外甥女来。”陈孝一听一愣，心里说：“我说住着侄女外甥女，是信口开河撒谎，怎么真有人来接人？”看这人是长随路的打扮，并不认识。他也真是随机应变，当时说：“二位老爷，你瞧我不是说瞎话，是我家里有亲戚住着不是？人家来接了。二位老爷先候一候，等我侄女他们上了轿子走了，你们再搜，这可以行了。”黄老爷陈老爷说：“就是罢。”陈孝同着这人，带着三乘小轿子来到里面。陈孝说：“尊驾是哪来的？”这人说：“我是凤山街铁面天王郑雄郑爷教来接窦永衡。我这带来一封信，你看。”掏出来陈孝一看信，是济公的信，陈孝这才明白，赶紧叫窦永衡、周堃、周氏三个人上轿，把轿帘扣好，这人带着就走。轿子走后，陈孝说：“黄老爷、陈老爷，你们二

位带人进来搜罢。”二位老爷才带些人进去搜查。那还搜谁，自然是没有了。

黄老爷一想这个事，自己忖度了半天。这二位老爷也都是精明干练，在外面久惯办案，一见这三乘轿子来得诧异，先见陈孝不叫搜，说话言语支吾，脸上变颜变色的。这三乘轿子抬走了，见陈孝颜色也转过来了，说话也透着理直气壮了。二位老爷一想。这三乘轿子之内定有缘故，即派官人赶紧跟在后面跟着，看这三乘轿子抬到谁家去，给本地面官送信，勿论查过去没查过去，赶紧着人搜拿。官人答应遵令，在后面跟着。这三乘轿子抬到凤山街，进了一座路北的大门。官人一看，是铁面天王郑大官人家。官人立刻到凤山街地面官厅一报，这本地面两位老爷，一位姓白，一位姓杨，官人一回禀，道：“我们黄老爷、陈老爷，派我跟下来，有三乘轿子由东街杨猛、陈孝家抬来，抬到这凤山街郑大官人家去。我们老爷说，轿子里有情弊，叫我给老爷送信，赶紧去查去。”

白老爷、杨老爷一听，立刻带本汛官兵，来到郑雄门首，一道辛苦说：“我们奉京营殿帅之令，按户搜查越狱脱逃大盗窦永衡，烦劳众位管家到里面回禀一声，我们要进行搜查。”家人郑福送去回禀。郑雄原本前者有济公给他的信，叫他今天遣三乘轿子，到杨猛、陈孝家去接窦永衡夫妇和周堃，刚把三个人抬了来，家人进来回禀，说：“本地面官带兵搜来了。”郑雄一听愣了，说：“可怎么好？”心里说：“济公既叫我把窦永衡接来，这要由我家搜了去，我落个窝主，这场官司我可打不了。”自己吓得半晌无语。窦永衡说：“郑大官人不必着急，我是命该如此，别连累你老人家。我跳后墙出去。投案打官司就是了。”郑雄说：“如何使

得？济公叫我把你们救来，我又焉能把你送进牢笼？”家人郑福说：“奴才倒有主意，官人仍叫他们三位上轿子，官人骑上马带着走，作为携着出城去，就好办了。”郑雄一想，言之有理，立刻叫人备马，把轿子抬进来，复又叫周堃、周氏、窦永衡上轿子。郑雄带着轿子，出来就上马。白老爷、杨老爷问：“郑大官人上哪去？”郑雄说：“带家眷上坟。”说着话，郑雄催马同轿子就走。家人再叫白老爷到里面搜，那不是白搜么？白、杨二位老爷更有主意，一看这三乘轿子刚到郑雄家去，刚要来搜，复又把轿子抬出来说上坟，显得更有情弊。立刻派官人跟着，看出哪门，给门汛老爷送信，务要搜轿子，别放他出城。见郑雄带着轿子够奔艮山门而来，焉想到来到艮山门，门汛四位老爷带官兵拦住要搜。大概轿子想要出城，势比登天还难。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七回

佛法点化救英雄 途中难逃逢山寇

话说铁面天王郑雄，带着三乘轿子，够奔艮山门而来，心中甚是提心吊胆。刚来到艮山门，一看城门关着，门汛官厅四位老爷由里面出来。这四位老爷，一位姓王，一位姓马，一位姓魏，一位姓赵，这四位老爷原本都跟郑雄认识。本来郑雄这个人，素常最好交友，眼皮是宽的，上至公侯，下至庶民，跟他认识的人甚多。今日四位该班老爷一看说：“原来是郑爷，轿子里是什么人，上哪去？”郑雄说：“轿子里是我的内眷，今天是祭祀日子，我要出城去上坟。烦劳众位老爷开开城，我要出城。”四位老爷一听，说：“郑爷，今日可不比往日，平常也不关城，任凭来往人出入。今天有京营殿帅府的令，水旱十三门紧闭，查拿越狱脱逃的大盗窦永衡。此事关系重大，你轿子要出城，我们得掀轿帘门瞧瞧。其实咱们素常有交情，这个事公事公办。”郑雄一听，说：“众位老爷这话不对，我姓郑的，大概你们众位也知道。我平素也不与匪类人来往，我这轿子还能隐藏奸细么？这轿子里都是小男妇女，众位要瞧，在大街上多有不便。”众老爷说：“郑爷你是明白人，我们是办的公事，这个郑重，我们担不了。你要出城，不叫瞧，我们把你放出去，回头再有人，我们怎么办？叫你出去，不叫别人出去，岂不是有了偏向么？”郑雄说：“既是你们众位不瞧不叫出去，我回家不去了。”

四位老爷正与郑雄这里狡辩，焉想到有凤山街的官人赶到

说：“我们白老爷叫给众位老爷送信，这三乘轿子可别放出城去。原由东街杨猛、陈孝家搭出来，搭到郑雄家，我们老爷要查，郑雄又带着搭出来，其中定有缘故。”四位老爷一听这话，说：“郑雄你叫瞧，我们也得瞧，不叫瞧，我们也得瞧。”郑雄说：“我不能叫年轻的妇女在街上抛头露面的，我不去了，我回去就是了。”众位老爷说：“你回去，我们也得瞧。”郑雄说：“你们众位，这就不对了。我出城，你们要瞧瞧，怕带出奸细。我回去，怎么你们还要瞧呢？”众位老爷说：“郑雄，你这三乘轿子里是谁？”原本头一乘轿子是周堃，第二是窦永衡，第三是周氏。郑雄说：“头一顶轿子是我敝贱内，第二顶轿子是我侄女，第三是我外甥女，都是年轻的少妇姑娘。”众老爷说：“有窦永衡没有？”郑雄说：“我也不认识窦永衡，哪里来的窦永衡呢？”众老爷说：“既是没有窦永衡，我们瞧瞧也无妨。”郑雄说：“你们也太不讲理，真是倚官仗势。”

正说着话，只见由那边“梯他梯他”，济公来了。原本和尚由京营殿帅府大堂上，被秦相府的管家请到秦相府去。秦相一见，连忙让坐说：“圣僧因为什么，刑廷陆炳文敢把你老人家锁去？”和尚说：“相爷问我和尚，原本有点不白之冤。昨天我们庙里应了一个接三，本家一锅冷饭，叫饶一台焰口。五个和尚念完了经，本家不给钱，说正座嗓子不好，还要打和尚，把我们那四个和尚都打了，就是没打我。我要见刑廷告他，焉想到刑廷不讲理，把我锁去了。及到了大堂上，陆大人他疯了，他把大盗黑面熊窦永衡给放了。”秦相一听，说：“窦永衡白沙岗断劫饷银，杀死解饷职官，情同叛逆，我已然奏明圣上，呈请勾到，怎么他又给放了？”和尚说：“他现在已给放了，大人不信，你派人打听去。”

秦相说：“好。既是他给放了，我看圣上旨议下来，他怎办？他真要把这案放了，那可是找着被参。暂且不便管他，圣僧，在我这里吃酒罢。”和尚说：“也好。”秦相立到派人擦抹桌案，把酒摆上。和尚喝了两三杯酒，站起来要告辞。秦相说：“圣僧忙什么，喝完了再走。”和尚说：“我去瞧热闹去。现在刑廷他把窦永衡放了，他又派人传令，水旱十三门紧闭，按户搜查大盗窦永衡。”秦相说：“这事可新鲜。”和尚说：“他要自己倒乱说着话。”

和尚告辞，出了秦相府，一直来到艮山门。郑雄正跟门汛老爷在这里狡辩，怕人家搜轿子，见济公来了，郑雄连忙说：“济公来了，你是出家人，你给评评这个理。”和尚说：“什么事呀？”郑雄说：“我带着家眷，要出城上坟，他们众位老爷要搜轿子。我想在大街上，年轻妇女抛头露面的，多有不便，我说不去了。他们说不能去了，也要瞧瞧轿子里什么人。你想这事，他们众位太不讲交情了，有些不对罢？”和尚说：“不对罢可是郑雄你不对，人家这是公事，你要不叫瞧，别位走到这里也都不叫瞧了。你想人家公事，还怎么办呢？”众老爷一听说：“大师傅这是明白人。”郑雄一想，心里说：“济公这可是跟我开玩笑。他叫我拿书信轿子接的窦永衡，现在人家要搜，他倒说这些话，这可是存心叫我打这场官司。”自己无法，说：“你们瞧罢。”

众老爷说：“头一乘轿子是谁呀？”郑雄说：“是敝贱内。”众人掀轿一看，是一位白胡子老头，连郑雄一瞧也愣了。众人说：“郑雄，你不说这是你贱内么？”郑雄说：“你们没听明白，是我贱内的父亲。”众人说：“第二乘轿子是谁？”郑雄说：“是我侄女。”众人打帘子一看，是一位老太太。众人说：“这是你侄女？”郑雄说：“是我侄女的姥姥。”又问第三乘轿子，郑雄说：“是我外甥

女。”打开一看，是一老尼姑。郑雄说：“是我外甥女的师父。”众老爷说：“郑雄，你这是存心打哈哈，轿子又没有年轻的妇女，又没有窦永衡，你故意戏耍我们。开城放郑爷他们出去罢！”立时刻把城开了。三乘轿子和尚一并出了城，来到郑雄的阴宅。周堃、窦永衡、周氏下了轿子，过来给济公行礼。窦永衡说：“圣僧，你老人家真是佛法无边，搭救弟子再生。我窦永衡但得一地步，必报答你老人家的厚恩。”和尚说：“郑雄，你送给他三匹马，一把佩刀，叫他三人逃命去罢，将来你我还有一面之缘。”窦永衡又谢过郑雄，这才同周堃、周氏三人告辞。郑雄说：“你们三位打算奔哪去呢？”窦永衡说：“我也无地可投。”周堃说：“我打算同我们舍亲，暂为投奔一个朋友处安身。”说罢，拱手作别。

三个人上了坐骑，顺大路往前走，也没有准去处。道路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天，往前走，天色已晚，有掌灯的景况。三匹马正往前面走着，眼前是山口，“呛啷啷”一棒锣声，出来了数十个人，都是花布手巾缠头，短衣裳小打扮，各拿长枪大刀，短剑阔斧，把去路阻住。有人一声喊嚷：“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须留买路财。牙缝说半个不字，一刀一个土内埋。”又说：“对面的绵羊孤雁，趁此留下买路金银，饶你不死。如要不然，要想逃生，势比登天还难。”周堃一看，对面有了截路的，赶紧往前一催马说：“对面的朋友请了！在下姓周名堃，原本是北路镖头。今天我同舍亲由此路过，烦劳众位回禀你家寨主，就提我周堃今天不能上山去拜望，暂为借山一行，改日再来给你家寨主请安。”众喽兵一听，说：“原来尊驾是北路的镖头周堃，尊驾在此少候，我等回禀寨主一声。”说着话，有人往山上飞跑。工夫不大，就听山上“呛啷啷”一棒锣声，来了两百余人，

各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日一般。周堃抬头一看，为首有三骑马，当中一匹红马，骑着这人，头上戴宝蓝缎扎巾，蓝箭袖，黄脸膛，押耳黑毫，肋下佩刀，得胜钩挂着一条枪。上首一匹黑马，这人穿黑褂，皂黑脸膛，也是挂着一条枪。下首里一匹白马，这人穿白爱素，白脸膛，得胜钩上也挂着枪。三位寨主来到近前，把马一拍，问：“对面来者何人？”周堃说：“我乃北路镖头铁头太岁周堃，今日同舍亲由此路过，要借山一行，改日再谢。”这位黄脸的大寨主说：“令亲是哪一位？”周堃说：“我姐夫打虎英雄黑面熊窦永衡。”三位寨主一听，“呀”一声，说：“原来是窦大哥。”赶紧三人翻身下马，上前行礼。不知三位寨主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八回

翠云峰英雄落草 陆刑廷献媚欺人

话说周堃一提说打虎英雄黑面熊窦永衡，三位寨主赶紧翻身下马，上前行礼，说：“原来是窦兄长，久违少见。”窦永衡一看，这三位寨主并不认识，连忙答礼相还说：“三位寨主贵姓？我可实在眼生。”三位寨主说：“窦大哥是贵人多忘事，请至山寨一叙。”窦永衡说：“三位倒是谁呀？”这位黄脸的说：“提将起来，你我不是外人，此地亦非讲话之所，请上山寨去再谈。”窦永衡也不好不去，随同大众上山。来到大寨门一看，这座大寨房子不少，进了头道寨门，马匹交与从人，一直来到分赃聚义大厅落座，有手下人献上茶来，周堃说：“未领教三位寨主尊姓？”这个黄脸膛的说：“你我是五百年前一家人，我也姓周，名叫虎，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笑面貔貅。这是我两个拜弟。”用手一指那位黑脸的说：“他叫铁背子高珍。那位白脸的叫黑毛蚤高顺，这座山名叫翠云峰。窦兄长，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周堃说：“别提了，我姐夫在临安城寄居，无故遭了一场不白之冤的官司，幸亏遇见一位高僧，将我等救出龙潭虎穴。我打算同我姐夫投奔一个朋友去，由此路过，遇见三位寨主，不知三位寨主怎么认识我姐夫？”周虎说：“我弟兄三人，在此久候多日，奉上命委派我等在此。久闻窦兄长威名远震。今幸得会，真乃三生有幸。前者我们派人请过窦大哥两次，没找着住处。今天在此巧遇窦大哥，周贤弟，你们二位别走了。”窦永衡说：“你们几位在此占山，怎么还有上司

么？”周虎说：“我们在此占山，原本是为招聚天下的英雄，将来我们都是开国大将军之职。”窦永衡说：“三位原是大宋国的将军么？”周虎说：“倒不是大宋国的官，我们有一位祖师爷叫赤发灵官邵华风，他有一件宝贝，名曰乾坤子午混元钵，他老人家能掐会算，善晓过去未来之事。在常州平沙江当中有一座山，叫卧牛矶。山上有一座庙，叫慈云观。现在那庙里有前殿真人，后殿真人，左殿真人，右殿真人，有绿林人五百多位，要设立薰香会，大众都在这庙里作落脚，窦大哥你们别走了，就在我这山住着。我们给慈云观祖师爷去一封信，听候祖师爷的回音，你们帮助我等共成大业，将来亦可以得到一官半职的，好不好？”窦永衡一想：“暂时也无处可去，只可先在这里住着罢。”当时也就应允了。周虎派人单给窦永衡夫妇打扫出一所房子来，叫他住，有婆子等伺候。周堃也在这山上住着。笑面貔貅派人给慈云观送了一封信。终日五位寨主在一起盘桓。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过了些日子。

这天众人正在大厅谈话，窦永衡提起在临安城受了王胜仙的羞辱，深为可恨。周虎说：“不要紧，将来你我成了事，就可以报仇。”正说着话，由外面跑进一个喽兵报说：“回禀众位寨主。山下现有临安城京营殿帅陆炳文卸任回家，由山下经过。我等出去把驼轿车辆截住，他拿了一个名片子，他说拜望寨主，要借山一行。”笑面貔貅周虎一听，说：“高贤弟，你们谁认识京营殿帅陆炳文？”高珍、高顺俱都摇头说不认识。周虎又问：“窦兄长可认识？”窦永衡一听是陆炳文，立刻气得颜色更变说：“三位寨主有所不知，这位陆炳文跟我仇深似海。我在临安就是他买盗攀脏把我入了狱，把我妻子诓了去，给花花太岁王胜仙送了去，害得

我一家被害。要不是济公救我，我等全皆死在他的手内。济公早就告诉我，他是我的仇人。今日他既是来了，我焉能跟他干休？既是你们三位不认识这个陆炳文，今天活该我报仇雪恨。”当时拿起一口刀来，往外就奔。

书中交代，陆炳文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这内中有一段缘故。只因前者陆炳文把窦永衡放了，自己明白过来，再派人搜拿，也没拿着。自己一想：“这事已然奏明了皇上，这如何耽得了？”赶紧坐轿来到秦和坊王胜仙的住宅。一求见，王胜仙把他让到书房，陆炳文给王胜仙一行礼说：“老师得救我，门生遭了事了。”王胜仙说：“贤契有什么事？慢慢说。”陆炳文说：“现在白沙岗抢劫饷银之窦永衡越狱脱逃，这件事已然奏明了圣上，求老师爷护庇门生。”王胜仙一听，勃然大怒说：“窦永衡是我的仇人，你不知道么？火烧了合欢楼，把我的美人也给烧死在内，我落了个人财两空。你单把他放了，等着他拿刀来跟我拚命，这个事你还叫我护庇你？他要来找我报仇，谁护庇我呀？你自己办的好事，你自作自受，我也没法，你请回去罢。”

陆炳文碰了一个大钉子，自己无法，只得告辞。坐着轿子正往回走，打算回衙门再设法托人情。坐着轿正往回走，偶然见大路旁站着一个美人，真是千娇百媚，如花似玉，陆炳文偶然心中一动，自己一想，王胜仙最爱美人，要求他的事，非得送给他美人，可以买动他的心。想罢，赶紧吩咐住轿，问：“旁边站着什么人？”当差人说：“没有人，就有一个卖画的。”陆炳文定睛一看，原来是挂着一轴画，上面画的一个美人图，猛一看真是活人一般。旁边站着一个卖画的人，一位儒流秀才打扮，俊品人物。陆炳文连忙叫把卖画的人叫到近前，陆炳文说：“你这轴美人画

卖多少钱？”这人说：“大人要买，不敢多要钱，大人给一百银子罢，少了也不卖。”陆炳文说：“一轴画怎么值这些银子呢？”这人说：“我这画卖的是工夫钱，货卖识家。明公，我这画阴天不画，下雨不画，刮风大寒大暑不画。每逢天气晴朗，还得人高兴，神清气爽之时，拿起来画两笔，微有一点不高兴就不画。这轴画画了一年多的工夫，才能够有神，故此少了不卖。”陆炳文说：“先生贵姓？”这人说：“我姓梅，双名成玉。”陆炳文说：“你是哪里人氏？”梅成玉说：“我原是镇江府人氏。”陆炳文说：“你来京何干呢？”梅成玉说：“只因我家中父母双亡，带着小妹来京，有两家亲戚，所为多有个照应。现在青竹巷二条胡同寄居，我兄妹就倚着画画度日。”陆炳文心中一想：“每逢画画必随人五官。看梅成玉他的相貌清秀，大概他妹妹也许长得好。”想罢，说：“先生你把画卷起来，跟我到衙门去。”梅成玉就拿着画，随同来到京营殿帅衙门。把梅成玉让到书房，陆炳文又问：“先生，你家中共有几口人？”梅成玉说：“就是我兄妹二人。”陆炳文说：“先生，令妹也会画么？”梅成玉说：“也会画。”陆炳文立刻叫人平了一百银子，交与梅成玉。陆炳文说：“先生，你把你的住脚留下，或许我还要找你画几幅条屏。”梅成玉心中很欢喜，留下住脚，告辞走了。

陆炳文次日一早，派了一个婆子，拿着两包点心，交给婆子几句话，叫婆子坐小轿，够奔青竹巷二条胡回来。一打听画画的梅先生住家，打听明白，来到门首下轿。一打门，梅成玉同他妹妹碧环在家中说话，听外面打门，梅成玉一看是一位仆妇。梅成玉说：“找谁？”仆妇说：“我是京营殿帅陆大人衙门的，只因我们大人昨天买先生一轴画，我们夫人瞧见很爱，叫我来找先生，

还要画几样画。我到你家里扰个坐。”梅成玉一想：“是个仆妇，让进去又何妨呢？”立刻把仆妇让到里面，碧环姑娘自然也见着了仆妇。一看这位姑娘，果然是貌似天仙。陆炳文所为派仆妇来看看姑娘，如果美貌就便把梅成玉请了去，如果姑娘长的平常，就作为罢论。婆子一看姑娘，真是千娇百媚，这才说：“我们大人，叫我来请先生到衙门去面谈，还要画多少样呢。我也记不清楚。先生亲身去见了我们大人说好了，就把定银带来了。”梅成玉一想甚好，立刻随同仆妇，来到刑廷衙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九回 梅成玉急中见表兄 点白犬耍笑惊奸党

话说梅成玉同着仆妇来到刑廷衙门，仆妇先进去一回禀，陆炳文赶紧把梅成玉让到书房。今天分外透着恭敬，说：“先生请坐！”梅成玉一想，我一个穷儒，刑廷大人这样谦恭？自己倒觉着诧异。坐下一谈话，陆炳文说：“先生今年贵甲子？”梅成玉说：“小生今年二十七岁。”陆炳文说：“听说先生家中有一位令妹，没有婆家，这倒是天缘凑合，我给你说一门亲罢。现在大理寺正卿花花太岁王大人，新失的家，尚未续室，我给你说一门亲，倒是甚好。”梅成玉也来到临安住了好几个月，向有耳闻，知道王胜仙乃是本地的恶霸，赶紧说：“小生乃一介穷儒，不敢仰视高攀，大人不必分心了。”陆炳文说：“先生，你倒别推辞，这门亲你我都找不到。王大人乃是当朝秦相爷的兄弟，他是我的老师，将来过了门，论起亲戚来，你还是我舅舅呢！”梅成玉心里说：“我不给你当舅舅，恐怕多挨骂。”连忙说：“大人放心，我领情。这件事我也不能自主，还得回去和妹子商量商量。”陆炳文说：“不用商量，你不愿意也得愿意。来，拿二百银子来，你带了去作为定礼，也不必打首饰，择吉日就娶。你请回去听信罢，这件事我给你作主。”梅成玉不拿银子不行，勒令叫他拿着。梅成玉无奈，拿着二百银子回了家。一见姑娘，梅成玉说：“妹妹，你快把细软东西收拾收拾，你我快逃走罢。我去雇船去。”姑娘说：“哟，哥哥什么事这样慌张？”梅成玉说：“我也不便告诉你，没有工夫，

你快收拾，我去雇船去。”

说着话，由家中出来，焉想到刚走到东胡同口，有两位班头带着十个伙计，在这里扎住。众人一见梅成玉，大众说：“梅先生你哪去？我等奉京营殿帅之令，在这里把守，你要打算逃跑，那是不行。你要走可以，可得把家眷留下。”梅成玉一听就愣了，自己想着要跑，焉想到陆炳文早派人看上了。自己拨头又往西走来，到西胡同口一看，也是两位班头十个伙计把上。梅成玉一看，心中真急了，这便如何是好。自己正在发愣，只见对面来了一个人，说：“贤弟，为何在此发愣？”梅成玉一看，说：“表兄，你来了好，我这里出了塌天大祸。”

书中交代：来者这人非是别人，正是探囊取物赵斌。原来赵斌的母亲是梅成玉的姑母，这两个是表兄弟。赵斌一看梅成玉这样惊恐，问：“贤弟什么懊恼？”梅成玉说：“到我家再说。”二人一同来到梅成玉家中。赵斌说：“贤弟因为什么？”梅成玉说：“我卖画卖出祸来了。”赵斌说：“怎么？”梅成玉就把陆炳文勒令说亲之故，如此这般一说，“现在要跑也跑不了啦，东西胡同都有官人扎上，兄长你给我出个主意罢。”赵斌一听，把眼一睁，说：“好狗娘养的，终日抢人害人，欺负到你我兄弟的头上！我拿刀到京营殿帅府，见一个杀一个，然后连王胜仙全都把他们杀了，方出我胸中之气。”梅成玉说：“兄长这话不行，你一个人焉能反的了？京营殿帅才多少兵，你就满打杀一个杀两个，叫人家拿住，你便糟了。再说你又无兄弟几个，不但你救不了我，你再有个差错，那时姑母她老人家怎么办？兄长总得想个万全之策才好。”赵斌愣了半天，自己一想，说：“我有主意了。”梅成玉说：“兄长有什么高明主意呢？”赵斌说：“我有个师傅，乃是灵隐寺济公活

佛。他老人家能掐会算，善晓过去未来之事。你我兄弟去请他老人家来，给出个主意罢。”梅成玉说：“也好。”二人这才赶紧站起身往外走。

由他家中出来，往前走了不远，偏巧见济公由他对面一溜歪斜，脚步不稳，“梯拖梯拖”来也。赵斌一看说：“这可是活该，济公他老人家来了。”连忙赶奔上前行礼说：“师傅在上，弟子有礼，我正要去找你老人家去。”和尚说：“赵斌你起来，不必行礼。”赵斌说：“贤弟，你过来见见，这就是我师傅济公。”梅成玉一看和尚褴褛不堪，心中有些瞧不起，过来给济公作了个揖。赵斌说：“师傅，这是我表弟梅成玉。”和尚说：“你要找我有何事？”赵斌说：“师傅，跟我到表弟家去说。”和尚说：“也好。”这才同着梅成玉、赵斌，来到梅成玉家中。让和尚在堂屋里落座，赵斌说：“师傅，你大发慈悲罢，我表弟出了塌天大祸。”和尚说：“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你们两个人快到屋里瞧瞧罢，屋里这个乱还大。”

赵斌、梅成玉一听这话诧异，连忙赶到里间屋中一瞧，见梅碧环姑娘上了吊了，只吓得梅成玉与众人浑身是汗。碧环命不该绝，这时候，幸亏工夫还不大，梅成玉赶紧把姑娘救下来，慢慢呼唤，姑娘悠悠气转。梅成玉说：“贤妹，你不可这样想不开，你我兄妹亲丁两个，你要一死，剩我孤身一人，我也无倚无靠。现在有表兄请了灵隐寺济公活佛前来，他老人家必能救你我兄妹，贤妹你不可再胡思乱想。”说罢，一想自己这话，心中一惨，二目落泪。和尚说：“梅成玉、赵斌，你二人出来。”赵斌说：“师傅怎么样？”和尚说：“梅成玉你赶紧到京营殿帅府见了陆炳文，你就说跟我妹妹商量好了，跟他要白银子千两，一头真金首饰，

裙衫衬袄，要上等高摆海味席。给这个东西，当时送来，今天晚上就叫他轿子抬人。不给这东西，可不要把姑娘给他。”梅成玉说：“师傅这话倘若他都应允，把东西给了，拿轿子来抬人，那便如何是好？”和尚说：“不要紧，你只管去。他给了东西轿子来，自然有人上轿子。”梅成玉说：“谁上轿子呀？”和尚说：“我看院中不是有一条白狗么？就叫它上轿子。”梅成玉说：“那如何能行？”和尚说：“你就别管我，保能行。”赵斌说：“贤弟，师傅叫你去你就去，师傅他老人家神通广大，法术无边，他自有道理。”

梅成玉半信半疑，自己这才起身出去。走到胡同，众官人说：“梅先生哪去？”梅成玉说：“我到京营殿帅衙门见陆大人去。”众官人说：“是，先生请罢！”梅成玉一直来到刑廷衙门，往里一回合，陆炳文赶紧吩咐有请。把梅成玉让到书房，问：“先生来此何干？”梅成玉说：“我因回家跟我妹妹一商量，她倒愿了意，可得要一千两银子，一头真金首饰，要一套裙衫衬袄，一桌上等高摆海味席。把这东西送了去，今天晚上叫王大人拿轿子抬人。要不给我银子，那是不行。再说过门之后，他是豪富之家，我没有钱，这个亲戚也走动不了。不给我这些东西，这件事作为罢论。”陆炳文一听，心中甚为喜悦，说：“只要你愿意，要银子东西现成。先生你回去，随后派人将银子衣服首饰酒席就送了去。”

梅成玉这才告辞。回到家中说：“师傅，陆炳文都答应了。”和尚说：“好”。话言未了，有人把银子东西俱皆送到。和尚说：“摆上酒，咱们喝酒。”梅成玉说：“师父，少时轿子可就来。”和尚说：“你先去买四个叉子火烧，半斤咸牛肉来。我给白狗吃上轿子饭。”梅成玉立刻到外面，把火烧牛肉买来。和尚说：“家里有红头绳胭脂粉没有？”梅成玉说：“有”和尚说：“拿来。”立刻

把四个火烧拿上，每个夹上牛肉二两。和尚说：“赵斌，你先去到钱塘关雇好一只船，预备好了。梅成玉你赶紧把家中细软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头我打发白狗上轿子一走，随后赵斌你送你表弟表妹逃走。要不然白狗一现了原形，他必定还要来拿你的。”赵斌点头答应，和尚这才把白狗一招手叫过来。罗汉爷这才要施佛法，大展神通，点化白狗变人，报应王胜仙。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回 娶美人白狗闹洞房 丢官职狭路逢山寇

话说济公禅师把白狗叫过来，把四个火烧给白狗吃了，白狗摇头摆尾，前蹿后跳。和尚拿红头绳、白粉、两个耳兜拴上，又用红头绳把白狗的嘴一系，拿胭脂粉脸上一抹，把裙衫短袄给白狗一穿，把红绣鞋给白狗后爪一穿，和尚口念：“唵嘛呢叭咪吽！”用手一抹白狗的脸，和尚说：

遍体白毛乌嘴，摇头摆尾发威。昼防门户夜防偷，主人寒苦不悔。好犬不乱吠，今夜同入香闺。贫僧点化你变蛾眉，要你报应花花太岁。

和尚用法术点化了白狗。赵斌、梅成玉再一看，白狗坐在那里，真是变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赵斌、梅成玉二人喜出望外。赵斌先去到钱塘关把船雇好，回来同和尚开怀畅饮。直喝到天有掌灯以后，只听外面鼓乐喧天，花轿来了。书中交代：陆炳文给梅成玉派人送了银子去，随后他坐轿拿着美人图，到王胜仙家去。一见王胜仙，陆炳文说：“老师大喜！”王胜仙自从火烧了合欢楼，他只当把美人烧死，心中实深想念，并无一刻忘怀，烦的了不得。今天听陆炳文一来说大喜，王胜仙说：“我喜从何处？”陆炳文说：“门生已给老师访着一个美人，已然说妥。这位姑娘有自己画的行乐图喜容，老师看了这轴画，跟人一般不二。”王胜仙打开美人图一看，说：“世上哪有这样的美人？”陆炳文说：“现在就有，我都给老师办妥了，乃是青竹巷二条胡同梅成玉的

妹妹，定规今天晚上，拿轿子就替老师娶过来，一见就知道了。”王胜仙他本是酒色之徒，一听这话，说：“贤契，你这样替我劳神，我实在抱愧。”陆炳文说：“只要老师能护庇我把窦永衡放了，别丢官职就得了。”王胜仙说：“那倒是小事一段，好办，好办！来人摆酒！”同陆炳文开怀畅饮，一面遣家人即刻找花轿娶亲。只要有钱好办事，少时就皆备齐，悬灯结彩，鼓乐喧天，花轿奔青竹巷二条胡同来了。

和尚先安置好了，见花轿到门口，和尚把门关上，叫吹打吹打，外面就吹打。和尚说：“吹大开门，工尺上，柳青娘扑粉蝶。”和尚说：“完了，要喜包。”要了无数的包，和尚这才跑进来，叫梅成玉说：“新人上轿，轿子堵门口上，忌生人。”轿夫答应，把轿子搭到门口。和尚搀白狗上了轿。有和尚的法术，治的白狗不能动，在轿子里坐着，吹吹打打，搭着轿子，来到王胜仙家。有婆子掀帘把白狗搀下轿，王胜仙一看，果然是美人，真白，脚底下真小。拜了天地，王胜仙喜悦非常，一坐帐，桌上摆着成席的酒，大家让新人吃，新人也不言语也不吃。大家瞧是美人，是有和尚那点法术，治的要动也不能动。瞧这一屋子的生人，它这气大了，摆着一桌子吃的，也张不开嘴，白狗净生气。

直到天有二鼓以后，陆炳文说：“老师请入洞房里，少时门生也要回去，明天再来道喜。”王胜仙来到屋中一瞧，美人坐着也不言语。婆子要给新人脱衣裳，过来刚一解钮子，把白狗捆嘴的绳儿碰脱了。王胜仙这个时节说：“婆子你等去罢。”婆子都退出来。王胜仙赶过去，说：“美人你不必害臊，这乃是人间大道理，你我是夫妇。”说着话，这小子淫心已动，过去一搂白狗，他要和白狗亲嘴。本来白狗正有气呢，照定王胜仙脸上一嘴，把王

胜仙的鼻子咬掉了，白狗也现了原形，把衣裳连咬带撕，往外就跑。王胜仙疼的乱滚，说：“狗精！”家人吓的都跑了，也没人敢拦狗。狗跑之后，才有人把王胜仙的鼻子捡起来，趁着热血给他粘上，再找陆炳文。

陆炳文早已听见说，跑回衙门，派人再拿梅成玉，已剩下空房子。王胜仙这件事也瞒不住了，大家都说这是陆炳文的奸计，安心陷害。王胜仙这件事一回禀秦丞相，秦丞相勃然大怒，说：“本来我兄弟就无知，陆炳文还引诱他？这厮深为可恨！”秦相递折本一参他，说他放走了大盗窦永衡，捕务废弛，行同市侩，有忝官箴，任意胡为。”圣上旨议下，将陆炳文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陆炳文虽然革了职，这一任刑廷，他总剩十万八万的银子。他自己带着夫人少爷小姐，打点行囊褥套，雇驼轿车辆，由临安起身，回归南京。

这天驼轿车辆正往前走，走到翠云峰山下，忽然出来数十个喽兵，把去路挡住，一声喊嚷：“对面的绵羊孤雁，趁此留下买路金银，放你逃生。如要不然，叫你等人财两空。”陆炳文一想，赶紧催马往前走，拿了一个名片子，说：“你们寨主贵姓？”喽兵说：“我们大寨主叫笑面貔貅周虎。”陆炳文说：“劳众位驾，拿我的名片子，就提我是京营殿帅陆炳文，卸任归家，特意绕道来给你寨主请安，就说我要借山一行。”喽兵拿着名片到山上一回禀，周虎、高顺、高珍三位寨主彼此盘问，都不认识。

窦永衡一听是陆炳文，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说：“三位寨主既不认识，这可活该，陆炳文是我的仇人，该当今天报仇雪恨。”说着话，窦永衡抄起一把刀来，就要往山下够奔。笑面貔貅周虎说：“窦兄台且慢，你跟他有什么仇，你细细说来。”

窦永衡就把临安被他所害之故，从头至尾一说。周虎说：“既是你跟他有这样仇，你倒不必下山杀他，他一死也就算完了，那也不算报仇。我倒有个主意，也不必要他的命，我下山把他让上山来，用好言把他安慰了，我这三个人就说送他一程，把他押到慈云观，送到祖师爷那里去。把他的妻子女儿，叫祖师爷爱给谁给谁，祖师爷那里有乾坤所妇女营。把陆炳文留在那里，叫他伺候众人，没事就打他一顿，零碎挫辱他，比杀他还好。山寨就烦你们二位给照料，我兄弟三人回头就把他送了走。”窦永衡一想也好，说：“我见他不见？”周虎说：“你就不便见他了，我下山去见他。”说罢，周虎同高珍、高顺三人一同下山。

陆炳文正在这里着急，周虎来到近前，说：“原来是大人驾到，小可未曾远迎，当面谢罪。”陆炳文赶紧说：“寨主在上，我陆炳文有礼！今日借山一行，改日必来答谢。”周虎说：“大人今天既来到敝山，请至山寨少叙，大人必须要赏脸。”陆炳文心中是害怕，又不敢说不去，三位寨主立刻派喽兵牵马上山。同陆炳文来到山寨之内，分宾主落座。陆炳文说：“未领教三位寨主尊姓？”周虎三人各通了姓名，赶紧吩咐摆酒，款待陆炳文。周虎说：“大人这是从哪来？”陆炳文说：“我是由临江城要回金陵上元县。”周虎说：“今天你我一见有缘，回头我弟兄三人送大人一程。”陆炳文说：“不敢烦劳各位寨主这样分心。”周虎说：“大人不必太谦，我三人是要送的。”吃喝完毕，这三位寨主带着一百喽兵，送陆炳文走下了翠云峰，就奔常州府慈云观去了。

这山上就剩下窦永衡、周堃二人照料山寨的事情。周堃说：“姐夫，这一来陆炳文可就遭报应了，总算他是害人反害己。现在你我弟兄还是怎样？”窦永衡说：“虽然你我报了仇，但只一件，

咱们本是安善良民，守分百姓，被事所挤，挤得无奈，现在已占山落草为寇。终归你我还得想主意，这恐不是常法。”弟兄二人就在山中过了五六天。这天忽然有喽兵上山来报：“回禀寨主，现在山下有一人，堵住山口大骂，要走路金银，如不给送下山去，杀上山来，杀个鸡犬不留。”窦永衡、周堃一听，说：“这事可太难了，人家当山大王，讲究断路劫人。这倒有人找山大王要银子，真是欺我太甚！”二人立刻抄兵刃，翻身上马，领喽兵撞下山来。不知山下要走路金银之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